武俠春秋

全新的題材　最新的橋段

內容充實　主體嚴正

文筆清麗　手法新穎

699

HK $4.00
NT $40
S $1.80

武俠春秋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1988）二月一日出版

目　錄　◀第六九九期▶

長篇精選武林俠義傳奇

武林滄桑記（俠骨柔情淚）…… 秦　紅　4
深入險地

蠟像傳奇（女飛俠黑貓故事之五十九）…… 喬　奇　24
秘道涉險

巨靈出陣（刑捕滄桑史）…… 柳殘陽　40
壯士末途

浪　子（武林奇人傳）…… 獨孤紅　54
恩斷義絕

花城簫鼓（草莽豪傑傳）◀完結篇▶…… 朱　纓　66
一戰而霸

南疆飛龍傳（江山盛衰史）…… 司馬紫烟　80
陰魂不散

五彩傳奇（奇情俠義小說）…… 雲飛揚　92
口啣飛刀
刺探兩小初相逢

紅粉戰國（仗義奇俠傳）…… 慕容美　116
巴東奇案

三尺青鋒半縷情（凜然正義天涯行）…… 司馬嘯雲　156
兩敗俱傷

劍傲霜寒（武林血劫奇案）…… 陳青雲　174
仁心賜藥

本刊刊出的作品，均由名家執筆，故陣容鼎盛，佳作如林。篇篇皆有愛不釋手之感，因此祈勿錯失良機，並歡迎長期訂閱。

◀本刊逢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

每册零售　港幣四元　新台幣四十元

星幣一元八角

淚情柔骨俠

武林滄桑記

文圖·紅月秦古

前文提要：

文姬把發現哥舒香主求援信號和滿冠星假冒哥舒香主，闖入東華山莊及用梅花夫人飛鴿事爲吳市老丐截獲，一一轉告滿冠星囑其後遇事處處小心，普先寺祖師遺留寶物佛子念珠及佛光寶劍爲滿冠星無意間發現而獲得。張、李二青年奉老爺子命入普光寺盜取佛光寶劍，而被寺內不願現身的心靜大師拋出寺外而逃滿冠星想從二人身上找到梅花夫人，乃一路緊追來到一線谷內……

深入險地

滿冠星聽說自己喝醉了酒，便故意打了個呵欠，連連點頭：

「嗯，昨晚我是多喝了幾杯，連什麼人送我回來都不知道。」

店伙計道：

「是啊，那兩位送相公回來的酒館伙計說，連你的朋友也喝醉了。」

滿冠星心中明白，果然是一線谷的人送自己回來的，乃又說道：

「昨夜我喝醉之後，失落了一件東西，你還記得那兩人的模樣嗎？」

店伙計想了一想道：

「送相公回來的人，小的自然知道，一個是穿竹布長衫的瘦小個子，臉形瘦削，略帶蒼白，另一個是又高又大的黑衣漢子……」

滿冠星知是張、李二人，乃掏出一些碎銀，遞到店伙計手上，道：

「你去替我打洗臉水吧！」

店伙計接過銀子，連聲稱謝，退了出去。

滿冠星既已證實自己確實被貴婦人迷失神志，然後由張、李兩人送自己回到客店來的，那麼如今剩下一個問題了，就是那貴婦人究竟是不是西

妖梅花夫人？

如果她是梅花夫人的話，以前曾聽高玉樓說過，梅花派和峨嵋派有着極深的夙怨，自己假冒他們哥舒香主深入腹地，她怎肯輕易放過自己？那麼莫非她不是梅花夫人？

她曾說：「隱居一線谷，已有數十年沒在江湖走動。」又說：「一線谷不許外人進去。」她之以邪法迷失自己神智，可能只是不讓自己知道一線谷的秘密而已……

……

正思忖間，恰巧店伙端着一盆洗臉水進來，滿冠星心念一轉，便向他問道：

「伙計，我有件事要向你打聽。」

那店伙計方得了他的賞錢，甚是巴結，忙道：

「是，相公有什麼吩咐？」

滿冠星道：

「我喜歡遊山玩水，久聞這裏有座梅花山，想去逛一逛——」

店伙計臉色一變，急忙搖手道：

「你老千萬去不得！」

滿冠星道：

「爲什麼？」

店伙計道：

「小的聽人說過，那梅花山比峨嵋山還要高出千丈以上，別說山頂終年積雪，就是夏天也白雪皚皚的從沒消過，山上樹木都有幾千年以上，到處都是毒蛇猛獸，而且……而且……」

說到這裏，神色顯得很緊張，向四下瞧了瞧，壓低聲音道：

「而且上面還有成了精的妖怪！」

滿冠星微微一笑。

店伙計只當他不信，正色道：

「相公莫要不信，這是千眞萬確之事，從前咱們這裏有一位姓陸的知府大人，他就是不肯相信人言，要去尋幽探勝，當時還特別選了三十幾名精壯兵丁一起裹糧入山，那知不到三天就得了妖氣，回家之後，生了一場大病，醫治了一年多才好，這還是陸大人官大福大，妖精不敢碰他，才沒有送命。」

滿冠星點點頭道：

「原來如此，我也只是聽人說過梅花山之名，想趁便一遊罷了——那地方距離這裏有多遠？」

店伙計道：

「那可遠着呢！少說也有百多里路，從咱們這裏往南走幾天，看到一座山峯，就是梅花山！」

滿冠星聽說梅花山相距還有百里之遙，始知昨夜自己果然找錯了地方，同時也證明那個貴婦人並不是西妖梅花夫人。

他照洗過後，吃了早餐，結帳離店，策馬南行，一口氣飛馳幾十里路，縱目望去，果見遠方天邊隱約有一座山峯，在白雲中若隱若現。

馳過瀘山東麓，轉入一條盤曲山徑，沿路遇到的也只是些面貌漆黑，赤裸着上身的夷人，他們遠遠瞧到滿冠星，似乎態度謙恭，紛紛低頭讓道。

滿冠星先前並不在意，但走了一段路，見夷人個個如此，心中不禁感到奇怪，暗思夷人生性慓悍，擄掠漢人財物之事時有所聞，何以他們見到自己立刻遠遠避道讓路，低頭連正眼都不敢瞧自己一下？這一疑問，他迅速得到了答案，西妖梅花夫人在梅花山開派，自然威震蠻荒，這些夷人敢情把自己當作了她的手下之人？

想到這裏，忽然靈機一動，心想自己身上原有梅花夫人的紫金符令，不如以哥舒香主的身分前去，說不定又可直入魔窟，減少許多麻煩。

一念及此，當即挺起腰幹，端起架子，策馬直進。

中午時分，趕到一處名叫西溪的小村。

滿冠星舉目一瞧，見路邊不遠有兩間草屋，屋外搭着一排松棚，其下擺放三張桌椅，柱上挑出一面酒帘，正是專做行人買賣的山村野店，當下一帶馬頭，向那松棚馳去。

馬蹄聲驚動了店中一個五十來歲的老人，他滿臉堆笑的迎了出來道：

「小哥請裏面坐。」

滿冠星下馬揀了個座頭坐下，說道：

「老丈，有什麼麪食快些送來，在下吃了還要趕路。」

那老者道：

「是，是，小哥先請喝盅茶水，小老兒馬上替你下麪。」

他替滿冠星倒了盅茶，便往屋中走去。

滿冠星因西妖巢穴已在不遠，處處都留上了心，此刻看見那老者雖然彎着腰肢，一副龍鍾老態的樣子，但步履却甚穩健輕快，心裏便有些犯疑，他原想向老人問路，但話到口邊，却又嚥了回去，暗想這老兒說不定是西妖佈置在山下的眼線？

哼，自己索性裝糊塗，就向他問問路徑，看他如何作答？

一會兒工夫，那老者端出一盤牛肉，一盤饅頭和一大碗麪，笑嘻嘻道：

「山村野店沒什麼好吃的，小哥將就點吧！」

滿冠星欠身道：

「好說，這樣已經很好了。」

他接着故意壓低聲音道：

「請問老丈，從這裏到山上去，不知如何走法？」

那老者微微一怔，臉上閃過一絲驚奇之色，道：

「噢……小哥要到那裏去的？」

滿冠星道：

「梅花山。」

老者輕咳一聲，一指東方道：

「小哥由此東行，約莫十來里光景，再折向西南，走上三十來里，地名叫做黑水村，是夷人的部落。到了那裏，差不多快天黑了，小哥不妨在那裏過夜，明天再從黑水村上山就是了。」

滿冠星說了聲「多謝」，便舉箸吃了起來。

塡飽了肚子，他又請老人切了一斤牛肉和十個饅頭，用紙包好，放入包裏，隨即付帳上路。

剛剛轉過山脚，忽聽身後樹梢上一陣「撲撲」輕響，一隻灰白健鴿由他頭上飛過，他斷定必是老人放出的信鴿，連忙跳下馬，隨手拿起一小碎石塊，運力打去。

那隻信鴿被他一擊而中，登時從空中掉了下來。

滿冠星趕過去撿起鴿子一看，果見在鴿脚上縛着一

支小竹管，他隨手摘下，將死鴿丟在山澗，取出竹管中的一捲紙條，只見上面寫着：

「一藍衫少年，身帶長劍，詢問入山途徑，今晚可能投宿黑水村。」

他微微一笑，撕碎了紙條，上馬復行，入山漸深，處處都是莽莽森林，不時聽到怪鳥啼聲和野獸的雜嘯，山險林惡，如入鬼蜮世界。

將近傍晚，前面山坳中，果然隱約露出一座村落，分明正是老者所說的黑水村了。

山路迂迴，趕到山坳時，已是夕陽西下的黃昏時候，林邊許多夷人男女，見到滿冠星，紛紛躬身爲禮。

滿冠星心知他們把自己當作西妖手下，因自己不懂夷語，只好向他們點頭還禮。

進入村中，正想找一家夷人寄放馬匹——

一個老夷人越衆而出，趨近滿冠星馬前，神色恭敬地道：

「公子是上慈聖宮去的，可有什麼吩咐？」

滿冠星曾在黃花嶺聽兩個黃衣人自稱是「慶雲宮屬下」，如今又聽老夷人說什麼「慈聖宮」，略一沉思，就有些明白了。

黃花嶺那兩個黃衣人可能是「老令公」的手下，他們所稱的「慶雲宮」可能和東華山、西寧山一樣，是老令公住的地方。

而東華山和西寧山只是西妖手下一處分堂，老令公統轄四山，總管天下，地位自然比分堂要高得多，他發號施令之處，稱之爲「慶雲宮」，自無不可。

那麼以此類推，這「慈聖宮」當然是西妖的老巢無疑了。

一念至此，便向老夷人還禮道：

「多謝老丈，在下奉夫人之命兼程趕來，因係初次上山，不明山中路徑，想請老丈指點，同時也想將坐騎暫寄貴村。」

說話之間，從懷中掏出紫金符令，在手掌上揚了一揚。

那老夷人先前似乎有些懷疑，一見金牌，慌忙跪拜下去，他身後的許多夷人也一起跪倒地上。

滿冠星想不到梅花夫人在夷人眼中居然視同神明，對她如此的尊敬，連忙收起金牌道：

「老丈請起。」

老夷人起身道：

「小老兒不知公子帶有夫人金令，未克遠迎，十分失禮，公子要上慈聖宮去，這條山路曲折迂迴不易辨認，還是由小老兒派人帶路的好。」

滿冠星怕生枝節，搖頭道：

「不必了，老丈只要把山上大概情形見告便可。」

老夷人想了想道：

「從這裏上山，其實已經沒有山徑可走，往東南方向走去，大約四五十里光景，有個地方叫飛鳳嶺，公子從峯後下山，過了黑水河，再登棲鳳嶺，九折而上，經過三天門，就是慈聖宮了。」

滿冠星一一記住，然後拱手道：

「多謝老丈指點，在下馬匹就煩老丈照料了。」

說完，別過村人，邁開大步，向山上走去。

由黑水村登山，果然一路上亂石縱橫，荆榛塞路。

走了盞茶光景，天色逐漸昏黑，山勢也愈來愈險，但見陰岩錯峙，複嶺橫斜，當眞不辨路徑。

滿冠星認定方向，施展輕功，縱掠而上，幾十里路，不消多時便已登上峯頂，回望來路，盡出足下。再由後山下山，地勢更形險惡，深崖巨壑，壁立千仞，他沿着崖壑邊緣攀援而下，到達嶺下，又走了十幾里路，涉過黑水河，前面果然有一座高峯，在群峯遙列中，矗然獨峙，敢情就是棲鳳嶺了。

他振衣直上，所經之處，堅冰積雪滑不留足，滿山遍野除了灌木，無復參天大樹，剛到山腰，忽見石壁對峙，宛然雙闕！

滿冠星顧視之間，驀見不遠處人影閃動，有七八個黑衣大漢，疾如飛隼，倏然落在自己四周。

這七八個大漢，全都是面目黝黑，生相慓悍，顯係山中倮儸一族。

從他們出現的身法看來，武功甚是不凡。

但當八個大漢瞧清滿冠星的面貌時，忽然面露惶恐，同時躬下身去，操着生硬漢語道：

「小人等不知來的是哥舒香主，請香主恕罪！」

「嗯！」

滿冠星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下，一手搭着白氅，大模大樣的朝石門走去。

由一天門而上，山勢更陡，舉目所見盡是嶙峋巨石，滿冠星在飛躍之中，手上掛着白氅，臉上覆好白紗，黑夜中宛如一朵白雲，冉冉上升。

快近山頂，只見兩道玉屏似的巨石，東西相向，有如門戶一般，兩邊同樣站着八個黑衣夷人，他們老遠見到滿冠星，忙向兩邊讓開，手抱兵刃，躬身爲禮。

滿冠星暗暗發笑，自己這一着果然有效，在經過他們身邊時，隨意擺了擺手，算是答禮。

經過二天門，月色漸明，山頂上有一條小徑迤邐向東。

山頂中陷，一座萬丈石崖，壁立如削。

滿冠星循着小徑翻過一座山嶺，眼前又有一道石門

，石壁如玉，鐫着三個大字——

「三天門」。

中間一條甬道，筆直朝裏伸去。

滿冠星舒了口氣，心知已到地頭，正舉步走去——忽聽頂上有人喝道：

「來人止步！」

滿冠星心弦微微一震，四顧又不見人跡，忖度必係守關之人，當即抱拳朗聲道：

「在下哥舒玉虎，奉夫人之命……」

那人打斷他說話，沉聲道：

「老夫不管你是什麼人，如無西妖紫金符令，休想過此三天門！」

滿冠星循聲望去，看見左側一處石座上，有一點火星一閃一閃的發着亮光，原來，那是一個身穿黑衣的駝背老人正蹲在上面吸着旱烟！

使滿冠星感到奇怪的是，這老人既是把守三天門之人，自然是梅花夫人的手下，何以竟口出不遜，直呼梅花夫人爲「西妖」？

這疑念只在心頭閃過，一時也無暇細想，連忙從懷中取出紫金符令道：

「老人家請驗視符令。」

滿冠星心中一驚，老人這身輕功，實已臻登峯造極之境，居然只是西妖梅花夫人看守三天門的一個手下？

他正待把金牌遞過去讓他驗視，駝背老人如炬的雙目掠過滿冠星掌心，伸出的左手忽又縮了回去，冷哼一聲道：

「去吧！」

身形閃動，來去如風，又回到崖上去了。

滿冠星收起金牌，忍不住舉目多看了他一眼，不料老人竟然生了氣，喝道：

「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他媽的，老夫只不過輸給妳們老妖一招而已……哼，二十年的期限也快到了！」

滿冠星雖有些莫名其妙，但已約略知道此老並非西妖門下，他只是比武輸給梅花夫人，遵守諾言替她守關二十年罷了。

當下不再遲疑，舉步跨入石門，裏面是一條雙峯夾峙的甬道，兩邊石壁光滑如玉，不過盞茶光景，已走出甬道，眼前豁然開朗，大放光明！

敢情前面不遠即是梅花山的天池，池水寬廣明淨，千頃一碧，此刻月光當頭，照着瀲灩輕波，雲影天光，交映成輝，宛如一個水晶池塘！

池邊奇花異草，好似錦綉堆成，中間一條晶石砌成的道路，直通一座山峯之下。

山上遍植古木奇樹，依山勢之高低建築許多樓台亭閣，玉檻瑤階，豪華有若皇宮。

滿冠星幾乎看呆了，他沒想到僻處蠻荒人跡罕至梅花山上，竟有如此勝景不知底細之人，可能把它認作蓬萊仙境呢！

他沒有心情觀賞景色，目光向四周略一掃視，立刻舉步向小山走去。

山脚下矗立一座牌坊，橫鐫四個金字：

「瑤池玉闕」

過了牌坊，便是一列隨着山勢向上的石階。

牌坊下方侍立着兩名白衣美婢，她們看見滿冠星到達，躬身說道：

「夫人知道哥舒香主今夜會到，特命小婢在此恭候，香主請隨小婢來！」

滿冠星暗暗一驚，敢情梅花夫人已知自己今夜會到，聽她們仍以「哥舒香主」相稱，可能梅花夫人尚不知道自己是冒牌貨，因之膽氣一壯，立即示意要她們先行帶路。

兩個白衣美婢不再言語，轉過身子，緩緩朝石級上走去，不一會，已來到一幢瑰麗華屋之前，瑤階玉柱，晶瑩生輝，使人如入廣寒仙府，再穿過一重院落，前面現出一排雕花廻廊，二美婢走上台階，停住身子，替他打起珠簾，輕聲道：

「夫人就在裏面，哥舒香主請進。」

滿冠星心頭一陣跳動，想起自己此行，關係着峨嵋一派的榮辱，但自己僅憑一股勇氣趕上梅花山來，如今西妖梅花夫人就在裏面了，自己連梅花派和峨嵋派到底有何過節尚一無所知，事到臨頭，他不禁有些膽怯，脚下略一躊躇，終於硬着頭皮跨進屋去。

花廳上，掛着四盞玻璃宮灯，照得通室晶瑩，如同白晝。

正中椅中，坐着一個頭挽雲髻，一身白衣的美艷少婦，她身前一張青玉案上，放着一張古琴，爐篆裊裊，敢情正在焚香撫琴。

在她身後侍立着兩名宮裝使女，一個手上抱了一隻純白如雪的狸猫，另一個手上端着一個白玉圓盤，盤中放着一隻白瓷茶盅。

滿冠星大感意外，他以前聽高玉樓說過梅花派每六十年下山一次，在他想像之中，梅花夫人該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婆，却不料竟是這麼的年輕美麗。

那次他進入一線谷，覺得那位夫人已是十分氣派不凡，但和眼前這位梅花夫人一比，却又遜色不少！

這時，只聽那個手抱着狸猫的使女，嬌聲道：

「哥舒香主見了夫人，還不脫去禮氅，跪下叩見？

」

滿冠星到了此時，不願繼續冒充哥舒香主了，當即舉手摘下面紗，扔下白氅，朗聲一笑道：

「對不起，在下滿冠星，非是貴宮屬下哥舒香主，今天冒昧到此，夫人海涵。」

他這幾句話，早在路上想好了，說來不徐不疾，不卑不亢。

梅花夫人端坐如故，如玉般的美臉上看不見一絲詫異之色，好像對滿冠星的突然出現，並不感到意外。她兩道清澈如水的美眸向滿冠星腰間的長劍瞥了一眼，笑靨如花地道：

「你是峨嵋門下吧？」

聲音嬌滴滴的如珠走玉盤，使人不敢相信她會是名震天下的一位可怕魔女。

滿冠星點頭道：

「在下正是峨嵋門下。」

梅花夫人緩緩問道：

「妾身門下的哥舒香主，想來已落在峨嵋派手裏了？」

滿冠星和她目光一接觸，只覺她兩道清澈眼珠精光內蘊，恰似深不可測的大海，心頭不禁一懍，暗忖道：這妖婦好精湛的內功，我須得小心應付才行，當下一抱拳道：

「我峨嵋乃名門正派，豈會刼持妳手下香主，在下原亦無意冒充哥舒香主的打算，只因在滁縣附近被妳手下之人認錯了，在下正要找妳，便將錯就錯，根本不知哥舒是何等樣人。」

說到這裏，探手入懷取出紫金符令，向梅花夫人扔去，又道：

「這面金牌，是那位老令公交給在下之物，請夫人收了。」

梅花夫人接住紫金符令，蛾眉微微皺了一下，輕點螓首道：

「峨嵋派宣佈封山了，你是奉大觀禪師之命來的嗎？」

滿冠星聽到「封山」兩字，氣往上沖，劍眉一軒，大聲道：

「峨嵋之封山，即是因妳梅花開所致，在下此來，就是要與妳評評理，江湖乃天下人之江湖，武林乃天下之武林，爲什麼妳『梅花』開了，峨嵋派就得退出江湖？」

梅花夫人臉上閃過一絲詫異之色，道：

「奇怪，你不是奉尊師之命來的嗎？」

滿冠星冷笑道：

「在下身爲峨嵋弟子，爲了本門榮辱，有權向夫人討個公道，是不是奉命來的，似乎無關重要。」

梅花夫人沉默有頃，微微一笑道：

「少俠先請坐了好說話。」

滿冠星不客氣，一屁股坐下，道：

「在下要聽夫人的解釋。」

梅花夫人笑道：

「我先前瞧你身佩佛光劍，只當是大觀和尚叫你來的，因爲佛光劍乃是當年開諦大師隨身之物，也算得是你們峨嵋派的至寶，不是嫡傳弟子，未奉大觀和尚之命，且又在貴派已經封山之後，不應再在江湖出現……」

滿冠星作色道：

「夫人何用盡說些不相干的話？」

梅花夫人不以爲忤，繼續說道：

「但妾身聽了你方才一番話，才知你並不是大觀和尚叫你來的。」

滿冠星道：

「在下方才說的，難道有什麼不對？在下已經說過，只要是峨嵋門人，爲了本門榮辱，誰都可以向夫人討公道。」

梅花夫人含笑道：

「少俠說的甚是有理，但身爲弟子的人，總該恪遵掌門師尊之言，尊師宣佈封山，少俠却擅自尋上梅花山來，已經有違峨嵋門規了。少俠怎不先向尊師問問清楚？却口口聲聲要爲峨嵋爭榮辱，而來責問妾身，寧非不明事理之極？」

滿冠星不覺怔住，想起自己離開峨嵋之日，老師父和監寺大師一再叮囑不准自己再提峨嵋兩字，並嚴禁再使用峨嵋武功，且不得承認自己是峨嵋門下，難道自己這樣做當眞是有違師訓門規？

峨嵋派封山，難道和梅花派無關？江湖上又何以有「梅花開，峨嵋謝」之言？

他面對着梅花夫人的責問，感到無限困惑，但仍倔強的冷笑一聲道：

「在下就算有違峨嵋門規，那也是峨嵋派的事，寧願異日回山領罪，今日也要向夫人問個清楚。」

「有志氣！」

梅花夫人輕輕點了點頭，說道：

「少俠方才說過江湖乃天下人之江湖，武林乃天下人之武林，爲什麼梅花開峨嵋就得封山不可嗎？我們梅花一派每六十年出現一次，到如今共歷十二甲子，但你們峨嵋派因梅花開而宣佈封山却只有兩次而已。」

滿冠星道：

「兩次還不夠嗎？」

梅花夫人微笑道：

「妾身此話，是在說明梅花已十次開放，並沒有逼迫峨嵋非封山不可……」

滿冠星一哼道：

「梅花開，峨嵋謝，我峨嵋派已受了妳們兩次的脅迫侮辱了。」

梅花夫人笑道：

「梅花開峨嵋謝，只不過是使兩派弟子如參與商，不再在江湖上狹路相逢而已。其實六十年中，梅花派閉關四十年，峨嵋派封山僅只二十年，談不上脅迫侮辱，至於上面這兩句話，少俠可曾弄清楚是誰規定的嗎？」

滿冠星覺得他說的也有些道理，人家六十年當中閉關四十年，而峨嵋派封山只有二十年……但繼而一想，又覺不對，梅花派六十年出現一次，乃是她們家的事，爲什麼其他門派可以不必封山，獨獨峨嵋派非宣佈封山不可？

想到這裏，不禁又冷冷道：

「難道會出於我們峨嵋派規定的？」

梅花夫人微笑道：

「少俠猜對了，『梅花開，峨嵋謝』，正是當年令師祖開諦大師親口承諾的誓言，還在廬山普光寺立下石碑，以昭後世，要峨嵋後人恪遵毋違。」

「哦，是我們峨嵋派師祖自己預定的？」

滿冠星心頭一震，想起那天在普光寺見到的石碑，原來那竟是師祖筆跡，難怪掌門老師父明知封山之後，峨嵋派聲譽將在江湖上一落千丈，也只好忍着悲痛毅然宣佈退出江湖。

不對！師祖當年既然立下石碑，昭示後人，但爲什麼要在石碑中暗藏機關，並將佛光劍藏在裏面？

這明明是暗示後代門人，如果眼看峨嵋派瀕臨覆亡，立志要爲本門奮鬥者，把「梅花開，峨嵋謝」改爲「梅花謝，峨嵋開」才能得到他老人家藏存的佛光劍，峨嵋派也才有生存及復興之日……

一念及此，不覺豪情勃發，劍眉一揚，朗笑道：

「照夫人所說，峨嵋派的門人沒有理由找妳興師問罪了？」

梅花夫人道：

「這也不盡然，如果你是奉了峨嵋掌門大觀和尚之命，代表峨嵋一派而來，那就不同了，但你並不是奉命而來的。」

滿冠星一哼道：

「夫人能否說得明白一點？」

梅花夫人笑了笑道：

「當年令師祖曾在慈聖宮前立下誓言，峨嵋封山期

「少使沒有尊師之命，妾身不能接受。」

中，門下弟子如有人再在江湖走動，任憑梅花派處置。但若有一天峨嵋派自信能破去梅花三招劍法，峨嵋封山之約即可廢止，不過這須有峨嵋掌門之命，代表峨嵋派而來才行，你非奉命而來，今日妾身也不和你這後生晚輩計較，你下去吧！」

滿冠星這才明白，原來中間還有這許多曲折，乃道：「在下不自量力，意欲領教貴派三招劍法。」

梅花夫人搖首道：

「少俠沒有尊師之命，妾身不能接受。」

滿冠星霍然起立，一手按着劍柄，沉聲道：

「在下既然來了，豈可空手而返！」

梅花夫人端坐如故，微笑道：

「對不起，少俠沒有代表身分，只能按本宮一般規定處置。」

滿冠星道：

「一般規定又是如何？」

梅花夫人道：

「闖宮之人，接得住妾身三招，允其全身而退，否則就留在本宮終身爲奴，但少俠既是峨嵋門人，妾身可破例寬容。」

語聲微頓，繼續：

「你只要接得住妾身三招，妾身便承認你有代表峨

峨嵋派的資格，接不住妾身三招，也接峨嵋代表之身分，讓你下山。」

滿冠星心想自己武功縱然不是她的對手，但全力施為之下，要接下她三招亦非難事，乃點頭道：

「咱們一言為定，拳掌兵刃，在下無不奉陪。」

梅花夫人道：

「不必動武。」

滿冠星愕然道：

「夫人不是說要在下接妳三招？」

梅花夫人笑道：

「你年紀還小，眞要動手只怕連妾身一招也接不住……」

滿冠星冷笑道：

「只怕未必！」

梅花夫人微微一笑道：

「好狂的小子，別說是你，就是大觀和尚親來，也未必接得住妾身三招，妾身之意，只要你聽得下妾身三聲琴音，這一關就算通過了。」

滿冠星橫目瞧了她案上的古琴一眼，冷冷的道：

「夫人要在下聽三聲琴音，可惜在下不懂音律，亦無聽琴的興趣。」

梅花夫人脆笑道：

「少俠弄錯了，妾身此琴可以動天地驚鬼神，要試試少俠內功火候夠不夠代表峨嵋派，如此而已！」

滿冠星不信她的琴音如此可怕，便道：

「那麼夫人請彈吧！」

梅花夫人道：

「少俠請坐下來，凝神澄氣先作準備，妾身就要彈了。」

滿冠星不信區區一張古琴會有她說的那麼厲害，但想到自己如能聽下她的三聲琴音，便可代表峨嵋派的身分與她理論，故不敢大意，依言重新坐下，凝神運氣準備接受她的琴音。

梅花夫人右臂輕抬，從袖管中伸出一隻白嫩如玉的纖手，五指落到古琴上，輕輕在琴弦上勾了一下，發出「錚！」的一聲，就只這一聲，滿冠星頓覺入耳震心，四周空氣好像遭受到極大的衝擊，全身血脈隨着一緊，好像被焦雷殛中一般！

他這才明白她的琴音果然非比尋常，當下更不敢輕敵，立即暗運眞氣，功凝百穴，氣貫全身，臉上却神態安詳，端坐不動。

梅花夫人沒想到一個峨嵋門下，居然有此定力，心中暗暗佩服，不禁升起一絲憐才之念。

她想起梅花派當年和峨嵋開諦大師所立下的兩項規

定，臉上不覺露出一絲喜色。

手指輕按，震天琴上，響起第二發琴音！

「錚……」

琴聲清越悠長，裊裊餘音，繞樑不絕。

但這聲音，聽到滿冠星耳中，不啻黃鐘大呂，震心動魄，凝聚的眞氣，大有立被擊潰之勢，心中驚駭至極。

他趕緊強納眞氣，導元返眞，竭力鎭懾心神，但仍感全身虛脫，神智幾近喪失。

不過，他終於勉強挨過去，沒有被琴音擊潰。

梅花夫人見他仍能抵抗自己的第二聲琴音，心中更是佩服，當下笑了笑，又道：

「這是最後一聲了，少俠請注意！」

「叮咚……」

琴弦起了震盪之聲！

滿冠星只覺她的第三聲琴音有如亂箭穿心，眼前一黑，大叫一聲，頓時仰身倒去。

不過，他一倒地之後，忽又一躍而起，搖搖晃晃的顚了幾步，拱手道：

「在下學藝不精，自取其辱，三年之後，當重上梅花山，再向夫人討教。」

梅花夫人喝道：

「慢着！」

滿冠星轉回身子道：

「在下既已認輸，夫人尚欲如何？」

梅花夫人兩道清澈眼神緊緊盯在他臉上，半晌之後，才抿唇一笑道：

「少俠並沒有輸。」

滿冠星怒道：

「士可殺不可辱，夫人若想在言語上——」

梅花夫人沒待他說完，正容道：

「不，少俠眞的沒輸。」

滿冠星一怔道：

「在下未輸，難道是夫人輸了？」

梅花夫人道：

「少俠如果自認輸了，那就未免輸得太寃，你不遠千里而來，就此認輸而去，豈不有負初心？」

滿冠星道：

「怎說在下輸得太寃？」

梅花夫人道：

「妾身這三聲琴音，雖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承受，但少俠內功似極深厚，既能承當得起一二兩聲，第三聲琴音，不過是前面兩聲的複音，你縱然抵抗不住，也只不過是氣血翻騰，受些內傷而已，絕不致於突然昏倒，

所以據妾身觀察，其中只怕另有緣故！」

「另有緣故？」

「是的。」

「請教。」

「少俠在未到此地之前，可曾到過什麼地方？」

「到過什麼地方？」

「我是說你在這附近百里之間，可曾遇上什麼事情？」

滿冠星想起自己誤闖一線谷之事，但却不願說出，搖頭道：

「在下由寧遠府趕來此地，並沒遇上什麼。」

梅花夫人蹙額沉思道：

「這就奇了，你明明中了金綫蠱。」

「金綫蠱？」滿冠星疑信參半道：「在下並無絲毫感覺啊。」

梅花夫人笑道：

「少俠人品俊逸，可能路過某地時，被夷女看上了，被暗施手脚，在你身上下了金綫蠱。凡是中此金綫蠱之人，不能走出百里之外，只要不出百里，便不會發作。少俠想必中蠱之後，又奔出百里之外，幸好你秉賦過人，蠱毒爲內功所制，發作較遲，方才經老身琴音催動，你只顧運功抗琴，致蠱毒乘隙蠢動，突然發作。但琴音一歇，本身眞氣因無外來侵擾，又把蠱毒壓制下去。」

語聲微頓，又道：

「少俠臉頰色如胭脂，眉心隱現紅紋，正是中了金綫蠱的現象，要是不信，不妨運功一試，胸腹之間，如覺隱隱有異，驅之不散，似有若無，那就是蠱毒潛伏之癥狀了。」

滿冠星聽他說得有條有理，也有些相信，暗自運功一試，果覺胸腹之間似有一團東西，似聚似散，若有若無，心頭不禁一懍！

糟糕，莫非眞是一綫谷那個貴婦人在自己昏迷之際，做了手脚？

梅花夫人見他神色有異，微微一笑道：

「少俠是在上我梅花山中途被人下了蠱毒，妾身難袖手不管……」

說到這裏，回頭向侍女吩咐道：

「妳們替滿少俠取一粒『龍虎消蠱丹』來。」

那手托玉盤的使女應聲而去，不一會又托着玉盤回來，走到滿冠星跟前，低聲道：

「這是夫人精製的『龍虎消蠱丹』，專解各種蠱毒，少俠即請服下。」

滿冠星見盤中放着一粒白色藥丸和一盅開水，心下有些躊躇，峨嵋、梅花勢如水火，她這粒藥丸，眞是解蠱之藥？抑或另有居心？

他因近來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故，江湖經驗也增進了不少，對梅花夫人此舉自然深具戒心。

梅花夫人知他不敢信任自己，微微一笑道：

「少俠但請放心，江湖上雖把梅花一派目爲西妖，但妾身還不至於對一個後生晚輩心懷叵測，暗施手脚。這是妾身精心配製的解蠱藥物，不僅能解蠱毒，且能明目清心，服了有益無害。」

滿冠星略一沉吟，便道：

「夫人仍一派之主，在下自然信得過。」

說到這裏，伸手取過藥丸，納入口中，然後又喝了一口開水，把藥丸吞下，剎那間只覺一縷清香直沁心脾，精神爲之一爽！

梅花夫人站起身子道：

「現在，少俠可以隨妾身去瞧瞧劍壁了。」

滿冠星道：

「夫人賜藥之惠，在下謹此謝過，但不知夫人還有什麼指教？」

梅花夫人道：

「妾身方才已經說過，少俠的內功造詣，如非身中蠱毒，三聲琴音必可通過，因此，妾身承認少俠已有代表峨嵋的資格，妾身親自領你前去劍壁，看看三招梅花劍法。」

滿冠星聽她承認自己取得代表峨嵋的資格，不由心中一喜，自己千里迢迢，遠上梅花山，總算不虛此行。

此外，他對梅花夫人的觀念也有些改變，覺得她爲人不壞，被人稱爲「西妖」似有未當，不覺敵意大減，連忙抱拳道：

「在下有幸瞻仰貴派三招劍法，至感榮幸。」

梅花夫人緩緩走出花廳，領着滿冠星拾級而下，穿過月洞門，進入後園，但見園中樹影參差，亭台隱現，地方雖不大，設計却極精巧，許多不知名的花卉，散發着襲人的幽香。

花園盡頭是一座高聳的山峯，峭峙天半，月光之下，玲瓏峯影，猶如仙女峙立一般！

峯下蓋着一座六角亭子，此刻已有使女點上琉璃灯，灯光柔和，景色如畫，亭子中間一張圓形石桌上，已放着兩盅茗茶，和幾式精美點心。

梅花夫人引着滿冠星緩步走入，道：

「少俠請坐。」

滿冠星道：

「夫人領在下前來，不是要瞻仰貴派的三招劍法嗎？」

梅花夫人舉手一指石壁道：

「劍壁就在前面，只是少俠在未到劍壁之前，妾身還有兩項規定，必須和少俠交代清楚……」

她微微一頓，又道：

「本來這些話，毋須妾身說明，因爲峨嵋如果有人前來，貴掌門人自然都會交代清楚，但少俠並非奉命而來，故有說明的必要。」

滿冠星暗想這話不錯，自己直到此刻，依然不知道峨嵋、梅花兩派究竟有甚樑子，乃問道：

「在下只知道梅花開，峨嵋就得封山，究竟爲了什麼，夫人能否明白見示？」

梅花夫人淡淡一笑，道：

「這一點，少俠最好還是回去問問尊師，妾身爲了遵守規定，未便奉告，如今妾身要向少俠交代的，只是百十年來你我兩派留下來的規定事項。」

「在下願聞其詳。」

梅花夫人在石凳上坐下，說道：

「妾身前已說過，當年令師祖曾立下誓言，梅花開，峨嵋謝，但如果峨嵋後人自信能夠破去梅花三招劍法，峨嵋封山之約即可廢止，因爲令師祖當年就敗在這三招劍法之下……」

「哦，敝派師祖就是敗在這三招劍法之下？」

滿冠星悚然一驚，恍然大悟！

敢情師祖當年敗在前代梅花夫人劍下，因此有梅花開，峨嵋封山之約，要破了他們三招劍法，此約才能廢止。

明白了眞象，他不禁啓然若喪，試想憑師祖的成就，尙且敗在梅花派的劍下，而老師父大觀禪師數十年苦練，功力何等精湛，也不得不在去年忍痛宣佈封山，當然也是無法破解這三招劍法之敵，自己一個初出茅廬的人，那有破解梅花三劍的能力？

梅花夫人繼續說道：

「但本宮另外還有一項規定，除了破解梅花三劍之外，一樣可以廢止『梅花開，峨嵋謝』之約……」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

滿冠星問道：

「什麼規定？」

梅花夫人面露微笑，笑容包含着一抹神秘表情，道：「這件事，妾身也只能做得一半主張，少俠今年幾歲了？」

滿冠星道：

「十七。」

「家中還有什麼人？」

「沒有，在下從小就在峨嵋長大。」

梅花夫人臉上微有喜色，點點頭道：

「這樣也好，妾身替少俠準備了幾式茶點，你不妨先吃些東西，再去瞧瞧劍壁。這也有一項規定，峨嵋派來人，以三日爲限，過了三日，如果還想不出破解之策，這二十年當中，就不能再上梅花山來了，要等到六十年後，梅花再開之日，才能再來。」

滿冠星聽到這項規定，大感爲難，對方此話等於是說每六十年峨嵋派才有一次機會，失去這一機會，必須再等六十年。

那麼，自己如果不能破解他們三招劍法，在這十九年當中，峨嵋就再也不能有人來了。

老師父和四位長老雖已封山，可能正在潛心研討破解三招劍法之策，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派人前來破解，這回自己若不能破解，峨嵋派豈非又要等六十年之久了？

他這麼一想，深覺自己既然沒有破解三招劍法的把握，不如及早退出，免得誤了峨嵋派大事。

正思忖間，只聽梅花夫人笑道：

「少俠可是感到爲難？不過，少俠並不是正式奉大觀和尙之命而來，即使無法破解三招劍法，妾身不把你記在峨嵋帳上就是。在妾身主持慈聖宮的二十年之中，准許峨嵋後代再上梅花山一次，這樣少俠總可以放心了吧？」

滿冠星大喜道：

「夫人肯給在下一次機會，在下感激不盡。」

梅花夫人緩緩起身，道：

「三日之後，少俠如果無法破解劍招，本宮仍有另外一項規定可行，到時再說不遲，這三日之中，少俠需要什麼，只管吩咐她們好了。」

滿冠星見她沒有說出另外那項規定，也不便多問，拱手道：

「多謝夫人。」

「失陪了。」

梅花夫人走了之後，滿冠星那有心情去吃點心，仰天吁了口氣，舉步走出亭子，來到石壁前，抬頭向上望去。

這座石壁，原是山峯絕頂，高達數十丈，陡峻如削，光滑似玉。他原先認爲梅花夫人既然把它叫做「劍壁」，壁上定然刻有梅花三招劍法。自己縱然無法破解，她已答應自己這次不算在峨嵋派帳上，亦即在這二十年當中，峨嵋派的人仍可再上山一次。而自己如能把這三招劍法中牢牢記住，立即趕回峨嵋，至少可以供老師父一些意見，讓他們針對劍招研究破解之道。

但定睛一瞧之下，那石壁上一片平整，那裏有什麼

劍法？

那三招劍法刻在什麼地方呢？

石壁寬廣二十丈，運目四顧，根本什麼也沒有，心想也許黑夜瞧不眞切，反正有三天時光，索性等天亮再說。

於是，他回到亭中，席地而坐，運起功來。

× × ×

一宵無語，次日醒來，晨曦滿天，兩名宮裝使女一個捧着銀盆，一個端着玉盤，正由小徑上飄然行來。

前面一個放下銀盆，嫣然一笑道：

「少俠請盥洗。」

另一個也把玉盤放到石桌之上，那是一份豐盛的早餐，她見昨晚替滿冠星準備的幾式點心均未動過，便輕啓櫻唇道：

「少俠昨晚怎的沒吃點心？」

滿冠星笑笑不語。

兩位使女收拾了昨夜的點心，又道：

「小婢奉夫人之命前來伺候，少俠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

滿冠星道：

「沒有什麼，兩位姑娘請便。」

兩個使女相視一笑，便自退去。

滿冠星洗了把臉，確實覺得腹中飢餓，就在亭中用過了早點，然後又走去石壁前。

此刻晨曦初上，整座石壁全在陽光照射之中，他左看右看，仍看不出一點劍譜的記載，只發現壁上有許多細如髮絲的紋路。

這些紋路，如無陽光照射，根本不易發現。

他趨前細視，才看清這些細紋似由十來丈的高處開始，最上面還有幾縷紋綫垂直而下。但中途似乎逐漸增多，也漸漸擴散，到了離地一丈光景，已擴及三丈，不下百十來條之多，長短參差，高低不一。

「劍壁」？

難道這些細得有如針尖刻劃的紋理，就是梅花派的三招劍法？

滿冠星疑信參半，再經仔細搜索，又發現石壁右首有一團細小的斑點，因爲石壁光滑如鏡，這些細碎點子，雖然小的只有芝蔴大小，仍清晰可見。

三招劍法，自己果然發現了？

他呆呆的站在壁前，出了一會神，實在想不通這些垂直細綫和芝蔴大的碎點，會是梅花三劍，就算那是劍法，它又如何發招？

一柄長劍只發三招，如何能夠刻下如此多的細紋？

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這些紋路與劍法有何關係，心中甚是苦惱，不禁長嘆一聲道：

「難怪大觀老師父要封山，這石壁上的紋路如係劍法，有誰能從中理出一個頭緒來呢？

在峨嵋報國寺的時候，他曾不止一次聽寺中僧侶說：當年師祖在四大門派的四位掌門人中，劍術之精，首屈一指，世無匹敵，但梅花夫人却說師祖敗在梅花三劍之下，果然如此，這三招劍法自是深不可測，神乎其技，只怕普天之下，再無一人能夠破解了！

不，我今日既然難得到此，好歹也要竭盡心智，好好的研究一下，說不定上天保佑，會叫我想出破解之策呢！

想到這裏，索性照着壁上芝蔴小點，一粒一粒數去，結果數出共有七十二點。

再數左邊那一團，數得十三紋路。

石壁中間垂直而下的綫條，最上面是三條，由三而六，而十二，而二十四，到了下面，參差不齊的細綫，共有九十六條之多。

但其中三條却是筆直到底，幾乎接近地面。

滿冠星突然心中一動，暗想：如果以極快手法撥出一蓬劍雨，七十二劍先後點出，劍術高明的人，也許不難做到。但要在一招之間，由上而下，劃出九十六條劍紋，實無可能，不過它最後只有三條紋路垂直而下，直貫到底，那麼其餘的九十三條，莫非全是幻影？

只因這留下劍痕之人，功力已達化境，故爾雖是幻影，同樣會留下痕跡？

再看九十六條直線之中，確實只有三條刻得較其他劍紋爲深，同樣在七十二粒小點之中，也發現了三粒較深的小點，甚至連那一團旋轉的紋路中心，也依稀有三點針尖似的細孔……

是了，梅花三劍，每招劍法一經出手，可以幻出許多劍影，而眞正制敵死命的，却只有三招實招。

如何參悟三招劍法的破解之策，是他當前的課題，他滿懷信心的面對石壁坐下，聚精會神的思考着，雙手不停的摹擬比劃，不知不覺間，半天已經過去了。

「滿少俠，飯菜都涼了！」

侍女替他送來了午飯，但理都不理，仍然全神貫注於石壁上的深奧劍法……

日漸偏西，他還是沒動一下，仍面對石壁端坐，整個人沉緬於呈現在腦海中的一片劍影中，好幾次腦中靈光一閃，似乎若有所悟，但結果又消失了，只覺越是苦思，越難捉摸。

天黑了，他身後又響起一個嬌柔的聲音：

「滿少俠，天黑了，你一日未食，別把身子餓壞了！」

（未完）

❖女飛俠黑貓故事之五十九❖

蠟像傳奇

喬奇·文
古月·圖

前文提要：白燕跟縱冒牌杜興來到樓曼雲的劍堡，正好黑貓和貓熊二號也來到劍堡，由貓熊二號緊纏機器怪人黑貓則趁機溜入堡內密室，樓曼雲從偵測儀上早掌握了黑貓和貓熊的動態，大方請黑貓密室密談，樓曼雲願以三千萬瑞士法朗請黑貓放棄追查但被黑貓斷然拒絕，正當黑貓想擒住樓曼雲時，竟先落入了樓曼雲事先所安排的陷阱之中……

秘道涉險

「紅鼻子，」白燕緊皺着眉頭：「請你再做一次精確掃瞄，師父被困的那間廳房，究竟是用什麼建材建造的？」

「鋼筋加水泥，牆壁的四周和頂層都又加舖吋餘厚的鋼板，堅固得就連普通砲彈也難穿透。」

「如果發射一枚小精靈飛彈呢？」

「那當然能將它轟垮，但是黑貓小姐人在裏面，我們必須投鼠忌器，不能隨便發射飛彈。」

「糟了！」白燕急得額頭冒汗：「這該如何拯救師父出險？紅鼻子，你要趕快想想辦法。」

「我會的，那怕想破了腦袋，我紅鼻子也是在所不惜。」

若是換在平時，白燕必然又會趁機奚落一番：「少臭美，也不看看你的那副德性，根本就沒有頭顱，怎麼會想破腦袋。」

眼前她可沒有這份心情，她只煩惱如何才能幫助黑貓脫險。

顯像儀上的紅影一直閃爍不停，顯示紅鼻子正在忙碌不堪。

這也正是紅鼻子的看家本領，藉由電腦的運作，試看能否分析出救援黑貓的有效辦法。

白燕目不稍瞬的盯視着顯像儀，但等有了答案，她會毫不猶豫的立刻採取行動。

正值此時，一聲轟然巨響，從地面傳到了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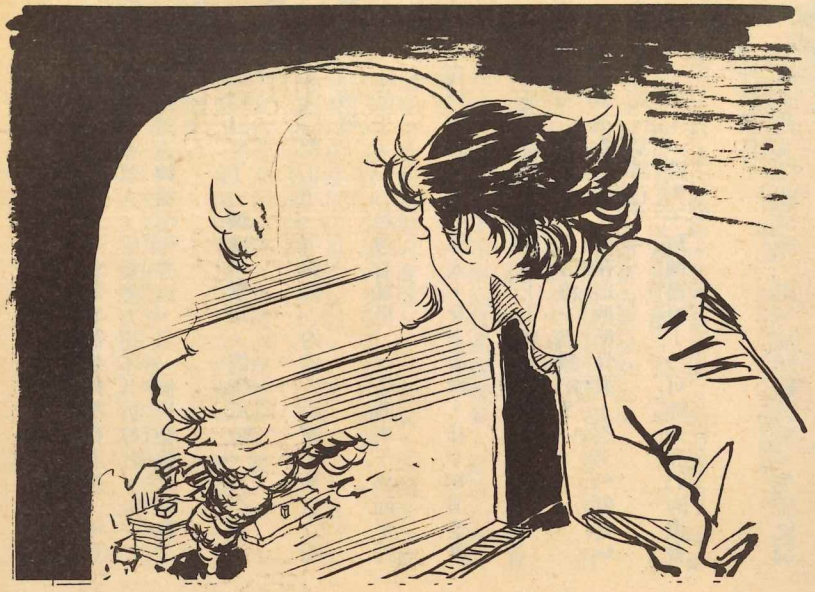
白燕急忙端起紅外綫望遠鏡，透過空中霸王號的機窗，循着聲音來源朝下望……

爆炸現場發生在「劍堡」大廳前的庭院，貓熊二號威風八面的站在原地，和它曾做慘烈搏鬥的那具機器人，現已支離破碎的癱在了地上。

「紅鼻子，」白燕大聲呼叫：「貓熊二號發射了小麻雀飛彈，不然，對方的機器人不會變成一堆廢銅爛鐵。」

「一定是它發覺黑貓小姐被困，」紅鼻子說：「否則，貓熊先生絕不會輕易發射飛彈。」

「趕快提醒它一聲，情急衝動只會誤事，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一聲轟然巨響，從地面傳到了空中。

「放心，猫熊先生不會像妳想像得那樣莽撞，不要忘了它是智慧機器人，應變能力絕不低於妳我。」

紅外綫望遠鏡頭略作移動，另一個目標頓又映進了白燕眼中。

原野中出現了一輛黑色轎車，電掣風馳，目標直指「劍堡」。

白燕急忙調正了一下鏡頭上的遠近距離，景象立即變得更爲清晰。

「紅鼻子，」白燕透着驚喜：「你猜車子裏面坐的是誰？」

「我只掃瞄到是個男人，身上有槍，却不知道是誰。」

「就是雜靄的監護律師——狄卡若斯基。」

「狄卡若斯基？……妳沒有看錯吧？」

「絕對不會看錯，湊在這個節骨眼上趕來『劍堡』，不知他是什麼居心？」

「小燕，」紅鼻子暗懷喜悅：「可能是我們的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

「只是我有這種預感，來不及仔細分析，先將他攔截下來再說。」

爲了掌握有效時間，紅鼻子竟然發動了空中霸王號的自動操作性能，對準那輛疾馳中的黑色轎車俯衝而下，來個迎頭攔截。

空中霸王號的最高時速可達二·六馬赫，以眼前的雙方距離來講，簡直是瞬息即至。

尖銳的煞車聲劃破寂靜夜空，狄卡若斯基緊急煞車，險些造成車身翻覆。

這位大律師簡直嚇壞了，他將這輛迎面飛來的怪物，當成了外太空來的飛碟。

驚魂甫定後，他才看清楚不是飛碟，而是一架奇形怪狀的交通工具，轎車不像轎車，飛機不像飛機。

不管是轎車，或者是飛機，他都警覺到，可能自己招惹了麻煩。

不是可能，是一定。

他還看見一名婷婷玉立的女郎縱出機艙，現已站在了他的車頭前面，對他發出令人難以捉摸的笑容。

最多只能肯定，那絕對不是友善的笑容。

「狄卡若斯基先生，才不過相隔個把鐘頭，我們又見面了。」白燕的笑容依舊不減。

「妳說個把小時之前，我們曾經見過？」狄卡若斯基感到奇怪。

「不錯，是在你的辦公事務所，當時你和一個冒充杜興的男子正在密談，只是你沒發覺我的造訪而已。」

他的臉上肌肉一陣抽搐，顯然發覺到了事情有點不妙。

似乎他很懂得先發制人的重要，立刻拔槍……

砰！

他的拔槍速度應該不能算是很慢，然而隨着一聲槍響，他的手槍就像長了翅膀似的，飛上半天。

不是他拔槍太慢，而是白燕拔槍太快。

他露出滿面驚訝，兩隻眼睛直瞪瞪地看着白燕，看着她以悠閒姿態，吹去槍管中的餘煙。

他心有不甘的，仍想跳下車來作困獸之鬥，但當看到那瞄準他的槍口，則不由心裏直冒寒氣，終於乖乖的舉起了雙手。

「這樣才是最理智的表現，」白燕說：「如果你肯再做進一步的合作，你還會受到更多的禮遇。」

狄卡若斯基投以怨毒的眼神：「在妳槍口下我已成了囚犯，這也能稱爲禮遇？」

「只要你肯表明態度，這種情況就會改善。」

「說吧，」氣憤的將目光投向別處：「妳想要我爲妳做些什麼？」

「首先要你回答我幾個問題，你和樓曼雲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的顧主，我是她的法律顧問，如此而已。」

「這樣深夜，你還要匆匆忙忙趕去『劍堡』，爲了什麼？」

「小姐，」他的臉上綻出一絲陰笑：「這個問題，恐怕妳要去問樓曼雲女士了，她只在電話中要我儘速趕去，並未說明原因。」

「這是你的違心之論，爲什麼你不乾脆說是爲了那份遺囑。」

狄卡若斯基好像遭到雷殛，驚得面頰上的肌肉猛打哆嗦。

「什麼遺囑不遺囑，我聽不懂。」他在強自鎮靜。

「羅詠齋生前交你保管的那份遺囑，關係着羅靄成年後應該繼承的一筆遺產。」

「羅靄已經繼承了『劍廬』的產權，以及渣打銀行內的大筆錢，根本沒有什麼遺囑。」

「遺囑裏面並不包括這兩筆遺產，我指的是，存放在瑞士國家銀行保險箱中的那批古董。」

這句話，更是驚得狄卡若斯基額角上面直冒冷汗。

「空穴來風，」他仍咬緊牙關：「根本讓人聽不懂妳在說些什麼。」

白燕還以冷笑：「如果眞的聽不懂，那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你和樓曼雲狼狽爲奸，隱瞞了那份遺囑，陰

謀策劃謀得那筆財產已達十年之久，爲此不惜害死羅府管家杜興，現在又將箭頭指向羅靄……」

「住口，」狄卡若斯基老羞成怒：「含血噴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不要忘了，英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法治的國家。」

「唷！」白燕帶着奚落的口氣：「三句話不離本行，閣下居然抬出法律來做你的後盾了！」

「這是我的權利，當然不能放棄。」

「如果我能提出證據呢？」

狄卡若斯基微微一怔：「基本上就是一件無中生有的事，我不相信妳能提出證據。」

「這就叫：不到黃河心不死。狄卡若斯基先生，馬上我就會讓你心服口服的，你下車！」

狄卡若斯基賴在座位上不肯動彈，但被白燕施展擒拿術將他掀出車廂，像趕鴨子似的，將他趕進了空中霸王號機艙。

「紅鼻子，」白燕對着顯像儀說話：「你將樓曼雲和我師父之間的那段談話錄音，播放出來讓他聽聽，看他還能講什麼？」

「我想他連一個屁都放不出，」紅鼻子說：「如果他敢瞪着眼睛死抬槓，我紅鼻子頭一個饒不了他。」

面對紅光一閃一閃的顯像儀，狄卡若斯基感到訝異萬分。

他連做夢也沒想到，這架飛機不像飛機，轎車不像轎車的怪東西，居然還會說話。

值得驚奇的事還在後頭，當他聽完了樓曼雲和黑貓在秘道廳房中的那段對話錄音後，更是面如死灰，嘴巴閉緊得差點透不出氣來。

他的心中暗自埋怨樓曼雲，埋怨她不該得意忘形，竟在敵人面前和盤托出了經過精心策劃的預謀，而使敵人徹底明瞭了事情的眞象。

他也奇怪紅鼻子何以會有通天本領，錄到了這麼一段重要的談話錄音。

「劍堡」地道內的密室何等森嚴，一般人根本不得其門而入，遑論錄得室內的機密談話。然而，這在紅鼻子來說却是雕蟲小技，他不需要直接進入地道密室，只需啓用超微波竊聽裝置，便可遠在空中竊聽到雙方的談話內容，進而錄音存證。

「狄卡若斯基先生，」白燕帶着得意的笑容：「樓曼雲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將犯罪經過以及尙在進行中的計劃，一點也不保留的全部供出來了，不知閣下現在做何感想？」

「我認爲她是瘋子，」他嘴角邊啣着詭笑：「也只有瘋子，才會對她的話認眞。」

「小燕，」紅鼻子含怒插口：「他在拐彎抹角罵人，揍他！」

「眼前我還不想採用粗暴手段，」白燕說：「因爲我還希望他能眞誠的跟我合作哩！」

似乎白燕一點也不因此生氣，紅鼻子却是有點心裏冒火，但聽嚓嚓連聲，座位上突然伸出來的兩只鋼環，不偏不斜，剛好將狄卡若斯基的兩條手臂，緊緊的扣在了椅背上面。

紅鼻子不可能從顯像儀中伸出手來，摑他兩記耳光，發動巧妙裝置將他銬在椅背上面，在它來講，却是易如反掌。

狄卡若斯基氣咻咻的掙扎了兩下，不料愈是掙扎，鋼環扣得愈緊，疼痛不堪。

「狄卡若斯基先生，」白燕臉上的笑容依舊不減：「只將這段錄音當作樓曼雲的瘋言瘋語，恐怕那是閣下一廂情願的想法了，事實應該不會這樣簡單。」

「這話怎麼說？」

「樓曼雲的談話會被辦案人員視爲口供，連帶你也擺脫不掉關係。」

「小姐，」狄卡若斯基陰笑連連：「套用剛才妳所說過的一句話，這才純粹是妳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口供在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妳明白嗎？」

「……」白燕閃動着迷惑的眼神，在他臉上掃來掃去。

「口供要有實證支持才有價值，僅憑空洞的口供，法官是不能隨便將人定罪的。」

白燕狠狠的盯了他一眼，隨卽又將目光轉向顯像儀。

「紅鼻子，我不太懂法院審判程序，查查看你的電腦資料，是不是他在唬我？」

「關於這一點，他倒是沒有唬妳，」紅鼻子說：「如果有人隨便承認他是殺人犯，法官也不經過求證，就糊裏糊塗的將他槍斃了，那豈不成了笑話。」

「噢……」

「喂，我說老兄，」紅鼻子的口氣顯然是對狄卡若斯基：「雖然我沒讀過法律系，也沒當過開業律師，但是，在我電腦中所儲存的法律知識可是非常豐富，縱然你能將白燕小姐唬得一楞一楞，你却唬不住我紅鼻子。」

「我只是實話實說，根本沒有存心唬人。」

「既然實話實說，你就應該懂得口供雖不能作爲定罪的依據，但却不能不承認它是提供辦案人員循綫求證的準繩。你不要太看輕了特勒探長的辦案能力，只要他針對樓曼雲的談話進行搜證，相信你們很快就會原形畢

露，而在法律面前啞口無言。」

「……」

「所以，我認爲閣下應該認識清楚自身的處境，坦誠的和白燕小姐合作，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妄逞口舌之利，一味的花言巧辯，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一點你必須要搞清楚。」

「你要我怎樣跟她合作？」狄卡若斯基的態度開始軟化。

「請你問她，這件事情我不能代她作主。」

狄卡若斯基遂將目光移到白燕臉上。

「首先你應該恢復羅靄監護人的立場，公開羅詠齋生前交付你的那份遺囑，幫助羅靄順利繼承存在瑞士國家銀行保險箱中的那筆遺產。」

「對，」紅鼻子從旁加油添醋：「這也等於盡到了你應盡的責任。」

「我不能那樣做，」狄卡若斯基面帶驚恐：「樓曼雲會殺死我的。」

「你竟這樣畏懼樓曼雲？」白燕感到詫異。

「嗯，妳不能只將她看成知名的古董商，實際上她是一個女霸王，在紅衫會中的地位很高，如果她想殺死我，會像捏死一隻螞蟻同樣的方便。」

「紅鼻子，」白燕面向顯像儀：「請你查查看，紅衫會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紅衫會早年崛起於法國巴黎，」紅鼻子如數家珍：「最盛時期勢力遍及整個歐洲，爲非作歹，膽大包天，是個不容忽視的黑道組織。」

「小姐，」狄卡若斯基露出了苦兮兮的神情：「紅鼻子先生已經跟妳說明了，請想，叫我怎能得罪樓曼雲這樣厲害的女人。」

「狄卡若斯基先生，」白燕帶着笑容：「如果樓曼雲眞像你所說得那樣凶狠的話，依我看來，恐怕你是死定了。」

「不，如果我幫她順利完成計劃，樓曼雲不僅不會殺我，反而會以一筆鉅金相酬。」

「你說得剛好相反，如果閣下幫她順利達成願望，你將會死得更快。」

狄卡若斯基神情一怔：「我聽不懂妳的意思。」

「你應該想得到，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絕對不會允許自己的把柄永遠落在別人手中，消除這項顧慮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你殺掉滅口。」

狄卡若斯基驚得直打哆嗦。

「看了你的反應，就能猜到你已產生了和我相同的想法，聰明的人當會事先防患，愚蠢的人才會事後懊悔。狄卡若斯基先生，處於『聰明』和『愚蠢』兩者之間，你將做如何的選擇呢？」

「……」狄卡若斯基神情凝重，沒有吭聲。

察顏觀色，顯然他的心意已經有了動搖。

「我說老兄，」紅鼻子加以慫恿：「既然你爲樓曼雲效命，到底反而難免殺身之禍，那就應該只剩下最後一綫生機了，誠心誠意的跟我們合作，將樓曼雲繩之於法，你的生命之憂自然也就隨之消除，除此之外，我不相信你還能有更好的出路。」

「可是……」狄卡若斯基皺着眉頭：「羅詠齋的遺囑並不在我手中，叫我無能爲力。」

「被樓曼雲控制了？」白燕問。

「不錯，她將那份遺囑看得重如生命，沒有人曉得被她藏在那裏。」

「你是綜理這件遺產案的監護律師，只要找個理由，當然有權向她索閱。」

「然後呢？」

「然後再見機行事，」白燕神色鄭重：「只要你肯誠心合作，我們隨時隨地都會給你支援，你將不會遭遇任何危險。」

「不過你可不能做賊心虛，」紅鼻子加以提醒：「當你向她索閱遺囑時，千萬不能露出任何破綻，否則，後果將會十分可怕。」

「好，」狄卡若斯基硬着頭皮應允：「我會全力以赴，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其次是，你對『劍堡』內的機關樞鈕熟不熟悉？」

「知道得並不完全，所謂：狡兎三窟。樓曼雲不會讓她最後的藏身密室，也毫不保留的讓別人知道。」

「盡力而爲，」白燕帶着激勵的語氣：「只要是你知道的機關樞鈕，想盡辦法使它失去效用，如果你能辦到這一點，當你需要我幫助時，也許我就會隨時在你的身旁出現。」

「我會的，今夜的成功、失敗，和我的未來有着嚴重的影響，我會好好的掌握這次的機會。」

「很好，你去吧，祝你順利成功。」

扣住雙臂的鋼環自動鬆開了，狄卡若斯基便離開了空中霸王號，開了他的車子直馳「劍堡」。

「紅鼻子，」白燕面對顯像儀：「像我這樣輕易相信狄卡若斯基，你認爲會不會太過冒險了呢？」

「我沒有這種想法，反而認爲這是一種非常具有魄力的表現。」

「紅鼻子，你在奉承我了。」白燕有點不好意思。

「小燕，在妳記憶中，我紅鼻子曾經有過虛僞奉承人的紀錄嗎？」

「好像沒有。」

「那妳就不要瞎疑心，這不是虛僞的奉承，而是衷心的讚揚。因爲根據衡情量理，我也認爲狄卡若斯基只有妳所開出的這條路可供他走。」

「這樣說，他是眞的誠心要跟我們合作了？」

「應該沒有問題，這不僅可以根據心理揣摩作此認定，而且經過測謊器的證明，他的確沒有說謊。」

「剛才我跟他談話時，你用測謊器探測過他的心跳了？」

「那是當然，想在我紅鼻子面前玩花槍，他連『門』都沒有。」

「好，」白燕振作起精神：「那就趕緊起飛，我要配合狄卡若斯基的步驟，儘快拯救師父出險。」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紅鼻子受到先天限制，恐怕對拯救黑貓小姐出險幫不上什麼大忙，這該要全看妳的能力了。」

話剛說完，空中霸王號已在原地起飛，夾着銳厲的嘯聲，鑽入雲端。

× × ×

貓熊二號揮動它那一雙巨靈手掌，摧枯拉朽，正在拆卸「劍堡」內的大廳。

它表現得非常頑固，似乎已經下定決心，不到眼看大廳倒塌，它便絕不罷休。

它是具有這樣的能耐，它的拆卸能力，似乎要比一台最新式的挖土機還要勝過幾分。

這段時間內，雖然它也遭到「劍堡」方面的激烈抵抗，但却絲毫壓制不住它的威風，縱然衝鋒槍的子彈像雨點般射在它的身上，它也照樣像是被人搔癢般的蠻不在乎，頑固的繼續拆卸大廳。

它的意圖非常明顯，拆垮大廳，救出黑貓，縱將「劍堡」拆成一堆廢墟，也是在所不惜。

這種情況頗令樓曼雲頭痛不已，貓熊二號對她造成的震撼，要比一輛重型戰車更爲可怕。

其實，這還是樓曼雲低估了貓熊二號，慢說衝鋒槍射擊，就是用一般的迫擊砲來轟它，也是照樣沒有辦法將它轟倒。

樓曼雲憂心如焚的坐鎮在電子偵測室內，可以從螢光屏上清晰看到貓熊二號仍在肆無忌憚的繼續拆卸大廳，正感無可奈何時，不料貓熊二號竟又自動停止，而且轉過身子，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劍堡」大門。

「這是什麼緣故？」樓曼雲驚異之餘，自言自語的在問她自己。

「夫人，」站在左側的佛萊士向她獻諂：「可能是它本身能源不足，無法繼續支持下去，所以不戰自退。」

「這是什麼緣故？」

樓曼雲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你的這種想法未免太過輕率，分明它是有備而來，怎會在最緊要關頭上因缺乏能源而自動退却。」

「夫人，」伺立右側的雷諾彭機插口：「不管這個可惡的機器人因爲什麼理由退出『劍堡』，請妳下令准許我們追擊，將它澈底摧毀。」

「我贊成這項提議，」佛萊士加以附和：「如果不將這個可惡的東西消滅，必然還會捲土重來，到了那時，恐怕就更加難以對付了。」

「你們辦得到嗎？」樓曼雲掃了兩人一眼。

「……」他倆互望了一眼，都沒吭聲。

「如果你們能有制服它的能力，剛才何不將它擺平在大廳門前？」

這是譏諷，也是責備，他倆感到很不好受。

樓曼雲的四名貼身保鏢本已擁至密室門口，做好了應變的準備，現因貓熊二號的影子已在螢光屏上完全消失，故又回到樓曼雲的身後站定。

映現堡外情況的那扇螢光屏，突然冒出了狄卡若斯基所駕駛的那輛黑色轎車，正以閃電速度，朝着「劍堡」大門疾馳而來。

「該死的東西，」樓曼雲帶着薄怒：「就擱這樣久

時間他才趕到，不知他在搞些什麼？」

「夫人，」雷諾代他說話：「可能因爲對方機器人的搗亂，影響了他到達的時間。」

「嗯，」樓曼雲面色稍霽：「你和佛萊士快去接應，不許發生差錯。」

「是。」兩人齊聲應諾，立刻走出密室大門。

樓曼雲又將目光移向螢光屏，似乎有點感到焦躁。新式偵測裝置等於替樓曼雲增添了無數隻眼睛，她可以端坐不動，從螢光屏上看到狄卡若斯基將車開進堡內，看他在佛萊士和雷諾的保護下穿過庭院，走進大廳，以及通過秘道，進入這間密室。

「請坐。」樓曼雲對狄卡若斯基相當禮遇。

「謝謝夫人。」

狄卡若斯基落座後，觀察四十八扇螢光屏畫面變化的責任交由佛萊士和雷諾兩人分擔，免得樓曼雲和狄卡若斯基談論事情時，爲此分心。

自從猫熊二號離去後，「劍堡」四周有效攝影範圍內便呈現了異常的安靜，連隻野兎子也沒出現。

不過，佛、雷二人並不因此掉以輕心，他們隱隱覺得，眼前的安靜似乎蘊孕着殺伐氣氛，只要一不注意，隨時都會爆發出來。

「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惡劣，」樓曼雲面色凝重：「你看出來沒有？」

「我已經看出來了，的確相當糟糕。」狄卡若斯基一面小心回話，一面偷看樓曼雲的臉色。

「想想看，還有什麼補救的辦法沒有？」

「夫人，眼前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落在對方手中。」

「不見得，」樓曼雲帶着一絲苦笑：「他們已經發現了酒缸藏屍，這件事情黃泰應該已經告訴你了。」

「是的，他向我說得非常清楚。不過，警方人員最多只能認定那是一樁謀殺事件罷了，並不能證明我們涉有罪嫌。」

「縱然警方人員不能掌握實據，但是我們也要當作是個危險的訊號，必須設法補救。」

「是的，未雨綢繆，乃是智者的表現。」狄卡若斯基略爲一頓：「請問夫人，可不可以再讓我看看羅詠齊生前所留的那份遺囑？」

「這也會和遺囑發生關連？」

「是的，試看能否在遺囑中尋找法律漏洞，如能先從日內瓦法庭公證處將保險箱的鑰匙爭取到手，乃是上策。」

樓曼雲的目光在他臉上停留片刻，隨即離開座位：「很好，你跟我來。」

狄卡若斯基緊緊隨在樓曼雲的身後，走進了密室中的一個套間。

四名保鏢仍在原地留守，站得筆直筆直，就像訓練有素的標兵。

似乎他們之間早有默契，樓曼雲現在進入的套間是處禁地，任何人都不能輕易進入。

佛萊士和雷諾則仍在觀察四十八扇螢光屏上的動靜，每人分擔二十四扇，必須搖晃着腦袋來回觀看，才能兼顧周全，萬一發生疏漏，誰也吃罪不起。

雷諾更是膽小怕事，屏息凝神，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來。

這樣一來，無形中增添了密室中的緊張氣氛，而就在這令人感到窒息的時刻，佛萊士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

「我的天！這是什麼玩意？」

雷諾慌忙轉過臉來，發覺佛萊士兩顆瞪如銅鈴的眼珠子，現正盯牢了一扇螢光屏，動也不動。

那扇螢光屏所顯現的畫面乃是「劍堡」的右側，高大的圍牆外面種有一整排梧桐，等於形成了一道維護堡牆的屏障，風吹梧桐，搖曳生姿，除此之外並無半點可疑的動靜發生。

「什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你也不怕嚇倒了自己！」雷諾沒好氣的加以斥責。

「剛才好像看到一條人影從樹叢中飛起，彷彿怪鳥似的，一下子他就越過了牆頭。」

「現在人呢？」

「沒了。」

「見你媽的大頭鬼，最近的梧桐樹距離圍牆也有三丈多遠，人要是能一下子飛越而過，豈不變成外太空來的怪物了。」

「也許是飛鳥，剛才我看錯了。」佛萊士迷迷糊糊的，有點不敢相信自己。

「更是荒唐！」雷諾怒斥：「不論多大的飛鳥，也不會大得和人體相似。我認爲不是你的眼睛看錯了，恐怕是神經有了問題。」

「……」

佛萊士被他罵得一楞一楞，沒有吭聲。

不是不敢還口，而是無法還口，因爲他所指的那片區域呈現着一片安詳，看不出任何凶惡的徵兆。

佛萊士沮喪的搖了搖頭，心裏一直犯着嘀咕。

難道眞的是自己眼睛有了毛病？還是恍惚間產生了幻覺？

× × ×

佛萊士的視覺十分正常，更不是因精神恍惚而產生

了幻覺，只是剛才的飛行物體速度太快，快得如同流星般的在螢光屏上一閃而逝，令人無從分辨。

飛行物體不是什麼怪鳥，是白燕。

隱身梧桐樹叢，飛越相隔三丈多遠的圍牆，在一般人眼中認爲那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在白燕來講却是輕而易舉，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現在她將身子掩藏在堡牆跟前，這裏不僅光綫幽暗，而且還是一處電視攝影管照射不到的死角。

白燕冷靜的觀察了一下四周情況，幸而被她發現了電視攝影管的裝設地點，立刻展開行動。

電視攝影管等於是監視堡內動靜的眼睛，如果不予破壞，勢將寸步難行。

白燕憑仗輕靈的身法，敏捷的動作，不僅順利的破壞了這片區域內的電視攝影管，並且進而尋着了全部偵測裝置的總綫路，一併予以割斷。

當然，白燕在進行這項工作時，自己的身影難免會在偵測中心的螢光屏上顯形，但是爲了避免自己的行動完全暴露在對方監視之下，她已無法顧慮許多。

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要找到地道密室的機關樞鈕，以便拯救黑猫出險。

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樓曼雲不會傻到將機關樞鈕裝設在可以讓人輕易發現的地方。

白燕略作思忖，立刻將目標指向「劍堡」的大廳。

她曉得，黑猫就是進入大廳之後，才一步一步踏進了堡內的機關陷阱，她要順着黑猫走過的路綫，再做一次實際的試探。

當然這要冒很大危險，白燕心繫師父安危，任何凶險她都看得很淡。

正當白燕準備一個箭步竄進大廳時，廳內突然傳出人聲，繼而見到四名身穿唐裝的漢子，一擁而出。

四個人，八隻手，每隻手裏俱都握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走到大廳外面，四下張望。

眞假難逃行家眼，無論穿着打扮，神情舉動，白燕都能看出眼前現身的四名大漢一定都是國術高手，絕非等閒之輩可比。

「一定有人侵入，否則我們的偵測裝置，絕對不會突然中斷。」

「吔！而且畫面中斷前的一剎那，鏡頭上的確出現過一條飛掠的人影，這是我親眼所見，親目所睹，絕對不會有錯。」

「可是，現在人呢？」

「廢話少說，現在我們分頭去搜。」

四名唐裝漢子隨即分爲兩組，分由大廳兩側，竄向了黑暗之中。

這是大好良機，白燕趁此內部空虛之際，纖腰一擰，縱進大廳。

她不敢輕易扭亮電筒，藉着廳外的些許餘光，倒能略爲辨識廳內的情況。

壁上的浮雕係屬藝術珍品，莊嚴典雅，古意盎然，可惜白燕無暇欣賞，立刻取出電子對講機。

「小燕呼叫紅鼻子，聽到了請回答，聽到了……」

「早就聽到了，小燕，剛才妳破壞電視攝影管設備時的鏡頭我已做了錄影，眞可稱得上，身輕如燕，來去如風，簡直棒極了！」

「現在沒有工夫聽你的臭奉承，你要趕快幫我做一次精確掃瞄，如何才能從這座大廳進入地道？」

「請妳多多注意樓曼雲的雕像，她的背後就是秘道，進入秘道的樞鈕就在雕像右側不遠，只要小心找尋，妳就會發現的。」

「進入秘道後，是不是就能找到師父？」

「這我不敢保證，因爲秘道中機關重重，設計得複雜極了，有些地方超出了我掃瞄能力以外。」

「這該怎麼辦？」

「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狄卡若斯基能夠配合得當，妳就會減少很多麻煩。」

「不能完全指望他，眼前他是泥菩薩過江，誰能保證他和樓曼雲展開周旋時，一定不會失敗？」

「說得也是，那妳就不妨試探試探，如果能夠先和黑猫小姐取得連絡，相信就會事半功倍。」

「吔！這倒是個好辦法。」

「順便告訴妳一聲，虎妞小姐和丁雷先生現也正在趕來『劍堡』途中，會對妳的行動作大力支援。」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是虎妞小姐告訴我的，我們不久前曾經有過一次連絡。」

「羅靄呢？」

「虎妞小姐已將羅靄交由特勒探長保護，她很安全，妳放心。」

「好，我不跟你多說了，找到師父以後再說。」

白燕立刻又以鬼頭戒指向黑猫發出呼叫，但是並未得到黑猫的親口回應。

沒有得到黑猫親口回應，並不表示黑猫沒有回應，只是回應的方式與平時不同而已。

白燕所收到的回應，是「指訊」。

她們之間早有默契，當任何一方處於不利境地，而無法用言語主動呼叫，或以言語回答對方的呼叫時，便用「指訊」來互通心聲。

所謂「指訊」，就是以手指在呼叫器上發出顫動來

傳達訊息，就像拍發電報一樣，並可選用密碼，縱被敵方截獲，亦可保全機密不致洩漏。

這種方式，也和「唇語」有着異曲同工的妙用。

現在白燕所收到的「指訊」是：「密室內有監聽設備，不便用言語交談。」

同時，黑貓還以「指訊」告訴白燕：她所被困的那間密室機關重重，自行脫困的希望非常渺茫，必須找到機關樞鈕，才能解圍。

經過這番連絡，白燕雖對黑貓眼前的平安無事感到安慰，却又因爲無從下手感到非常困擾。

身入險地，對於爭取時間的重要性白燕非常清楚，於是按照紅鼻子所做的指點，順利找到了進入地道的機關樞鈕。

白燕進入地道後，所經過的路綫和黑貓完全相同，比較幸運的是偵測裝置現已全毀，不像黑貓，進入地道後的行踪完全落入了對方的掌握之中。

現在她將精神完全放在能否找到開啓密室的機關樞鈕上面，半靠智慧，半憑運氣，小心翼翼的在地道中摸索前進……

× × ×

夜色籠罩下，兩條人影兎起鶻落，一股作氣奔到「劍堡」門口，忙將身子貼緊堡牆。

左邊的是丁雷，右邊的是虎妞，他們剛將心情穩住，距離牆邊不遠的一棵大樹後面，突然慢吞吞的閃出了一條魔影。

虎妞的警覺性高，一經發覺有異，立刻揚起了她那雄渾絕倫的鐵沙掌。

但是，她又猛然剎住了即將發出的攻擊，並也隨之鬆了一口大氣。

夜色迷濛下，乍然之間難以辨識清楚，現在她看準了，根本不是什麼魔影，而是猫熊二號。

「猫熊先生，」虎妞帶着責怪的口氣：「鬼鬼祟祟的躲在大樹後面，現身時也不事先打個招呼，是不是你想存心驚嚇我們？」

「不是，猫熊二號從來沒有動過嚇人的念頭，」它說：「是紅鼻子要我等在這裏接應你們的，如果不是它半途將我喚回，堡裏的大廳早就被我拆散了。」

「紅鼻子是投鼠忌器，如果任你意氣用事，它怕影響到我師姐的安全。」

「是的，對於它的用心，我能理解。」

「你和小燕碰頭了沒有？」

「她沒看見我，我倒是看到她順利的進入了大廳，只是現在情況不明。」

「師妹，」丁雷說：「妳認爲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式接應小燕？」

虎妞環眼一瞪：

「今夜就是我們和樓曼雲攤牌的時候，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猫熊二號！」

「在。」

「準備發射小麻雀飛彈，轟垮他們這扇堅厚的堡門再說。」

「這……」猫熊二號感到爲難：「妳不顧慮黑猫小姐的安全了？」

「堡門距離她被困的密室很遠，爆炸威力波及不到那裏。」

「是，讓他們知道我猫熊二號的厲害也好，免得他們不知道天高地厚。」

正當猫熊二號在做發射飛彈準備時，轟然聲中，堡門自動打開了。

四名唐裝大漢一字排開，當門而立。他們的雙手俱都各握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瞪眼豎眉，滿臉殺氣，看樣子，恨不得能將虎妞生吞活噬。

虎妞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怨氣，見到他們這副氣勢凌人的樣子，更是怨上加怒，火冒三丈。

她不發怒還好，一旦發起怒來，慄悍得更是賽過獅豹，一個縱躍，撲了上去。

擋在面前的八柄匕首，柄柄寒光耀眼，鋒利非常，但在虎妞眼中，却將它看成了小孩子的玩具。

虎妞現已掄開了雄渾絕倫的雙掌，衝進陣中，左劈右斬，眨眼之間已有一名大漢應聲倒地。

中掌時，他曾發出淒厲的慘嗥，現在雖然不再吼叫，但却躺在地上直翻白眼。

就憑虎妞的這份銳氣，就能造成對手不戰而寒。

膽寒歸膽寒，但那三名唐裝大漢仍能團結一起，揮動着六柄鋒利的匕首，合力圍攻虎妞。

他們出手異常狠毒，恨不能一刀下去，將虎妞身子捅成六個透明的窟窿。

唰唰唰唰……

刀光閃閃，攻勢連綿，六柄利刃滙集一處的威力的確非同小可，虎妞憑着一雙肉掌，要想衝進對方的刀陣，現已有些感到困難。

不論虎妞的鐵砂掌多麼威猛，但是也要在她所能達到的斬擊範圍之內才會產生實際，鐵砂掌可不是什麼「隔空打穴」，如果觸及不到對方的身體，那怕她是鐵砂掌功夫的開山老祖，照樣也是沒咒好唸。

虎妞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掌法立刻一變……

鐵砂掌純屬陽剛性的硬門功夫，施展起來很是耗費眞力，既然無法衝進對方的刀陣……

（未完）

刑捕滄桑史

巨靈出陣

柳殘陽·文
古月·圖

壯士末途

這須臾裏，駱修身屢屢舉枷上迎，鄭鈞雙鈸連砍，但見木屑紛飛，柴賁四濺，「吭」「吭」有聲下，枷銬的頭一道橫鎖鐵條業已斷裂！

莊翼斜走一尺，劍鋒突由左肘之下猝穿而出，青芒如電，便在鄭烈雙鈸切空的一絲間隙中插入，劍尖急顫，戮進鄭烈咽喉，更透過後頸，把這位煞君重重頂翻！

鄭烈的屍體尚未及倒下，莊翼長劍已抖成六個碩大光環，環環相套，在一片破空的勁氣呼嘯裏圈罩鄭鈞，去勢之快，無可言喻。

正在發力劈枷的鄭鈞，不用回頭，已感覺出那股凌厲的銳勁捲蕩而至，他顧不得繼續行動，一個虎跳竄出五步，左手鈸就在這近距離中脫手飛斬——六枚光環突然交疊，於交疊的剎那又幻爲一條青濛濛，碧灩灩的光柱，光柱盤龍般「霍」聲矯騰走掠，脆響驟起，飛來的銅鈸已裂成兩半拋升，幾乎不分先後，尚套在木枷中的駱修身的頭顱也血淋淋的離腔彈滾，赤霧迷漫，繽紛浮沉，襯托出的是駱修身面孔上那股不可置信的駭異神情！

鄭鈞驟而狂號：

「好雜碎，你連我也一起超渡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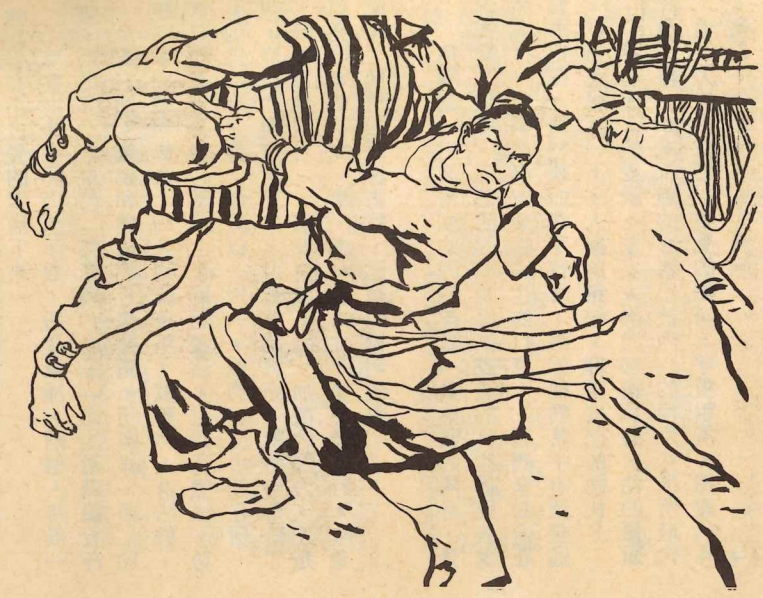
單鈸旋舞，金華縱橫交織，鄭鈞悍不畏死的撲擊莊翼，出招運式，全乃與敵皆亡的路數，他果然是豁開來啦！

木色劍凝聚成的光柱，便在此際「波」聲擴散，宛若一面張啓的羅網，又如一個佈妥的陷阱，恰到好處的容進了鄭鈞撲來的軀體，青芒驀地封合，隨着莊翼颺疾濤湧似的身法翻旋迴轉，於是，血花併映，一團團，一塊塊的人肉便挾雜在猩紅的，滾熱的鮮血間拋洒，那種淒厲尖亢的慘嗥聲，簡直不似發自人的咽喉中了。

一聲叱喝起處，「回馬刀」萬有道打橫截上，雙目盡赤如火。

莊翼臉容雪白，白得一如他身上的白袍，差的只是白袍上染有斑斑酡紅，而面龐上單留一片縞素；木色劍的晶瑩碧光映照着他的五官輪廓，泛起的竟是如此深凝肅煞，萬有道的目光才與莊翼的視線接觸，恍若玄冰兜心，背脊上寒意倏升，一股沸騰的氣勢立刻頹降，前撲

前文提要：身爲河朔一帶十州八府總提調莊翼一行九人押解四名凶名遠播滿手血腥的梟孽從老龍口往南而行，是夜一行人錯過了宿頭祇得找了處草寮落脚歇息，大伙吃喝完輪班守衞之際，突然草寮頂棚一聲暴響四下散飛中飛躍來了三條人影，揚言欲搭救駱修身要莊翼放人……



出招運式，全乃與敵皆亡的路數。

的身形亦不自覺的遲滯下來。

草寮中的戰況仍然激烈，四員鐵捕，兩個人侍候一個，困得那「千束芒」郭亮與「血刃」司徒衡滿頭大汗，左支右絀；錢銳和竇黃陂合攻郭亮，苟壽祥、佟仁和便聯手夾擊司徒衡，四人同伙多年，默契夠，身法熟，搭配起來十分得心應手——說老實話，這四員鐵捕，功夫固爲一時之選，如果以一對一，他們四位中的任何一個，可以和司徒衡扯平，但若單挑郭亮，就力有不殆了，眼前却是雙打一，情況自又不同，加倍的壓力，任是郭亮的本領領先一籌，應付起來亦不免捉襟見肘，險象環生，形勢的優勝劣敗，已是明擺明顯着了……。

角隅處，三名帶枷的囚犯伴着一具無頭的屍身，景況怖異又陰寒，三個活囚俱是面無表情的目注這場殺戈的進行，却顯然沒有乘亂逃亡的打算——他們全知道莊翼那把劍，碧芒映血決不留情，假如他們其中有誰想逃，就得先忖度一下，人家的劍快，抑或自己的腿快？

萬有道鼓瞪雙眼，左右太陽穴加速跳動，他的額頭汗漬隱隱，原來沉肅的形容已被內心的惶急悲憤所取代，他握刀的手在難以察覺的顫抖，呼吸粗濁，聲聲入耳，竟是一付壯士末途的寫照。

莊翼注視對方，七情不動的道：

「你心緒激動，定力不穩，有道兄，這種情形之下，拼搏起來是極易吃虧的，可惜形勢所逼，又不能歇手退縮，你的處境殊堪同情。」

乾澀的嚥了口唾沫，萬有道沙着嗓門道：

「用不着你來同情，莊翼，我沒料到你竟是如此心狠手辣的一個東西，你，你居然就可以不問青紅皂白，向我的拜弟下那等毒手？」

莊翼平淡的道：

「關於押解死囚重犯，有道兄，我們衙門裏早有一套規矩，這規矩是，在遭遇任何危急狀況之時，解差可以權宜行事，其中包括就地處決這一項——」

萬有道厲聲吼叫：

「你完全在濫用職權，誰也知道，方才的情形並不算危急，你是有心借詞殺人！」

搖搖頭，莊翼流露着幾分悲憫之色：

「有道兄，狀況危急與否，由我決定，事情如何處置，我握有全權，不僅如此，既使像閣下這等劫囚行暴的歹徒，我亦一樣擁有先斬後奏的權力！」

深深吸一口氣，萬有道喃喃自語：

「你殺得，我亦殺得……你殺得……我亦殺得……」

莊翼道：

「如果你現在退去，尚不至一死，有道兄，往不往下追究，我可擔當。」

萬有道沉重的轉過身子，然而，剛剛轉過一半，他的厚背紫金刀已「削」的一聲貼着左臂向後回斬，來勢之快，直如電光石火！

不錯，回馬刀！

對方的這一手，並不在莊翼的意料之外，進一步說，他早在等候着對方這一招了；刀芒甫起，他的木色劍已倏聚一點挑飛，劍尖就那麼準確的彈上紫金刀偏斜的刀鋒，而力道之強猛剛銳，更把萬有道整個人撞得連連打了三個旋轉！

木色劍劍刃發出龍吟似的一聲輕顫，在人們目光追攝不及的快速裏七次進出於萬有道的身軀，鏑鋒刺戮肉體的回響悶鬱却短促，七劍串爲一聲，晶瑩的劍刃不沾滴血，血像浸綻的花朵般染漫萬有道的全身，他緩緩跪下，仰起扭曲的面孔，兩隻眼瞳中的神色業已一片空洞茫然……。

半聲叱吼跟着輪洒的鮮血同起，兩條人影騰空疾衝，破頂而去，草屑紛落下，四名鐵捕縱身欲追，莊翼長劍回鞘，冷冷丟出一句話：

「讓他們去！」

四個人收住勢子，錢銳先搶過身來，喘吁吁的道：

「老總，你沒事吧？」

莊翼望向四名手下，一個個雖說久戰之後略呈疲態，却都幸好囫圇完整，他仍不免多問一句：

「你們中間有掛彩的沒有？」

「毒彌勒」竇黃陂呵呵笑道：

「托老總的福，我們哥幾個連塊油皮都沒掉，帶彩的是那個使「閻王令」的傢伙，我猜那小子八成就是叫什麼「血刃」司徒衡的……」

莊翼道：

「他這一回去，駱修身的一干餘黨恐怕更要群情嘩然了，朝後去，少不了又生波折！」

竇黃陂並不怎麼在意的道：

「姓駱的業已授首，蛇無頭不行，而據駱修身的口氣，那司徒衡乃是他手下肱股之屬，算他頭一號大將，說不定形勢演變到這一步，正中司徒衡的下懷亦未可言——」

莊翼笑笑不語，錢銳却迷惘的道：

「這話怎說？莫非姓司徒的就此罷休不成？」

竇黃陂倚老賣老的道：

「論到人心人性，老錢，你知道的還差得遠哩，姓駱的闖下那一塊地盤，帶一群人馬，正是現成的基業，如今姓駱的挺了屍，那司徒衡順理成章便可登位接掌，

獨攬大權，到口的肥肉，若是你，也會吐出來？」

搔搔頭，錢銳道：

「要是他有這種心態，幹嘛還冒險前來搭救他們頭兒？」

寶黃陂嘿嘿笑道：

「這乃是擺姿勢做給別人看的呀，否則何以服衆，又怎生向姓駱的那些朋友交待？現在好了，司徒衡已經賣命救過他們頭子，又爲此事負傷而回，各方面他都說得過去，接下來，便可名正言順的繼承大業啦！」

錢銳怔怔的道：

「你的意思是，司徒衡不見得再回頭來替老駱報仇？」

寶黃陂做了個陋夷的表情：

「等着瞧吧，老錢。」

莊翼接腔道：

「寶黃陂的推測可能不差，江湖上的是非恩怨，原就沒有一定準則，尤其涉及權力財富之爭，人的本性便會發詭異難測了，事情的發展，若果眞如此自是最好不過，也替我們省却不少麻煩！」

這時，苟壽祥忽然指了指三名囚犯，皮笑肉不動的道：

「那三塊東西還算識相，不會混水摸魚，瞎捅紕漏！」

莊翼望過去一眼，沒有出聲，寶黃陂大聲道：

「會觀風色的人才活得長久，老苟，他們比你我都要來得精明。」

苟壽祥道：

「活得長久？怕只怕長久不到那裏去了……」

莊翼擺擺手，道：

「伙計們，少嚼舌根子，準備上路。」

透過草寮頂端的破洞看了看天色，而天色是一片漆黑，錢銳低聲道：

「老總，現在就上路？」

莊翼道：

「早趕一程也好早點歇息，這裏遍地血肉交雜，你不覺得噁心？」

四名鐵捕立刻展開行動，捲舖蓋，收傢伙，各人押住各人的囚犯到外面列隊，只「陰陽判」苟壽祥最是輕鬆，他負責的對象原是駱修身，如今人已成鬼，再也無須麻煩了；摸着唇上的八字鬍，他笑瞇瞇的道：

「各位兄弟多偏勞，我且押後追隨啦……」

莊翼認蹬上馬，回頭吩咐：

「苟壽祥隊前探路，保持距離三百步，若有異況，按規定暗號通知應變！」

寶黃陂吃吃而笑，邊揶揄的道：

「你請前吧，老苟，我們偏勞，你好歹也頂風放馬，辛苦辛苦。」

打了個哈哈，苟壽祥單騎先去，隊伍才隨後開拔，天陰地暗，北風呼嘯，那等凄冷荒寒的滋味，實在使人振作不起來。

長途寂寥，路上無聊，寶黃陂忍不住又逗弄馬前的何小癩子：

「我說，何小癩子，你那伴當駱修身陰曹地府應卯去啦，你可有什麼感懷？」

套着枷鎖，拖扯腳鐐的何小癩子何恨，佝僂着細瘦的腰身，一步一頓挫，模樣活脫一頭犂田的老牛，顯露出恁般不勝負荷的艱辛；聽到問話，他吃力的半轉過面孔，沙沙啞啞的道：

「寶爺，駱修身不是我的伴當，所以，他的死活也與我沒啥個干係，根本談不上什麼感懷不感懷，他對我的影響，還不如多吃一個黑饃饃……」

罵了一聲，寶黃皮道：

「何小癩子，你眞是個狗娘養的！」

扭動了一下脖頸，何小癩子木然道：

「在這裏，寶爺，你說我是什麼，我就算什麼……」

踉蹌前行的嚴良及艾青禾兩個，恍似沒有感覺到身外的一切，僅是步履滯重的往前邁動，舉止呆板又僵硬，天尚未亮，現示出的韻息却竟如此暮氣沉沉，彷彿風燭將盡，大限不遠了。

莊翼在鞍上挺直腰桿，目光遙注遠處，雙眉微擰若有所思——晨曦未露，雲層低暗，那一股凜冽砭肌的寒意，似乎更把他臉龐凝凍得化不開了。

隊伍進行的速度相當緩慢，實際上要快也快不起來，天候這般惡劣，又加上三個桎梏在身的徒步囚犯，看樣子還有得磨蹭……

錢銳忽的攤開手掌伸向半空，嘴裏嚷嚷：

「這鬼天氣坑人不是？下起雪來啦！」

一點不錯，是下雪了，但細細疏疏的，飄飄零零的，乍眼一看，倒像在下雨，如絲如縷的小雨，接觸到那種沁涼，看見斑斑瑩白，才知道落雪了，初雪。

莊翼往上拉了拉襟口，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他無端的嘆一口氣，拿手指抹去沾附在眉梢的幾點霜花，他知道，雪將越來越大了。

就在這時，領頭前行的錢銳驀地停頓下來，他大瞪雙眼，嘴巴半張，表情極其駭異的望着一乘空騎得得行

近；那匹馬的毛色灰淺，粗壯健昂，却竟鞍上無人，而誰都認識，這乃是苟壽祥的坐騎。

但，苟壽祥呢？

竇黃陂、佟仁和兩人也同時發現了這個情況，兩張面孔上的形色隨即大變，宛若死灰；他們僵寒的注視着空騎奔來，馬兒便在佟仁和身邊停住，歎聲低嘶，幾度噴鼻，馬兒完好無損，可是，從這頭牲口身上，却觀察不出任何端倪來。

錢銳猛力幌幌腦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舌頭發直的逼出聲音：

「老……老總……老苟，呃，老苟的坐騎空鞍轉回來了……」

莊翼早已察覺異狀，他容顏冷肅，一語不發的偏腿下馬，其他三名鐵捕亦迅速翻身落地，身上傢伙紛紛執手，不僅氣氛斗然變得緊張怖慄，呼吸之間，亦隱隱然似有一股血腥氣息！

莊翼上前細細檢視苟壽祥的坐騎，沒有看到血跡，沒有刮擦的傷痕，甚至連幾塊馬身上的汚漬都是那麼正常，找不到絲毫線索。

湊近一邊，錢銳憂心忡忡的道：

「照說三百步距離不算太遠，可是什麼響動都沒聽到，我走在最前面，若有狀況應該能及時查覺，偏就未見一丁半點的警兆……」

莊翼望着黑漆漆的山路，沉沉的道：

「錢銳，情形恐怕不妙——」

乾澀的嚥了口唾沫，錢銳吶吶的道：

「老苟身手不弱，經驗也老到，莫不成……陰溝裏會翻了船？」

莊翼慘白着面孔，嗓門瘖啞：

「你亦是老公門了，錢銳，江湖上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沒有？一朝出了問題，任是那一個豪傑英雄，也不敢十捏十攢的打包票，草莽之中，多有龍蛇，別說苟壽祥，連我算上，說不定到時照栽觔頭！」

背脊上泛起一陣冰涼，錢銳苦着臉道：

「老總，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莊翼低聲道：

「聽着，如今情況不明，萬莫輕舉妄動，你們三個守在這裏，把犯人看穩了，由我自己去找苟壽祥，不管發生什麼異變，沒有我的招呼，決不准擅離原地，以免誤中聲東擊西之計，我很快就會回來——」

錢銳忙道：

「老總，我跟你去，好歹也有個呼應……」

搖搖頭，莊翼道：

「我自會謹愼，你們都要加意小心了！」

說着話，他雙肩聳擺，人已飄出四丈之外，白袍兜風，衣袂飛舞，幾乎和漫空繽紛的雪花融合成了一片，一片凄美又冷悚的白。

× × ×

里許路之外，有一顆枝幹虯結，張牙舞爪的枯樹，樹生得惡形惡狀，隨風搖拽幌動，彷彿一頭多臂多腿的怪獸，伸展肢體向週遭攫取揮抓。

樹便斜伸在崎嶇的山路旁邊，每一個只要經過這條山路的人，都能夠看到這顆樹。

當然，看到這顆樹，也就會發現樹枝上倒吊着的這個人。

這個人頭下脚上的虛懸在那裏，雙手垂落，猶在幌悠悠，不過，幌悠的動作並非出自他的體能反應，僅是風吹樹搖的連帶結果。

倒吊着的人，赫然正是苟壽祥，「陰陽判」苟壽祥，十二鐵捕之一，追隨莊翼已有十餘年多的老兄弟！

只要一眼，莊翼已認出那是苟壽祥。

也只要一眼，他就確定苟壽祥已經死了，死得一口氣都不剩了。

而那是他的同僚、他的部屬，他的手足，他的兄弟，他生死與共的伙伴啊！

風刮得好強勁，好凄厲，呼嘯着，迴旋着，有時候，像咽着聲在哭泣，敞開喉嚨在號咷。

莊翼窒立了一剎，僅僅一剎，然後，他轉身飛掠向來路，身形奔騰間，一張臉孔越見蒼白，越見慘白，越見煞白。

他是傾盡所有力量往回疾撲，於是，看上去他的身形就幻作一抹淡淡的白影，一團滾蕩的雲霧，或者，像極那橫空的驚鴻了……。

× × ×

對方一共是四個人，其中三名直逼三員鐵捕，另一個在奮力開枷——開的是「獨一棍」嚴艮的枷鎖。

攻擊三名鐵捕的漢子，每一個的武功顯然都在他們的對手之上，招式凌厲又凶猛，採取的完全是狂風暴雨般的打法，無論是錢銳、竇黃陂、佟仁和，任誰都落了下風，休說戒護囚犯的任務難以達到，甚至連自家的安危皆成了問題。

那正揮動手中月牙斧，劈斬嚴艮木枷的仁兄，生得五短身材，偏偏頂了一張青森森的馬臉，他全神貫注，一心一意要裂枷斷鎖，救出嚴艮，但見斧叉起落，木屑紛飛，光景快要水到渠成了。

莊翼的身形有如鷹隼馭雲，掠空而至，白袍蓬張下，木色劍青芒驟閃，連連三度翻滾，劍華大盛，凝爲光柱如桶，暴射那馬臉仁兄。

只要稍具武學根基的練家子，便不曾親眼見過，亦大多有個耳聞，這手劍法，卽乃「身劍合一」的至高功力顯示了，修劍修到這個境界，已屬爐火純青的上乘劍術，一般習武者，根本就沒有脫身的機會！

馬臉仁兄的本領大概也抗不住莊翼這長虹貫日似的一劍，他倏覺警兆，口裏一聲怪吼，人已貼地竄出，慌亂中不及選擇退路，竟一頭撞上了那邊的半截樹樁，「咚」聲悶響，身子又再反彈回來。

照情形看，馬臉仁兄該已死定了，莊翼也如此認爲，光輝璀燦的柱形劍華霍然以斜角下旋，直射那反彈回來的五短身軀。

斜刺裏，一條銀蛇般的冷焰驟映，眩掣之快，彷彿陰霾間的電花閃現，只是人們不及眨眼的傾刻，已經重重掃擊上矯舞盤射的光柱，而密集脆亮的磕撞聲隨卽盈耳四溢，各形各狀的芒彩瑩輝，便碎玉濺珠一樣激走飛迴，明滅隱現，景像極其詭異奪目！

光柱立斂，莊翼的身形偏出丈外，歪歪扭扭的繞掠成一個彎弧，才在猛力振臂倒翻之下踉蹌落地——他心頭明白，這一下遇到眞正的硬把子了！

那個人，三旬左右的年紀，一雙三角眼，尖鼻削腮，兩頰無肉，臉孔上沒有丁點表情，尤其那雙三角眼中神色陰鷙冷硬，寒凜如刃，全身上下透露出來的氣息，正合着「狠酷寡絕」四個字了。

他手裏執着一條軟鞭，一條銀芒賽雪，亮麗光潔的軟鞭，鞭身長可及丈，前細若鈎竿，後粗約兒臂，這條軟鞭極有韌度，頗富彈性，握在他手中，像煞一條銀蛇，不停波顫蠕動，其形惡虬十分！

一看到對方所使的兵器，莊翼馬上就知道碰着的主兒是誰了——「無心」花落紅，江湖上鼎鼎大名，亦是惡譽昭彰的「三魔四毒」之一，姓花的便是那三魔裏的頭號魔星，他那條軟鞭，亦有名堂，稱作「飛瀑」，是用極純的緬鋼煉鑄，軟硬由心，百堅不摧，絕對是一件便於遠攻近襲的利器！

莊翼凝視着花落紅那條閃閃生寒的軟鞭，立時已可肯定苟壽祥是死在誰的手裏，不錯，苟壽祥是老江湖，也有相當的武功基礎，但一朝放單遇上花落紅，則絕無倖理，如果姓花的再狙下殺手，苟壽祥的機會便是渺茫了。

雙目不眨，花落紅的聲音低沉沙啞：

「你猜得很正確，那狗腿子是我殺的，他號稱「鐵捕」，却名不符實，這種吃寃枉糧的角色，只會丟人現眼，所以，便沒有混世面的必要！」

吸一口氣，莊翼忍住心葉的抽痛，淡淡的道：

「「無心」花落紅？」

花落紅頷首：

「到底是六扇門的頭兒，見識不少。」

莊翼道：

「看來，你們劫奪的目標是嚴艮，以你的名氣和份量，嚴艮竟能搭上線，未免令人納罕，花落紅，莫非你交往的層次降低了？」

微微昂起面孔，花落紅冷硬的道：

「天下事，有些是不能拿常情論斷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牽連，亦非有一定的準則，布衣王侯，誰敢說其中絕對不俱淵源？」

莊翼望着橫在胸前，宛若一泓秋水瑩映的木色劍，腔調平靜：

「你犯下大錯，花落紅，苟壽祥的一條命不能白搭！」

花落紅哼了哼：

「我知道我來此是做什麼，我也知道做了以後將要面對的形勢，同時，我亦早有解決的辦法，莊翼，我所宰殺的鷹爪孫，你的手下並不是第一個！」

莊翼道：

「你不會再有下一次的機會，花落紅。」

一絲殘酷的笑意浮上花落紅的唇角，他道：

「讓我們試試，更明白點說，我這趟來，就是專程爲了對付你而來的！」

莊翼沒有答話，回應的是他那一泓秋水也似的木色劍。

劍鋒是一蓬幻閃的星點，是大把流燦的光束，是粘捲的溯潮，是翻滾的靄霧，而軟鞭「飛瀑」「咻」聲揚起，有若一條淨亮的銀蛇騰繞掣掠，於青輝交織中穿射浮沉，雙方這一較上手，便是個纏鬥的局面了。

另一頭，「白面煞」佟仁和的肩膀驀地被削脫一塊人肉，肉有碗口般大，血糊糊的還沾粘着小塊白骨，他痛得整張面孔驟然扭曲，多油脂的兩腮往上抽緊，脚步歪斜的一剎，他的對手——那個中等身材、滿臉精悍之氣的漢子倏往側走，一柄反握左手的鬼頭刀抖出七朵刀花，連串追罩向佟仁和。

忍住肩頭上火炙般的劇痛，佟仁和正面仆地，就在快要觸及地面的須臾，他突兀一個半旋迴轉，兩手緊握着短山叉，死力反刺敵人。

那人冷冷一笑，右手飛推左肘，腰身猛塌，斜揮的鬼頭刀閃電般下沉，「噹」聲擊開雙叉，鎦刃所過，佟仁和的右耳連着面頰上的大片腮肉業已顫生生的切落！

這時，竇黃陂顧不得自身的險況，他「咯登」挫牙，拼着背脊上結結實實重挨他的對手一記籐杖，猛往前衝，緬刀暴揮，鮮血濺處，那使鬼頭刀的漢子半片腦袋

已飛拋而起，帶着兩隻鼓瞪眼球的半片腦袋洒瀝着乳白色的腦漿與猩赤的血水，還未落向它該落的定點，竇黃陂的左脅咯崩有聲，肋骨竟吃那追蹤而至的敵人敲斷三根！

眼前已是一頭臉鮮血浸染的佟仁和，視線早已被淋漓的血漬沾糊得迷濛不清，他只估量着大概的方向，整個身子橫撞出去，這一撞之力，活比怒牛闖欄，固然當胸挨了一記，但那使籐杖的敵人亦被他兜頭撞了個四仰八叉。

竇黃陂緬刀猝斬，「嗤」的一聲輕響，那人不及挺身躍起，肚腹間已經開了膛，兩尺多長的血口子，由胸骨起直劃到丹田下，於是，五臟六腑便如同擠迫多時的眠蛇，猛一下全從翻捲的裂口處湧冒而出，瘰癧糾纏，四溢流洩！

正逼得錢銳氣喘吁吁，步步後退的另一個痲臉仁兄，見狀之下不禁又驚又怒，他虎吼風生，手上一根鐵勾扁擔猛揮疾掃，迫使錢銳狠狽躲閃，隨即抽身橫撲，照面間，沖着竇黃陂便是力可斷碑的十七扁擔！

如今的竇黃陂，除了背脊上挨的一杖之外，肋骨也斷了三根，面對人家那排山倒海似的狂攻，休說十七扁擔，即使七扁擔怕亦抗不過，他人在拼命躲閃，緬刀才起，已被擊震得大開大蕩，而錢銳隔得又遠，根本便來不及適時救援，眼瞅着這位「毒彌勒」就要遭殃遇險了——。

閃動掣掠的青鋒倏然抖顫，九劍滙成一朵碧蓮，蓮瓣嗡張，硬是咬住銀鞭斜抖四尺，莊翼整個身軀暴旋而出，頓時又幻光柱如桶，劃破空氣，在恁般刺耳的銳嘯聲中凌虛穿刺，剎那間，鐵勾扁擔崩折碎斷，四散飛墜，痲臉漢子雙手亂揮亂舞，連速跳動，身上的鮮血分從十一處傷口齊湧同標，不用再加細察，誰都知道這位仁兄已不會是個活人了。

銀鞭的鞭梢彷若流星的曳尾，含着厲烈的怨氣長掃而至，莊翼劍刃倒貼上肩，「鏗」的一聲金鐵交擊隨帶火花串併，他姿勢前仆，上半身從兩腿當中翻穿而過，人便貼地猝升，木色劍是一溜橫跨天際的青虹，透肩將花落紅頂了一個跟蹌！

剛剛站穩腳步的花落紅，左肩已是一片殷赤，他手握銀鞭，臉色僵寒，雙瞳中依然毫無表情，像是天地間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與他完全不生關連。

莊翼長劍斜指，一滴滴的血珠子順着劍尖滾落，他的左肩白袍綻裂，露出肌膺上一條瘀腫的痕印，他這一劍之得，顯然亦非全無代價。

慢慢的移動腳步，花落紅調勻呼吸，目光不瞬，照形勢看，他並未打算即此罷休，臨陣對杖的意義，在他來說，決不是點到爲止。

於是，銀鞭只在微微一抖之下，便以驚人的快速居中直戮莊翼，鞭身筆挺，宛同槍矛。

等到鞭尖刺至自己胸口之前三寸，莊翼才猛然後仰，這一仰之勢，人已倒射空中兩丈，鋒刃旋飛，「霍」聲波顫，一道濛濛劍氣已將他全身捲裹，花落紅暴起尋丈，軟鞭洒出流光如瀑，似玉泉重叠，又若懸河垂掛，全力攻擊過去。

青濛濛的劍氣還掩覆着莊翼的身子迴繞，另一抹冷電已以些微偏斜的角度折轉疾射——情況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花落紅的銀鞭碰上莊翼護身的劍氣，在剎那的撞擊後長劍折射，姓花的遇上的是同一柄劍，劍的蛻變分離僅乃時間的分厘之差，差隙竟細密至此，看起來便恍若兩劍齊現，一劍莊翼憑以自衛，另一劍則直飛對方。

花落紅不曾料到莊翼的手法詭異至此，等他強攻無果，劍已飛來，倉惶中，他只好以連串的觔斗倒翻回騰，但却遲了一步，木色劍擦過他的腹部深釘入土，這擦割之力，已是令花落紅的左手不敢稍離傷口，他緊捂腹腔，軟鞭反點於地，幾度躍閃，人已踪影杳然！

莊翼的形容十分疲憊，他步履蹣跚的先過去拔回長劍，舉目四顧，三名囚徒業已一個不見，竇黃陂半跪地上，痛得呵呵喘息，佟仁和血染頭臉，狀如厲鬼，却少了錢銳，另外，那五短身材的馬臉朋友亦不知何時走了活人。

歸劍入鞘，莊翼來到兩員手下跟前，平靜不波的道：

「你們還撐得住麼？」

竇黃陂裂裂嘴巴，額頭上黃豆般大的汗粒直往下淌，他努力擠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成……老總，挺得住……」

佟仁和伸手抹一把血，啞着聲道：

「我也只是皮肉之傷，老總，操他的娘的是怕就此破了相……」

嘿嘿乾笑，竇黃陂猶不忘苦中逗樂：

「老佟……好在你原本亦不夠俊俏，臉上加塊疤，少隻耳朵，更顯得有性格……」

佟仁和瞪大眼睛罵道：

「死肥豬，我叫你幸災樂禍，那使籐杖的王八蛋怎不多敲斷你幾根肋骨！」

莊翼冷冷的道：

「你們兩個扯淡怎的也不看看時候？我問你們，人呢？」

竇黃陂忙道：

「回老總的話，那三個狗娘養的囚犯約莫是乘亂溜了，我忙着拼命，也沒看清他們是什麼辰光跑的，倒是錢銳已經追人去啦……」

佟仁和接着道：

「老總，我看見嚴艮是被一個馬臉短身的傢伙拉走，那傢伙撞在樹樁上先暈迷了一陣，醒過來就跑去招呼嚴艮開溜！」

略一沉吟，莊翼道：

「只這片刻前後，諒他們也跑不多遠，你兩個就地歇息，等我抓人回來。」

竇黃陂嘆着氣道：

「老總，我從來就不裝孬扮熊，但這一次，可眞幫不上忙了……」

莊翼轉身自去，輕飄飄丟下一句話：

「把你們自己照顧好就行。」

× × ×

首先，莊翼研判三名囚徒必然是分成三個不同的方向逃竄，這是逃犯們一向的慣例，以免同伙結伴，一網成擒，而無論他們是怎麼個逃法，照如今的時間計算，都不可能逸出山區十五里的範圍之外——六扇門的捕快們亦有他們傳統的經驗，地形、天候、時辰，逃犯的體能狀況加上負戴的刑具輕重，就可以大略推測出逃逸者的距離遠近，要傷腦筋的地方，只在於方向的決定。

莊翼選擇的方向，是背朝押解目的地來時路。

人們都有一種共同心態——排拒他所不想去的地方，而且，隔得越遠越好，三名囚犯當然不想去「靖名府」，因爲那將是他們生命的終點，背道而馳，潛意識裏也就覺得生機在望了。

莊翼掠走的身法極快，似一股淡淡的白霧捲蕩於曠野之中，他四處游閃，倏現倏隱，晨光熹微裏，有形似鬼魅般的妖異。

忽然，莊翼聽到一聲輕響，僅只輕微的一響，有如枯枝折斷的聲息。

身形成一個倒弧往聲響傳來的方向飄去，莊翼落地時的輕悄宛若綿絮，在那堆萎黃的草叢裏，首先入眼的是一顆疙瘩遍佈的癩痢頭。

似乎是剛摔了一跤，何小癩子正十分狼狽的自雜草中掙扎站起，他混身滿臉的泥穢髒汚，衣衫更形破爛，看樣子，只這短短的一時半刻逃亡生涯，業已給這位採花大盜吃了不少苦頭。

好不容易喘吁吁的站直身軀，何小癩子抬眼之下，赫然見到莊翼當面而立，猶衝着自家頷首微笑，狀若老友重逢，還透着一股子熱切。

呆窒片歇，何小癩子長嘆一聲，淒淒哀哀的露出一抹苦笑：

「我就料到逃不掉，老總，果然就遇上了你，唉，惡夢成眞啦……」

莊翼微微一笑，道：

「既知逃不掉，爲什麼還要逃？豈不是自找罪受？」

何小癩子凍得直打哆嗦：

「老總，爲了活命，好歹總得試一試，但有一線希望，又怎甘心放棄？」

莊翼一伸手，做了個「請」的姿勢：

「請回吧，何恨。」

何小癩子相當光棍，不再多話，垂頭喪氣的轉身便走，兩足足踝間拖着那條鐐鍊，仍然一步一嘩啦——眞難爲他是如何逃過這一段路的。

莊翼跟在何小癩子後面，木色劍連着雕鏤蓮花圖紋的青銅劍鞘斜插腰間，他根本就沒有拔劍警戒的意思，對他而言，單一個何小癩子，構不成多大的威脅。

兩人一前一後，才要接近一處山坳，莊翼已先聽到山坳子裏傳來隱隱的金鐵敲擊聲，那聲音像是用什麼鈍器在相對敲打，時斷時續，帶幾分謹愼又鬼祟的味道。

他搶先幾步，低聲喝道：

「停下來，何恨。」

何小癩子站住脚步，喃喃的道：

「眞叫在劫難逃，那嚴艮該躲不躲，能藏不藏，這一番敲打豈非引鬼上門，自尋死路？」

莊翼注視着何小癩子，七情不動的道：

「何恨，你遣詞用句，最好留神，否則白吃一頓生活，何苦來哉？」

低下頭，何小癩子瑟縮着道：

「我只是替姓嚴的不值，好不容易逮着機會，偏偏又把機會砸了……」

莊翼道：「用不着替他操心，何恨，記住你自己已然自身難保！」

何小癩子剛想開口說什麼，驟覺腰眼一麻，人已雙腿發軟，頹然倒地——他神智依舊清醒，就是不能動彈，而且無法出聲，他明白乃被莊翼制住穴道，而且，人家只一個動作便同時制住了他的啞穴與軟麻穴！

沒有再瞥何小癩子一眼，莊翼身若驚鴻，飛掠而去；山坳子裏，斷續的敲打聲仍在隱隱傳響。

初來的一場雪業已融化，山區裏霧氣極重，呼吸間都感受得到那股濃鬱的潮濕，地面不但崎嶇，而且泥濘不堪，坳子外的枯林參差於白濛濛的氳氤之中，特別顯得猙獰陰森，有似一個個出沒無常的妖魔鬼怪……

……」（未完）

❖武林奇人傳❖

浪子

獨孤紅·文
古月·圖

前文提要： 黑衣人挾持金老三威脅大姑娘接掌雷霸天歸順，黑衣人剛跨出雷記賭坊就遇上燕青，原本黑衣人欲殺了阻路的燕青不想反遭燕青扣住，送交給大姑娘意在拯救他們不要一錯再錯誤入歧途，大姑娘感激燕青，但爲了義父她祇得辜負燕青，及金老三救醒黑衣人，黑衣人不但沒感激反怪金老三等放走燕青，並且說金老舍等掀過他黑頭罩瞧清他的眞面目，不能饒他們嚇得金老三和柳二郎直打囉嗦命在旦夕……

恩斷義絕

金老三也想說話，他本來已經沒話可說了，性命都擔保不了，別的還有什麼可以做爲擔保的，可是他知道，不說話還不行，這要是不解釋清楚，不能讓黑衣人相信，取得黑衣人的認同，遭殃的是他跟柳二郎。

可是黑衣人已經冰冷又說了話：「要想不讓我追究，必須讓我相信你們已經誠心歸附，要想證明你們已經誠心歸附，只有一個辦法……」

柳二郎忙道：「什麼辦法？」

金老三也忙道：「您請示下，您說怎麼辦，我們一定無不遵從，馬上照辦。」

是啊，有了轉機了，就算豁出命去也得幹。

黑衣人一雙陰冷目光從柳二郎臉上掃過，落在金老三臉上，看得兩個人心驚膽戰。

只聽黑衣人道：「讓你那個義女獻身給我，讓她跟我結上一段姻緣。」

敢情是這麼個辦法。

剎時，金老三跟柳二郎因爲驚怔都傻住了。

兩個人都有氣，心頭的火兒都往上冒，不過誰都沒讓它顯露出來，誰願意因爲一時之小不忍丟了性命。

黑衣人話聲更冷三分：「怎麼，沒聽見？」

金老三、柳二郎倏然定過了神，柳二郎脫口道：「不行……」

黑衣人兩眼冷芒一閃：「不行？」

柳二郎忙道：「她不會願意的。」

黑衣人道：「你怎麼知道她不願意？」

柳二郎道：「我知道……」

黑衣人道：「問都不去問她，你怎麼知道？」

柳二郎道：「我跟她自小一起長大，她的性子剛烈……」

黑衣人冰冷截口：「要是這樣的話，就沒辦法讓我相信你們是誠心歸附了，那麼一來，你們也就算不得自己人了。」

另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拼！

黑衣人一雙陰冷目光，看得兩個人心驚膽戰。

可是兩個人都知道，拼的結果，是他們兩個送命。

所以，柳二郎一聽這話，根本沒有拼的念頭，只有急忙轉望金老三，那意思是讓金老三趕緊應付。

金老三只有陪上一臉的勉強苦笑：「您是知道的，她是我們總瓢把子的人……」

黑衣人道：「我很清楚，她一直不願意，也一直不承認，到現在爲止，雷霸連碰都還沒碰過她，就算她已經是雷霸的人了，我也不在乎，雷霸已經死了！」

金老三還能找出什麼理由來？一時間他還眞找不出什麼理由來了，按理說，應該是什麼理由也不需要，或者是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奈何這些金老三他都不敢說，只聽他道：

「這……可是……」

黑衣人忽然問：「金老三，她不是你的親生女兒吧？」

金老三忙道：「不是！」

黑衣人道：「這就是了，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

時，既然不是你的親生女兒，拿她保命，又能對自己的將來大有裨益，你何樂而不爲？」

金老三微一怔，沒說話，可是他已經心動了，他臉上的神色瞞不了任何人！

柳二郎忙道：「義父……」

只這麼一聲，沒了下文。

是鼓勵金老三聽黑衣人的，還是攔阻，沒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爲什麼叫這一聲。

金老三像沒聽見，沒答理。

黑衣人又說了話：「金老三，你對她有養育之恩，她爲了你都能放棄自己要走的路，這，相信她也會答應的，你去試試看！」

金老三像是定過了神，還帶着點兒遲疑，可是他點了頭：「是！」脚底下也似乎不由自主的走向了耳房。

大姑娘當然不在耳房裏，如果她在耳房裏，剛才的一切她早已聽得一清二楚了！

大姑娘隔着一條小胡同，後頭那座宅院裏，他是怎麼過去的，不用說，這兩座宅院地下一定有互通的密道！

後頭那座宅院在上房屋的東耳房，是一間女兒家的香閨，大姑娘如今就在這間香閨裏。

她沒點灯，只推開了窗戶，讓昏暗的月光照射進來，她就呆呆的站在窗前，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簡直就像一尊冰冷的石像。

一陣輕捷的步履聲到了門外。

不知道大姑娘聽見了沒有，她沒有任何動靜。

隨即，門外響起了金老三的話聲：「大妞，睡了嗎？」

大姑娘像定過了神，她回身走到桌邊，打着紙媒點上了灯，這才淡然一聲：「義父請進！」

垂簾掀處，金老三進來了，不知道他是懷着什麼心情來的，可是當他那雙目光一觸及大姑娘時，她老臉上掠過了一絲不安神色，接着是一絲强笑：

「還沒睡？」

大姑娘像沒聽見，拉過把椅子來：「您請坐。」

金老三道：「不坐了……大妞，我來告訴妳件事……」

他把黑衣人醒後的經過說了一遍。還沒提黑衣人提出的唯一的辦法。

大姑娘的神色跟剛才沒什麼兩樣：「他要怎麼樣才相信？」

金老三不能不說了，很難啓齒，猶豫再三，才帶着極度的不安告訴了大姑娘。

大姑娘一聽臉色就變了，變的煞白，一雙美目裏也閃現了火似的光芒，瞪視着金老三，一眼不眨。

金老三避開了大姑娘的目光：「大妞，別這麼看我，我是不得已才來告訴妳的。」

大姑娘說了話，儘管她神色很嚇人，可是她的話聲還十分平靜：「我知道您，一定是很不得已，否則您絕不會來跟我提這種事……」

金老三突然苦了臉，哭似的：「大妞，我要是不來，我跟妳兄弟這兩條命，就得交到他手裏了！」

大姑娘道：「我沒有怪您的意思，畢意，這是要命的事……」

金老三哭似的老臉上掠過一絲痛苦神色，那痛苦的背後，至少帶了一半的羞愧。

大姑娘接着道：「您既然來跟我提這件事了，那表示您並沒有打算孤注一擲，全力一拼了？」

金老三一驚忙道：「不能，大妞，咱們絕不是他的對手，那麼一來這些個人全完了！」

大姑娘微點頭：「也是，不能因爲我一個人累及整個賭坊，既然這樣，只有犧牲我一個人了……」

金老三這麼大年紀了，江湖上的經驗、歷練都夠，什麼人情世故不懂？還能聽不出好賴話，他立即低下了頭。

低頭歸低頭，可是沒作聲，那表示自己的命要緊，笑罵由人，反正妳還是得這麼辦！

大姑娘冰雪聰明個人兒，又豈會不懂，她身軀泛起了一陣輕顫，嬌靨上也掠過了一陣抽搐：

「義父，我知道，自小把我拉拔大，您對我有養育之恩，可是，當初您把我許給了雷霸，換來了主持這處分支，算來，我已經還您養育之恩了……」

金老三忙抬頭，驚聲道：「大妞……」

大姑娘截口道：「我知道，您認爲那不夠，不要緊，我會再加一筆……」

她翻腕揚手，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已握在手中。

金老三大驚，急叫：「大妞，妳要幹什麼？」

大姑娘神色更見怕人，她瞪視着金老三道：

「義父，我跑不出這個院子，那是我的命，我認了，要是我跑出了這個院子，這條命就是撿回來的，我已經不欠您什麼了，從此咱們恩斷義絕，一刀兩斷！」

金老三知道她要幹什麼了，大駭，伸手就要去奪大姑娘手裏的匕首，他出手不能不算快，可是仍嫌慢了些，大姑娘已手起刀落，一把匕首已插進了她的胸腹之間，自己還忍不住呻吟了一聲。

金老三心膽欲裂，嚇呆了，要伸出去的手停在了那兒。

隨即，大姑娘捂着肚子衝出了耳房。

按說，金老三可以阻攔，可是，他沒有，甚至沒動一動。

不知道是嚇傻了，還是突然間良知閃現，有意放大姑娘一條生路。

過了一下，他定過了神，定過神來之後，他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面如死灰，頭一低，也出了耳房。

很快的，他又回到了「雷記」賭坊後院的那間上房裏，黑衣人森冷而立，柳二郎垂手一旁，一動也不敢動，可是，現在，柳二郎沒等黑衣人問，也沒等金老三開口，就急急迎上一步：

「怎麼樣？」

金老三雖然像洩了氣的皮球，雖然面如死灰，但沒再見他有懼色，說話也沒再猶豫，他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既像告訴柳二郎，又像告訴黑衣人。

他話說完，柳二郎驚住了，黑衣人則目閃厲芒，劈胸一把揪住了金老三：「金老三，你不是放她走了吧？」

金老三瞪大了失神的老眼：「不，我說的都是實話。」

黑衣人道：「諒你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不當回事，你也沒跟去看看，她是不是已經跑出去了？」

金老三道：「沒有——」

黑衣人忽然厲聲大叫：「金老三，你該死！」

劈胸抓住金老三的那隻手鬆開了，鬆開了是鬆開了，却往前一送，而且是五指箕張，只聽「噗！」地一聲，陡見金老三瞪眼張嘴，想叫沒叫出聲，那隻手，已整個兒的插進了金老三的胸膛之中。

柳二郎心膽欲裂，不由地脫口一聲驚叫。

黑衣人猛然抽回了手，鮮血像箭似的，從金老三的胸口噴了出來，一股子熱腥撲鼻，接着，金老三往後倒了下去，倒在地上之後沒再動一下。

黑衣人霍地轉臉，怕人的一雙目光投向柳二郎。

柳二郎魂飛魄散，急道：「請，請別——我願意去追她回來……」

黑衣人道：「帶我過去看看。」

柳二郎不知是福是禍，只知道急忙點頭：「是，是。」

他急忙轉身向西耳房行去。

敢情密道的入口在這間耳房裏。

可不都在耳房裏，很快的，柳二郎帶着黑衣人也是從後頭宅院上房屋的西耳房出來。

屋裏，幾滴血跡直指門外。

兩個人沒再看東耳房，急急出門，順着血跡往院子找。

血跡還眞不少，而且也很容易看得見，一直到了後牆邊，沒見着大姑娘，顯然，大姑娘跑出去了。

黑衣人轉臉又望柳二郎。

柳二郎的心猛一緊，急道：「她跑不遠，一定跑不遠，我去追——」

黑衣人的目光仍然那麼怕人：「柳二郎，能接掌這一夥的，現在只剩下一個你了，現在由你帶領這一夥歸附，你不會再生貳心吧？」

柳二郎如逢大赦，一顆心猛然落下，喜極欲泣：「不敢，不敢，我絕不敢，我感激使者的恩德，我一定會報答——」

黑衣人道：「追她去，不論死活，把她帶回來，就算是報答我了！」

「是，是。」

急應聲中，柳二郎一躬身竄上牆頭，往外一翻就不見了！

黑衣人身軀拔起，直上夜空。

夜空裏劃過一道電光似的明亮，拖着光尾，拖得長長的！

那是什麼？任何人都會把它當成流星。

那拖着光尾的電光似的一道，起自夜空的西北，射向夜空的東南，就在東南方斜斜落下，倏然不見。

流星都是這個樣子的！

誰知道它落向何方？

有人知道，就在那道流星似的電光拖着光尾落下，倏見消失的地方，從夜空裏落下一條黑影，正是那名黑衣人。

他落地凝立不動，似在等什麼！

很快的，一條白影也劃空落下，就落在黑衣人的面前，是個白衣人。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名黑衣人見過面的那名白衣人。

黑衣人恭謹躬身：「見過白衣使者。」

白衣人說了話：「什麼事施放『流星』？」

沒錯，是那個人！

黑衣人道：「回白衣使者，黑衣使者有急要大事稟報。」

白衣人道：「說！」

黑衣人恭應一聲，他稟報的是「雷記」賭坊的變故！

靜靜聽畢，白衣人目閃冷芒：「有這種事？」

黑衣人躬下了身：「黑衣使者不敢隱瞞，恭請白衣使者定奪。」

白衣人雙目忽然再閃冷芒：「怪不得我找不到姓燕的，原來他來忙這件事了，這件事裏既然有他，而你又

在這時候施放『流星』——」

黑衣人一點就透，身軀一震，兩個人四道目光急忙四下搜索！

還好，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什麼？

白衣人收回目光又望向黑衣人：「你爲什麼沒殺柳二郎？」

黑衣人道：「回稟白衣使者，儘管咱們握有雷霸的令符，一旦再殺柳二郎，恐怕會激起那一夥的變亂，所以留下了柳二郎，黑衣使者可算是恩威並用，不怕他不死心塌地效命。」

白衣人微點頭：「很好，至於那個丫頭，本教不禁情慾，隨你怎麼處置。」

黑衣人忙躬身：「多謝白衣使者。」

白衣人道：「只是，經過這件事之後，那個姓燕的更加不單純了——」

黑衣人忙道：「白衣使者是說——」

白衣人道：「他能制住你，足證不該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把你交給『雷記』賭坊，也顯然是想壞咱們的大事，加以雷霸偏在這個時候死在老鷹犬之手，我幾乎懷疑他跟老鷹犬是一條路上的。」

黑衣人道：「黑衣使者以爲，他跟老鷹犬不該是一條路上的。」

白衣人道：「說你的理由給我聽聽。」

黑衣人道：「雷霸死於老鷹犬之手，帶着雷霸的人頭路過『張家口』，是他宣傳出來的，否則沒有人知道，至少『張家口』的這些人還蒙在鼓裏，此其一；老鷹犬要是知道咱們的行動，又怎麼會就此罷手，只帶着雷霸的人頭趕回直隸——」

白衣人截口道：「誰說老鷹犬罷手了，姓燕的不是留在『張家口』了嗎？」

黑衣人道：「不，這麼要緊的事，怎麼會正主兒走了，留下了副手？」

白衣人道：「誰說姓燕的是副手，你把姓燕的當副手了，以姓燕的他的機智、武功看，說不定他才是正主兒，老鷹犬是他的副手。」

黑衣人身軀一震，忙道：「不，不可能，就咱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跟老鷹犬若是一條路上的，他實在沒有必要非把雷霸的死訊宣揚出來不可，更不會讓老鷹犬等困在樹林內，受那麼大的驚險。」

白衣人道：

「我却認爲那是他們合唱的一齣戲，不那麼樣又怎麼讓『雷記』賭坊，以及來到『張家口』的黑白兩道知道，雷霸伏法，死在老鷹犬之手，給予『雷記』賭坊跟來到『張家口』的黑白道警告，又怎麼壞咱們的大事？

還有，老鷹犬來到『張家口』一直到脫險離去，其間的經過是你親眼所見，老鷹犬即或有驚，可曾有險？最後是不是還是姓燕的幫他脫險離去？」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這……這怎麼說，姓燕的跟老鷹犬眞是——」

白衣人搖了頭：

「不，這就是爲什麼到現在我還只是說『懷疑』的道理所在，事實上，姓燕的若眞是老鷹犬一條路上的，是來壞咱們大事的，他應該極力爭取『雷記』賭坊金老三他們才對，而金老三他們却不但賠了大筆的銀子，還沒能弄回雷霸的人頭來。」

這個白衣女子眞怪，她舉道說理，好不容易使得黑衣人也認爲燕青跟龍在天是一條路上的，却又自己把它推翻了，叫人信她的好，還是不信她的好？

只聽黑衣人道：「那——」

白衣人道：「不要躁進，也不要輕舉妄動，先摸清楚他再說，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了，不管他是什麼來路，對咱們來說，他應該是敵非友！」

黑衣人忙道：「那就應該——」

白衣人道：「你聽見了，我的交代是不要躁進，不要輕舉妄動，這個人只宜智取，不宜力敵，把他交給我，你只管把心思放在『雷記』賭坊，照你的做法，你還有閒工夫管別的嗎？」

黑衣人當然懂白衣人這最後一句的意思，有點窘迫的低下了頭，恭應一聲道：「是，謝白衣使者，黑衣使者這就趕回『雷記』賭坊去，告辭。」

一躬身，隨風飄起，電射而去。

望着黑衣人不見，白衣人發出冰冷一聲輕笑，也隨風飄起，剎那間化做一縷輕煙，在昏暗的月光下一閃就不見了。

黑衣人走了，白衣人也不見了，就在他們倆剛才站立的地方出現了個人。

這個人赫然竟是燕青！

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也不知道剛才他躲在那兒，只知道他以往那種玩世不恭，毫不在乎，從來不把事兒當事兒的神色不見了，那張臉上，代之而起的是冷肅、凝重，還有就是從兩眼中射出的逼人威稜。

在這一刻，任何人都會懾於他的威儀，而不會在意他的落魄、邋遢。

只聽他冷然自語：「就知道是你們，原來你們是用這種方法連絡的，你們終於現身了，我會一個接一個的把你們都引出來的，只是，一現身作爲就令人髮指，你們該死！」

話落，他騰身而起，直上夜空，昏暗的月光下，只

見一條若有若無的影子從夜空中劃過，不見了！

片刻工夫後，「雷記」賭坊跟後頭那座宅院之間的小黑胡同裏，出現了一條人影，又是燕青！

燕青他站在黑胡同裏，兩眼威稜閃射，遠近掃視了一匝。

就在這時候，夜空裏傳來了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疾快的由遠而近！

燕青兩眼之中的威稜一閃，輕輕的冷哼一聲，抬手往空中一彈。

只聽夜空中傳來一聲冷喝：「什麼人？」

一條黑影從空而降，就落在燕青的面前，居然是那名黑衣人，他是先動身的，却比燕青晚到了。

如果這時候這兒有第三個人在，要是他目光夠銳利，他應該看得見，黑衣人那襲黑綾的下襬裂了一道口子，刀割也似的。

當然，黑衣人自己不會不知道，那是剛讓一縷從下往上的凌厲指風射破的。

他一見燕青先是一怔，繼而目閃凶芒，驚聲發話：「是你？」

燕青冷然道：「黑衣使者，你我有緣，又見面了！」

黑衣人身軀一震：「你知道我是——」

燕青道：「我不但知道你這個黑衣使者，我還知道在『張家口』出現的，還有個職位比你高的白衣使者！」

黑衣人不由往後退了一步，驚怒道：「什麼，你——」

燕青道：「我要是問你，你是什麼來路，你們還有些什麼人，大概你是不會說的了。」

黑衣人厲聲道：「你算是個明白人，要想從我嘴裏問出什麼來。你是做夢！」

燕青道：「既是這樣，那我只好等着問別個了，現在，我成全你這份耿耿忠心。」

話落，抬手一點！

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只見黑衣人身軀一震，脚下踉蹌，往後退了兩步，然後，眉心部位射出了一股血箭，身子一仰就倒下了，沒再動一動。

燕青看都沒看他一眼，轉身走了，刹那間消失在茫茫夜色裏。

「張家口」熱鬧的地方眞熱鬧，像馬市、土窰子、賭坊一帶，不是萬頭鑽動就是進出不斷。

可是「張家口」冷清的地方也眞冷清，像這一帶，除了這間破廟之外就是亂墳崗，別的什麼都沒有了。

廟建在亂墳崗，大半是想伏廟裏的神祇鎭壓孤魂野

鬼的，恐怕不會有什麼香火。

本來嘛，除了掃墓的時候，誰會特地跑到這兒來上香？

平常都不會往這兒來了，一到夜晚就更不會往這兒來了，這麼一來，這一帶還能不冷清？

不但冷清，簡直冷得嚇人！

可是，偏就在這冷清得嚇人的地方，這座破廟前殿的供桌上，點着一盞油灯。

這盞油灯夠瞧的，破碗，灯油剛蓋得住碗底，連那個灯焰也豆也似的，要死不活的。

誰在這兒點這麼盞灯幹什麼？

在這麼個地方，沒亮兒，黑得什麼也看不見反倒好，有這麼一點要死不活的亮兒，照得周遭迷迷濛濛的，說看得見偏看不見，說看不見可又多少看得見點兒，反而增添了一股陰森氣氛，嚇人，可不，碰上一陣風吹進來，灯焰一陣搖、一陣明滅不定，更讓人毛骨悚然！

嚇人歸嚇人，毛骨悚然歸毛骨悚然，這兒還偏有人住！

灯光下，供桌邊地上，不就有個舖好的地舖嗎？

那麼，這盞灯八成兒就是那個舖地舖的人點的，豈不就是鬼點的招魂灯了？

這個地舖，說它是個地舖，其實簡直比狗窩都不如，一張已經不成形的破草蓆，一個滿是油泥，髒得都發了亮的被子捲兒，一塊磚頭，大戶人家的狗窩都比這强。

有灯，有地舖，人呢？就是不見人！

一陣微風吹了進來，灯焰搖動，一陣明滅，等到風靜灯定再看時，供桌前也多了個人，燕青！

難不成點灯，打地舖的是他？他住在這兒……

看他那副德性，像，可是不是！

只見他凝了一下神，只聽他道：「不速之客夜訪，主人在嗎？」

主人？這兒還有主人？

灯焰再閃，一暗復明，灯光下又多了一個人，那個人站在前殿通往後頭的那扇小門前。

那是個中年化子，一身滿是補釘的鶉衣、濃眉、大眼、絡腮鬍，鬍子跟頭髮都像亂草，模樣兒還挺嚇人的。

難怪了，原來是要飯化子住在這兒。

對，沒錯，要飯化子也是來湊熱鬧的，白天往熱鬧地兒伸手乞討，晚上回到這兒來過夜了。

可不得住這種地方，住客棧得花錢，也沒聽過要飯的住客棧的，不花錢的地方雖然不只這兒，可是那些地方誰又會讓他們住。

看見燕青，要飯化子有着一瞬間的驚愕，他驚愕的時候，模樣兒嚇人，一瞬間之後，他恢復了平靜，平靜時候的模樣兒，也好看不到那兒去，只見他凝目瞪燕青，盯得緊緊的：

「尊駕——」

燕青道：「我找此地的主人，閣下就是……」

中年化子道：「亂墳崗上的破廟，早就沒了香火，誰是主人。」

燕青一笑點頭：「不錯，風月無古今，林泉孰賓主，何況亂墳崗上的這座破廟，我想閣下不會不懂，我所說的主人，是指『窮家幫』『張垣』分舵的分舵主！」

敢情要飯化子是「窮家幫」的。

中年化子深吸一口氣，還沒說話。

燕青又道：「我姓燕——」

中年化子截了口：

「尊駕既是到這兒來找『窮家幫』的人，那就沒有必要告訴我你姓什麼，叫什麼，尊駕來『張家口』沒多久，可却已經大大的出了名，要是連尊駕都不知道，『窮家幫』這碗乞討飯我算白吃了，甚至也可以伸把手把『窮家幫』的招牌摘下來了，尊駕姓燕，單名一個青字，沒錯吧！」

燕青笑了，又點了頭：「沒錯，如假包換。」

中年化子道：「既然這樣，眞人面前就不必說假話，我執掌『窮家幫』『張垣』分舵。」

燕青道：「原來就是分舵主當面。」

中年化子道：「不敢，尊駕貴夜蒞臨我『窮家幫』『張垣』分舵，不知道有什麼指敎。」

燕青道：「分舵主，燕青特來求敎。」

中年化子道：「尊駕言重，只要是該做的，能做的，不管對誰，『窮家幫』無不樂盡於棉薄，效微勞，什麼事尊駕請明說。」

燕青道：「『雷記』賭坊金志文的義女，帶傷逃出來，貴分舵可知道她的下落？」

中年化子兩眼猛睜，臉色一變：「抱歉，這，敝分舵無可奉告。」

燕青道：「分舵主——」

中年化子道：「窮家幫不願沾這幫人。」

燕青道：「分舵主可知道我到『張家口』來，是來幹什麼的？」

「不知道，尊駕高深莫測，而事實上尊駕已牽連了那幫人，本幫不願過問。」

「分舵主——」

「我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尊駕要是沒有別的事，請回吧。」

敢情下逐客令了，眞和氣。

燕青還想再說。

中年化子已沉聲又道：

「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尊駕既然在江湖走動，不該不懂規矩，我話說的已經夠清楚了，尊駕爲何强人所難。」

燕青忍不住道：「分舵主，我這是爲江湖道盡一份心力，我這是讓江湖道上道長魔消，難道你也不肯幫我這個忙？」

中年化子茫然道：「我說過，只要是該做的、能做的，不管是誰，『窮家幫』無不樂於盡棉薄、效微勞，但是，我也說過，尊駕高深莫測！」

顯然，人家的意思是不知道他是誰，不相信他的所作所爲。

燕青什麼樣個人，還能聽不懂，他沉默了一下道：

「既然這樣，我只好先爲分舵主釋疑了——」

一頓，凝目：「分舵主不會不知道，在京師西郊住着一戶人家，務農爲生，但却處在宦海與江湖之間——」

這句話引起了中年化子的注意與興趣，他又猛睜了雙目，緊盯着燕青：「事實上，京師一帶，這樣的人家不在少數！」

這意思是說，誰知道你說的是那一家。

燕青當然懂，道：

「我這麼說吧，這戶人家，原不住在京師，可是皇家爲了能朝夕相見，非把他們安置在京師不可，原來還打算把他們安置在皇城裏呢，經這戶人家的主人力爭，這才折衷安置在西郊草茅之間，一明兩暗，矮籬一圈，種菜種花。」

中年化子不禁動容，臉上浮現肅然敬意：「好一家高人雅士，尊駕所說的這戶人家姓……」

燕青道：「李，十八子李。」

中年化子一雙環目之中閃爍起奇光：

「尊駕跟我提這戶人家是……」

燕青道：「無非是想讓分舵主知道，我是來自這戶人家。」

中年化子道：「尊駕姓燕。」

燕青道：「『梁山』將一百單八，我唯獨心儀這位『浪子』，所以借用了他的姓名。」

中年化子道：「若果眞如此，窮家幫就是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也要效命，只是尊駕有什麼憑據讓我怎麼信得過。」

燕青眉峯微皺，搖頭而笑：「求人幫忙可眞不容易啊，我有點後悔來這一趟了，好吧！」（未完）

草莽豪傑傳

花城簫鼓

文圖·櫻月朱古

前文提要：

紅燕子掏出紅漆葫蘆連絡上丐幫高手屈不展，由屈不展帶領着丁鼓瑟見到公孫懷璧傳達紫簫指示，蓋銅奴率衆夜襲客店藍孩兒丁鼓瑟聞訊趕回，紅燕子也爲搏鬥聲驚醒，蓋銅奴驚聞紅燕子怒吼急竄不想手中長鞭竟將藍孩兒一併拖拉着走，這可急懷了丁鼓瑟和紅燕子深怕藍孩兒嘴硬而吃蓋銅奴神拳之苦，故而一路緊追不捨…

言下之意，顯然是說暫且放他一馬。

「哦！」屈不展無話可說。

「此人雖然慓悍，拳藝得自高傳，其實……」丁鼓瑟笑笑道：「一個莽漢而已，委實不足爲慮。」

屈不展點頭。

一旁的紅燕子却睜大了眼睛，粉臉之上也籠上了一層疑雲，好幾次欲言又止，終於忍不住插嘴。

「你們怎麼認識的？」

「這……」丁鼓瑟大笑，笑完之後便將夜來之事仔細說了一遍。

藍孩兒也笑了，因爲這只有他知道。

紅日已上，陽光滿山，林木蒼鬱，嫩綠可人，散發出一片清香，忽聽遠遠傳來一串銀鈴般的嘯聲，飄垂四野，繚繞於林表之上。

小仙女諦聽了一下，立刻撮唇相應。

嘯聲清越，有如珠走玉盤，十分悅耳動聽，顯見她

一戰而霸

她人影當先一晃而到，只打了個照面，蓋銅奴一見之下，立刻掉頭就走。

「大象，大象！」她揚聲叫道：「且慢，且慢，你聽我說……」她想多費點唇舌，好好的勸說一番。

蓋銅奴那裏肯聽，只見樹枝披紛，已在十丈以外。

就在這時，十幾名丐幫弟子一齊擁了過來，丁鼓瑟目光一轉，只見爲首的正是東方七宿之首，風雷手屈不展，當下點頭稱謝。

「有勞屈兄了。」

「那裏，丁兄不用客氣。」屈不展向蓋銅奴逸去的方位望了一眼：「爲何不追？」

「算啦，此人乃是南海神鼈的弟子。」丁鼓瑟道：「貴幫公孫幫主也許見過他。」他是從紅燕子口中得知公孫懷璧到過南海。

中氣充沛，雖然小小年紀，功力修爲並不等閒。

「這……」屈不展怔了怔：「莫非城主駕臨？」

「不是。」小仙女道：「是叮叮兒她們。」顯然，這嘯聲裏藏有暗號，只有她聽得出來。

叮叮兒？這名字好怪。

果然，不消片刻，只聽風動樹梢，兩條纖巧的人影有如飛飛而落，原來是兩個眉清目秀，脂粉不施，各背長劍一口的玄衣少女。

「丁先生，」左首那少女道：「別來無恙啊。」

丁鼓瑟不禁怔了一怔，他雖明知這兩名少女必是一向跟隨紫簫之人，但這別來無恙從何說起，莫非曾經在那裏見過？

好像沒有。

最近雖然常常見到紫簫，但她總是獨來獨往，身邊並未出現過隨從之人。

因此他點了點頭，臉上頗有迷惘之色。

「丁先生，你好健忘啊。」那少女道：「不過這也難怪，時光的確太久了，一別三年……」

「什麼？三年？」丁鼓瑟雙目一睜，頓時恍然大悟：「是在邯鄲道上？」他忽然記起了當時的情景，紫簫控着一匹青驢，帶着兩個小丫頭。

沒想到這兩個小丫頭如今已長得亭亭玉立，而且人比花嬌。

女大十八變，教他怎麼認得出來。

「對對對，正是邯鄲道上，丁先生，總算你還記得，我就叫叮叮。」那少女欣然色喜，指了指身邊另外一名少女：「她叫噹噹。」

「什麼？叮叮噹噹？」丁鼓瑟大笑：「好，好，好響亮的名字。」

所有在場之人都不禁笑了出來。

只有小仙女沒笑，也許這兩個名字她已太熟，早就聽慣了，叫慣了，沒有什麼好笑的，同時她急急想要知道，叮叮噹噹來此何幹。

「叮叮，」她問：「有什麼事，還不快說？」

「是，小公主，」叮叮道：「婢子等乃是奉了城主之命，一路兼程趕來……」

「來做什麼？」小仙女搶先再問。

「城主說她無法親來，因爲……」叮叮目光一轉，頓了頓道：「婢子帶了一件密函。」她似怕洩漏機密，不願公開說了出來。

「密函？」丁鼓瑟道：「在那裏？」

叮叮立刻探手腰中，打從貼身的綾帶裏掏出一方揉作一團的素色羅帕，雙手遞了過來。

果然是密函，如此別緻而隱秘。

丁鼓瑟接在手中，當即展了開來，只見這條羅帕直徑盈尺，字跡密密麻麻，他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臉上神色倏忽數變。

「丁大哥，」小仙女道：「到底什麼事？」

「這……明夜只怕有場惡戰。」丁鼓瑟目光一轉，望了望風雷手屈不展：「屈兄，請先過目。」

「在下能瞧嗎？」

「屈兄這話未免見外了。」丁鼓瑟道：「既然敵愾同仇，何分彼此，再說這密函中已經指明。要在下跟公孫幫主火速商議。」順手將羅帕遞了過去。

屈不展約略看了一遍，情緒顯得十分振奮。

「好，好，敝幫主早就向城主進言，要想爭霸江湖，就該快刀斬亂麻。」他頓了一頓道：「既然對方約戰，這是再好不過了。」

「好什麼？」

「正好一戰而霸。」

「難得屈兄此言，跟貴幫主看法一樣，」丁鼓瑟道：「倒是在下還有許多疑問，屈兄可知這羅帕裏所說的『天池金母』是什麼來路？」

「哦，在下也只是約略聽說過，但却不知其詳。」

屈不展道：「好像是個老女人，一向隱居天池，跟芙蓉別館的金夫人似乎頗有淵源。」

「啊！金……」丁鼓瑟心中一動，說道：「金母，金夫人，這倒甚巧。」他在想，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怎麼叫做金夫人。

當然，這只是他的猜想。

「嗯，」屈不展點頭：「丁兄說的也是……」

「不，在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管它金也好，銀也好，這似乎無關緊要。」丁鼓瑟道：「這羅帕裏好像還提到有個耶律哈齊……」

「啊，丁兄眞是好記性，過目不忘。」屈不展笑道：「這個古裏古怪的名字，在下要不反覆記誦，一下子只怕唸不出來。」

「屈兄過謙了，」丁鼓瑟道：「在下只是在想，這個耶律哈齊，必是虜廷中一位頂尖高手。」

「這沒錯，要不然城主也不會特別提到此人。」

「屈兄，情勢如此急迫，不知貴幫……」

「這還用說，城主既有召喚，敝幫弟子自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屈不展忽然目光一轉，朝向叮叮和噹噹：「兩位姑娘是不是立等回音？」

「正是。」叮叮點頭。

「好，既然如此，兩位姑娘這就請回。」屈不展道：「幫主不在此地，在下只好越俎代庖，就請轉稟城主，敝幫會盡選精英，今夜趕到迴龍崗下……」

「屈兄。」丁鼓瑟道：「不是約在明夜嗎？」

「是，在下並沒記錯。」屈不展道：「此去迴龍崗路程不近，白天裏太過惹眼，不如乘夜出發，先在迴龍崗下分頭隱伏……」

「好，好主意。」丁鼓瑟讚道：「屈兄識見，果然是高人一等。」

「丁兄過獎了。」屈不展道：「敝幫弟子人衆較多，自應力求隱秘，再說城主也早有指示，好在緊要關頭來個出其不意。」

「屈兄。」丁鼓瑟道：「請恕在下冒昧一問，不知貴幫打算派出多少人手。」

「哦！這個在下不能擅主，得由幫主挑選。」

丁鼓瑟點了點頭，他知道對方乃是東方蒼龍七宿之首，是位重要頭領，但不能指揮全幫，當即轉身朝向叮叮和噹噹。

「兩位還有事嗎？」

「是。」叮叮道：「婢子等奉城主之命傳話，請小公主和藍少爺先回。」小公主當然是小仙女，但這藍少爺是誰？

「藍少爺？」丁鼓瑟怔了怔，立刻醒悟，笑了笑望向一旁的藍孩兒。

藍孩兒咧嘴一笑，似乎受寵若驚。

他一心想做大爺，至少如今當上了少爺，少爺和大爺，這距離已越來越近。

「怎麼？」紅燕子忽然問道：「城主沒提到我？」

「提到啦。」叮叮笑道：「城主說姑娘可能要跟公孫幫主敍舊，所以叮囑婢子等不必打擾。」此女顯然甚是機伶。

「說的也是。」紅燕子道：「我來了好久，還沒見到公孫大哥的影兒呢。」

「姑娘。」屈不展道：「很快就見到了。」

「在那裏？」

「等小公主她們起程之後，在下這就帶路。」

「好，我們這就走。」小仙女先向叮叮和噹噹揮了揮手，然後轉向藍孩兒：「藍少爺，你聽到沒有？」

藍孩兒抓耳弄腮，很不好意思。

其實憑他先祖藍玉當年戰功赫赫，莫說只是叫聲藍少爺，就當個小王爺也不過分。

當下四人身形一起，穿林而去。

× × ×

一天時光，彈指即過。

紅日啣山，迴龍崗上一片蕭條，直到暮色漸合，崗嶺之上才隱隱出現了兩條人影。

原來這兩人一個是叮叮，一個是噹噹。

叮叮、噹噹的出現，無疑是表示花城城主將會準時赴約，只看對方有什麼回應。

這迴龍崗綿亙十里，草木葱鬱，崗巒蜿蜒向西，頗似龍形，但却只有這龍頭之上，有片寬廣數丈的曠地，而今夜即將成爲戰場。

是誰將在此地染血？

將會是誰爭得這顆龍頭？

夜幕既降，眉月已現，忽然左側樹影披紛，一串兒閃出了四條人影，個個身材窈窕，原來只是芙蓉別館中的四婢，領頭的是紅袖。

「怎麼？就只妳們兩個？」

「是，的確很奇怪。」叮叮立刻反唇問道：「怎麼只有妳們四個？」

「哼。」紅袖道：「我們打頭陣。」

「打頭陣？」叮叮冷笑一聲，掄劍叫道：「好，那就一齊來吧。」畢竟花城城主之婢，氣勢不凡。

「妳胡攪什麼？」紅袖道：「我是說先來瞧瞧。」

「瞧瞧？有什麼好瞧的？」叮叮秀眉一豎，叫道：「天池金母在那裏？耶律哈齊又在那裏？怎麼到了這時候還縮起頸子？」

憑一個婢女，居然敢說出這樣的話來，她自己當然不甚在意，倒是對方芙蓉別館中的四婢，却不禁個個臉色大變。

她們都是金夫人玉芙蓉手下之人，一向已對玉芙蓉無比崇敬，對天池金母和耶律哈齊更是奉爲神明。

如今叮叮口沒遮攔，居然觸犯了她們心目中的神明，這還得了？

「哼。」紅袖叫道：「妳好大的膽子。」

「這有什麼，沒有點膽子今夜敢上迴龍崗嗎？」叮叮冷笑：「我倒是奇怪，這天池金母和耶律哈齊該不是打了退堂鼓吧。」

看來她一再指名叫陣，分明是有激將之意。

就在她一語方了，遠處樹叢之中有如雷鼓驚天，傳來一聲怒吼。

「該死的丫頭。」喇的一聲，飛來一隻銅鈸。

這銅鈸直徑盈尺，呼嘯而來，像是長了眼睛般凌空一閃，砸向叮叮的咽喉要害。

來得好快，砸得好準，叮叮不禁大吃一驚。

她知道這銅鈸邊緣薄如鋒刃，事實上就是一把利刀，只要輕輕掃過，咽喉準會立斷，在生死須臾之間，她側肩滑步，錯開了三尺。

呼的一聲，銅鈸飛掠耳際而過。

堪堪躲過一鈸，委實驚險無比，叮叮心頭突突直跳，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那知剛剛定了定神，那銅鈸居然又飛了回來。

說也奇怪，雖然繞了個圈兒，局然餘勁未衰，只聽忽倏一聲，不偏不倚，劃向叮叮的胸腹之間。

砸斷咽喉固然非死不可，開膛破肚當然也難活命。但這人是誰？

踪影未現，竟然使出了這樣一記狠招，這迴旋手法也的確妙到毫巔。

叮叮不禁猛又一驚。

但就在這時，人影一晃，有如奔電而至，探手一把，撈住了那隻銅鈸，落地現身，原來乃是丁鼓瑟。

樹叢裏冷哼一聲，同時傳來一棒鑼響。

× × ×

銅鑼開道，氣勢十分煊赫。

鑼聲響過，接着是一聲吆喝，只見四名魁梧奇偉，肌肉結實的壯漢，用了兩根木槓，扛着一張太師椅，大步走了出來。

太師椅上四平八穩，端坐着個形貌古怪，不僧不道的黃袍人，手中握着柄銀絲拂塵。

後面還跟了七八個人，高高矮矮，服飾各異。

這批人中有個人顯得最爲惹眼，她就是虞廷中的賽花郡主金賽花。

這倒奇怪，一位郡主之尊，居然變成了從人。

「嘿嘿，好像還有點斤兩，居然接住了某家的雲鵰飛鈸。」太師椅上的黃袍人手掄銀絲拂塵，筆直一揮，大剌剌地叫道：「快快還來。」

「好。」丁鼓瑟冷冷地道：「還你！」

他暗暗提了口氣，運臂一揮，銅鈸應手而出，掠過了左側的樹梢，盤空一繞，速度忽然加快，呼的一聲，有如隕星而落。

下擊之勢又快又準，砸中了右首一名壯漢，只聽哎唷一聲，翻身栽倒。

木槓滑落，太師椅立刻失去平衡，猛向右翻。

黃袍人大吼一聲，騰身一閃而起，彷彿一朵黃雲，凌空飛了過來，銀絲拂塵一抖，半空裏捲起一股狂飆，先聲奪人。

丁鼓瑟淵渟嶽峙，一瞬不瞬，雙目如刀。

他知道，今夜不同往昔，乃是一場爭霸之戰，得憑眞章實學，雖然爭霸的不是他自己，但這都一樣，絕不能一開始就示人以弱。

再說此刻四周林木莽莽，暗地裏不知有多少隻眼睛正在瞧着自己，如今既已出場，豈可遺下笑柄？

一向不願爭強好勝，今夜可要一改初衷了。

說時遲，那時快，他猛的雙足一蹬，人如激箭，直拔起三丈五六，超越了那朵飛來的黃雲，凌空一聲暴喝

挺劍下擊。

這一劍不但來得突兀，而且氣勢如虹，銳不可當。

黃袍人本來是想搶佔先機，不料反而變成劣勢，但他忽然凌空翻身，一個「黃龍大轉」，手中銀絲拂塵猛可地往上一撩。

功力所及，拂塵上的銀絲怒張，竟然根根如刺。

在勁氣狂湧之下，丁鼓瑟手中的三尺青鋒居然被捲得向左一偏，失去了準頭。

於是一震而開，雙雙落下了實地。

「哼，你是誰？」黃袍人臉色發青，滿是疙瘩的肌肉一陣顫動，憤然叫道：「快快報上名來。」火氣很大，氣派也不小。

「別擺架子，」丁鼓瑟冷冷的道：「你可就是耶律哈齊？」他估量準是紫簫密函上所說之人。

「什麼？」黃袍人怒道：「你敢直呼本座名諱？」

「這有什麼不敢？」丁鼓瑟冷笑一聲：「就算你有幾分功力，何必如此狂妄自大，你且說說，不叫你耶律哈齊，叫你什麼？」

「哼，是本座在問你。」黃袍人雙目一瞪，精光暴閃：「快報名來。」

「鄙人沒沒無名。」

「什麼？沒有名字？」

「師父。」只聽賽花郡主遠遠叫道：「他有，他叫丁鼓瑟，一再欺負徒兒。」難怪如此盛氣凌人，原來是一位郡主的師尊。

「丁鼓瑟？」黃袍人沉聲道：「就是你嗎？」

「沒錯。」丁鼓瑟昂然答道：「就是鄙人。」至於是不是欺負了金賽花，他不想解釋。

此時此刻只有強者爲尊，不是說理的時候。

「好，是你該死。」黃袍人睜目怒叱：「誰叫你撞在本座手裏。」手中銀絲拂塵緩緩揮動，一襲黃袍也慢慢鼓脹了起來。

顯然，他是在凝功運氣。

功力凝聚到巔峯，這一擊必然非同小可。

丁鼓瑟微微一懍，心想我何必等着挨打？爲什麼不搶先出手，先發制人？

「別作怪了，看劍！」大喝一聲，身隨劍起。

× ×

這種御劍之術，極耗精力，他一向並不輕用。

但如今面對強敵，心知對方人手一定不少，若不擊敗這個耶律哈齊，讓他繼續囂張下去，鼓舞了士氣，今夜一戰必然十分棘手。

因此劍勢一起，十成功力中加了兩成。

黃袍人霍地瞬目，不禁面色陡變，猛的身子一旋，

想要避開一劍，但劍如靈蛇，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業已一晃而到。

只聽嘶的一聲，穿破了黃袍。

幸好他轉身得快，沒中要害，只在左脅之下出現了一條深深的血槽。

當下雙足一跺，黃袍飄飄而起，洒下一地血跡。

帶傷之後居然還有這份能耐，此人功力之深厚，的確不可小覷，不過無論如何，他今夜已無能再有作爲。

× × ×

丁鼓瑟落下實地，長長吁了口氣。

雖然眼看耶律哈齊鎩羽而去，却並無追擊之意，他宅心仁厚，一向不爲已甚，至於這種趕盡殺絕之事，更是做不出來。

那知就在他這略一停頓之際，身邊忽然響起了一個細細的、柔柔的、嬌滴滴的聲音。

「小伙子，這一劍那裏學來的？」

丁鼓瑟猛地一驚，霍地轉身，這才發現就在自己三尺遠近，不知什麼時候居然多了個華服盛飾，濃粧艷抹的妖嬈女人。

這女人那裏來的？

怎麼會悄沒聲息，像幽靈般出現在眼前？

「妳……」丁鼓瑟叫道：「妳是誰？」他從來沒有這般吃驚過，像是有股涼氣打從心底湧了上來。

「小伙子，別緊張。」那女人道：「我只想告訴你，你剛才這一劍，只算略窺門徑，還沒登堂入室，勉强夠得上五分。」

「五分？」

「對，」那女人道：「若是夠得上七分，剛才這耶律哈齊準難逃命。」

「廢話少說，我只問妳，妳到底是……」丁鼓瑟雙目炯炯如刀，驀地失驚叫道：「莫非妳是天池金母？」霍地閃退了九尺。

原來他忽然發現，這女人雖然打扮得如此妖艷，事實上兩鬢已霜，在濃濃的脂粉下竟是滿臉皺紋。

怪的是聲音居然還是如此甜潤輕柔，身材也還是如此窈窕，想當年準是個大美人。

「金母？」那女人道：「這是人家混叫的。」

「混叫？」丁鼓瑟道：「莫非妳不是？」

「我叫金娘娘。」

「哦！原來如此。」丁鼓瑟點了點頭，嘆息道：「歲月匆匆，百年彈指，昔日的娘娘，如今變成了祖母，這有什麼不對？」

「小伙子，你說對？」

「青春難以永駐，衰老乃是必然之事，妳何苦枉費精神，裝扮成這副模樣。」丁鼓瑟道：「用妳的本來面目，有什麼不好？」

「你說好？」

「正是。」丁鼓瑟道：「若是怕人見到妳的老態，就該隱居山林，打從今夜起，永遠退出江湖。」

「小伙子，你眞會說笑。」

「我說的是實話。」

「實話？」天池金母忽然冷笑一聲：「莫非你剛才見到了娘娘的老態？」口氣忽變，而這聲冷笑更是像從冰窖裏颳來的一股寒風。

「這……」丁鼓瑟不禁一怔。

他心知不妙，眞氣暗提，緊了緊手中長劍。

「這什麼？」天池金母冷森說道：「難道不怕娘娘宰了你。」不見她有任何明顯的舉動，但語音方了，形如鬼魅般已到近身。

探手一把，業已扣住丁鼓瑟的腕脈。

× × ×

居然有這種事。

丁鼓瑟呆了一呆，頓時渾身無力。

一旁的叮叮和噹噹都不禁嚇了一跳，但投鼠忌器，般的聲音。

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正自手足無措，忽然傳來一個銀鈴

「金母，快放開他。」

原來是紫簫，身後跟了小仙女、藍孩兒，還有幾個從沒出現過的男女。

「啊！花城城主！」天池金母掉頭望了一眼：「妳來得太晚了啦。」

這時樹叢那邊似是換了一批人，賽花郡主業已不見，却出現了金夫人玉芙蓉，和她手下的四婢，最怪的居然還有飛雷堡的宋烏鴉。

「不晚。」紫簫道：「約的是初更。」

「但妳畢竟晚了一步。」

「妳這話什麼意思，是說人在妳手裏？」紫簫語音一沉：「妳想把他怎樣？」

「這還用問嗎？生死操之在我。」

「未必見得。」

「哦？妳這話可怪。」天池金母冷笑一聲：「花城城主，妳的造詣修爲，我也略知一二，莫非此時此刻，妳還救得了他？」

「妳知道就好。」紫簫冷冷道：「我的確救不了他，但妳想過沒有，只要他一倒下，妳也就會跟着斷掉了六陽魁首。」

「這爲什麼？」

「這妳明白，妳若不傾盡全力，絕不是我的對手。」

」紫簫冷笑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只要妳功力一分，就保不住魁首。」

天池金母呆了一呆，無言以對。

她明白的很，紫簫的話絕非虛言恫嚇，臉上神色倏忽數變，忽然冷哼了一聲。

「去吧，小伙子，反正娘娘隨時都可殺你。」

丁鼓瑟身形一抖，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勁氣彈了出來，登登登一連退了三步。

就在這時，崗陵之下，叢林之中，同時響起了一片吶喊，兵刃碰撞，金鐵交鳴之聲也不斷傳了上來。

顯然，兩方人手展開了激戰。

紫簫只當沒有聽到，神色平靜如常，因爲她對所有該發生的事早已瞭如指掌，也信得過丐幫弟子。

樹叢那邊的玉芙蓉却有點驚惶失措。

天池金母更是大惑不解。

「花城城主。」她四周望了望，居然問道：「妳到底帶來了多少人手？」

「不多。」紫簫冷笑：「足夠屠掉一座城池。」

「什麼？妳……」

「廢話少說，該動手了。」紫簫一聲嬌叱，人已騰身而起。

「好。」天池金母應聲而出。

× × ×

人影雙閃，同時拔上了半空。

無論如何，這在武林中頗不尋常，也是多少年來難得一見的拼鬥。

可惜夜色幽暗，眉月不朗，加以兩人身法都快，幾乎目不暇接，只見半空裏人影交錯而過，蓬然一聲響震，雙雙落下了實地。

喘了口氣，人影再起。

三起三接，紫簫依然矢矯游龍，天池金母却發出了濁重的呼吸之聲。

「算啦，看來我是眞的老了。」天池金母嘆息一聲，望了望丁鼓瑟，幽幽說道：「還是這小伙子說的對，我該退出江湖。」

再次落地，她身子搖晃了幾下。

「金母，我絕不乘人之危。」紫簫道：「若是妳還想再戰，我可以等。」

「等？」

「正是，妳可以坐下來調息一陣。」

「哦？」紫簫道：「妳這話當眞？」

「這還有假嗎？」天池金母道：「我側身江湖數十餘年，說過的話從來沒有不算。」話完緩緩轉身，朝向崗下行去。

「金母，金母，您老人家且慢……」金夫人玉芙蓉忽然一掠而到。

丁鼓瑟閃身攔住。

「哼，丁鼓瑟，」玉芙蓉柳眉怒剔，聲色一厲，沉聲叫道：「你想怎樣？」

丁鼓瑟道：「這話我正想問妳。」

「問我？好，我就告訴你，」玉芙蓉瞄了紫簫一眼，冷笑道：「這瞞不了人，花城城主剛才三起三接，至少耗去了七成功力，至於你小子嗎，也差不多了。」

「妳這是說……」

「這還用說。」玉芙蓉連連冷笑：「神氣的時刻已過，如今要看我金夫人的了。」話完，她舉手一招，樹叢那邊高高矮矮，十幾條人影一齊擁了過來。

這眞難以料到，耶律哈齊鐵羽，天池金母落荒而去，她居然還沒死心。

莫非還有一場惡戰？

× × ×

紫簫神色冷靜，卓立如山，一聲不響。

倒是她身邊的小仙女、藍孩兒，以及所有隨從之人，個個情緒激昂，躍躍欲起，但都不敢妄動。

丁鼓瑟也是挺劍而立，不發一言。

玉芙蓉像是成竹在胸，冷冷地一掃全場，忽然目光一轉，落到宋烏鴉臉上。

「老宋，你憋了多年，也該是出頭的時候了。」

「咱省得。」宋烏鴉點頭。

「省得就好，而且該出口惡氣。」玉芙蓉道：「你不是曾經栽在這個丁鼓瑟手裏嗎？」她蓄意要挑起一筆陳年老帳。

「哼！」宋烏鴉道：「這回該他栽在咱手裏。」

「老宋，說的一點沒錯。」玉芙蓉得意地道：「但你還等什麼？」她心機深沉，三言兩語就把丁鼓瑟交給了宋烏鴉。

不消說得，她要獨鬥紫簫。

顯然，在她心目中只有這兩個人。

「說的也是，咱還等什麼？」宋烏鴉雙目一閃，精芒迸射，跨步而出。

滿場寂然，屏息無聲。

宋烏鴉步履踏實而穩健，一步一步走了過來，忽然身形一矮，翻腕劈出一掌，在蓬然巨響中只聽哎唷一聲，一條人影倒飛而起。

卜通一響，栽在兩丈以外，赫然竟是玉芙蓉。

× ×

這當眞大出意料。

誰會想到，宋烏鴉居然臨陣倒戈。

憑宋烏鴉的精湛內力，這出其不意的狠狠一掌，整個身子倒栽在兩丈以外，就算玉芙蓉有九條命，只怕已很難剩下一條。

她一向計算別人，到頭來還是被人所算。

樹倒猢猻散，她手下之人一驚之下立刻分頭鼠竄，只有紅袖等四婢，嚎叫中一齊奔了過去。

片刻，傳來一片哀泣之聲。

紫簫神情肅然，半晌過後，這才緩緩轉過身子，望了望兩丈以外的宋烏鴉。

「你過來。」

「這，小老兒……」

「你本來是叫韓四虎，怎麼變成了老宋？」

「這……小老兒……小老兒……」宋烏鴉結結巴巴的道：「城主明鑒，小老兒自知罪孽深重，一心只想……只想……」

「只想什麼？」

「小老兒只想贖罪。」

「贖罪？你用這種手段贖罪？」紫簫冷冷道：「我不欣賞。」

「城主，」宋烏鴉怔了怔：「這玉芙蓉……」

「好啦，至少這玉芙蓉並沒虧待你。」紫簫忽然臉色一沉，語冷如冰：「你且說說，這些年來，你殘害過多少先朝忠良的後裔？」

宋烏鴉一呆，頓時臉色大變。

忽然身形一彈而起，凌空扭腰，打算落荒而遁。

「哼！你逃得了嗎？」小仙女一聲嬌叱，手中軟索一抖，一道白虹經天而起，索頭一掉，不偏不倚，繞住了宋烏鴉的頸項。

再一抖，鐮鉤劃過了咽喉。

血洒長空，一個瘦骨嶙峋的軀體立刻栽了下來，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好，好。」遠遠有個人鼓掌大笑：「小公主果然是女中英豪。」笑聲中大步走了過來，原來是丐幫幫主公孫懷璧。

身後跟着紅燕子。

× × ×

公孫懷璧的到來，表示一場激戰已了。

「公孫幫主。」紫簫目光一轉：「承蒙鼎力相助，不知崗下情況如何？」

「啓稟城主，幸不辱命。」

「貴幫弟子可有傷亡？」

「這個自是難免。」公孫懷璧道：「總計重傷七人，輕傷一十八人，死了三人。」他言詞簡短，對這事不想繪聲繪影。

紫簫一怔，不禁神色戚然。

「城主，這算什麼。」公孫懷璧道：「刀劍無眼，豈能萬全，何況對方傷亡之數，只怕不止十倍，這一戰委實划算得來。」

「好，我也不用多說了。」紫簫目光一轉，朝向紅燕子：「小燕兒，要不要跟我回轉花城？」

「不，暫時不……」

「不？」紫簫道：「這爲什麼？」

「啓稟城主，」公孫懷璧立刻接口道：「燕兒初履中原，想要跟隨咱這叫化子遊歷一下名都大邑……」

「哦？這倒是好。」紫簫點頭笑道：「不過我倒有個建議，花城也是名城，值得一遊。」

「是。」公孫懷璧道：「三月以後必到。」

「好。」紫簫點頭：「一言爲定。」

× × ×

山崗下，小河邊，草寮裏。

天已破曉，草寮裏只有四個人，丁鼓瑟、藍孩兒、公孫懷璧和紅燕子。

「丁老弟，有話不妨明說。」公孫懷璧目光一閃，笑道：「依咱猜想，城主留下你和這位藍少爺，是不是還有後命？」

「公孫大哥果然高明。」丁鼓瑟也笑道：「只不過不是後命。」他探手掏出了一個黃綾小包裹。

「這是什麼？」公孫懷璧一怔。

「是銀票。」丁鼓瑟直截了當的道：「公孫大哥聽我細說。」他擔心公孫懷璧一口拒絕，趕快解說了紫簫的一番心意。

公孫懷璧大笑。

「公孫大哥，」丁鼓瑟一怔：「你笑什麼？」

「見了銀子怎麼不笑？」公孫懷璧聳了聳肩：「咱領了小燕兒遨遊四海，一路上正缺少盤纏呢。」探手一把搶了過去。

丁鼓瑟也不禁大笑。

好久好久一語不發的紅燕子也笑了。

顯然，必是公孫懷璧說了些什麼，甚至加以開導，澆滅了她一顆熾熱的芳心，因此別無他言，只向丁鼓瑟默默瞄了一眼。

朝陽已上，四人相繼走出草寮。

「小燕兒，」丁鼓瑟忽然說道：「希望妳和公孫大哥三月以後來到花城，不可爽約。」

「丁大哥，我會來的。」紅燕子終於改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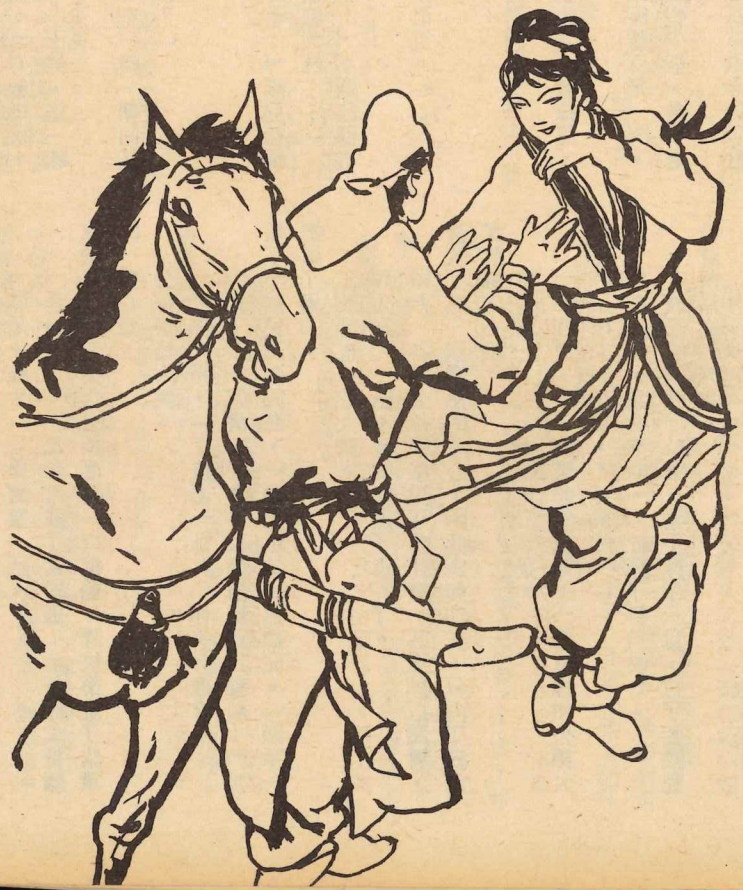
丁鼓瑟暗暗吁了口氣，當下揮手示意，拉了藍孩兒沿着河岸向西奔去。

—全文完—

◈江山盛衰史◈

南疆飛龍傳

文·司馬紫烟
圖·古月



前文提要：

沐王爺見建文皇帝自己先打了退堂鼓，於是請鄭公公轉達一道奏章給永樂帝表示願輸忱效忠，永樂帝再度下詔，無論生死要找到建文皇帝，沐王爺暗中派鄭文龍和簫子期找上梅玉，由梅玉轉達建文皇帝希望建文皇帝能來雲南他必全力維護他的安全，梅玉循江湖途徑利用機智把龍在田給壓了下來，龍老不得已祇好中途抽手由四大飛龍親將劫去的貨鏢全部退送回來……

陰魂不散

建文帝下落未獲之前，梅玉始終是個重要的關鍵人物，所以汝南侯也跟著倒霉。

梅玉見到了妹妹梅琳，知道了父親的情形後，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梅琳曾經背著哭著對他道：

「哥哥，別人都說你跟建文皇帝在一起，到底是不是眞的？」

「妳不是在說孩子話嗎？我在外面保鏢，怎麼可能跟他在一起。」

「但是你至少知道他的下落。」

「我不知道。」

「哥哥，我曉得你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我的，我也不想追問你，但你一定得跟他作個了結；你跟他去勤王也好，把他交出來也好，那都是你的志向，我不會要求你做什麼或影響你，但我們可以過一下安定的生活。」

「妳的生活不安定嗎？」

「整天都有人在監視著，我連洗個澡都提心吊膽的，雖然我關緊了門戶，但屋上還趴著人。」

「妳怎麼知道？」

「我是聽見的，而且有一次我坐在澡盆中，屋上掉下一塊灰泥來，灑了我一頭灰。」

梅玉的臉上湧起了怒色，但最後嘆了口氣道：

「忍耐點吧！那些人目前雖然懷疑我，但是跟久了，跟不出個名堂來，他們就會放棄的。」

「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自從上次發現有人後，我嚇得一個月沒再洗澡，我都快瘋了。」

梅玉摸了梅琳的頭髮並嘆口氣道：

「妳放心好了，我會找人理論。」

梅琳只是垂淚，梅玉大聲道：

我說過的話一定作數，以後有人再敢這樣陰魂不散

地纏著你，我就放開手來，宰幾個人給他們看看，實在欺人太甚！」

說完他氣沖沖地出門而去了，在街上要找錦衣衛的人太容易了，幾乎隨時隨地都有人跟著他，雖然那些人跟得很技巧，但是他有心要找他們，輕而易舉地就發現了。

不動聲色，他走進了一條冷巷，悄悄地躲進了一家門後，沒多久，果然有個漢子鬼頭鬼腦地過來了，梅玉等他走到面前，突然現身出來，一把抓住了衣服厲聲道：「朋友，你跟在我後面幹什麼？」

「公子！我沒有，我是來找人的。」

梅玉手中多了一柄匕首，抵在他的頸下道：

「你再說一句假話，我就一刀宰了你，說！你是那個部門的？」

那傢伙還待再辯，可是梅玉的匕首已經刺破了他的頸皮，而且還讓他看見鮮紅的血滴下來。

那傢伙嚇得面無人色，結結巴巴地道：

「小的是錦衣衛的便衣探目。」

「我想也是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你放心，我知道你是奉命跟踪我，我不難爲你，但是你必須告訴我，鄭文龍在什麼地方？」

「這個小的可不知道。」

「你再說句不知道，就是活得不耐煩。」

刀子有壓進一點，疼痛的感覺和死亡的威脅使他終於說出了實話：

「在江寧府衙，就是從前的京兆尹……」

「我知道地方，你叫什麼名字？」

「小人叫錢有爲。」

梅玉伸手在他腰間一摸，摸到一塊腰牌，看看上面的名字倒是沒錯，仍冷笑道：

「好！我找鄭文龍說話去，你自己上那兒去領回腰牌去。」

「小侯，小的是龍副指揮使派的，鄭大人不知道。」

「那是你們的事，我只找你們的頭兒。」

他把人趕走了，一脚直闖府衙門，這個地方他很熟，以前他在金陵是出了名的惹禍精，一天到晚跑江寧府，不但要解釋自己的事，也要保釋一些他的朋友，弄得全衙門的人見了他來就頭大。

現在也是一樣，那個捕頭兒看見他就想躲，梅小侯現在是江湖名人，他更惹不起了，而這位魔王是夜貓子進宅，來了準沒好事。

梅玉的眼睛尖，看見了他，老遠就叫道：「王頭兒，你別躲，現在我不是汝南侯世子，你也不用怕我了。」

王頭兒迎上去陪笑道：

「小侯，您別開玩笑了，老侯爺或許不是侯爺了，您這小侯却仍是小侯，何況您又是聞名天下的大鏢頭，小的更不敢冒犯您了。」

「那好，我有點事情麻煩你，我要找錦衣衛鄭大人，你去安排一下，讓我們好說話。」

王頭兒的臉色一變，梅玉沉聲道：

「王頭兒，我要是上門裏公開地找，也能見得著，只是你的麻煩更大，誰叫你告訴我他在這兒的。」

王頭兒臉却嚇白了，連連作揖道：

「小侯，您做做好事，小的幾時告訴過您……」

「反正我知道他在這兒，你不給我安排，我就栽在你的頭上。你放心，我找鄭文龍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我只是不想嚷得每個人都知道而已。」

王頭兒無可奈何地進去，不一會兒出來了，遞給他一張字條，上面只有五個字—福盛南貨店。

在巴縣梅玉也進過一家南貨店，知道是沐王府的耳目總機關，沒想到他們在金陵也有分店，看來沐王府的確不簡單。

福盛南貨店在貢院街上，倒是距離不遠，梅玉信步逛了去，進了門口，果然有人把他接了進去，鄭文龍在裏面等他，見了他立刻拱手道：

「小侯別來無恙，巴縣對隱龍莊一仗，小侯勝得可實在漂亮。」

梅玉道：

「那可不叫打仗，未動一刀一劍。」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爲上策。」

「那還是沾你的光，若非你們暗中施壓力，把高猛在中途擠得中途撤手，事情不會那麼順利。」

鄭文龍笑道：

「那可是沒有的事，高猛是下官的好朋友，下官只不過給了他一點支持保證，保證不叫龍錦濤倚仗官方的力量去壓他，是他自己受不了龍錦濤的氣燄；再者，也想交小侯這個朋友，才出全力幫忙的。」

梅玉道：

「你身爲錦衣衛指揮使，結交江湖人，不怕犯大明律條嗎？」

「家叔擔任的工作，必須要跟江湖人打交道的，這倒沒多大關係，谷王和李景隆把龍錦濤捧上副指揮使的位子，目的也是在拉攏江湖人而已。」

「鄭大人，你一直在跟著我……」

「小侯言重，我可沒這麼討人嫌，是龍錦濤跟司太極一直跟著你，下官則是跟著他們，以便在必要時相助一二。」

他看梅玉有不信之意，輕嘆道：

「其實下官和家叔都已經跟遜皇帝照過面了，小侯應該相信我們對遜皇帝的一片心意，不該懷疑下官的，而且凡事跟下官多合作，對小侯和遜皇帝都只有好處。」

梅玉知道他這番話倒是出於誠意，也嘆了口氣，把妹妹梅琳所受的委屈說了。鄭文龍道：

「這太過份了，小侯，府上要受點監視是必然的，因爲下官知道小侯跟家裏不會有太多聯繫，所以沒去管他們；小侯放心好了，下官一定會叫人注意這件事，不讓府上有太多的打擾。至於有些地方，則要府上略受委屈，那是難免的，下官也得做做樣子，免得被人家告我一狀，說我辦事不力。」

梅玉知道他在公事上必須要有所交代，倒是無法苛求，只有向他謝了，鄭文龍又道：

「小侯還是勸勸遜皇帝，躲到雲南去吧！在那兒才有眞正的安全，否則下官也不能一直照應他。」

「我知道，但我一直不敢去見大哥，唯恐把人帶了去，我到那兒，身後總有一批討厭蟲。」

鄭文龍苦笑道：

「這個下官也無能爲力，因爲人家是奉了上諭，不過下官想以小侯的機智，必能克服這一點的，下官也總盡最大努力協助就是。」

到雲南也許會安全一點，但不是永久之計，那會使燕王和沐王府永處於敵對的狀態中，永樂帝不會放心讓建文帝安身在雲南的，即使明裏不對雲南用兵，可是暗派的刺客將不絕地前往騷擾。

最好的辦法是到一個不爲人知的地方去。

但什麼地方才能躲開官方的偵騎呢？

梅玉一面走，一面在心中想著，打著算盤。

他也很注意身後，故意在城中兜了幾個圈子，却感到十分困擾，身後自然是有人跟著，但每個人都很平凡，實在看不出那個人有嫌疑。

官方的密探都有一股氣勢，那是對一般老百姓所生出來的官勢。雖然他們穿著平民的衣服，但是若被人碰一下，或是有人走近身邊，都會鼓起眼睛瞪對方一下，這樣子很容易地就被人認了出來。

以前，梅玉總是能找到一兩個這樣的人，這一次他却困惑了，對方這次好像特別高明，選了一批不受人注意的人，而且還採用了分批跟踪的方法，每個人跟在他身後，不會超過五里路，所以他不斷地注意每一個人，却沒有發現一個人是緊盯著他不放的。

先前，他對這個發現還十分困惑，最後他靈光一透不禁笑了。

他想到了一個擺脫跟踪的方法了。

離開了雜貨店，梅玉的心情十分沉重，望著背後照攘的人群，他更有著說不出的厭煩；因爲他不知道這些人中，那一個是跟踪者，他們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面，如同附骨之蛆，不知要用什麼方法擺脫。

照他的性子，眞想拉出劍來，對後面的人大殺大砍一陣。他相信十個人中，至少有兩個是錦衣衛中人，但是還有八個人却是無辜的，梅玉不是瘋子，濫殺無辜的事到底還做不出來。

不過他也知道必須要擺脫這些人，單獨去見見建文皇帝，問明一下意向。

其實他知道這一問是多餘的，建文帝的意向很明白了，他不會再起來召集勤王之師的；燕王已經登基，聲勢浩大，席捲了半壁以上的江山，勤王未必無望，但將經過一番血戰苦拚，軍士死傷盈萬不說，無辜的百姓則更不知要牽連多少。

以大哥那種悲天憫人的胸懷，他不會爲了一己之私而造下這份殺孽的。

梅玉在私心中還是敬佩大哥這種胸懷的。

所以他認爲必須見到大哥一談，取得決定後，把大哥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雖然，沐王和鄭和的意思都主張建文到雲南去，但是梅玉却不贊成，他知道建文帝也不會去的。

「平凡」——這是對方給他的靈感。

他之所以無法擺脫跟踪，就因爲太特出了，除了他顯赫的身分外，還有他這一副俊偉的外形與超人的氣度。

不管到什麼地方，他都是受人注意的目標，如果他變成一個十分平凡的人，相信就沒人注意了。

有了這個構想之後，他回到了客棧，找到了姚秀姑密談了一陣，說出了他的計劃後，誠懇地道：

「大姐，妳是唯一能幫助我的人了，雖然這會使妳很受委屈……」

姚秀姑也頗爲激動地道：

「兄弟，這是什麼話？從你來找我開始，我就決定不顧一切要幫助你了，天大的干係我都擔下來了，還說什麼委不委屈呢？只是你所選的身分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祇有這種身分才能自由自在地走南闖北，不受注意……」

「但是這種身分會受到很多閒氣，我怕你會忍不住。」

梅玉笑道：

「我的身分也是江湖人，小氣可以受，過份的欺凌我也可以發作一下，要不然就不像江湖人了。我選這一行，是因爲我還有幾手拿得出來的玩意兒，要是幹別的

，我什麼都不會。」

姚秀姑笑道：

「哼幾首小調我還能巴結，因爲我也學過一陣子，以前爲了保一支暗鏢，我就是以一個歌伎的身分混過去的。」

「那就太好了，大姐就先去準備著，兩天後，我追上來會合，然後就以梅三弄和粉菊花這兩個身分闖江湖去。」

× × ×

姚秀姑帶著鏢隊先回九江去了，梅玉則留在家裏，跟妹妹多聚了幾天。

鄭文龍大概施了點壓力，汝南侯府中較爲清靜，不再有不三不四的人在門口轉著，也不會再有人悄悄地溜進宅子裏，祇是左鄰右舍多了幾個陌生人，有的是遠道來訪的親戚，有的是新認識的朋友。

梅玉知道這些身分都是掩飾的，那些人住到附近來的目的只有一個—監視。

梅玉也不去理他們，他每天仍是出門訪舊，甚至於還到秦淮河畔，找那些相熟的船伎們，絲竹琴絃地歡樂中霄。梅小侯的鋒頭不減往昔，又多了一個總鏢頭的身分，他的朋友中也多了一些鏢客，交遊更廣了。

這天早上，他忽然厭煩了酬酢，一個人騎馬出了水西門，說是要到清涼寺去找老和尚下棋。

他也確實到了清涼寺，跟老和尚下了半天的棋，然後起身如厠，留下了半局殘棋。

老和尚儘等不到他，最後有個小沙彌來告訴老和尚，說梅小侯家中有了急事，派人來找他，下山去了。

山下的確有個人騎了馬來找梅小侯，那時梅玉剛要進厠所，兩個人邊走邊談，進了茅房，沒多久，那個人出來，跨上馬又走了，梅玉却也因此不見了踪影。

錦衣衛的確派人跟踪梅玉到了清涼寺，他在裏面下棋，跟踪的人化裝成了香客在寺中燒香，任意地逛著。

梅玉進茅房他還看見的，梅玉穿了件雪白的武生服，十分搶眼，却沒有看見白色的人影離開。

梅玉就這麼失踪了。

那個跟踪的人沒有辦法，硬著頭皮把消息回報，司太極和龍錦濤得到了消息，忍不住暴跳如雷。

鄭文龍剛好也在坐，他們忍不住把責任推到鄭文龍的頭上，龍錦濤道：

「在下早就說這梅玉有問題，都是閣下說碰不得他現在可好了……」

鄭文龍淡淡地道：

「龍副使出身江湖，有些地方不太熟，你這副指揮使雖是比本座低一級，可是要爬上這一級也並不太容易；司副座，你該教他一些官場中的禮節。」

司太極身子一抖，連忙道：

「龍兄，對指揮使要稱大人或鈞座，自己要稱卑職或屬下，你這副使尚未論品敍銜，鄭大人却是正二品，你想爬到那個地位，還有一段距離呢！稱呼上是絕不能錯的。」

他因爲龍錦濤一上來就爬到副指揮使的地位，跟他平行，心中正不舒服，逮到這個機會，忍不住便刮了對方一頓。龍錦濤一驚，連忙道：

「是！卑職無狀，鈞座恕罪。」

鄭文龍一笑道：

「副座客氣了，我不是個愛搭架子的人，但是龍副座剛進官場，却把推拖的訣竅都學會了；不過在我們這個圈子裏用不上，不准碰梅玉是家叔之命，你們有意見不妨再向上告去，找王爺向家叔說話去。梅玉失去踪跡却是各位的過失，各位還是趕緊去找他爲妙！」

他的話十分厲害，龍錦濤和司太極不敢再說什麼，只有答應了一聲，起身告辭而去。

鄭文龍這才發出一個微笑，他對梅玉能夠擺脫內廷密探追踪一事，彷彿十分欣慰。

梅玉失踪了，大家都以爲他離開了南京，偵騎四出，遍及四方去找他的下落。

但是在夫子廟，却有個新來的歌伎掛牌獻唱，名叫粉菊花，歌喉很不錯，唱得珠潤玉圓，不過懂得的人却知道粉菊花的歌不過平平而已；好的是她漢子梅三弄的那把胡琴，技臻化境，硬是把粉菊花給帶上去的。

夫婦二人在夫子廟掛牌不過三天，生意不好也不惡，每天茶棚子裏能賣個八成座兒。

這天他們的運氣較好，居然賣了九成的座兒，前排整個被人包了，都是些挺胸凸肚的短打漢子。

那是夫子廟的地頭蛇禿頭虎李七的手下弟兄，李七本人也做著胸，露出了一片黑毛，坐在正中。

粉菊花唱了一半，她的漢子梅三弄托著個盤子下來收錢，他們在這茶棚中賣唱，每人十個銅子茶錢是茶棚子的收入，而中途的分外打賞才是他們的收入。

盤子遞到李七的面前，旁邊的一名漢子居然篤的一聲，丟下一錠五兩的銀子。

這在他們開業三天，是最大的一筆收入，梅三弄呆了一呆，才欣喜地道：

「多謝七爺厚賞。」

李七笑道：

「梅三弄，這可不是賞你老婆的，夫子廟是老子的地盤，老子來捧場，已經給足了面子了，天王老子也不敢要老子的賞錢。」

「是！是！七爺賞錢，愚夫婦感激萬分。」

「不必感激，這錠銀子是給你的。」

那梅三弄似乎呆了一呆，最後才陪笑道：

「在下實在當不起七爺厚賞。」

李七哈哈大笑道：

「當得起！當得起！老子在夫子廟混了這麼多年，過路賣唱的也不知見了多少，但是像你能把胡琴拉出花來的好手還不多見。你別客氣了，老子若是不表示一下，豈不讓你把南京的人都看扁了，認爲咱們這兒沒一個識貨的了。」

梅三弄有點受寵若驚地道：

「七爺既是如此厚愛，在下只有愧領了。」

李七笑道：

「別客氣，這祇是點小意思。我說梅三弄，你跑江湖也有不少年了吧！」

梅三弄道：

「是的，有十年了。」

「看你也不像個普通走江湖的。」

梅三弄低下頭道：

「在下也是書香子弟出身，只因爲不學好，把一份家業敗掉了。」

李七大笑道：

「你又沒弄懂了，老子若是要你的錢，又何必賞你五兩銀子，你該打聽打聽，我李七爺只有向人伸手的分兒，幾時給過別人銀子的！」

「七爺厚愛，在下十分感激。」

「你也不必感激，我說過，那是你該得的。焦三化已經過身了，他的琴藝也成了絕響，你能把他的技藝傳下來，值得那個錢的。」

梅三弄困惑地道：

「在下實在不明白，七爺要在下如何表示敬意的？」

李七笑道：

「七爺有個規矩，對路過的朋友，只有兩稱表示，一是要錢，一是要人；七爺聽你的琴好，自己掏錢給你，那就是表示只接受第二種表示了。」

梅三弄終於懂了，爲難地乾笑道：

「七爺開玩笑……」

李七大笑道：

「聽起來似乎開玩笑，多少路過的戲班子裏那些坤伶，個個年輕漂亮，比你老婆強多了，七爺也沒沾過，你那老婆不過還過得去而已。」

梅三弄道：

「拙荆是個普通婦人。」

「好漢不提當年勇，不過看得出你的這把琴不是普通江湖人比得了的。」

「在下以前受過焦三化老師父的指點。」

「我說呢！焦三化號稱琴神，他的那把琴據說是塵世間已無敵手，你能夠在他門下學琴，倒是不容易。聽說他的束脩很貴，不是千金之子他肯教的。」

「在下學琴的時候，家裏還過得去。」

「這就是了。梅三弄，別的不說了，你既然走了十年的江湖，當知道一點人情事故，這逢廟燒香、遇寺拜佛的道理，你該懂一點的。」

梅三弄道：

「是……是……在下初到白下（金陵別稱）時，就曾經到七爺府上去投帖了，恰好七爺不在家。」

李七笑道：

「老子聽說了，那時沒在意，不過你沒見着老子，並不就表示你的禮數盡到了。」

梅三弄道：

「是！是！在下過一天當再趕府拜候！」

「那倒不必了，咱們在此地見著了，就無須多此一舉了，你明白這意思吧！」

「是！是！在下理應孝敬的。」

李七道：

「你明白你老婆不是天仙美人，七老子不是貪她的姿色就夠了。老子也不想妨碍你們的生意，今天的場子已經唱過了，叫她陪老子喝一夜的酒，明天上午，原封不動的還給你，七老子保證不動她一根汗毛。」

梅三弄苦著臉道：

「拙荆不會喝酒。」

「她是陪老子喝酒，老子又不要她喝酒，會不會喝酒有什麼關係？老子不能爲你們壞了規矩，老子在桃葉渡，包下了一條船，叫你老婆跟老子走吧！明天早上你到桃葉渡口來接人！」

他說話不給人半分商量餘地，梅三弄嘆口氣道：

「七爺的意思是不叫愚夫婦在這兒混了！菊花，跟各位老爺們道個歉，咱們收場子轉碼頭好了！」

李七將眼一瞪道：

「梅三弄，你要走？」

「愚夫婦不想走，可是七爺的規矩太大，愚夫婦實在無法遵守，只有換地方了。」

李七冷笑道：

「你們唱了三天了，若是不照規矩孝敬一番，七爺以後還能打這兒混嗎？」

茶棚子的執事也過來道：

「梅三弄，七爺要你老婆去喝喝酒，也不會少了一塊肉，你不妨去打聽一下，那些過路的江湖班子，誰沒對七爺孝敬過，你們只要讓七爺高了興，長日子不敢說，一個月之內準保可以天天賣滿座。」

梅三弄沉下臉道：

「我姓梅的窮途末路，叫老婆拋頭露臉出來賣唱，已經夠沒出息了，我不能叫她再做這種事。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菊花兒，咱們走！」

粉菊花嚇白了臉，收拾了一下東西，就想離開。李七也犯了性子，冷笑道：

「七爺要留人，還沒人敢說個不字兒，來呀！兒郎們，給我把粉菊花請到船上去。」

有兩個幫閒的漢子上前要拉人，但粉菊花也有兩膀子氣力，居然拉他不住。李七哈哈大笑道：

「看不出這小娘子還有兩下子，七爺最喜歡潑辣貨，非要擺平妳不可！」

他分開從人，上前展開拳脚，只幾下子，一拳打在粉菊花的頷下，將她打倒在地。

梅三弄也忍不住了，上前跟李七動上了手。他的拳脚較粉菊花高明了一點，跟李七交手了十幾招後，一脚把李七踢了個筋斗，跟着上前一拳敲在李七的太陽穴上，把他打昏了過去！

那些幫閒的漢子見李七也被擊倒了，倒是不敢再逞蠻，上前扶起了李七，拋下一堆狠話走了。

茶棚的管事愁眉苦臉地上前道：

「梅老師，你這下子亂子闖大了，李七是夫子廟的地頭蛇，他的人多勢衆，今天他們不知道你們夫婦會功夫，所以空著手來的，日後他若是帶人拿著傢伙前來，你抵敵得住嗎？」

梅三弄苦著臉道：

「秦二爺，你也看見了，我是不得已才出手的！」

秦二爺道：

「現在不是談是非的時候，我只問一句，你們夫婦的功夫如何，架不架得住群毆。」

梅三弄苦笑道：

「我們只會一些粗淺的防身工夫，今天打倒李七只是僥倖，那裏能跟這些亡命之徒拚勇賭狠。」

秦二爺搓着手道：

「那你們還是快溜吧！馬上離開南京，李七若是不把你們趕走，他在夫子廟就不能混了！」

梅三弄連聲道：

「是！是！我們立刻就走。」

秦二爺道：

「你們要走就趁快，下江是不能去的，鎮江府的過山龍李俊是李七的堂兄弟，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的，只有往上游跑，蕪湖的馬三江跟李七有樑子，到了那兒，你們趕緊去拜碼頭，說不定還能庇護你們一點。」

梅三弄夫婦謝了他，趕緊地走了，到客棧結了帳，收拾了一下衣物，連夜搭上一條江船走了。

夫子廟是多事之地，這個消息自然傳到司太極等人的耳中，他們倒沒在意，因爲梅三弄在夫子廟獻技已經三天了；而梅玉却是昨天才失踪的，以前一直在大內密探的監視中，兩個人扯不到一堆去。

再者，那天動手的情形也有人目睹，李七是個混混，略通拳脚，却不見得高明；梅三弄打倒了他，也是高明有限，梅玉是日下最有名的劍客，手下不至於如此稀鬆，最重要的一點，是梅玉的心高氣傲，絕不肯自降身分若此！

他們自然也沒放鬆這兩個人，知道他跟那個女的同居一艙，睡一張坑，便再無所疑了。

梅玉雖是出身膏粱，跌宕風流，却極重羽毛；秦淮紅粉，曲卷娼女，梅玉雖然都曾光顧，却從不跟她們不三不四過，所以這個梅三弄絕不可能是梅玉。

在船上，梅玉却的確和姚秀姑共一張榻，兩人也曾肌膚相親過，梅玉比這位老大姐還小六歲，內心裏對她是充滿了一片尊敬，由敬而生愛。

梅玉是個很負責任的人，姚秀姑是個孀婦，當然也沒人禁止她改嫁，事實上兩個人經過幾個月形影不離的相處，情愫早生，只是缺少那種綺情。

梅玉枕在姚秀姑的手臂上，低聲道：

「大姐，我感到很對不起妳，唯有此生永不相負。」

姚秀姑却頗爲理智地道：

「兄弟，別說這種話，江湖兒女談不上那些，我若要嫁人，便不會等到現在，目前是爲了形勢必要，我們必須在一起。」

梅玉急了道：

「大姐，妳怎麼這樣說，妳知道我的心！」

「我知道，但我們不必談這些，未來歲月多艱，我們不必想太多，大姐是心甘情願把一切都交給你，但是不想嫁給你……」

梅玉正要開口，被姚秀姑掩住了道：

「兄弟，人之相知貴在心，只要我們彼此有心，言語便是多餘的，我想我們大概是擺脫了偵騎。」

是的，我想也差不多了，船上雖然還有一二耳目，但不是重要人物，人家沒把我們放在眼中，這却是大姐安排好。」

· 未完

◇奇情俠義小說◇

五彩傳奇

雲飛揚·文
古月·圖

前文提要：羅老大從石大娘口中探知石老三和文公度他們一年多前去了西京爲的是一批寶物要運往西京，石大娘恐羅老大等也插上一腳趁夜與羅老大銷魂後昏迷之際，正準備去毒害錢一串和白爾艷時不巧事被小五子闖見，小五子柴房放了把火引開石大娘救醒錢，白二人逮住石大娘，羅老大痛恨石大娘下狠手不讓石大娘一下子死而剝光衣裳慢慢折磨，小五子也一旁整得石大娘生不欲死……

石大娘大叫，道：「放屁，這孩子不是你兒子，他是南……」

石大娘的話未完，白爾艷已狂叫道：「我殺了你！」

她殺字出口，刀已到了石大娘頭上。

石大娘話未說完，一顆頭連忙左右閃。

便在這時候，上官海棠也已掠到石大娘身邊，她雙掌連環拍出，生生逼退白爾艷的快刀殺！

口啣飛刀

一把短刀被他暗中撿在手中，這時候他把刀抵在石大娘的肚皮上。

上官海棠怔怔的道：「這麼一點大的孩子，就拿刀殺人了，多可怕！」

白爾艷已開心的笑道：「眞是我的好兒子，哈……」

「我殺了你！」

石大娘已吓出一身冷汗！

實在她還不想死。

不想死的人，當然也怕死，她再也不敢拆穿小五子的身世了！

但她却心中忽然一個念頭，石大娘便沉聲道：「白姑娘，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上官桃花道：「沒有商量的，我要他們放了你…」

石大娘道：「算我石大娘欠你姐妹一份情，且聽我先把話說完。」

上官桃花道：「你不要我們救你？」

石大娘道：「我不忍見你姐妹爲我拚命！」

上官桃花冷笑道：「你怕我們救不了你？」

石大娘道：「我相信你姐妹一定能救我，但我也相信羅老大不會輕易罷手！」

羅老大吃吃笑道：「不錯。」

石大娘道：「羅老大，我知道這娃兒身世，更知道你羅老大養這娃兒的目的，這些都是文公度說的。」

白爾艷愕然，道：「你要怎樣？」

石大娘道：「你們放我一馬，這件事我便不說出去，否則，嘿……」

上官桃花雙眉一緊，道：「你這位石大娘，原來還是以我姐妹爲籌碼，要他們放你的人了。」

石大娘笑笑，苦兮兮的笑，道：「不錯，只有你姐妹在，我才能提出這條件。」

白爾艷看看羅老大，道：「怎麼辦？放了她？」

小五子突然叫道：「不放！」

× × ×

旁邊羅老大鼻孔沉哼，道：「文公度的嘴巴鬆得像女人的那玩意兒，什麼話也留不住。」

上官桃花聞得羅老大把人嘴比做女人的那玩意兒，不由面色一寒，冷叱一聲，道：「可惡的羅老大，你難道不是你媽那玩意養出來的？我宰了你！」

羅老大可不管上官姐妹怎麼想，他要罵便罵。

但當他發覺上官桃花向他逼過來，便也橫著身子迎上去，道：「正要領教。」

就在這時候，錢一串移近小五子，道：「小五子，你說不放石大娘，是什麼意思？」

「八隻手」錢一串實在想不通，小五子爲什麼堅持不放石大娘。

但小五子的心事却只有小五子一個人知道。

一個人的心事有時候是不能爲外人道的。

小五子便存在著一個秘密，他的秘密就是想從石大娘的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因爲，自己絕不會是與什麼南方一隻大老鷹有關。

如果此時放了石大娘，羅老大他們是不會對自己說的，那麼身世何時才能揭開來？

錢一串低頭問小五子，却用眼睛看向石大娘。

石大娘不開口，她知道只要自己開口，錢一串一定會立刻出手，這種眼前虧不能吃，石大娘更不會吃。

小五子見錢一串問得緊，立刻咬牙切齒，道：「此時若是放了石大娘，那多沒面子，丟人吶！」

錢一串怔了一下，立刻又點頭，道：「對，對，江湖七惡怕誰來了！」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暴吼如雷，雙掌揮出，帶出兩溜氣旋勁風，立刻附近枝葉紛飛，沙石飛掠，羅老大就好像馭著一股旋風般向上官桃花旋罩過去。

「黑風掌」。

是上官海棠的叫聲，叫聲充滿了驚異。

上官海棠的夫婿是浙東「瀟灑劍客」冷如水，大概她是聽他丈夫說的吧！

上官桃花同她的小妹上官玫瑰是一樣的火爆脾氣，羅老大冲他迎過來，不由冷叱一聲，道：「來得好！」

便在她的叱聲裏，忽見她拔空而起，身子平飛在一團勁氣之外，雙掌交錯，腰腿交替踢盤，衣裙飄飄就好像一隻花間的大蝴蝶！

清脆的響聲發自那飛旋的勁氣力，忽聞得羅老大吼叫，道：「再接老夫三掌。」

但只是一掌聲傳出來，便見上官桃花人在空中原地一個空心觔斗，她的羅衣飄飄中，七隻飛鏢也已出手，鏢出手，她才冷冷道：「你也接我的桃花鏢試試！」

「咻咻」之聲甫起，七點寒星也已射向那團勁氣中！

羅老大手脚並用，一連拍落六隻，第七隻却被他張口咬住。

兩團人影剎時分別落下地，羅老大「噗」的一口把嘴上咬的飛鏢吐在地上。

上官桃花却發出一聲得意的笑，道：「江湖七惡，武功果然不錯。」

羅老大道：「過獎了！」

上官桃花却看了妹子上官海棠一眼，道：「一個快死的人，竟還那麼得意，眞是不知死活，復又可笑！」

羅老大一怔，道：「你說什麼？」

上官桃花道：「我說你已是將死亡人，竟還不知道，難道你不可憐？」

羅老大看看自己身上，冷冷道：「你唬誰？」

上官桃花道：「羅老大，你這七惡之首，你眞的以爲飛鏢沒打中你，你就安然無恙了？」

羅老大道：「有話你直說！」

上官桃花面色一寒，道：「好吧，叫你死的明白，老實對你說，我的桃花鏢上喂有毒，你竟然賣弄手法，以口去啣，難道你還想活？」

羅老大聞言，忙著一陣嘔吐，頓感舌尖有些麻麻的。

白爾艷忙走上去，道：「羅老大，你眞的中毒了？」

羅老大低聲道：「是有這種感覺！」

白爾艷伸手就是個大嘴巴打過去。

「啪」，打得羅老大一瞪眼，便聞得白爾艷叱道：「羅老大，百花谷就是江湖上一片聖地，上官堯的大名二十年前我們就心存敬仰，她的小姐叫我們放人，你們偏不答應，吃苦頭了吧？」

白爾艷又是一脚踢過去，尖聲道：「你放不放人？」

羅老大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吧，放了石大娘，由她再回大散關害人去。」

白爾艷舉著刀走近石大娘，她雙目露出凶光，低聲道：「放了你，你可要識相，順著山道快回跑，忘了這回事，大家還是好朋友，下回還上你的酒館喝燒酒。」

石大娘心中明白，自己絕對不能多說一句話，不過僅有一句話，她可以說：

「白姑娘，朋友間難免一場誤會，我不會放在心上。」

白爾艷短刀疾飛，立刻挑斷繩索，石大娘全身一鬆散，幾乎一跌在地。

就在她起身的剎那間，狠狠的看了小五子一眼。

小五子眞怕石大娘向他撲過來，忙閃身在錢一串身邊，瞪著一雙大眼睛，弄不懂白姨爲什麼會突然放了這位石大娘。

其實，他小子當然不會懂，江湖上的事情，就是朝夕萬變，當然，有些事情也會變得離譜。

白爾艷放了石大娘，看著石大娘搖搖晃晃的走出荒樹林子，這才笑對上官桃花道：「上官姑娘，我們聽你的，放了石大娘，希望彼此之間的誤會冰釋，你以爲如何？」

上官桃花冷冷道：「我們本來不與你們計較的。」

上官海棠道：「只是有件事情，你們必須直說。」

突然，羅老大張口結舌的變了臉，他有些痛苦的坐在地上翻白眼。

羅老大果然中毒了！

小五子急忙走過去，他瞪眼瞧著上官桃花，道：「用暗器傷人，還在暗器上喂毒，算什麼英雄！」

上官桃花面色一緊未開口。

白爾艷一巴掌打過去，叱道：「多口，站一邊去。」

小五子跳起脚來叫：「你們怕她，我不怕，叫她出手再用毒鏢打我吧！哼！」

白爾艷短刀一擧，叱道：「小五子，你竟連我的話也不聽了？」

錢一串拉住小五子，急忙伸手摀住小五子的口。

白爾艷笑向上官海棠，道：「上官姑娘，你有什麼事情要問的，只要我們知道，必定知必言，言必盡，你請問吧……不過……」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又道：「兩位姑娘，能不能先解了羅老大身中的毒？」

上官桃花明明知道白爾艷的這一切是做給她看的，但在這時候也不好再說什麼。

上官海棠道：「好吧，我們答應替他解毒，但你得先回答我的問話？」

白爾艷見羅老大面色灰慘慘的，就好像剛從棺材裏拖出來的死人，便急急的道：「請問。」

上官海棠道：「有個『大頭鬼』包藍，這人現在那裏？」

白爾艷道：「我們離開天山不老峰的時候，包藍還在那兒，不過我們走的時候，聞他言要回七里蕩，他大概已經走了。」

上官桃花道：「是眞的嗎？」

白爾艷前半段話是眞的，後半段却是謊言一句。

錢一串已接道：「我們實話實說！」

上官海棠道：「無憂島上有個嬌嬌的女人，她到什麼地方了？」

白爾艷笑道：「那個女人認錢不認人，我們已好幾年未見面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請問二位，你們找嬌嬌這幾人打算幹什麼？」

上官海棠，道：「殺了他們！」

白爾艷道：「爲什麼？」

上官海棠道：「若不殺了他們，我那未出閣的小妹，便不進百花谷，誰叫他們招惹上我們的小妹？」

羅老大已坐在地上大喘氣，白爾艷伸手，道：「可以拿解藥了吧！」

忽聞得上官桃花道：「張口！」

羅老大忙仰起頭來，把一張嘴巴張得大！

只見上官桃花手指一彈，一粒豆子般大小的黃丸，便咯的一聲進入羅老大的口內。

上官桃花對妹子道：「走吧，我們去找姓包的。」

兩個人走的快，剎時不見踪影。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笑道：「人在江湖，心眼第一，光知道發狠，是會吃大虧的！」

羅老大不開口，他在試看這解藥靈不靈。

小五子笑著走近白爾艷，道：「阿娘，我現在才明白，一個人不能只靠武力保命，有時候還得動動心眼，哈……」

白爾艷指指小五子，道：「剛才我打你，你不恨娘我吧？」

小五子笑道：「爲了救羅大叔，便打得我死去活來，我也不恨你！」

羅老大站起來了！

錢一串遙望著石大娘走去的方向，道：「我們眞的要放走石大娘？」

羅老大已覺出身子鬆散自在多了，聞言嘿嘿笑笑，他走近白爾艷，道：「你以爲怎樣？」

白爾艷道：「石大娘會壞了我們的計劃。」

羅老大道：「你是說我們應該殺了石大娘？」

白爾艷道：「而且還要逼問出石老三他們的計劃！」

羅老大想了一下，緩緩道：「石大娘不是傻子，也只有傻子才會回大散關。」

石大娘是不會去大散關，因爲她十分明白，羅老大

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放自己一馬。

石大娘果然猜中了。

此刻，羅老大幾個人分成扇形，往石大娘去的方向在搜索，而且搜索的很仔細。

不論是樹上、草叢、石縫或土洞，沒有一處不加以細查，就算石大娘是一隻小兔子，也會被他們四個人給搜出來的。

小五子走的時候，白爾艷就曾告訴過他，一旦發現石大娘，他只要大聲吼一下，另外三個人便會立刻趕去支援你。

錢一串在最左面，白爾艷在最右面，羅老大在白爾艷附近，小五子便離錢一串不遠往前搜。

深山大澤之中荒草蔓膝，怪石嶙峋，沒有山徑，全憑蹤躍飛跨。

小五子長年在天山不老峰，那兒比這裏還要荒涼十幾倍。

一路躍來，他反而覺著很好玩。

山泉滴露，傳來幾聲潺潺，那水聲宛如銀鈴一般，悅耳極了。

小五子想起在不老峰下，抑著山泉石頭捉螃蟹，不由得童心又起，噗的一聲躍過去，便也令他大吃一驚。

「你……」

小五子指著自己鼻尖笑道：「我怎麼樣？我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找你呀，你原來爬在這兒又喝又洗……」

不錯，爬在泉邊的正是石大娘。

石大娘被羅老大綑在樹上，又被小五子一陣折騰，她原是受了傷的人，經過這麼一陣子折騰，還能走出這麼遠的路，也很難爲她了！

雙手用力撐地，石大娘仰起頭來，道：「小五子，你是追來殺我的？」

笑笑，小五子道：「不是我，是我們！」

石大娘立刻側面左右看，她眞怕看到羅老大。

晨陽已升，山中清風徐徐，幾聲野鳥劃過長空，却也傳來了錢一串的叫聲：「小五子，你發現那婆娘沒有？」

聽這聲音，錢一串應在百丈外！

石大娘面色泛青，立刻小聲道：「難道你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小五子立刻高聲道：「正在找啦，錢叔！」

石大娘笑笑，那笑比哭好看不了多少。

小五子手握短刀蹲在石大娘身前的大石上，他瞪著兩眼問道：「說吧，我在聽著。」

石大娘道：「我說了之後，你會放我一馬？」

小五子道：「當然。」

剛才小五子就心中在疑，什麼南方的老鷹生大蛋，簡直混帳王八蛋，這一回且看石大娘說些什麼了。

石大娘低聲道：「小五子，你是南英親骨肉。」

小五子道：「不是南方的老鷹吧？」

一聲苦笑，石大娘道：「那是白爾艷她騙你的，你的父母，十年前結的婚，當時的盛景轟動武林，回爲你爹南英，人稱『刀公子』，他行俠仗義，打擊惡人，他的刀法絕妙，出手比電還快幾倍，傳言他與人較手從不拖泥帶水，一刀就完事！」

小五子眨著一雙大眼睛，光景已經聽入迷了。

是的，一旦聞知自己有個武功高絕的父親，小五子當然就會聚精會神的去仔細聽！

石大娘又道：「你的母親，更是一個大美人，當年他們的結合，英雄美人，相得益彰，眞是珠聯璧合，羨煞不少人。

小五子道：「我爹他們呢？」

石大娘道：「事情出在你娘身上，你娘柳柔柔，她可是個大美人，但她却有個青梅竹馬的表哥姓宮，不知怎麼的，你娘忽然離家出走，你娘抱了你一齊逃家，中途上就遇上了羅老大一幫人，陰山五狼殺了你的娘，羅老大先就把你抱走了。」

小五子面無表情的道：「羅老大抱走我幹什麼？」

石大娘一怔，因爲羅老大抱走小五子，這是與無憂島上文公度他們養的女娃兒有關，這件事石老三早就告訴石大娘，他們要這一對兄妹結成婚，攪得江湖不安寧。

石大娘當然不會往下說了。

石大娘故意的嘆口氣，道：「羅老大他們幾個大惡人，都想有個後代，來接掌惡人洞，他見你是南大俠的兒子，資質一定不差，便把你抱回天山了。」

「是誰殺了我娘柳……柳……」

「柳柔柔，你娘叫柳柔柔。」

「誰殺她的？」

「聽說是陰山五狼，但陰山五匹狼確實死在南大俠之手，這中間一定有蹊蹺，我想不通。」

小五子道：「我爹南英呢？」

「你爹南英更慘，怎麼死的，我就不知道了。」她當然不會給八邪製造麻煩，雖然她知道是嬌嬌毒斃南英。

小五子雙目淚水在滾動，但他猛然吸了一口氣，硬生生把眼淚流入肚子裏！

石大娘道：「你不能哭呀，小五子，萬一白爾艷與羅老大知道你已明白自己的身世，他們一定會殺了你，

難道你不想活了？」

小五子道：「石大娘，你一定還有些話不告訴我！」

石大娘道：「我全告訴你了呀！」

小五子道：「我心中有個疙瘩，你沒有把話說清楚。」

也許，這便是人的第六感。

石大娘未提及小五子還有個妹子叫小彩，如今住在無憂島，她當然更不會說出來。

石大娘低聲道：「小五子，我在大散關開酒館，又沒在江湖上走動，能聽得這麼多，全是我那丈夫石老三告訴我的。」

她爬近小五子，又道：「我已經全告訴你了，而且是一字不漏的告訴你了。」

小五子忽然笑道：「我眞的不是南方的大老鴈養的了！」

石大娘道：「南方的南，英雄的英。」

小五子又是一笑，道：「剛才那兩個美女子，爲什麼去追殺包藍叔？」

石大娘道：「包藍好像也害過你爹呀！」

小五子一楞，道：「眞的？」

石大娘道：「是『冷面小刀』成器說的。」

小五子面色一緊，道：「你該不是在挑撥我們窩裏反吧，石大娘！」

石大娘道：「你可以暗中去打聽！」

小五子道：「剛才你爲什麼不說出來？」

石大娘道：「我一時間忘了。」

小五子冷冷道：「你還說一字不漏呢！」

他站了起來，抬頭向左右看過去！

石大娘立刻道：「你若叫出聲，我便告訴他們，你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的小命也完了！」

小五子笑笑，道：「我還不會那麼傻，石大娘，我怎麼會叫出聲來呢？」

他的面上帶著微笑，一個面含微笑的人，怎麼看也不會動邪氣與惡意。

小五子更不會被人看出來，因爲他的面孔，漸漸的顯露出南英的面部輪廓，這種模樣給人的印象是堅定的、正直的，與光明磊落的。

小五子躍下大石頭，他走近石大娘的身邊，發出關懷備至的細聲，道：「石大娘，剛才我不好，我不該叫你癢得如萬蟻鑽心，更不該打得你鼻青臉腫，我……我眞的很對不起你！」

石大娘大是寬心的道：「小五子，有你這幾句話就夠了，今日你放我，他日我回報！」

小五子伸手撫摸著石大娘身上的傷處，又道：「看你傷得這般樣，我眞的很難過！」

石大娘指著前面，道：「你快走吧，只要不告訴羅老大我躲在這兒，你就算幫我大忙了。」

重重的點點頭，小五子道：「我是應該幫你一個大忙的，石大娘，我幫你往大石下面藏藏身子！」

石大娘正要往大石下去躲藏，斜著身子低下頭，她剛剛伸起脖子往大石下面移！

「咻！」

如電一般的冷芒，快得宛如追回逝去的流光般，抹過了石大娘的脖子。

「啪」……鮮血發出激盪人心的聲音，箭一般的自石大娘的喉頭斷裂處往外標……

石大娘半個身子往石外彈，她的雙目幾乎憋出眼眶外，嘴巴張得足以塞進個拳頭，就是說不出一句話……

她一定想說話，而且是向小五子咒罵，但一個喉管被切斷的人，是不會再說話的。

小五子狠狠一刀之後，人已彈落在石頭上，他回過頭來冷冷道：「石大娘，我要殺光知道我身世的人，對不起，你是第一個！」

石大娘口中流出大量的血，脖子雖然斷了，可就是瞪著眼睛，死不瞑目。

小五子這才站在石頭上跳起腳來叫：「找到了，石大娘在這兒呀！」

已經走在半里外了，錢一串第一個衝過來。

指著地上死的石大娘，錢一串道：「她怎麼死了？」

小五子道：「我殺了她！」

錢一串一瞪眼，道：「我們若要殺她，也不會把她弄到荒山裏來了！」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與白爾艷也先後撲過來。

羅老大揪住石大娘的頭髮，這才發現石大娘的喉管被切斷了。

一個人若是喉管被切斷，便神仙也難救。

白爾艷道：「小五子，你殺了她？」

小五子道：「阿娘，我不殺她，她却要殺我，我是不得已呀！」

羅老大重重的叱道：「小王八蛋，就算她要殺你，你不會趕快跑？你知道殺了他對我們多不利？」

小五子哭喪著臉，道：「對不起了，阿爹！」

他這一聲「阿爹」，叫得羅老大一身舒服！

白爾艷道：「人都死了，怪罪小五子也沒有用，羅老大，我們還是按計劃行事吧！」

羅老大道：「如果我們問出文公度他們設計的是什

麼陰謀，行起事來便立於不敗之地了！」

錢一串道：「我們快馬趕到西京去，只要能找上文公度他們之中任何一人，便不難問出他們的計劃！」

羅老大望著石大娘，嘆口氣，道：「石大娘，老實說，我並不打算要你的命，看你那一身白肉，誰捨得？可是你却太不走運氣了，連個孩子也想殺！」

小五子道：「她當然想殺我，我燒了她的酒館，她早已恨我入骨！」

錢一串道：「你燒了她酒舖她不一定會恨你，你救了我們她才恨你入骨。」

小五子打蛇順竿上，立刻點頭，道：「對，對，她一定是因爲我救了你們，所以一碰上面便想用手掐死我！」

他望著羅老大，心中却在想，原來是你羅老大，把我從我娘的手裏搶來天山不老峰，你羅老大的目的竟然是想要我來接棒，使你們七人後繼有人！

小五子眞的以爲羅老大是這樣，這是羅老大的私心重，然而，小五子又怎麼會明白羅老大眞正的目的？

羅老大的原意，是要培養小五子，將來有一天去對付南英，使他們父子相殘。

當包藍把南英中毒的事帶回惡人洞之後，羅老大也同意八邪的主張，有一天叫小五子同小彩兄妹聯婚，然後大鬧江湖，他們自然可以從中奪利了。

羅老大重重的看了小五子一眼，道：「你發現石大娘的時候，她在做什麼？」

小五子道：「她在躲著我！」

羅老大道：「她既然躲著，爲什麼會對你下手？」

小五子一怔，他已從羅老大的眼神中看出羅老大對自己發生了疑惑。

指著地上的石大娘，小五子道：「她撲過來抓我，我便往石頭上躲？」

羅老大道：「就是這大石頭？」

小五子道：「我幾乎就快要躲上去了！」

羅老大立刻逼問道：「她對你說了什麼話？」

小五子道：「她什麼也沒有說，就一把抓來！」

羅老大道：「你也沒有問她什麼？」

小五子心中哆嗦，但他却理直氣壯的道：「我根本沒有時間開口，再說我也不知道她會那麼快的抓我！」

羅老大直直的望著小五子，道：「然後你就殺了他？」

小五子道：「我不殺她她殺我，她忽略了我手上還握著一把刀！」

羅老大忽然哈哈大笑，道：「好了，石大娘既然已死，我們還在這兒討論什麼，大家上馬，連夜趕往西京了！」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不擔心包藍他們幾個人？」

羅老大冷冷道：「如果包藍幾個一齊走出惡人谷，百花谷的兩個丫頭也不見得能佔得便宜，我放心得很！」

錢一串道：「羅老大，我們有個意見。」

羅老大已跨在馬背上，聞言回頭問道：「八隻手，你有什麼意見？」

錢一串道：「我們等了幾年，好不容易等到這次大賣買，我以爲不如叫他們四個人也一齊趕來西京，大家把力量扭結在一起，幹起事來也方便。

羅老大道：「如果我算計的不差，『屠夫』金太保已同『夜猫子』丁大川，『瘋狗仔』陶民，『大頭鬼』包藍四人趕往十八道彎埋伏了！」

錢一串道：「原來你已按下這步棋了，羅老大，你可眞有一套！」

羅老大笑道：「你以爲我叫他四個人在惡人洞中吃閒飯？我們走後第五天，他們就出發了！」

白爾艷道：「難怪你敢對上官桃花說出天山不老峰地方，她姐妹果然要撲個空了，哈……」

「哈……」羅老大也得意的笑了。

小五子當然也跟著笑，但却笑得十分不自然，因爲他忽然發覺，自己活得眞辛酸。

小五子如今已知道，自己的親娘叫柳柔柔，她已經死了，但是誰下的手？

爹也完了，小五子更不知道南英怎麼死的！

此刻，他連露個口風也不敢，他何止是辛酸，簡直就是痛苦。

一個人活得很痛苦，有時候還不如死了的好，尤其是像小五子才七歲大，就開始嘗到人生悲劇的苦果，往後的日子便可想而知！

小五子在滴淚，那絕不是他笑出來的。

錢一串拍馬越過小五子，他一瞪眼，道：「小五子，你哭了？」

小五子立刻把雙目拭著紅紅的，道：「我爲什麼哭，是風沙吹進去的！」

錢一串笑道：「小五子，快長大吧，長大了給你娶個漂亮的媳婦，哈……」

× × ×

狂風沙。

從西北高原上吹過來的狂風沙，呼嘯著在秦川的大地上捲刮著。

四匹健馬，便在這風沙裏直奔向東，遠處，四四方

方的城垛子已隱隱可見，便大道上的人們，也漸漸的多起來，這兒便是西京長安城。

四馬躍過壩橋，直往長安城馳去。

錢一串已笑對小五子道：「小五子，長安城街多人雜，你可千萬別亂跑，小心丟了！」

小五子精神一振，道：「我跟著錢叔走，你去那兒我便到那兒。」

錢一串道：「我去逛窰子，你也跟著去？」

小五子一瞪眼，道：「什麼逛窰子？」

錢一串吃吃笑道：「就是找女人。」

小五子咧嘴笑道：「就像那晚上在石家酒館呀！」

錢一串一掌指在小五子頭頂上，叱道：「那晚的事你全看見了？」

小五子道：「我好奇呀，看看有什麼關係！」

錢一串忽然低聲問小五子，道：「你都看了些什麼？」

小五子道：「我看到你同白阿姨在一起……在一起……好像在打架！」

錢一串手一揚未打下，却笑呵呵的道：「去你的！」

四騎就快到城門口了，不料羅老大突然沿著護城河往南繞過去。

白爾艷馬上高聲道：「羅老大，你去那兒？」

羅老大回頭道：「今晚不進城了。」

錢一串拍馬追上去，道：「羅老大，爲什麼不進城？」

羅老大重重的道：「城內的客棧不能住，總督府的官差一定查得緊。」

白爾艷道：「看樣子你是想住在城外的老君廟了！」

羅老大道：「不錯，老君廟最安全，大智和尚又不是外人。」

白爾艷道：「大智那禿驢，當了和尚忘了娘，見了面不拿正眼看人，上回我一屁股坐在他懷裏去，哈，吓的他直唸阿彌陀佛，哈……」

錢一串笑道：「我把天下的和尚共分四等。」

後面的小五子立刻問道：「和尚？什麼叫和尚？」

小五子從一歲多便被羅老大抱入惡人洞，他從未離開過天山不老峰，更未聽過和尚二字。

其實，小五子還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

羅老大道：「和尚就是侍候神，騙騙人的大光頭。」

小五子當然聽不懂，他問錢一串道：「你把和尚分成四等？」

馬蹄哆哆掉起不少碎石子，錢一串吃吃笑道：「不錯，和尚共分四等。」

白爾艷也笑道：「那四等？」

錢一串道：「酒色財氣四等。」

錢一串清清喉嚨，又笑道：「有道的高僧爲第一等，他們只愛財，酒色氣全免了。」

白爾艷道：「既然有道高僧，又豈貪財，胡說八道。」

錢一串正經八百的道：「一點也不胡說，高僧再高招，他能不吃飯？萬人迷，你見過高僧穿破衫的？」

白爾艷笑笑，道：「高僧吃素，衣衫也簡單……」

錢一串面色一整，道：「狗屁，西京有幾家素食館，價錢貴的吓死人！」

小五子已接道：「那第二等呢？」

錢一串道：「第二等和尚愛財之外不受氣。」

白爾艷道：「這話怎麼說？」

錢一串道：「這類和尚最是場面人，他們取財之外，還得受人尊敬，你想想，一個常受人尊敬的和尚，他會受人的氣嗎？這種和尚心眼小，他若會成功，準要你的命。」

小五子道：「那第三等呢？」

錢一串道：「第三等和尚除了色之外，另三項全都俱備，這和尚天底下隨處都有。」

小五子笑道：「那第四種和尚酒色財氣齊全的了？如此說來，幹和尚也不錯呀！」

羅老大回頭叱道：「你想當和尚？」

小五子笑道：「有機會想去幹兩天試試。」

羅老大叱道：「不可以！」

小五子當然不知道，羅老大爲什麼不同意自己當和尚，如果小五子去當和尚，羅老大的惡人計劃便泡湯了。

白爾艷笑道：「錢一串，你快挨揍了。」

錢一串道：「誰敢打我？」

白爾艷道：「天下的和尚就會揍你。」

錢一串笑道：「和尚雖然被我錢某人分成四等，但他們嘴巴裏還是唸著四大皆空，任何一個和尚也不會承認自己是缺一空的和尚，所以他們不會打我。」

白爾艷道：「如果我說給大智聽，他就饒不了你。」

錢一串哈哈笑道：「如果大智出手揍我，他便不是眞的和尚，那還談的什麼四大皆空？」

不料便在這時候，斜刺裏一聲怪吼，一個人影便烏雲蓋天也似的，挾著一股冗孟的掌風，直往錢一串的頭頂怒拍過來。

事出突然，錢一串不及出掌。

白爾艷也無法幫上忙，小五子更是驚異的一聲叫！

錢一串忽然低頭鑽到馬腹下，但聞嘭的一聲，健馬承受不了那重重的一掌，兩隻前蹄奮力彈起！

就在怒馬長嘶裏，錢一串也已掠在路邊上，抬頭看，一團灰影又往他這面飛過來。

白爾艷第一個叫起來，道：「大智和尚。」

錢一串也看清楚了，便立刻笑罵道：「好個禿驢，暗箭傷人吶。」

那團灰影雙掌一錯，便冷冷的道：「揍你。」

錢一串出掌如電，旋身連發十七次，笑道：「和尚戒之在嗔，你算第幾種和尚？」

羅老大回過馬來，道：「別打了，幹正事要緊。」

那團灰影，果然就是老君廟主持——大智和尚。

雷一般的一聲洪笑，大智巨大的身軀站在錢一串的面前，道：「八隻手，你給我牢牢記住，這件事完了之後，我們非打一架不可。」

錢一串吃吃笑道：「敢情就是我剛才的一段評語？」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也未免太不像個和尚了吧？」

大智摸著厚而帶鬍子的大嘴巴，道：「我是不是和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錢一串道：「你廟裏供的老君也知道。」

羅老大道：「別逗了，此處不是說話地方，我們到廟裏去再說。」

一行五個人進入老君廟，那大智對兩個小沙彌吩咐：「今夜關起廟門，二人早早安睡，無事不可到廟後院裏去。」

兩個小沙彌都看著小五子。

小五子對白爾艷道：「還有這麼小的和尚？他們也知道酒色財氣，四大不空？」

白爾艷笑道：「別胡說，你同他們一齊去睡吧！」

小五子立刻拉著兩個小沙彌，赤子之心，頑童之舉，頓然顯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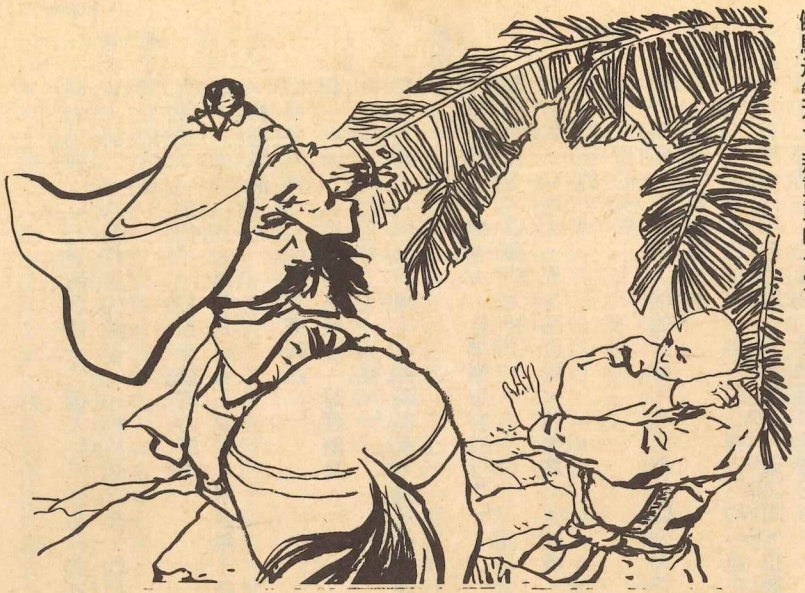
便兩個小沙彌也笑嘻嘻的同小五子歡笑著往客房走去。

老君廟的方丈室中，羅老大面色凝重的問大智和尚：「你可知道事情有變？」

大智道：「老大，你指的是那方面的？」

羅老大道：「你難道還不知道，八邪也插一腿了？」

大智眨著大眼睛，道：「不會吧！兩年前文公度他們在西京出現過，可是這一年多來，我幾乎就沒有看到



健馬承受不了那重重的一掌……

他們的人影子！」

冷哼一聲，羅老大道：「別以為我們的眼尖，文公度的鼻子也很靈光，這種大買賣，他會不知道？」

大智道：「老大是怎麼知道的？」

羅老大道：「大散關有家小酒館，你可知道？」

大智笑道：「不就是『鬼見愁』石老三夫妻二人開的那家害人酒館？」

羅老大道：「不錯，石大娘親口說的話，無憂島上的人全出動了。」

大智驚訝的道：「西京沒看到他們一個人。」

羅老大道：「怕的就是這樣，文公度有名的『笑裏藏奸』，他的鬼點子最多。」

白爾艷道：「我們怎麼辦？」

羅老大道：「計劃不變，先摸清寶物是否裝在車上？還是馱在馬上？」

錢一串道：「怎麼去加以證實？」

羅老大道：「所以我把小五子帶來了。」

大智一怔，道：「你要用那個小娃兒？」

他一頓，又道：「會壞事的。」

羅老大嘿嘿笑道：「大智，你可曾想到當年的八道溝子之事？」

大智道：「那是一次上當的買賣，我死也不會忘記

。」

羅老大道：「八道溝我們十二個人好不容易等到五輛大車，與二十八個押運的鏢客，一場拚殺之後，我們奪了那五輛大車……」

大智道：「別提了，提起來就窩心肝！」

羅老大道：「五大車全是破磚石頭蛋，兩萬銀子却走另一條道路溜了。」

白爾艷笑道：「這是聲東擊西。」

錢一串道：「也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大智道：「反正是上了一次當。」

羅老大道：「所以我絕不會再蹈覆車，我是個記取教訓的人。」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準備怎麼進行？」

羅老大道：「這要問大智了。」

大智道：「老大，你有話直說，我雖然出家躲禍，但還是會聽你的。」

十分安慰的笑笑……

對於當年一同在道上混的兄弟，今天還能聽到大智這麼說，羅老大頓感愉快。

一個人，如果能夠把另一個人的心與自己的心連在一起，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便父子兄弟之間，也很難做得到，因爲，心是紅的，但思想却是虛幻的。

虛幻就是不實，所以北湖上經常發生自相殘殺的事情。

只要在江湖上混的人，這種事情一定知道的不少。

如今只要有人能誠懇的說出擁護自己的話，便明知對方是虛僞的，也足以令人愉快了。

羅老大就是這樣子。

大智的話令他高興，也令他想起當年。

當年自己未列入七大惡人之列的時候，便是同大智等十二人共患難在一起，這以後，兄弟們死的死，逃的逃，大智選擇了出家。

羅老大找他幫忙，大智當然義不容辭。

大智幫的便是經常在總督府衙門附近打探！

打探那批寶物的動向，然後向羅老大遞消息。

刺探兩小初相逢

大智的消息絕對可靠，羅老大也絕對信得過，所以當羅老大得知總督衙門就在這個月初十運贐進京的消息之後，便立刻趕來了。

四個人圍坐在一張方桌上，羅老大以手沾著茶水在桌面上畫著。

他畫的是總督衙門的地形。

羅老大是個心思十分細密的人，他做起事來總是令

其餘的六個人佩服，所以羅老大被稱做老大。

當老大不只是武功要好，機智謀略，運籌帷幄，更需高人一等。

羅老大就俱備了這些條件。

爲了想得到「刀公子」南英的刀法秘笈，羅老大就會說動「陰山五狼」，出手攔截柳柔柔。

說動，其實就是利用，他利用了「陰山五狼」，而「陰山五狼」便也在他的利用下，全部喪命。

如果要想躲避一個要命的對手，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去注意這個人的一切動向。

羅老大便是這樣，他暗中注意「刀公子」南英的行踪，却也發現了柳柔柔不規的行爲，於是羅老大說動了「陰山五狼」與他合夥攔截那輛馬車。

現在。

現在羅老大又在動腦筋了。

他動腦筋的時候，兩道濃眉總是像倒吊著似的，就好像眉毛要掉下來似的。

他在動腦筋的時候也總是不願有人打擾。

所以另外三人只是閉嘴看著羅老大在桌面上畫。

半晌，羅老大重重的道：「就這麼辦！」

白爾艷道：「怎麼辦？」

羅老大道：「把小五子叫來，我立刻帶他進城去。」

錢一串道：「半夜三更天？」

羅老大淡淡的道：「不錯，你難道忘了？我們這號人物，天越黑辦起事來越順當，老天爺把天黑賜給我們，就是要我們善加利用的。」

錢一串道：「我陪老大一起去？」

羅老大道：「不用，你們誰也別去。」

大智和尚道：「老大，總督衙門你還記得吧？」

羅老大笑笑，道：「雖然那回沒有救出丁三，但衙門裏面的一切我還記得。」

提起「野狼」丁三，連大智也覺黯然，丁三是被砍頭的，他們爲了救他，還曾劫過獄，但却賠掉七個兄弟的命。

白爾艷道：「羅老大，我們雖然是臨時夫妻，但我還是希望你平安沒事。」

白爾艷拍拍羅老大的手，又道：「早去早回，那地方可別逞能。」

羅老大吃吃笑道：「萬人迷，聽你的口氣，我好像成了你的兒子了。」

白爾艷道：「你要當我兒子，我也不反對。」

錢一串道：「萬人迷，你也不怕折了你的壽。」

便在這時候，大智和尚已領著小五子走進來。

小五子跑到白爾艷身邊，笑道：「阿娘，你們找我

？」

白爾艷拍拍小五子的頭，笑道：「是你阿爹，他要帶你進城。」

小五子立刻走進羅老大，道：「眞的？」

羅老大道：「馬上走。」

小五子高興的跳起來，道：「哇噻，進城一定很好玩。」

錢一串冷冷道：「小五子，外面都快三更天了，城裏面還有什麼好玩的？」

他拉過小五子，又道：「你阿爹羅老大是帶你去辦事的，你可要卯足了勁，好好的幹喲！」

小五子道：「半夜進城幹什麼？」

羅老大面色一寒，道：「帶你出來，可不是玩耍的，小五子，你雖然力氣不足，武功尚未練多少，但你已學了丁大川的輕功，你錢叔的幾招絕藝，我也教了你一路掌法，這次帶你出來，却是因爲總督衙門有幾道關卡須要你進去查看。」

羅老大把小五子拉在桌邊，他又仔細的以茶水畫在桌面上，道：「你記住，就在西邊一座院子裏，那是一處戒備森嚴，關卡重重的地方，一連三道鐵柵門，大概只有你這種身子可以進得去。」

小五子笑道：「只要我的頭進得了，我便能進得去，阿爹，我進去以後呢？」

羅老大道：「進去之後什麼也不能拿，只要你認出那些箱子裏放的是寶物，什麼袋子裏放的是銀子，出來告訴我便行了。」

小五子笑嘻嘻的道：「這容易，不老峰後山下，我鑽進過老虎洞，也到過野狼窩，我都不怕。」

錢一串笑道：「七惡的接棒人，不會孬種，小五子，等你回來之後，大叔再教你幾手絕活。」

小五子道：「你說西京很好玩，只要你帶我去遊玩。」

錢一串笑笑，道：「行，一定帶你去玩。」

羅老大帶著小五子走了。

小五子是爬在羅老大的背上的，這樣，羅老大便走的更快。

羅老大挽著小五子到了城牆下，只見他雙手往空中用力托起來，小五子便噗的一聲攀在城牆上。

羅老大隨後也上了城，灰濛濛中，羅老大把小五子援在肩頭上，低聲道：「小五子，西京的胡同多如牛毛，一旦走失掉，便很難再找到，你可不能胡亂跑。」

小五子道：「阿爹叫我去那裏，我便去那裏，小五子絕不亂跑。」

羅老大甚是寬心，他抖一抖肩膀，立刻直奔總督衙門那條大街。

那是一條黑磚鋪地的大街，兩邊的林蔭濃密，却不見一個行人。

如果這時候有什麼風吹草動，大概只有一隊隊巡邏的官兵偶爾從附近街道出現。

羅老大與小五子二人來到這條大街頭，羅老大約略看了一下方位，認了一下地形，便立刻托起小五子躍上屋頂，到了這時候，小五子方才體會到羅老大的眞本事。

小五子便覺耳邊風生，飛簷重角，羅老大如履平地，竄房越脊，羅老大宛似生了兩隻無形翅膀，未見用力，便跨腿而過。

前面一堵高牆，牆高三丈五。

羅老大坐在一座屋脊上，他放下小五子。

小五子攀著屋簷坐下來，低聲道：「阿爹，到了？」

羅老大點點頭，指著前面一堵高牆，道：「小五子，你仔細的看。」

小五子果然瞪著眼睛看過去，他低聲的道：「牆裏面就是總督府？」

羅老大道：「不錯。」

小五子道：「阿爹，我怎麼辦？」

羅老大道：「我問你，你阿娘教你的『蛇行功夫』，你學得如何？」

小五子笑道：「阿爹說的可是阿娘教我的纏人蛇功？」

他哈哈低笑，道：「我學的差不多了，阿爹，我能繞緊了樹幹爬上去，就同蛇一模樣。」

羅老大想笑。

但這時候他怎麼會笑得出來？

羅老大雖然不能笑出聲，但他心中却不能不想。

「萬人迷」白爾艷這套「蛇行功」，原是她同男人在一起的時候思索出來的。

白爾艷一旦與男人滾在一張床上，便像條蛇一樣，把個男的纏住不放，能把男的纏的透不過氣來。

羅老大就有這種經驗。

久而久之，白爾艷便想出這一套「蛇行功」。

而且她也把這套功夫叫小五子苦練。

蛇行的模樣是彎曲的，但人若苦練蛇行功，便由四個定點變爲八個定點——雙手雙足之外，又加上雙肘與雙膝。

小五子的肘膝早已磨得像生了一層繭。

指指小五子的頭，羅老大道：「順著屋脊溜進去，記住，這堵牆裏面一定有守衛的官兵，你絕不能被他們

發現，等你看到一間鐵柵門之後，進去，進去看清裏面的東西，再小心的出來告訴我。」

小五子點點頭，道：「阿爹，我去了，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的。」

小五子全身立刻貼在屋面上，他四肢移動，但却沒有離開屋面，腰身扭動，果然像一條蛇般往屋子下面溜去，羅老大暗中看得仔細，不由面露得意之色。

「刀公子」南英的兒子，如今變成自己的，誰能想得到？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小五子就要快長大了。

不錯，小五子越看越像當年的刀公子。

但也越發的變得同七惡一樣，他什麼都敢做。

現在，他爬到了高牆邊，附近有一道小洞口，那是水道口，頂多有兩個拳頭大小。

那麼小的洞口，是不可能爬進人的。

但小五子有辦法，他只要用小刀削去少許地方，便能把頭伸進去——他只有七歲那麼大。

像蛇一般的身子，緩緩的從水道洞口鑽進去，小五子立刻發覺這道大院子裏戒備森嚴。

有幾塊花圃之外，便是四週半尺高的香草——這種香草來自西北高原上，院子裏種著這種香草，一年四季都飄香，尤其是嚴冬，香味更濃。

小五子爬在這些香草中，身不仰頭不抬，緩緩的爬到七丈外，他已發現一道鐵柵門。

院子裏一共有八個守衛，他們不停的來回走著，八個人手上都拿著刀。

霍霍的刀光，發出電一般的冷芒，其中一人忽然高聲道：「四時。」

立刻聽得院子另一面傳來：「平安！」

小五子爬在草裏不動顫，動著腦筋怎麼才能進入那道鐵柵門內。

此刻，八個守衛的又往兩邊移動著。

小五子把握住這一刻，立刻爬上台階，溜進欄杆，鐵門內黑漆漆的他什麼也看不見。

鐵柵的鐵欄根根兒臂粗，但相隔却有半尺寬。

羅老大果然算準了，這兒只有小五子能進得去。

而小五子也一定會進得去。

半尺寬足夠小五子把頭伸進去。

他果然像一條蛇一般的溜進了鐵欄杆內。

於是，小五子在鐵柵杆內笑了。

他躲進了暗中，還回頭向那八個守衛的伸伸舌頭。

是的，誰會想得到一個小孩子會溜進來？

小五子仍然在地上爬，因爲羅老大特別告訴他，只有用蛇行功才不會被人發現。

如果他站起來，就難免有影子出現，所以小五子便只有在地上爬！

他曾記得白姨教他這套功夫的時候，是分成三個階段，也是三個地方。

首先是一道斷崖邊，那地方除了爬，你絕對站不住身子，否則便會滾下斷崖。

另一個地方便是死人谷，死人谷底白骨成堆，不過在谷的右方有個大而斜的岩壁，除了用身子貼著爬，雙手十指也要抓牢岩縫。

第三個地方便難了，是在一塊光而又滑，上面長滿青苔的岩石上練。

白爾艷曾對小五子說過：「練蛇行功，就要像抱緊一個你愛得要命的東西，絕對要抓牢，抓緊。」

雖然，小五子不知道白爾艷指的是「男人」，但他還是照著白爾艷教他的方法去練。

現在，小五子就是抓緊了鐵柵，吃力的鑽進去。

三道鐵柵全一樣，他順利的到了最裏面。

他果然看到裏面堆了五個大箱子。

箱子全用鋼條加裝，看來甚是牢固。

箱子尚未加封條，更未上鎖，五隻大箱子都很大，每一隻箱子足以裝下一個人。

灰暗中，小五子掀起一隻箱子來。

不料他剛剛掀起一半，箱內「咻……」一陣響……

小五子一驚之下忙鬆手，那箱子立刻又關起來。

他似乎看到一陣星星也似的星芒流閃而飛下了屋頂。

小五子心中吃驚，這一定是機關暗器。

小五子心想：「如果這箱子裏都沒有暗器，自己又怎麼看呢？」

一陣思索之後，小五子試著慢慢頂開箱子一角，他不敢用力掀開來看。

他只掀開一兩寸高，只要能把手伸進去就行。

小五子仍然爬匐在地面上，他以短刀頂起箱蓋來，只要能把手伸進去摸一摸，就行了！

於是，他就把五隻箱子全摸了一遍，他發現，只有中間的一隻箱子裏面，裝的東西是光滑的，有著耀目的光亮與燦爛的毫光。

那是一隻似乎小一點的箱子，但外表上如果不細看是分不出來的。

小五子怎麼會知道，另外的四隻箱子是仿造的。

仿造的箱子總會有地方不盡相同。

這當然是經過愼密的設計，週詳的策劃，方才有此仿造的大木箱。

小五子眞想摸一把塞入懷裏，但他想起羅老大說的

的話。

羅老大曾告訴過他，只能認，不能拿，那會令他們更加小心防範。

這裏地方並不算大，黑暗中，小五子又看了四週一眼，便又蛇行到鐵柵門邊。

有三道鐵柵大門，門內是不會有人防守的。

小五子像蛇一般，貼著地面匐伏到最外面的鐵柵邊，就在八個守衞的分往兩邊走的時候，他嗆的便溜出鐵柵門外，順著欄杆到了院子裏。

當八個人站定身子回過身，小五子已鑽進那片香草裏面了。

於是，有個大漢又高聲一句：「四時！」

牆的另一道院子裏，便立刻傳來：「平安」二字。

這是暗語，也是口令，小五子不懂這一套。

這種口令有個名堂，也是具有兩種作用。

那就是能叫當值的人不睡覺，更可以吓唬潛來的賊人。

然而，却並未吓住小五子。

小五子已經從高牆下面的水道口處又爬了出去！

他仍然在爬著往前行，直到他爬到那座屋子上面，看到屋脊上的羅老大。

羅老大見小五子爬回來，他笑笑，便一把托起小五子，笑道：「此地別說話，回去再細說。」

小五子低聲道：「阿爹，累你久等了。」

羅老大寬慰的一笑，道：「我等的不算久，替你擔心倒是眞的。」

小五子道：「害阿爹替我擔心，對不起啦！」

羅老大笑道：「同阿爹客氣？阿爹當然擔心自己的兒子了！」

小五子不開口了。

小五子想到南英，自己的父親是南英，母親是柳柔柔，母親死了，爹也被人害死。

羅老大扛起小五子，匆匆的自原路出了城，也匆忙的回到老君廟。

白爾艷與錢一串已經睡了。

大智和尚守在廟外面，他迎上了羅老大。

「怎麼樣？發現什麼了？」

羅老大道：「進去說話。」

這時候，住在客室裏的白爾艷與錢一串也聞聲趕來了，兩個人見羅老大抱著小五子走進大智住的房間，便也立刻跟進來了。

他們幾個仍然坐在桌子邊上，不過這時候又多一個小五子。

附近的大路上傳來車輪聲，天大概快要亮了。

老君廟裏面，羅老大道：「好了，小五子，你可以把見到的說出來了。」

小五子頓感自己成了要人，這該從在座的幾人眼神中看得出來。

八隻眼睛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八隻好像要看穿他的眼睛，炯炯的逼視著他。

小五子伸出舌頭舐舐嘴唇，緩緩的道：「那地方防守的眞嚴，院子裏面有八個人守著，院子另一面也有人守著，眞的是裏三層外三層，若非是夜裏天黑，誰也走不過去。」

他雖然年紀小，但也會往自己臉上貼金，先把那去的地方說得宛如龍潭虎穴一般，這樣，就顯得他的本事。

好像這種自我吹噓的事情，每個人都與生俱來似的。

當然，小五子也自不例外。

白爾艷道：「你都發現些什麼？」

小五子道：「我是施展出阿娘教我的蛇行功，一路爬到大鐵柵門邊，覷個機會便爬進去的，大鐵柵雖然有三道，却也難不倒我，你知道，我只要能把頭鑽進去，便立刻會全身溜進去。就像是個蛇！」

白爾艷又問：「你進去以後發現什麼了？」

小五子道：「那間房子好大，中間放了五隻銅條固的大木箱子……」

白爾艷看著羅老大，道：「五隻大木箱？」

羅老大立刻面皮一緊，道：「快說下去！」

小五子道：「我仍然不敢站起來，先是伸手掀開一隻大木箱，不料裏面發出「咻咻」的聲來，我立刻又把木箱蓋起來！」

羅老大冷笑道：「這是『西楚巧匠』王大麻子的傑作，這人大概已經來西京了。」

錢一串道：「這老小子鬼計多端，有他在，事情還眞的夠麻煩。」

白爾艷道：「還好沒有傷到小五子。」

羅老大道：「木箱中藏著機關，小五子未站起來，否則，只怕小五子出不來了。」

小五子道：「我還是把每個箱子查了一遍。」

羅老大精神一振，道：「快說，你查到了什麼？」

小五子道：「我不把箱蓋打開，只輕輕的掀起一點點，只要能把手伸進去摸，就好了！」

羅老大道：「你摸到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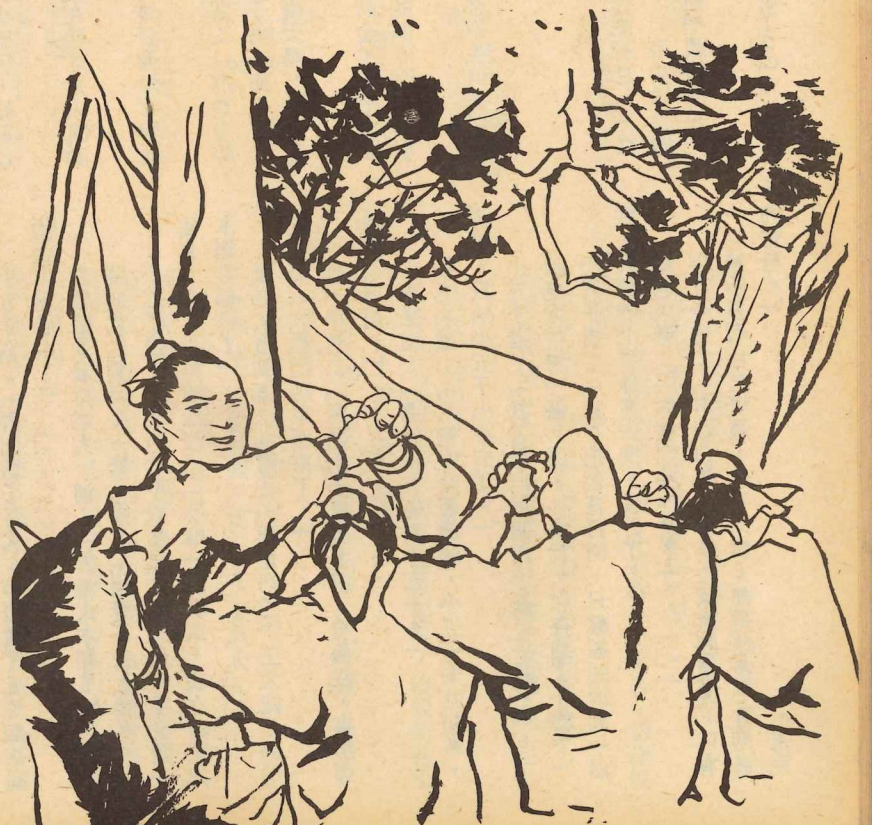
小五子道：「有四口箱子都是冷冰冰的硬塊，只有一口箱子裏面珠光燦燦，伸手一摸，都是些我不曾見過的寶貝。」

·未完

◈傳俠奇義仗◈

紅粉戰國

文·慕容美
圖·古月



巴東奇案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
唱得竹枝聲咽處，幽情苦緒杜鵑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歌又聞，
江湖兒女聲聲唱，無爲公子江不群。

沒落已久的飛龍幫，忽又傳東江湖，重開門戶。

這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江湖幫派的興衰降替，自古以來，就已司空見慣，何況飛龍幫不過是個蕞蕞之幫，既沒有七大門派的聲威，也不在各霸一方的三教九幫之列，緬懷往昔的全盛時期，不過僅屬「百里侯」而已。

就整個江湖而言，雖不值一提，但就飛龍幫本身而言，却是件值得歡欣鼓舞的無比盛事。

沒落了數十年而終於東山再起的飛龍幫，有辛酸的往事。慘痛的回憶，但也有可歌可泣的事蹟，它終於能重開門戶，立馬江湖，單憑這件事就值得驕傲的了。

然而，天公並不作美，飛龍幫重開門戶之日，竟是個風雨如晦的日子。

飛龍幫上上下下，心頭都蒙上了一層陰霾，因爲這是不太吉利的事。

但這種感覺維持得並不長久，由於與賀的賓客中到了三位地位尊崇的人物，鬱悶的氣悶頓時改觀，幫主「鬧海蛟龍」祁世武本來繃得緊緊的老臉上，幾乎每一寸肌肉都露出了愉悅的笑容。

這三位能使氣氛改觀的貴客，一位是少林達摩院的長老靈空大師，一位是武當四大護法之一的法眞道長，另一位則是華山六大神劍之一的「穿雲劍」霍必興。

他們不但各自在本門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並且在天下武林之中也是大名鼎鼎，人人敬畏的人物。

以勢力不滿百里的飛龍幫，能與震懾天下的七大宗派攀上交情，而能有靈空大師等當世高人不遠千里來賀，這無異使飛龍幫的聲勢地位平空抬高不少，使天下武林刮目相看。

這就無怪乎祁世武爲什麼會滿面笑容，再也不計較天氣的好壞了。

風仍在吹，雨仍在下，風雨籠罩着飛龍幫大寨，也籠罩着飛龍幫所在的巴東「傲江坡」，天空中偶而有幾片飄零的黃葉，秋意似乎很深了。

× × ×

燭光，盛筵，大廳中洋溢着談讌歡笑之聲。

三位貴客各踞一席，祁幫主下首一席相陪，靈空大師、法眞道長用的都是純淨的素食，在祁幫主殷勤招待下，酒饌俱極精美。

其次，則是一般普通賓客，與飛龍幫中地位較高的門人，有的六人一桌，有的八人一席，環列四周，有如衆星拱月。

三位貴客不苟言笑，酒饌也是淺嘗即止。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包括幫主祁世武在內，不論身分地位，都比靈空大師等差得太多，在這些武林末學後輩之前，他們的矜持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

酒過三巡，一位飛龍幫弟子倉皇入報。

倉皇是倉皇，但眉宇口鼻間却有一份難以掩飾的驚喜。

「無爲公子江不群駕到！」

這是個震撼人心的訊息，無爲公子江不群，不是一般武林人物可比，他的一切作爲都是富有傳奇性的。

全廳座客肅然而起，祁幫主急步而出。

但其中也有例外，少林靈空大師、武當法眞道長眼觀鼻，鼻觀心，根本就動也沒動，華山霍必興屁股微微一欠，却立刻又坐了下去。

然而，這三位貴客似乎立刻就受了冷落，所有目光俱都射向了廳外，迫切的想一睹無爲公子的丰采，以致這三位貴客的是坐是站，誰也沒有注意。

祁世武脚步甫出大廳，但覺眼前一亮，青巾儒服的無爲公子江不群已經站到了他的面前。

他不是第一次見到江不群，但每一次都使他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至少，那一雙明朗的目光就會有一種使他自覺渺小之感。

孤身隻影，踏着風雨而來的江不群，是那樣的高潔、儒雅、瀟洒、從容，樸素簡單的衣飾，沒有一點寒酸之色，英俊無倫的顏面，不帶一絲輕浮之氣，他的一言一語，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一股震懾人心的力量，能使人忘其所以，使人目奪神馳。

他周身沒有雨漬，脚下不見泥濘，彷彿是一朵由污泥中鑽出來的蓮花，但沒有人覺得奇怪，因爲發生在無爲公子身上的任何事，都是合理而可能的。

滿廳的賓客木然呆立，目光的焦點都在無爲公子身上，例外的還是靈空大師等三位貴客，他們身子未動，目光未轉，彷彿惱恨無爲公子佔去了他們的光彩，又彷彿對無爲公子抱有很深的成見，拒與交往。

無爲公子眞像初升的朝陽，萬道光芒掩蓋了一切，儘管靈空大師等人有失常態，但還是無人注意。

祁世武怔立半晌，方才回過神來，滿面陪笑的拱手道：

「公子光臨敝幫，惠然肯來，不但蓬蓽生輝，老朽亦是三生有幸。」

江不群朗笑道：

「祁幫主太謙了，你我老友，這等大喜之日，小弟如何能夠不來？」

其實祁世武與江不群不過只有數面之緣，若說老友，未免太套近了些，以江不群的年齡而論，這話太過托大，但以江不群的聲威，却使得祁世武受寵若驚，有些飄飄欲仙起來。

× × ×

江不群以其慣有的謙虛風度，阻止了祁世武重開新席，却在祁世武的一席上隨隨便便的坐了下來。

祁世武既感不安，又覺欣幸，他知道，無爲公子與飛龍幫主同席把盞，稱兄喚弟之事，不久將傳遍江湖，這不但是飛龍幫的光榮，也是飛龍幫的運氣，只要這件事傳揚出去，飛龍幫今後將聲譽鵲起，不難與三教九幫分庭抗禮，並列武林。

飛龍幫的門人弟子，自亦個個欣幸，祁世武近乎手足無措的親自爲江不群把盞，但江不群却隨便的搶過杯子，笑道：

「小弟不是外人，祁幫主莫要因我之故，冷落了貴賓！」

這話提醒了祁世武，使他悚然一驚，同時發覺了不言不動，目不斜視，對無爲公子不理不睬的靈空大師三人。

他覺得有些不妙，看情形這三位屬於七大宗派中的高人已經怪下罪來，無爲公子雖然重要，但七大宗派却是萬萬得罪不起的。

忖念之中，連忙舉杯而起，含笑道：

「老朽昏庸，還未爲無爲公子介紹在座的高賢……」

江不群一笑而起，雙手連拱道：

「少林靈空大師、武當法眞道長、華山霍老俠士，在下早已久仰了。」

祁世武訝然暗忖：無爲公子簡直是神而非人，以他的年齡看來，爲什麼他的見聞如此之廣，他所懂得的又如此之多？

然而，雙方立刻僵了，連一向從容不迫的無爲公子江不群也不由怔了起來，因爲靈空大師、法眞道長、霍老俠士仍然不言不動，眼皮也不曾翻上一翻。

就算三人對無爲公子不滿，似乎也不該有這種反常的作爲，因爲他們畢竟是涵養深厚，道德高深的老一輩人物。

江不群重新歸座，面部有一層曚昧之色，但却無人看得出那種神色是表露的什麼意思？

事實上，這時也無人再去研究無爲公子的神色，所有目光的焦點又都移到了靈空大師等三人身上。

祁世武首先向靈空大師一揖到地，歉疚的道：

「老朽招待不周，務望大師海涵。」

靈空大師仍然靜坐如前，不言不動。

祁世武心頭咚的一跳，定神看時，只覺靈空大師面色紅潤，目芒如電，但却固定在桌面之上。

他略一猶豫，再度施禮開口道：

「大師……」

但一隻輕柔而又有力的手搭到了他的肩頭之上，打斷了他的話鋒。

祁世武側身回頭，接觸到的是無爲公子溫煦的目光，這使他有些慚愧，更有些爲難，不由吶吶的道：

「老朽無德無能，不足……」

江不群輕輕搖頭一嘆道：

「不論祁幫主再說什麼，他們三位也是聽不到了！」

祁世武愕然變色，大驚道：

「公子是說……」

目光再度轉到靈空大師等人臉上，却又呆了起來。

江不群的話，他自然懂得，但眼前的情形，他却萬萬難以相信，因爲靈空大師等三人既不可能猝然而死，那容顏氣色更不像已死之人。

江不群微微一嘆，運手輕拂。

但見靈空大師等三人連人帶椅同時倒地，屍體已經僵冷，但雙目不閉，氣色如常，死得離奇萬分。

滿廳賓客，駭然變色。

雖然這難以使人相信，但事實總歸是事實，靈空大師等是死了。

× × ×

賓客都已散盡，因爲誰也不願沾惹這場是非。

廳外天空漆黑如墨，風雨敲窗，廳內酒筵未撤，座客已杳，飛龍幫主祁世武站在三具屍體之前，像一尊石雕的塑像，已足足有半個時辰不曾移動了。

飛龍幫的弟子門人一個個木立四周，也與木雕泥塑的一樣，只有無爲公子江不群仍然閒坐椅上。

他的神情沒有太大的變化，似乎任何重大的事故，都不會使他激動，更不會使他失却了慣有的從容。

只見他手指輕敲前額，似在沉思，但微微轉動的目光，却又像一個置身事外的人在欣賞這些變故。

木立的祁世武終於流出了兩滴眼淚。

他並非爲怕事而哭，而是這些年來的辛酸、奮鬥，完全變成了空幻，像一株在風雨中生長的花樹眼看將要開花結果之時，却又一下子枯萎了下來，這種意外的突然打擊，使他忍受不了。

飛龍幫是徹底完了，靈空大師等三位高手暴斃飛龍

幫，不論少林、武當、華山，那一派也不會就此罷手，飛龍幫將如何辯白？如何使人相信這猝變的經過……他深切知道，飛龍幫已被這件意外捲入了萬劫不復之境。

終於，他也坐了下來，面對着三具屍身坐了下來。

他轉頭望望江不群冰冷的道：

「公子爲何還不離去？」

敬畏、感激，已經變成了無邊的恨意，被他幾乎視爲神明的江不群，現在在他眼中已經變成了一條最毒的毒蛇。

江不群微吁道：

「最近我的運氣實在太壞，如果我不來，也許不會發生這件不愉快的事。」

祁世武長嘆道：

「在公子來說，僅是件不愉快的事，但在老朽與飛龍幫來說，却是塌天大禍！」

語意尖刻，意存諷刺。

江不群微微一笑道：

「如果這是塌天大禍，則在下與祁幫主同樣的被砸在已塌的碎天之下，並沒有什麼不同。」

祁世武苦笑道：

「那麼公子與他們三位有何深仇大恨？」

江不群平靜的道：

「毫無仇恨。」

祁世武正色道：

「既無仇恨，公子爲何選在此時此地下手？」

江不群終於忍不住嘆口氣道：

「我知道你會說這句話。」

祁世武道：

「除了公子之外，能在大庭廣衆之間殺人於無形之中的，只怕舉世之中還找不出第二個人！」

江不群苦笑道：

「這句話也在意料之中。」

祁世武咬牙道：

「難道公子想否認？」

江不群面色突趨凝重，一字一頓的道：

「在下絕不諉罪於人，但也不願代人受過，這件事與我江不群毫無關連。」

祁世武道：

「那麼公子有什麼解釋？」

江不群搖頭道：

「沒有解釋，因爲我也解釋不出。」

祁世武沉凝的道：

「若說天下有無爲公子解釋不出的事，誰也難以相信。」

江不群嘆口氣道：

「使你有這樣的觀念，都是浮名害人……」

他徐徐踱到門前，嗅吸了一口風雨中冷濕的空氣，又轉過身子道：

「祁幫主打算怎樣？」

祁世武長嘆道：

「遣散門人弟子，親詣少林謝罪，天大的罪名一身承當，反正飛龍幫是完了，老朽也完了，但門人弟子可以逃生，如果少林、武當、華山三派肯於網開一面，他們大約是可以活下去的。」

江不群哈哈一笑道：

「你就是這一點值得可愛，也就是因爲這一點，在下才冒雨而來，料不到却有這樣意外的結果！」

祁世武兩眼瞪着他道：

「公子還笑得出來？」

江不群仍然笑道：

「縱然笑不出來，至少你該保持點輕鬆，否取我眞懷疑你雙腿怎樣支持得住你的體重！」

祁世武怔了一會，果然縱聲笑了起來，但他的笑與江不群不同，那是一種悲愴的狂笑。

江不群搖搖頭道：

「這打擊對你確實沉重，現在你可想出應該如何解決之法？」

祁世武長嘆道：

「方才老朽已經說過了，那就是唯一的解決之法。」

江不群道：

「那是最不智的下策，在下覺得不該自你的口中說出來。」

祁世武皺眉道：

「公子可是有所指教？」

江不群道：

「你的可愛之處是寬厚仁慈，捨己救人，你的特長是堅苦卓絕，忍辱負重，你該繼續發揮特長，以洗清今日變故的嫌疑，使飛龍幫不致倒下去！」

祁世武苦笑道：

「如果這不是公子所爲，則那殺死靈空大師等三位的凶手也必不弱於公子，要毀飛龍幫，不過舉手之勞，否則飛龍幫不毀在少林、武當手中，也會毀在那凶手手中……」

江不群微笑道：

「這是頹廢的論調，至少你該盡力而爲。」

祁世武搖頭道：

「他們三人的死訊一經傳出，少林、武當必然高手

立至，老朽只怕百口莫辯，頓時大禍臨頭！」

江不群大笑道：

「祁世武，你數十年來不屈不撓的幹勁到那裏去了？」

祁世武嘆道：

「這不是老朽畏首畏尾，而是這件無頭公案太使人絕望，其中一方面牽涉的是少林、武當、華山三大宗派，另一方面則是更加神秘可怕而又不可知的凶手……」

江不群一笑道：

「還有我江不群夾在中間！」

祁世武苦笑道：

「就因爲公子夾在中間，才更增加了事故的複雜與困難。」

江不群點頭道：

「這個我知道，靈空、法眞、霍必興，是七大宗派中的高手，不要說飛龍幫，就算加上今天所有貴幫的賓客，大約也傷不了他們一毫一髮，更遑論能無聲無息的取他們的性命了！」

祁世武吶吶的道：

「公子明鑒，如果公子不來，沒有人會懷疑到老朽，但公子一來……」

江不群一笑接道：

「他們就疑心我與你同謀？」

祁世武吁道：

「事實只怕就是如此。」

江不群目光向三具屍體又投注了一眼道：

「至少你還可以推到在下身上。」

祁世武一怔道：

「但公子說過不願代人受過。」

江不群大笑道：

「我自然不會把殺人放火的事攬到自己身上，但你我的話不必一定相同，你儘可以說凶手是我，等少林、武當找到我頭上時，我再推開否認。」

祁世武皺眉道：

「那有什麼用，公子一經否認，少林、武當、華山還會找到老朽身上，他們不會有那樣好的耐性，說不定會使飛龍幫玉石俱焚！」

江不群笑笑道：

「你太悲觀了，他們一來一去，至少給了我們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就是成敗的關鍵所在。」

祁世武道：

「你是說追尋元凶？」

江不群頷首道：

「只有這樣才能洗脫嫌疑。」

祁世武搖頭嘆道：

「恕我說句喪氣的話，如果這凶手不是公子，大約他比公子還要高明，因爲他至少已經避開了公子的耳目，來無踪，去無影，殺人於無形之中，沒有絲毫線索可尋，這凶手要到何處去找？」

江不群淡淡笑道：

「這是神話。」

祁世武眉飛目動，一副近乎痴呆的駭異之狀，喃喃的道：

「的確像是神話，若不是親自經歷，我也不會相信，但既是親目所見的，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江不群搖搖頭道：

「但是我不相信。」

祁世武鬍子幾乎都翹了起來，着急的道：

「公子是最通情達理的人，爲什麼要否定事實？」

江不群認眞的道：

「因爲這絕非事實。」

祁世武兩眼瞪得滾圓的道：

「那麼他們三人怎麼死的？」

江不群拍手一笑道：

「好極了，現在我們終於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了，他們三人是怎麼死的，這正是我們要追尋的問題……」

他重新把祁世武打量了幾眼，緩緩的接下去道：

「雖然在下也不知道他們的死因，但有一點却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他們絕非在這大廳中被人謀殺！」

祁世武雙手撚着鬍子，像要把自己的鬍子拔光，困惱的道：

「這話我不懂……實在不懂……」

江不群淡淡笑道：

「你不一定非懂不可，因爲這份腦筋大約是非我去傷不可的，你的責任是保護你的飛龍幫，另外，則是保護這三具屍體，如果可能，這大廳不妨保持原狀，門窗加鎖，派人看守，直到少林、武當、華山的高手抵達之後再把它打開，至於殺人的罪名，你不妨加到我頭上，甚至可以指我就是凶手……」

飛龍幫主祁世武吶吶的道：

「這……這似乎不大妥當。」

江不群笑道：

「你能想出更妥當的辦法嗎？」

祁世武皺眉道：

「老實說，老朽方寸已亂，毫無主張。」

江不群沉凝的道：

「那麼，不論我這辦法是好是壞，妥當與否，你也只有依計行事了。」

祁世武嘆口氣道：

「好吧……老朽若不聽爲無公子的話，那實在是太不識時務了。」

江不群面對着他，收斂了一下笑容道：

「現在我該問你幾件事了，第一，飛龍幫過去與七大宗派可有交情？」

祁世武搖搖頭道：

「老實說，從無交往，他們瞧不上老朽這小小的飛龍幫，老朽也不敢高攀，而且，當本幫沒落的幾十年之中，更不曾與七大門派有過任何交往。」

江不群道：

「這次重開門戶，可曾給七大門派發過請柬？」

祁世武點頭道：

「這不過是禮貌上的事，老朽的確發過，但沒想到眞的會有人來，就像老朽也給公子發了請柬一樣。」

江不群笑道：

「但我却來了，少林、武當、華山的人也來了！」

祁世武雙眉皺在一起，道：

「老朽最初覺得既意外，又驚喜，少林等派有高手到賀，以公子這等舉世欽仰的高人竟與老朽稱兄喚弟，原以爲是飛龍幫的運氣，誰知道……」

江不群笑接道：

「却是晦氣，對嗎？」

祁世武長吁一聲，沒有開口。

江不群目光緩緩四轉，自語般的道：

「靈空大師是少林掌門師弟，爲達摩院十二長老之一，法眞道長是武當護法，霍必興是華山一流好手，這三人地位極高……就算少林等派使人前來道賀，也不會派來地位這樣高的人，這……」

祁世武雙目圓睜，盯注着江不群，似是等他發問。

江不群沉吟了一下，終於道：

「他們三位是同時前來，還是分批而至？」

祁世武忙道：

「同時來的，就在公子到來之前不足一個時辰。」

江不群站起身來，嗯了一聲道：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少林、武當、華山各處一地，南轅北轍，他們怎會同時而至？」

祁世武猛然一拍前額，恍然道：

「不是公子問起，老朽倒沒想到這一點，這倒眞是怪事，他們三人怎會同時而來，除非他們先行約好……」

江不群一笑道：

「我早已說過，就是讓我來傷這個腦筋……他們三位來了之後，可曾說過什麼沒有？」

祁世武側頭忖思道：

「他們三位很少說話，幾乎是什麼話都沒說，老朽原認爲這是他們爲了要保持身分，不願多開口，故而當初並沒有注意這些！」

江不群微哂道：

「這就是你粗心了，你實在應該多注意一些的，他們除了不多說話之外，還有什麼異狀？」

祁世武搖搖頭道：

「他們也喝酒吃菜，但却用量很少，除此而外，就沒有什麼了！」

江不群重新走到三具屍體之前，逐一詳細看了一遍，只見他們四肢僵冷，氣息早絕，唯一不同的就是顏色如生，雙目未閉，瞳孔不散。

然後，他轉向祁世武笑笑道：

「在下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一切依計行事，注意這三具屍體。」

祁世武方欲答言，却見青影一閃，江不群早已穿窗而去。

風雨漸停，已是三更之後。

飛龍幫大寨中，沉寂、黑暗，不見灯火，不聞人聲，原來祁世武在江不群去後就已下令盡去灯火，分批守夜。

他果然依照江不群的吩咐，將宴客的大廳門窗加鎖，舉凡廳中之物，一杯一盞都不去移動，三具屍體自然也是保持着倒地時的樣子。

而後，在廳外四周派上了四十名守衞之人，輪批守護，一猫一狗，一蟲一鳥都不准靠近大廳。

除此而外，祁世武自己每隔一個時辰就去巡視一次。

祁世武第二次前去巡視時，已是五更之後，天色已明，陰雲未散，到處都是一片灰濛濛的景色。

他在大廳四面巡視了一下，由窗隙中向內張望。

這本是一個無意識的動作，三具屍體在深扃密鎖的大廳之中，另加四十名門人看守，那是無論如何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但祁世武乍然一看之下，却不由大驚失色，汗下如雨，原來那三具屍體不知何時已經消失了踪跡。

祁世武差點昏了過去，遍詢看守之人，沒有一個人能說出所以然來。

三具屍體的失踪，就像他們的死一樣，無踪，無迹，神秘得使人不可思議，祁世武差點支持不住要當場昏了過去。

門窗扃鎖如故，三具屍體如何失踪的，根本不得端倪。

誰能偷走三具屍體？

爲什麼要偷走這三具屍體？

四十名飛龍幫門人守在四周，就算有人要偷，誰又能有這等身手？

祁世武怔立良久，腦海中却是一團紛亂。

他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他却很容易的想到了無爲公子江不群，如果要偷屍體，只有他能辦到。

但他爲何要偷？

如果他要這三具屍體，他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根本不需要偷，而且，三具屍體對他又有什麼用處？

祁世武不能再想下去，他無可奈何地傳令撤去了大廳四周的守衞，而後回到靜室之中發呆。

他沒有什麼事可做，有的只是等待，等待着少林、武當、華山三大宗派的問罪之師，更等待着無爲公子能有較好的消息傳來。

× × ×

在瞿塘峽口，在白帝城遙遙相對之處，有一片寬廣的草坪，名曰白露坪，下臨長江，不論晝夜，都可以聽到嗚咽的江水之聲。

白露坪是一處幽美的地方，雖然時值秋日，但各色野菊，遍地皆是，丹桂飄香，處處沁人，置身其間，不啻桃源勝境。

在林木幽深之處，有一座古堡。

這座古堡不知建於何朝何代，更不知誰曾是它的主人，堡牆已有大半傾圮，乍然看去，只不過是一處歷史上的陳跡。

然而，這座傾圮的古堡，却就是名震武林的「秋江廢園」，也就是無爲公子江不群的居處。

雖是廢園，但却廢而不荒，傾圮的堡牆上生滿了青苔，沒有斷堡殘垣的破敗之象，而且高低參差之間，像是一幅故意弄成如此模樣的美麗圖案。

廢園中的第一特色是乾淨，第二特色是花多，已經傾倒的房舍堡牆，並不去修整，但却打掃得一塵不染，不論春夏四季，園中皆有各色各樣的應時花木，在這兩大特色之中，居住在裏面的人，就會舒服得多了。

廢園的範圍雖大，房舍雖多，但居住其內的却只有四個人，第一個是目前這廢園的主人江不群，其次是一嫗二婢。

江不群雖是這廢園之主，但在這廢園之中，他却不是絕對權威的人物。

說到權威人物，應該還是推崇那位獨目老嫗，這所廢園就是她的天下，她沒有不管的事，從江不群的飲食起居，到園中的一草一木，什麼事她都要問，什麼事她都要管，而且，她的脾氣執拗，任何事都要堅持到底。

她很少踏出廢園，彷彿她就屬於這座廢園，這座廢園也屬於她，除非一把天火把這座廢園燒個片瓦不存，否則她這一生一世再也不會離開廢園一步似的。

說到天火，除非眞正有天火，才燒得了「秋江廢園」，否則「秋江廢園」是不會失火的，因爲她最小心的就是火燭，每夜入睡之前，她都要在廢園各處一一巡視，尤其是廚下爐灶，只要留有一點火星，她也是睡不着覺的，「水火無情」，這是她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老話。

不論春秋四季，她所穿的經常是一襲青衣，一雙青鞋，彷彿從來不換，從來不洗，但却從來都是乾乾淨淨，一塵不染，一頭花白的髮絲，一根不亂。

無情的歲月，在她臉上刻滿了皺紋，她的臉似乎永遠都是板着的，縱然江不群在她面前跌上一跤，大約她也不會笑的。

至於她的權威，差不多可以說是絕對的，因爲江不群也忌憚她三分，尊稱她一聲常大娘。

使江不群眞正頭痛的，還是她的嘮叨，如果一件事不遂她的心，不順她的意，她會嘮叨個沒完沒了，直到

你屈服爲止，於是，江不群當面時含笑叫她常大娘，背後時却皺着眉叫她老古董。

老古董的勢力範圍在廢園，除開江不群、迎秋、飛萍二婢，是她的臣子之外，還有兩隻鸚鵡、四條狗、一籠雞與一隻猴子，也在她的管轄之下。

現在，江不群就舒舒服服的斜坐在廢園花廳中一把籐製的躺椅之上。

躺椅旁邊的茶几上，有一杯新泡的西湖龍井，與一盤熱騰騰的剛出籠的甜餅點心。

迎秋、飛萍二婢各自坐着一張小櫈，在躺椅之前替他捶腿。

菊花、丹桂，陣陣香氣隨風飄散，偶而也有一兩片黃葉飄墜階前，「已涼天氣未寒時」，正是最愜意的季節。

但江不群多少也有一些不舒服，從眼角中望去，「老古董」就坐在他身側五尺之外的一張花梨木椅上，那正襟危坐，獨目灼灼的模樣，使江不群眞有些心寒。

片刻之後，江不群含笑道：

「好了，不捶了，我已經舒服得多了！」

那聲音幾乎近似哀求。

迎秋、飛萍二婢應聲停了下來，但兩人唇角間都掀起了幾條細小的皺紋，那是強自忍住笑容的表情。

「跑了那麼多的路，不把氣血活過來怎麼行，要是中了風濕的毛病，到老來就有你受的了，再捶！」

聲音出自「老古董」之口，音調平板，沒有使人商議的餘地，後面的「再捶」兩字，更是鏗鏘有力，若要勉强用什麼來形容的話，就只有帝王對臣子，將軍對部卒傳諭下令時的口吻可以媲美。

迎秋、飛萍不用等候江不群的反應，立時機械的又掄起了粉拳，在他腿上有節奏的敲打了起來。

江不群用不着回答什麼，「老古董」也根本不用他回答，那「再捶」兩字是絕對權威的，在這廢園中沒人能夠反抗。

江不群閉起雙目，心中暗道：

「老古董啊老古董，我不會氣血不活，這一輩子也不會長了風濕，倒是妳的毛病該想法治治了。」

這是他常常想到的：第一，老古董該吃一種會笑的藥，笑口常開，看起來可以不必心寒。第二，老古董該吃一種能夠懶惰的藥，最好懶得天天睡覺，少管閒事，可惜世間名醫雖多，這兩種藥却無人能夠配製。

至少頓飯時間之後，「老古董」終於下令道：

「差不多了！」

江不群如逢大赦，趕忙把腿縮了回來，因爲他的雙腿已經平伸了差不多一個時辰，氣血不但沒活過來，反

而有些僵直了。

「老古董」獨目轉了一轉，嘆口氣道：

「江湖中是是非之地，沒有正經事以後少跑。」

江不群陪笑道：

「常大娘說的是，其實我也是懶得動的人，除非萬不得已……」

「老古董」淡淡的哼了一聲，打斷他的話道：

「吃些點心，然後睡午覺，日子再過得正常一點！」

江不群忙道：

「我吃……」

伸手抓起一塊甜餅，就往口中送去。

「老古董」獨目中又射來了一縷毫光，道：

「不是小孩子了，別這麼狼吞虎嚥的，吃了怎麼消化？」

江不群暗皺眉頭，忖道：

「眞是動輒得咎！」

當下只好一點點咬着嚼着，一面笑着，表示吃得開心，因爲若不如此，「老古董」就會認爲他腸胃出了毛病，那麻煩可就惹大了。

江不群吃完一塊甜餅，故意望着花廳的日色道：

「好快，日頭偏西了。」

江不群却忽然放下臉來道：

「今天什麼都玩不成，咱們有正事要辦！」

飛萍皺眉道：

「公子不愁吃，不愁穿，每天玩玩多好，爲什麼一定要去管那些江湖上的閒事，自惹煩惱？」

江不群笑道：

「我是最愛玩，最不愛管閒事的人，但是有些事不管不行，因爲它會莫名其妙的落到你頭上，誰也推不開！」

飛萍櫻唇一嘟道：

「辦什麼呢？公子快吩咐吧！」

江不群道：

「在園外梅棚裏有三具屍首，都已經用麻袋裝好了，妳們用快船送到巫山起雲峯，交給燕薇子……」

迎秋搖搖頭道：

「公子，您眞越來越不像話了，上次弄來了兩條毒蛇，這次又弄來了三具屍首，要讓『老古董』知道了，看你怎辦？」

江不群笑笑道：

「所以我只能告訴妳們。」

飛萍皺眉道：

「屍首用麻袋裝，不會臭了嗎？」

「老古董」這才打個哈欠，站起身來道：

「剛吃了點心，散散步再睡午覺……我先歇會去了！」

江不群每一個毛孔裏都要笑了出來，連忙陪笑道：

「我知道，您老快歇着去吧……」

又向迎秋、飛萍叫道：

「快扶常大娘到房裏去！」

「老古董」却搖搖手哼道：

「用不着，我不是七老八十的人，用不着扶！」

江不群却暗道：

「最好妳走路都要人扶，越老越好。」

望着「老古董」的背影走出花廳，去得遠了，江不群方才回身一笑，搖搖頭道：

「老古董越來越難纏了！」

迎秋、飛萍兩人早已笑得直不起腰來，江不群道：

「這有什麼好笑，在她面前咱們誰也抬不起頭來！」

迎秋掩着櫻唇道：

「不是我說你，公子要沒有這麼一個人管着，大約這『秋江廢園』裏也就要鬧成瘋人園了！」

飛萍却扯着江不群的衣襟道：

「公子回來了，咱們做什麼玩兒呢？」

江不群從容的道：

「至少現在沒臭，只要妳們快點送去，大約臭不到妳們。」

飛萍道：

「你要怎麼謝我們呢？」

江不群笑道：

「下次我去江陵時，一定給妳們買最好的胭脂花粉、綾羅綢緞……」

迎秋笑道：

「誰希罕那些東西？」

江不群道：

「女孩子想要的東西，除了這些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迎秋道：

「我們不要東西……」

飛萍搶着接口道：

「只要你下次出門時，也帶我們出去玩玩就行了。」

江不群摸摸下巴道：

「等我弄到『不管閒事』的藥給『老古董』吃了之後，妳們這願望就可以實現了！……」

向花廳之外投注了一眼，又道：

「妳們快去吧，若等『老古董』醒來不見妳們，那麻煩可就又大了！」

飛萍眼珠轉動着道：

「送給蕪薇子之後，要向他說什麼呢？」

江不群道：

「查出這三人的死因，屍首存在他的冰庫之中……大約這不是一下子可以查得出來的，送去之後妳們立刻趕回來，查驗的結果我會自己去問。」

迎秋點頭道：

「好吧，我們走了。」

× × ×

二婢趕回來時，天色已是薄暮，廚房中升起了炊煙，「老古董」正在燒晚飯，江不群則在書房中往返踱步。

一見二婢返來，江不群連忙問道：

「妳們見着蕪薇子了？」

迎秋一笑道：

「那老傢伙正在剖狗肚子，要看那條狗是吃了什麼才死的，一聽公子送了三具死屍，差點高興得跳了起來，眞奇怪他怎麼這樣喜歡死東西。」

江不群笑道：

「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他說什麼來着？」

迎秋道：

「他立刻把三具屍首擺到枱子上，東摸西看，不住的大叫奇怪……」

江不群道：

「這的確是件奇怪的事！」

迎秋道：

「那老傢伙說，至少要一天一夜才能知道結果，也許永遠不知道結果，反正他會盡力而爲！」

江不群微微一笑道：

「辛苦妳們了！……」

却由袖中取出了一個大紅帖子悄悄遞給飛萍道：

「拜託拜託。」

飛萍眼珠一轉，道：

「好啊，你又搗鬼了。」

江不群笑笑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對付『老古董』，不得不如此。」

不久，但聽一陣咚咚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這是「老古董」來了，她走路永遠咚咚的響，以江不群的耳朵，在一里之外都可聽到。

江不群連忙呶呶嘴，笑道：

「妳們忍耐着點，早晚有一天，我會弄點藥來給她吃的。」

飛萍知趣的嬌軀一轉，向外飄去。

不久，只見「老古董」大步而到，獨目向書房中一轉，道：

「吃飯了，有特別爲你燒的清燉雞！」

江不群忙道：

「還是常大娘疼我，這清燉雞是我最愛吃的了！……」

話未說完，却見飛萍急步跑了進來，道：

「公子，有人送帖子來！」

本來由江不群衣袖中傳過去的紅帖子又由飛萍雙手捧了上來。

江不群故意皺眉道：

「那裏送來的？」

飛萍眼睛望着別處，淡淡的道：

「歸州府。」

江不群匆匆一看，道：

「送帖子的人呢？」

飛萍道：

「走了。」

江不群又皺皺眉頭道：

「不管它，反正我不去。」

轉向「老古董」笑笑道：

「我急着要吃妳拿手的清燉雞，咱們去餐廳吧！」

「老古董」並未移步，却瞧着那被江不群丟到書桌上的紅帖子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江不群隨便的道：

「是歸州府王知府的公子迎親辦喜事，想要我去幫他們招待親友……這種事我是最不願管的，所以……不去算了。」

「老古董」皺眉道：

「這件事好像不妥，該去的還是要去，何況官府請你，你若不去豈不是得罪人家了？」

江不群笑道：

「咱們一不欠糧，二不欠稅，就算得罪了官府，又怕他怎的？」

「老古董」連連搖手道：

「話可不是這麼說，六扇門裏的人是得罪不得的，何況人家請你是瞧得起你，這是人情，人情就得應酬。」

江不群嘆口氣道：

「爲什麼我總不能清清靜靜的在家享享清福，江陵縣、歸州府……老是有應酬不完的人情……」

「老古董」並不再向江不群多話，却轉向迎秋、飛萍二婢道：

「公子就要出門了，快去取兩件夾衣，給公子帶着，秋涼了，晚上會冷。」

江不群表面上又嘆了口氣，但心裏却忍不住想要大笑。

就這樣，他又匆匆的離開了秋江廢園。

× × ×

歸州城正北三里之外，有一座山莊名爲秋浦岩，莊院不算太大，但却極盡奢侈豪華，不論房屋的建造，房內的擺設，都是花了大批銀子的，莊中只住了七個男人，很少與世人交往，有人說那是一家暴發戶，也有人疑心那是一批洗了手的强盜，日子久了，彼此相安無事，也就很少有人再去談論猜測。

秋浦岩的莊門經常是鎖着的，莊中的人不去打擾外人，也不歡迎別人打擾，大約他們都是翻牆出入。

那時正是黃昏時分，秋浦岩的暖閣中擺着兩張軟床，軟床中間一副桌案，案上則是雞鴨魚肉，上等美酒。

兩張軟床上各斜坐着一人，一個是年約三十餘歲，生得像彌勒佛一般的肚子，只見他全身都是肥肉，肥得幾乎看不到脖子，團團的臉上使人懷疑他沒生腦殼，在軟床上一坐，就像一堆蒙着衣服的肉。

但他却豪闊得很，十個手指上都有一個巨大的戒指，都是最值錢的珍珠瑪瑙，寶石古玉，每個戒子都可抵萬金。

在另一張軟床的人却是玉樹臨風一般的無爲公子江不群。

在暖閣之外，也擺下了一席，共有六人圍坐，其中一個是老叟，一個是幼童，另外四人則是矮矮的中年漢子。

這六人的特徵也是胖，雖然比起坐在軟床上的胖子來，似乎稍遜一籌，但是也胖得夠受，舉手投足之間，都只能看到一堆堆的肉在動。

暖閣上則懸了一幅橫匾，寫的是：

「饕餮幫總壇。」

那橫匾出自江不群手筆，原來這不過是遊戲之作，但他的好友忽然認起眞來，竟把寫在紙上的字雕成了橫匾，雖然不懸在莊院門口，却懸在了這暖閣之上。

其實，這實在是夠不上幫的，因爲這饕餮幫上下一共七人，江不群時常戲呼爲七人幫，這暖閣就是江不群來訪時與幫主王者食經常坐臥的地方。

王者食舉起金杯，笑道：

「看來你自在得很，想必老古董管得緊了？」

江不群搖頭一笑道：

「只能喝虎骨酒，因爲她怕我患風濕病！」

兩人又同時相對大笑起來。

江不群用筷子指指一碗清燉雞，皺眉道：

「胖娃兒，這道菜我看還是免了吧！」

「胖娃兒」是江不群送者王者食的贈號，而王者食送給江不群的贈號則是「小玉馬」。

王者食奇道：

「這道菜有什麼不對，是味道不好還是火候不夠？」

江不群搖頭道：

「味道也好，火候也夠，但是我却實在不想吃了，不瞞你說，我吃得太多，已經到了一見就怕的程度！」

王者食摸摸頰下垂着的肥肉，笑道：

「這倒是怪事，爲什麼你一定要吃到『見到就怕』的時候才不吃，這其中有什麼苦衷呢？」

江不群望着那碗清燉雞皺眉道：

「只怪我有一次偶然誇獎了老古董一句，說她燒的清燉雞好吃，不想這下子却種下了禍根……」

王者食呵呵大笑道：

「你不說下去我也知道了，而後老古董天天都做清燉雞，而你又不好意思不吃，所以就吃怕了。」

江不群嘆口氣道：

「不但不鬆，反而變本加厲，越來越嚴了。」

王者食拊掌大笑道：

「管得好，要不然你這匹小玉馬更沒有籠頭了……今夜是怎麼逃出來的？」

江不群笑道：

「正大光明的走，根本用不着逃，因爲歸州府有帖子請我，王知府的公子迎親，要我替他招待親友……」

說着把面前的一杯「女兒紅」一飲而盡，又道：

「老古董最是不願得罪官府，歸州府，江陵縣的帖子不斷的送，我也就隨時隨地可以大大方方的走，紅帖子我準備了一大箱，不愁沒有。」

王者食笑得前仰後合，幾乎透不過氣來，連手裏的一大杯酒也灑得到處都是，良久之後方才收住笑聲道：

「料不到天下武林信用卓著，從無謊言的無爲公子，却是個最擅說謊的大騙子，我可憐的老古董，不知受過你多少騙了。」

江不群又舉杯一飲而盡，笑道：

「如果不騙，只怕我今生今世再也休想離開秋江廢園，永遠都要受老古董的支配了……好酒……」

王者食又親自爲他斟酒，道：

「怎麼，難道老古董連酒都不准你喝？」

江不群皺皺眉道：

「就是如此，天天吃，頓頓吃，而且老古董的獨眼總是盯着我的筷子，嗨，吃起清燉雞簡直就像吃藥。」

王者食開心的笑道：

「妙，老古董那隻獨眼，的確是人見人怕，但縱橫天下的『小玉馬』要是沒有這麼位獨眼婆盯着也不行，這就叫一物降一物。」

伸手抄起那碗清燉雞抖手擲去，在暖閣外另一席上的矮胖老叟，頭未轉，身未動，僅是右手一伸，那碗清燉雞像受到吸力一般的到了他的手上。

王者食這才呵呵大笑道：

「無爲公子賞你們的。」

老少六名胖子齊聲道：

「謝公子賞！」

王者食與江不群又復一心一意的喝酒，一連對乾了十餘杯之後，王者食方才摸摸口唇道：

「你我都是酒中之王，千杯不醉，眞想不出你那虎骨酒是怎麼喝法？」

江不群笑道：

「每次最多三杯，不夠濕潤喉嚨的，好在每天都有紅帖子，要不然可眞要把我乾死了！」

王者食夾起一大塊紅燒肉塞到口中，吐字不清的道：「天天弄紅帖子也不是辦法，如果你想三天五天，甚至一月不回去，又怎樣去騙老古董？」

江不群大笑道：

「用不着你擔心，對付老古董，我的辦法永遠用不完，不要說一月兩月，我可以一年兩年不回家，也不會使她起一點疑心！」

王者食奇道：

「那你要用什麼辦法？」

江不群神秘的一笑道：

「遊學、赴考，都是很正當的理由。」

王者食連飲三杯，推杯一笑，但却隨之肥臉一板道：「小玉馬，冒充替王知府的公子辦喜事，大約不是爲了來喝酒的吧！」

江不群頷首笑道：

「的確是有些小事……」

於是，他把飛龍幫發生的事說了一遍。

王者食靜靜聽完，一伸舌頭道：

「你說這是小事？」

江不群笑道：

「縱然是大事，也該當小事來辦，要不然會使人昏了頭的。」

王者食同意的道：

「你說的對，小玉馬，我此刻就有些昏頭了……」

……下一了視巡面四廳大在他

忖思了一下，又搖搖頭道：

「這只能怪你，小小的飛龍幫重開門戶，要你去湊什麼熱鬧？」

江不群吁了口氣道：

「一來是我運氣不好，二來是我接到了人家的帖子。」

王者食忍不住拊掌大笑道：

「這次是眞的帖子，爲了不吃清燉雞，不喝虎骨酒，你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的，對嗎？」

江不群搖頭道：

「這也不能不算是原因之一，但重要的却不是爲了這個……」

王者食道：

「那又是爲什麼？」

江不群遙望着暖閣外的夜空，道：

「我久聞祁世武寬厚仁慈，處世謙和，他辛辛苦苦的奮鬥了幾十年，方才使沒落了的飛龍幫重開門戶，你不覺得這很值得同情嗎？」

王者食大笑道：

「原來你這是做善事，要藉你的聲譽提高飛龍幫的地位！」

江不群苦笑道：

「但我却弄巧成拙了！」

王者食忖思了一下道：

「這些且不去談它，那死了的一僧一道一俗倒眞的是有些奇怪，他們究竟是怎麼死的？」

江不群苦笑道：

「這正是我急於要找出來的答案。」

王者食眼珠一轉道：

「我還有一點弄不清楚，既然你要把那三具屍首拿去給蕪薇子查驗，爲什麼却故佈疑陣，要飛龍幫把屍體看好，你却悄悄偷走？」

江不群笑道：

「故佈疑陣可以惑人耳目，至少可以使少林、武當、華山三派在屍體尋獲之前不致對飛龍幫採取什麼行動。」

王者食忽又推杯一笑道：

「小玉馬，以後你能不能在沒事的時候再來，爲什麼你每次來找我，總是在遇上了麻煩以後？」

江不群笑道：

「因爲你是我的老友，我要找你幫忙！」

王者食大笑道：

「無爲公子也會找人幫忙？而且找我除了吃喝之外什麼都不會的胖子？」

江不群大笑道：

「不管怎樣，至少你是一幫之主，手下有風叟、水童、四大金剛六個人可以指揮調度！」

王者食哼了一聲道：

「饕餮幫我是一幫之主，他們不聽你調派！」

江不群仍然大笑道：

「我指揮你，你指揮他們，也是一樣。」

王者食賭氣連灌三杯，道：

「你怎麼知道我會聽你指揮！」

江不群笑道：

「我不是說過了嗎，因爲你是老友，胖娃兒，你不幫我又幫誰？」

王者食嘆口氣道：

「小玉馬，你不用拿老友兩個字來套我，早晚有一天我不再理你！」

江不群微笑道：

「現在呢？」

王者食嘆口氣道：

「你說吧，要我這七人幫你做什麼？」

江不群欣然一笑道：

「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查明靈空大師、法眞道長，以及霍必興三人爲何一齊到飛龍幫，他們是在那裏遇在一齊的，遇到一齊之後，發生過什麼事？」

王者食苦笑道：

「這件事辦起來並不簡單。」

江不群道：

「別人辦起來困難重重，遷延時日，但你辦起來只要一天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王者食哼道：

「你少拍馬屁，不會這樣快法！」

江不群笑道：

「這事根本用不着你親自出馬，你可以交給風叟去辦，他有那隻『神鷲』坐騎，不論千里萬里，眨眼可到，自然就快得多了！」

王者食道：

「也許他查不出來。」

江不群充滿信心的道：

「一定會查得出來，他們三人在江湖上是出了大名的人，不論到過什麼地方，一定有人知道。」

王者食搖搖頭道：

「小玉馬，難道你天生是指揮別人的嗎？」

江不群笑道：

「我自己也要動手，現在我就要去巫山起雲峯，催着蕪薇子查看三具屍體的致死之由，明天我再來找你。」

王者食伸手欲攔，但江不群却像一朵風吹的烏雲，早已消失在夜空之中了。

天色黎明。

江不群已在一處山洞之中，地點是巫山起雲峯，正是蕪薇子的居處。

那山洞中的佈置很是奇特，到處都是瓶瓶罐罐，刀剪也丟得處處皆是，另有許多獸皮獸骨，一股腥臭氣味，使江不群忍不住要嘔。

蕪薇子是一個白鬍子老頭，一部山羊鬍子，總是翹着的時候居多，那並不是生氣，而是微瞇着眼睛在思索問題。

現在，他就與江不群等坐在一對石墩之上。

三具屍體平放在三尺外的一張石案之上，仍是在飛龍幫中死後的模樣，三具屍體的眼睛都是睜着的。

江不群投注着蕪薇子道：

「你該把他們冰起來的，現在天氣還熱……」

蕪薇子搖搖頭，瞪着眼道：

「他們根本沒死。」

「沒死？……」

江不群幾乎失却了他慣有的從容，差點要跳起來道：「他們心跳已停，呼吸已止，如何却是未死？」

薇薇子仍是翹着鬍子，瞇着兩眼，緩慢平板的道：

「他們雖然沒死，但却被我弄死了！」

這句話使江不群比方才更加駭異，忙道：

「這又是怎麼回事？」

薇薇子平板的道：

「這也不能怪我，起初我也當他們是眞的死了的，方才用大麻、石黃，兩種藥去試他們的死因……」

江不群嘆吁一聲道：

「結果試出他們未死，却被你的大麻、石黃弄死了，對嗎？」

薇薇子道：

「正是如此，就這樣，我就害死了三位武林高手的性命！」

江不群安慰他道：

「這也不能怪你，我知道你是一時的失誤，這是任何人都免不了的，不必爲這件事而難過。」

薇薇子才平靜的道：

「我並不離過，雖然他們是三位武林高手，但弄到我這山洞裏來，也就與三條狗，三隻兎子，甚至三隻青蛙一樣，反正是三條性命就是了，我天天殺生，有時一天要殺害十多條性命，多三條性命也平常得很！」

江不群倒不禁怔了一怔，但却立刻笑道：

「這想法十分正確……」

他目光轉動了一下，又道：

「但他們……」

薇薇子插嘴打斷他的話道：

「我就要說到正題了，查驗的結果是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

江不群不禁大爲失望的道：

「難道你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

薇薇子正色道：

「要想弄出結果，必須你先答應我一件事？」

江不群忙道：

「什麼事？」

薇薇子道：

「剖開他們的肚腹，敲開他們的腦殼，仔細查看，也許能有一些結果！」

江不群皺眉道：

「這……」

他這次是眞的遇上爲難的事了，這使他一時難以委決。

薇薇子雙目一睜道：

「我知道你不會答應這樣做，他們三人都是成名的高手，將來你總要把屍身還給他們的，是嗎？」

江不群沉吟不語。

薇薇子捋着頷下的山羊鬍子，又道：

「表面上我看不出他們何以致死，但不出以下三個原因：第一，中了蠱毒；第二，中了邪功；第三，中了邪術；但中了蠱毒的可能性不大，只有第二第三兩個原因才有可能。」

江不群苦笑道：

「但我還要提醒你一點，他們三人是在飲噤之中突然而『死』的！」

薇薇子面無表情的道：

「我不需要知道這些，這些對我並無幫助。」

江不群忖思了一下，道：

「好吧！既然你查不出來，就由我來查吧，看來我是遇上厲害的對手了！」

薇薇子道：

「三具屍體你要帶走？」

江不群搖頭道：

「我沒有你的本領，我要從另外的方面去查。」

薇薇子道：

「那麼這三具屍體……」

江不群道：

「先存到你的冰庫之中，如果我查不出來，還是要來找你，到那時候我會答應你剖他們的肚子，敲他們的腦殼。」

薇薇子道：

「好吧，我替你存着……」

他盯注着江不群，又道：

「我還要提醒你一點，不論是一種邪功或是邪術，或是我判斷不出來的另外方法，這手法是夠高明的，你也得提防着點。」

江不群投注了三具屍體一眼，不禁有些噁心，但却勉强一笑道：

「謝謝你提醒我！」

青影一閃，飄然而去。

× × ×

天又下起了雨，吹起了風。

江不群的心情也像陰沉的天氣一樣，雖然他與王者食又對坐在秋浦岩的暖閣之中，面前桌案上也有的是美酒佳肴，但他却毫無興致。

王者食同樣的也是懶洋洋的，因爲這件事使他們喪氣。

終於，王者食開口道：

「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咱們還是喝酒吧！」

江不群無可無不可的舉杯而飲，仍是一副悶倦之色。

王者食笑笑道：

「這也用不着煩惱，蕪薇子那老傢伙查不出來，咱們也能查得出來，天下有什麼事能難得倒無爲公子？」

江不群接口笑道：

「我不是煩惱，也不是怕這事查不出來，而是有一件事使我擔心。」

王者食怔了一怔道：

「能使無爲公子擔心的事，一定不是小事了。」

江不群道：

「我不說你也該想得到的，不論靈空大師等是『死』於什麼手段，這使用手段之人目的何在？而且，他們能對靈空大師等施用手段，對其他……」

王者食忽然拍案大叫道：

「對，這事只怕要糟！」

江不群頷首道：

「可怕的地方就是我們對於對方一無所知。」

王者食喃喃的道：

「如果這對靈空大師等施用手段之人繼續對其他之人下手，只怕就要天下大亂了！」

江不群嘆道：

「問題就在此地，我們不知道對方是人是鬼，不知道他在何方，不知道他的計劃陰謀……如何阻止他繼續危害世人，在在都是我的難題。」

王者食道：

「任何難題，大約都難不住你無爲公子吧！」

江不群道：

「問題是時間，等我查到所以然之後，只怕不知又有多少人遇害了！」

忽然，只聽一陣飛羽振翅之聲破空傳來，雖在風雨中，但依然聽得十分清楚。

王者食欣然道：

「阿福回來了，但願他有能使你滿意的消息。」

不久，但見風叟阿福急步而來，一身都已被雨淋濕，兩隻肥耳上還滴着雨水。

王者食急急的道：

「有沒有頭緒？」

阿福搖搖頭道：

「老奴查過許多處，都沒有太明確的消息，因爲他們三人離開本派後的行程十分詭秘，下落多處中斷，但老奴却終於查到了一處地方。」

江不群接口道：

「什麼地方？」

阿福道：

「劍閣百義莊。」

江不群笑道：

「阿福，你坐下來說，這百義莊怎樣？」

阿福並沒有坐下，却尷尬的笑笑道：

「靈空大師等三人在到達飛龍幫之前，是由百義莊去的……」

江不群道：

「那也就是說他們三人是在百義莊會齊的了？」

阿福吶吶的道：

「在百義莊據說他們三人確曾到過，但在百義莊之前的行踪却沒有打聽得出來，而且……」

語聲一頓，低首不語。

江不群忙道：

「而且怎樣，爲什麼你不說下去了？」

阿福吶吶的道：

「這消息雖是老奴打聽出來的，但……老奴自己也有些不信。」

「連你都不信……」

王者食又急又奇的道：

「這又是爲了什麼？」

阿福道：

「老奴去過了百義莊。」

江不群連忙微微一笑，安慰着他道：

「你慢慢說，想必在百義莊中遇到了什麼？」

阿福搖搖頭道：

「什麼也沒遇到，百義莊中根本沒人。」

江不群道：

「既然沒人，爲什麼要叫百義莊？」

阿福皺眉道：

「百義莊是以前的名稱，現在却什麼都沒有，根本是座空莊，連人影都找不出一個來了！」

江不群道：

「那麼裏面到底有些什麼？」

阿福道：

「有的只是狐狸，老鼠……到晚上也許有鬼，百義莊以前是有人的，但三年前的一場瘟疫病，却使全村的人都死光了，三年來就沒有人再到過。」

江不群靜靜聽完，却一字一頓的道：

「只要有這個消息，有這個地方，我就要去看上一看！」

× × ×

風也蕭蕭，雨也蕭蕭，好一個惱人的天氣。

江不群站起身來，不在意的笑笑道：

「胖娃兒，我走了。」

饕餮幫主王者食皺着眉頭道：

「再忙再急，也不在這一時，何況是風風雨雨的深夜，就等明天天晴都不行嗎？」

江不群搖搖頭道：

「我要做的事，從來不等明天，這一點你應該是知道的。」

王者食長吁一聲，點頭道：

「我更知道你要做的事是沒有人能夠阻止的，不過，我這七人幫是支持你的，我們同去如何？」

江不群微笑道：

「老朋友到底不同，但是，現在還不需要大舉出動，有必要的時候，我自然會找你的……阿福，辛苦你了！」

阿福連忙躬身道：

「老奴……」

老奴二字甫行出口，但覺眼前風聲颯然，住口抬頭，方才發覺江不群早已去得沒了影兒。

阿福摸摸多肉的後頸，笑道：

「主公，爲什麼無爲公子每一次都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王者食微吁道：

「世上只有一個無爲公子，也只有他是最通人情而又最不通人情的人……」

他雙目微閉，忖思着又道：

「那百義莊的事不會錯嗎？」

阿福恭謹的道：

「主公明鑒，老奴辦事一向仔細，這是絕不會錯的。」

王者食奇道：

「如果是一個死光了人的荒村，少林靈空大師等爲什麼要去那裏呢？」

阿福道：

「有一個傳說，百義莊裏鬧鬼，也許他們是爲了鬧鬼才去看看的。」

王者食哈哈大笑道：

「這話沒人會相信，第一，少林、武當、華山相距遙遠，他們三人絕不可能相約去看鬼，何況他們三人中一位是高僧，一位是高道，怎會相信這有鬼的傳說，這是無稽之談！」

阿福吶吶的道：

「這……老奴就想不出所以然來了。」

王者食忖思了一下，忽道：

「這百義莊以前所住的百姓，都是做什麼的？」

阿福忍不住一笑道：

「老奴忘記稟報主公了，百義莊以前住的人根本不是老百姓。」

王者食奇道：

「不是老百姓又是什麼？」

阿福道：

「是一群殺人越貨的強盜。」

王者食皺眉道：

「是強盜就應該住在深山大澤之中，怎會明目張膽的住在村子裏？」

阿福忙道：

「以前的事沒有多少人知道，但他們好像都已經洗手不幹了，才會合建了一個村子，爲了紀念他們是夠義氣的朋友，所以叫做百義莊！」

王者食抓抓頭皮，道：

「我是個不太喜歡用腦子的人，這些事一時也想不清，不過，有一點是咱們該做的……」

阿福接口道：

「可是暗中去保護無爲公子？」

王者食笑笑道：

「說保護未免太誇大了一點，咱們還沒有保護無爲公子的資格，不過，咱們暗中跟着，也許對他多少有些幫助……這叫什麼來着？」

阿福忖思着道：

「這叫……盡朋友之義。」

王者食點頭道：

「不錯，朋友要夠義氣……去把他們都招呼過來。」

風叟阿福遵命而去，不久之後，四名矮胖的漢子與那胖嘟嘟的童子俱都到達暖閣之中。

王者食頓時像閱兵的將軍一般，負手踱步，把排列在他面前的僅有的六名部下逐一的看了一遍，沉聲叫道：「孩子們，咱們要出動了。」

老少六人同時朗聲道：

「是。」

王者食抓抓頭皮，又道：

「風叟阿福騎神鷲先走，一面盯住無爲公子，一面隨時與本座連絡。」

阿福連忙應道：

「是。」

王者食又抓抓頭皮道：

「兵馬不動，糧草先行，四大金剛聽令。」

四名矮胖漢子同時躬身道：

「屬下等候差遣。」

王者食一字一頓的道：

「你們四人分抬兩具食盒，至少準備三天的吃喝。」

四大金剛同聲道：

「幫主放心，屬下自會辦到。」

王者食滿意的點點頭，又向那胖嘟嘟的童子道：

「水童阿滿跟着我，另外帶點吃的……就帶五隻燒雞，兩袋『竹葉青』吧！」

阿滿忙道：

「是。」

王者食略一忖思，道：

「飽餐之後，立刻啓行！」

於是，又坐下大吃大喝了起來。

× × ×

江不群腳程雖快，但趕到劍閣之時，已經是第二天近午時分了。

他盤算了一下，且不去找百義莊，暫在劍閣城中找了一處旅店歇了下來。

白日之間，店中並無住客，他包了一座跨院，一個人住了三間上房，要店小二叫來一桌上等酒席，獨自在廳中吃喝。

店小二整日接送的都是過路的客商，見的人不算不多，但像江不群這樣年輕英俊，與出手豪闊的人他却從來沒見過，當下自是拼命巴結，提茶送水，忙個不停。

江不群三杯下肚，望着店小二那永遠帶着笑容的圓臉，道：

「你這人倒是滿和氣的。」

店小二高興的陪笑道：

「小的名叫張生財，和氣才能生財，小的自然是最和氣了……客官還要什麼，可要……可要……」

笑容中有些神秘的氣氛，但却吶吶的不肯再說下去。

江不群自然明白店小二的意思，不由微微一笑道：

「只怕你們這劍閣地方，找不出我合意的人來。」

店小二更加神秘的笑道：

「像客官這樣高貴的身份，英俊的人才，想找到您合意的人的確不多，可是現在却不同了，小的敢保證能找到您絕對稱心的人。」

江不群淡淡的道：

「爲什麼現在和以前不同了呢？」

店小二湊近一步，躬着身道：

「不瞞您說，劍閣新到了一位最紅的姑娘，名叫一枝梅，論長像，簡直是天仙化人，而且不論琴棋書畫，樣樣都精通，正配得上客官的風雅。」

「伙計，我有件事要向你打聽。」

江不群道：

「莫非她不是本地的人？」

店小二忙道：

「人家是從金陵來的，在秦淮河的畫舫上一向接待的都是金陵的名士，連王公大臣都叫過她的條子！」

江不群笑道：

「我也是從金陵來的，說不定還是相識的呢！」

店小二大喜道：

「客官可是……有意思叫……」

江不群點頭道：

「就請她來坐坐吧！」

店小二連忙應道：

「是……是……小的這就去叫。」

口中在說，脚下却不移動。

江不群掃了他一眼道：

「想必是先要付纏頭之資吧！」

店小二滿臉都擠出了笑意，巴結的道：

「本來是不必先付的，但如果先付了，更能顯出客官的勢派，所以……」

江不群不在意的說道：

「她出一次條子要多少？」

店小二嘻嘻的道：

「若是熟客，不計多少，但生客……每次要四十兩銀子。」

江不群笑道：

「便宜。」

順手由懷中掏出一張銀票，甩了過去。

店小二連忙雙手撿了起來，定神看時，只見票面上清清楚楚的寫着紋銀一百兩，而且是順通銀號的票子，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到處都可兌換。

他吃驚的瞄了江不群一眼，吶吶的道：

「剩下的六十兩，不知客官是要換票子還是兌換現銀？」

江不群隨便的一笑道：

「這點小數目，不必兌了，加一倍給她吧！」

店小二兩眼瞪得滾圓的道：

「加一倍是八十兩，還剩二十兩……」

江不群道：

「那二十兩就賞給你了。」

店小二高興得恨不得喊江不群幾聲爺爺，當下連聲道謝，歡天喜地的去了。

江不群又乾了幾杯酒，閒散的起身踱步，這座客棧是劍閣最大的一家，院中打掃得十分乾淨，窗下種着芭蕉，倒是行旅最好的休歇之處。

他略略忖思了一會，却由懷中取出了一幅面紗戴了起來。

× × ×

一枝梅很快的就來了。

她穿着淡黃的衫裙，薄施脂粉，清麗脫俗。

她的舉止從容大方，果然像是經過大場面的人物。

江不群透過蒙面的薄紗，望着她，久久不曾移動目光。

門簾放了下來，店小二早已識相的退了出去，一枝梅雖看不清江不群的面容，但那炯炯的目光她還是看得到的。

一枝梅略感不安的扭動了一下，嬌笑道：

「公子這樣看着妾身幹什麼？」

江不群笑道：

「看妳眞像一枝清麗的梅花，這名字實在恰當得很。」

一枚梅用手絹掩着櫻唇，笑道：

「妾身不過是旣蠢又俗的風塵中人，那裏配得上公子的神駿丰采？」

江不群爽然笑道：

「聽說姑娘是由金陵秦淮河畔而來，在下也曾留連過金陵，但似乎與姑娘緣慳一面，不曾得睹芳容。」

一枝梅噗哧的一笑道：

「你眞相信那些鬼話？」

江不群也笑道：

「難道那是店小二瞎扯的？」

一枝梅道：

「那是我自己編的故事，我是秦淮河上的歌妓，幾年的彈唱生涯，已經有了一些積蓄，因而束裝返里，不料在入川途中遭盜匪洗劫一空，因而流落此處，只好重操舊業，勉維生計。」

江不群引滿一觥，大笑道：

「姑娘倒是爽直坦白。」

一枝梅笑道：

「雖然我瞞過了不少人，但却瞞不了留連過秦淮河的貴介公子，想不坦白也不行啊！」

江不群笑聲一收道：

「姑娘的眞正身世呢？」

一枝梅笑道：

「公子是洒脫的人，何必窮究一個歌妓的身世，何況，縱然賤妾說出來，公子又焉知不是另編的一套？」

江不群大笑道：

「這話說得好，眞該連飲三杯！」

果然一口氣灌下了三杯酒去。

一枝梅素雅清淡，不論一顰一笑，都有一種迷人的韻致，江不群本是風月場中的老手，但像一枝梅這樣的歌妓，委實還不曾見過。

他不禁有些奇怪，像劍閣這種地方，怎麼有這樣出色的妓女，這倒是一個使江不群大感興趣的問題。

只見一枝梅眸光幽幽的轉了兩轉，道：

「恕賤妾唐突，公子難道永遠是戴着面紗的嗎？」

江不群笑笑道：

「這件事重要嗎？」

一枝梅道：

「自然不重要，賤妾只不過覺得奇怪而已。」

江不群道：

「我這面紗本來是不戴的，但今天却是因了姑娘而戴。」

一枝梅嬌笑道：

「這是賤妾的光榮，但……」

江不群接道：

「姑娘的美麗手姿，也許會使在下因酒動興，做出失態之事，這面紗就是爲了遮醜的。」

一枝梅不在意的笑道：

「公子太抬舉賤妾了。」

江不群倒不禁有些意外，這一枝梅實在太大方太從

容了，她像一個難解的謎，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江不群很少有想不通的事，看不透的人，但飛龍幫的奇案是他一直沒有想通的事，而眼前的一枝梅，則是他看不透的人。

他當眞有些困惑迷茫了，右手輕摸着下巴，目光再度停在了一枝梅的臉上。

一枝梅低下頭去，輕輕的道：

「公子可願聽賤妾唱支曲子？」

江不群欣然道：

「正要一聆仙音。」

一枝梅掩口笑道：

「可惜不曾帶得琵琶，只有隨口唱了！」

說着，用纖纖食指輕敲桌面，當眞唱了起來。

聲如出口黃鶯，當眞可以繞樑三日，但那歌詞却不由使江不群怦然心動。

只聽她唱的是：

「瞿塘峽口水煙低
白帝城頭月向西
唱得竹枝聲咽處
幽情苦緒杜鵑啼
× ×
竹枝苦怨怨何人
夜靜山空歌又聞
江湖兒女聲聲唱
無爲公子江不群」

江不群聽畢拊掌道：

「唱得好，聲調美，韻味美，但歌詞……」

一枝梅笑接道：

「這支歌是我入川以後才學的，歌詞是抱怨無爲公子江不群的！」

江不群笑道：

「聽說江不群是個年青的俠士，遊俠江湖，濟人急難，爲何却要這樣抱怨他，豈非好人難做？」

一枝梅笑笑道：

「公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無爲公子在某些方面也許夠得上俠士二字，但在某些方面，却不過是個風流自賞的臭名士而已。」

江不群聽得心驚而後笑道：

「妳似乎知道的不少，風流自賞，是他自己的私事，姑娘又何必給他加上一個臭字呢？」

一枝梅眸光一轉道：

「公子莫非是他的朋友？」

江不群搖頭道：

「不，我根本不認得他。」

一枝梅輕鬆的一笑道：

「那麼賤妾就可以暢所欲言了，那無爲公子年輕漂亮，武功奇高，是一般少女心目中的奇男兒，美男子，只要有機會，都想沾上一點邊兒，偏偏那無爲公子頗有來者不拒之勢。他常常獨自乘船在三峽急流中緩緩遊盪，兩崖的少女都向他搭訕，他也一一應付，有時候甚至接受那些少女的邀請，在江邊烹魚野餐！……」

江不群笑道：

「這正是他近人情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對！」

一枝梅哼道：

「不然，這正是他卑鄙的地方，既然他對那些女孩子沒有意思，就不該去招惹她們，使那些女孩子爲他瘋瘋癲癲，所以才有這首歌兒……」

江不群嘆口氣道：

「做人也太難了，他一定是無意的，又怎能怪得到他？」

一枝梅冷冷一笑道：

「自然要怪他，因爲他竊走了那些女孩子的感情，却又毫不珍惜的丟掉了，這等於挖掉了那些女孩子的心！」

江不群一笑道：

「如果我是無爲公子的朋友，一定也建議他像我一樣的戴上一方面紗，這樣就可以省事多了！」

他又逼視着一枝梅笑道：

「姑娘不但知道得這樣詳細，而且言語之間義形於色，莫非姑娘也是那些女孩中的一個？」

一枝梅坦然一笑道：

「公子把我看得也太不堪了，賤妾雖不過僅是一個歌妓，但還不致於被那臭名士迷上！」

江不群被一枝梅當面辱罵，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懊惱，但這却是啼笑皆非的事，而且，他畢竟是個頗有涵養的人，當下淡淡一笑，轉開話題道：

「姑娘音韻兩絕，可否再高歌一曲？使在下得飽耳福。」

一枝梅抿嘴一笑道：

「賤妾正要再度獻醜。」

以箸擊盤，銀鈴般的歌聲又復隨之而起。

江不群高踞上座，傾耳靜聽，一枝梅悠悠揚揚的唱道：

「南山有鳥名爲鵬，北海有魚名曰鯤，鵬非籠中鳥，鯤非池中物，鵬翔九天雲，魚游大海水……」

銀鈴般的聲音漸轉低沉，用竹箸敲盤之聲也似乎變成了鉦鼓之音，一片鏗鏘之中響着震耳的高歌之聲，悲壯蒼涼，令人神往。

江不群眼前似乎產生了一片幻象，一枝梅變成了一個凌風踏波而行的女神，在向他微笑，招手……

他心頭靈光閃動，不由微微一震。

只見一枝梅忽然由女神變成了夜叉，長髮披肩，雙目如鈴，下面是鷹鈎鼻子，血盆大口，雙手也變成了利爪，向他迎面抓來。

江不群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疲憊之感，彷彿已經筋疲力盡，掙扎不動。

但他最後還是掙扎了起來，雙掌駢立如刀，向抓來的兩隻鬼爪切去！

一聲嚶嚀之聲起處，眼前幻象立失，一枝梅則已奪門而出，像縷黃煙一般飄然疾飛而去。

江不群吐出一口長氣，搖搖仍然昏沉的頭腦，雙目微閉，默默運息，盞茶之後，方才神明澄清，恢復常態。

他並不去追趕逃走了的一枝梅，却重新拏起酒杯，一連喝了三杯。

藉着酒力的刺激，江不群長身而起，定神看時，桌上殘席如故，一只盤子已經打得粉碎。

他踱到門邊，只見日色已將偏西，風吹蕉葉，唰唰直響，店小二張生財正在一簇芭蕉之後悄悄張望，滿面訝異之色。

江不群輕輕喝道：

「進來。」

店小二知道藏不住了，連忙滿面堆下笑容，碎步跑到門前，躬身道：

「客官是呼叫小的嗎？」

江不群沉着臉道：

「我不叫你又叫那個？」

店小二只好蹭了進來，兩眼四下翻翻道：

「怎麼，一枝梅走了？」

江不群冷冷的道：

「你不知道？」

店小二滿面愕然的道：

「小的的確不知道，根本沒見一枝梅出去……」

江不群哼道：

「那麼你爲何藏在芭蕉之後？」

店小二吶吶的道：

「小的……本來是在二門以外的，因爲怕客官隨時有什麼吩咐，後來聽得客官發怒拍桌子，才趕進來看看的，但小的進來之後，又沒有聲音，所以小的才躲到芭蕉之後……」

江不群沉思不語。

店小二陪笑又道：

「一枝梅是紅妓女，一定是架子大，得罪客官了，您先消消氣，小的一定找她來給客官賠禮。」

江不群搖搖手道：

「不必，這一枝梅到劍閣多久了？」

店小二略一忖思道：

「總共也不過半個來月。」

江不群道：

「與她在一起的有些什麼人？」

店小二忙道：

「什麼人也沒有，就只她一個人。」

江不群雙眉微蹙道：

「她住在什麼地方？」

店小二道：

「就住街底的悅來客棧，客官……」

江不群道：

「你給我帶路，我要去看看她住的地方。」

店小二忙道：

「是，是，小的給您帶路。」

× × ×

悅來棧比江不群所住的宏升棧要小上一些，她住着兩間廂房，收拾得倒還乾淨，但房中却沒有任何東西。據店掌櫃說，她並沒有回來過，自從應江不群之約去後，並沒見人回來，這回答自在江不群意料之中。

他重新回到宏升棧，關上房門，獨自苦思。

一枝梅的一切都是一個謎，但她的第二支曲子，却分明是一種惑人神志的邪功，難道她與靈空大師等人之死有關。

但他不能僅從這一點上就妄加判斷，此時倒頗有些後悔把她放走，設若一開始就提防着她，當不致於受到她的影響。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遇上這樣棘手的事，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竟差點使自己栽了跟頭。

但他終於啞然失笑，暗道：

「江不群啊江不群，你這是怎麼了，難道你當眞被這件事難住了嗎？」

於是，他靜下心來運功調息，準備夜入百義莊。

× × ×

天陰着，但沒有下雨。

風很大，片片黃葉在風中飄舞打滾，發出陣陣嘩啦嘩啦與刺耳的呼嘯之聲，使人意識到這是蕭瑟的秋天。

百義莊果然已是一片荒村，在夜色中更顯得零亂蒼涼。

江不群像一道青影，在夜色中掩護中飄入了莊內。

百義莊與其他的村莊不同，四外都有堡牆，像一座

小型的城堡，莊中的建築，也大多是宏大寬敞的瓦房，看得出建造的年代不會超過十年，但整個莊中沒有一絲生機，果然是個死光了人的荒村。

江不群很快的在莊中巡查了一周。

他立刻就證實了風叟阿福的說法，這村子果然是三年前因瘟疫病死光了所有的人，每一間房屋中都有像俱擺設，除了蛛網塵封之外，看不出移動過的痕跡。

房內、房外、床上、院中，有着大小不等，多少不一的骷髏骨架，江不群看得出來，他們都是死在大約三年之前，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自從鬧瘟疫病死光了莊中的人之後，這莊中就沒有人來過。

這樣一座死莊，爲何靈空大師、法眞道長、霍必興三人會同時來到這裏，又同時去參加飛龍幫重開門戶大典？

莊子正中，是一所巨宅，樓閣高聳，巨廈連雲，像似這百義莊當年的莊主一類之人所住。

江不群飛身進入巨宅。

宅中寬敞宏大，林園池魚，雜草中一畦畦的菊花，一株株的丹桂，仍在競芳吐艷，如不是滿地的荒草，這倒是一處誘人的地方。

江不群不禁有些唏噓，慨嘆人世無常，三年前居住此處之人又怎會想到他們會遭遇一場瘟疫，將他們的生命完全奪去？

踏過花木幽深，荒草交膝的庭園，就是一座大廳，廳中桌几併列，擺設齊全，但出乎意外的却是一片凌亂。

由翻倒的桌椅雜物上，可以看出痕跡猶新，絕非三年前所弄翻的，同時，側面的壁上有一個大洞，似是用鐵器所鑿，看痕跡就是一二日內的事。

有了這些發現，江不群更加確定了這百義莊有些問題存在。

他穿過大廳，向後走去。

三重院落，他都一一查過，這所巨宅中所有的房舍之內全都經過了嚴密的搜查，不但所有的箱籠等物翻得一塌糊塗，連地面上也挖了不少坑洞，至於搜查什麼，東西已否搜到，却是江不群猜不出來的事。

他匆匆巡查了一遍，重又回到前面的庭園之中。

他在一塊太湖石上坐了下來，望着飄捲的落葉出神。

由觀察所得，他已歸納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這百義莊中所住的如不是武林人物，就是一幫匪徒，這由各處的物件中不難看出。

第二，這巨宅中住的如不是這幫武林人物的首腦，就是這幫土匪的頭兒。

第三，這巨宅中被翻箱倒櫃，掘地挖牆，必然是這土匪頭兒有什麼值錢的寶物，引得人來搜查，至於到底是什麼東西，就不得而知了。

使江不群想不透的還是靈空大師等三人，他們絕不會是貪圖寶物之人，爲何也要來到此處？

另外，他們三人的致死之由，是否在這裏出的意外，這一座荒涼的村莊，又能有什麼呢？

忽然，他瞧到了一縷灯光。

灯光是由後院樓上傳出，江不群已經搜查過，那像是女子的繡樓，但早已蛛絲塵封，此刻怎麼會有灯火傳了出來。

但他毫不遲疑，身形電掣，幽靈般飄到了樓上。

藝高膽大，江不群搶步而入，毫無防敵之心。

觸目所及，仍是方才來時的模樣，那有一個人影，但半截殘燭却已在粧台上燃點了起來。

一陣秋風吹過，窗紙颯颯的響，燭光搖搖欲熄，江不群不由心底中升上了一絲寒意。

他素來不信鬼神之說，但今天這情形却使他不能不有些懷疑，難道自己當眞是遇上了鬼不成？

粧台上出現了一片字跡，那是在積塵上劃出來的，江不群急忙湊上前去，定神看時，不由又氣又惱。

原來那字跡寫的是：

「鵬鯤忽相遇
相遇在神州
鵬鯤皆失時
有志不可酬
君若問其故
雲夢有翠樓」

很顯然的是，當他第一次搜查完這樓上之後，她方才來到，由於自己的二度疏忽，竟沒想到這一點。

他氣惱的暗道：

「江不群啊江不群，你簡直枉負虛名，今天受夠了這丫頭的戲弄，設若傳揚出去，自己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自然，留字之人是一枝梅，因爲殘詩就是她所唱的第二支曲子接下來的。

他吹熄殘燭，飛身而出。

這次他並沒有撲向前面的庭園，却是撲到了正廳的房脊之上。

那是這巨室中最高的地方，不但可以俯瞰整個巨宅，也可以俯瞰整個百義莊，但放眼四顧，却仍然看不到什麼絲毫陰影。

江不群在房脊上坐了下來，默默的忖思。

一枝梅成了他百思不解的人物……（未完）

❖行涯天義正然凜❖

三尺青鋒半縷情

圖·月古　文·雲嘯馬司

前文提要：

霹靂海棠懷中掏出雪蔘後因斷了心脈而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唐曉雯並未吐服雪蔘，而將雪蔘陪葬於琉璃棺材內好使霹靂海棠屍體永不腐爛，宇文豹和玉面哪吒及蜃樓魔姬持寒魄攝魂燐火球圍住秦嵐峯，黃衣少女抵不住奇寒徹骨而昏迷，秦嵐峯急運眞氣將黃衣少女寒氣逼出，正值運功緊要關頭蜃樓魔姬趁危欲向秦嵐峯下毒手時西佛藍沙師徒適時前來阻擋，秦嵐峯未計較蜃樓魔姬鬼崇行爲反要宇文樓轉告邱俊人他不欲乘他織功未成前去與他邀鬥，待他功成之日另擇期決鬥……

兩敗俱傷

洞中陰暗霉濕，冲人欲嘔，好在是座淺洞，大石一經移開，陽光照射下，洞內景況一覽無遺！

「峯哥，洞內躺着三個受傷的女子！」

「不錯，待我將她們救出來！」

秦嵐峯說話聲中，彎腰進了洞裡，仔細一看……呀！這不是蜃樓魔姬跟她的兩個女徒嗎？

她們爲何被人用濕水牛筋，綑在一起呢？

秦嵐峯思忖之中，伸手就要扭斷牛筋！

「哎唷……」一連幾聲慘叫，又使他將手縮了回來。

原來牛筋將三人綑的死牢，陷肉寸餘，秦嵐峯固有拉斷牛筋的神力，但她三人却經不起牛筋陷肉被拉的裂膚之痛。

秦嵐峯只好將三人一道抱出洞口，拔出背後劍，將牛筋挑斷，忙又運功替三人推拿了一陣，黃衣少女又給她三人各食一粒療傷藥丸，過了盞茶時光，三人這才恢復知覺，齊朝二人看了一眼，遂又垂首不語。

秦嵐峯心知她們乃是感愧交加，才有這種神情，開口問道：「妳們三位爲何被綑在此？」

蜃樓魔姬答道：

「是『五陰教主』下的辣手！」

「爲了何事？」

「前天晚上我一時貪心，潛來此處，想趁空盜取霹靂海棠棺中的『雪參』，不想剛逢『五陰教主』已功成返回，被他撞見，因而將我三人囚入洞中。」

秦嵐峯聽到此處，輕「哦！」一聲，又道：「那麼，以後的經過妳可曉得？」

「當時他將我們點倒在地，並未馬上囚入洞中，故而略知一二！」

「好！請妳講講。」

「當時『五陰教主』見了棺中的屍體是霹靂海棠，因恨她判教背離，潑然大怒，曾與唐姑娘大吵一場，最後，他遂將棺中『雪參』取出揣入懷中，唐姑娘當時哭了一陣，後來好像是『五陰教主』答應她埋藏霹靂海棠，才告終止！」

「妳可知唐姑娘那裡去了？」

「不知道，以後他就將我三人囚入了洞中。」

蜃樓魔姬三人，此時混身血脈恢復了正常，站起身來，又道：「秦相公，你我之間雖有怨恨，但你三次掌下放生，如今又救我師徒三人出險，老身如不盡釋前嫌，未免忘亦不知好歹，以前之事，就此揭過，你我後會有期！」

言罷，率領方雲、方蘭，急縱而去。

秦嵐峯料想不到此行化去了與蜃樓魔姬的一場恩怨，心中萬般感觸之下，默立不語。

黃衣少女嬌聲言道：「峯哥，我們再在附近看看，有無林姊姊的墓碑！」

秦嵐峯遂與黃衣少女又在未走到的地方，再去查看！

果然！就在不遠的一株老槐樹下，發現了一座新墳，墳前豎有青石條墓碑，上寫「霹靂海棠林茹慧姊姊之墓」下面落款是「義妹唐曉雯泣立」。

二人來至跟前，思前想後，頓時一陣心酸，不由自主落下一陣眼淚。

少頃，二人止住悲容，黃衣少女在附近捧了一些鮮花，洒在她的墳上，秦嵐峯又施神功，在墓碑落款處加上了自己跟黃衣少女的名字，這才異口同聲的唸了句：「林姊姊，再見了，願你芳魂永息，我倆會再來看妳！」

低唸聲中，二人又已晶淚盈眶！

又過了半盞茶時光，二人抹去眼邊淚漬，一步一回頭地，黯然神傷的離開了霹靂海棠墓前。

二人出了樹林，轉過絕峯，秦嵐峯邊走邊想，心中起了一連串的問號。

師妹又被邱俊人帶往何處去了呢？

她會不會發生什麼凶險？

……

他無法馬上獲得答案。

黃衣少女看出了他的神情，問道：「峯哥，你是在想唐姊姊吧？」

秦嵐峯虎面一紅，訕訕的點了點頭。

黃衣少女又道：「峯哥，現在空想無益，八月初一勝了『五陰教主』之後，自然有分曉！」

「倘如勝不了呢？」

黃衣少女一聞此言，頓時機伶伶打個寒顫。是呀！萬一勝不了他……

她簡直不敢繼續再往下想，玉面凝憂，像有千斤重錘，壓上了她的心頭！

秦嵐峯微微一笑，道：

「倩妹，不要去想這些事情，生死自有天定，我們現在就趕奔魯南去吧！」

「不是還有八、九天時光麼？」

「不錯，早點動身沿途不必急趕，讓峯哥多陪妳幾天。」

黃衣少女如被雷震，心中掠起一個可怕的念頭，急道：

「多陪我幾天？……這話是什麼意思？」

「哦！沒什麼！」

「峯哥，你可是說，過了這幾天就不陪我啦？」

「沒有這個意思，倩妹且莫多疑！」

「峯哥！我有點害怕！」

「怕什麼？」

「怕你將要把我撇開遠遠的，不管啦！」

「哦！不會的，只要不是天意，峯哥將永遠在妳身旁。」

「眞的？」

「當然！」

「唐姊姊會反對嗎？」

「她爲人心胸廣濶，我想不會的！」

「哦！那太好啦！」

黃衣少女言至此處，春頰綻笑，美麗的憧憬，湧現在她的腦海——

那時他們三人將擺脫世俗的煩惱，找一處景緻宜人的所在，過着神仙似的生活。

啊！多美！

黃衣少女想到這裡，陣陣甜意，湧上心頭，笑的小嘴一直合不攏來！

秦嵐峯心中雖有隱憂，但却不願流露於外表，免得冲淡了她的喜悅，遂道：「倩妹，現在已經將近黃昏，我們趕路吧！」

「好！」

黃衣少女應話聲中，秦嵐峯遂與她同展輕功，直奔魯南而發。

由此趕赴魯南「插雲峯」，最多不過五天路程，時間甚是寬裕，故而二人一路之上不必緊趕，悠哉悠哉的盡情觀賞沿途景緻！

黃衣少女在這數日中，因有心上人相陪，二人花前月下，情意綿綿，實在有說不出的興奮！

秦嵐峯的心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

他倒不是恐怕功力不敵，因而喪生，而是怕萬一如此，牽涉到所有心願均皆不能完成了——

恩師的血仇！

師門的重振！

師妹的毒傷！

黃衣少女的將來！

大江南北數十條採花命案的不能伸雪！

……

凡此種種皆足以使他心沉似鉛，但他却隱忍在心底的深處，不能憂形於面，惟恐騷擾了黃衣少女的遊興。

他只好強展笑容，陪着黃衣少女嬉遊於青山綠水之間，擺脫去眼前的憂煩。

二人剛進魯南，官道上絡繹不絕，盡是武林人物，口中紛紛談論着「插雲峯」決鬥之事，齊朝那邊趕去。

秦嵐峯曉得彼等皆是受邀觀鬥之人，遂與黃衣少女盡量迴避，惟恐被人認出眞面目，多添麻煩。

是以，二人尚離「插雲峯」三十餘里，卽已投了旅店，晚飯後，緊閉了房門，相對而坐，品茗之間，秦嵐峯言道：「倩妹，今天是什麼日子妳可記得？」

黃衣少女扳指一算，道：「今天是七月底。」

「那麼明天就是八月初一囉！」

「是的！」

秦嵐峯點了點頭，剛想張口，突又有所顧及，頓住不語。

黃衣少女詫道：「峯哥，你是有話想說？」

「沒有！」

「不！你在騙我。」

秦嵐峯頓時被她說的心頭一怔，暗忖道：「我今晚必須離開倩妹，獨上「插雲峯」查看有無師妹下落，明天因與邱俊人約定各自單獨現身，又不能陪倩妹一同上山，今宵一別或許變成永訣，但我怎能向她直說呢？……」

思忖未了，黃衣少女之聲又在耳邊催起：「峯哥，你說嘛！」

秦嵐峯勉強一笑，支吾道：「哦！倩妹，眞的沒有什麼，明日就是決鬥之期，倩妹還是早點安息吧，我也想提早調息，以免明日精神不振！」

「哦！這倒是很重要的，倩妹不打擾你啦！」

黃衣少女說罷此話，面朝秦嵐峯微微一笑，逕自上床入睡。

秦嵐峯遂也就在椅上，行功調息起來！

夜闌人靜，闃寂無聲！

秦嵐峯行功醒來，精神煥發，悄悄的走至黃衣少女

身前，看她臉上掛着甜笑沉沉入睡的嬌態，不由心中泛起萬般思潮。

可憐她爲了追隨自己，弄得家破人亡……

而自己馬上就要不辭而別，偷偷的離開她！

也許今日一別，今生永無再見之期……

秦嵐峯默念至此，已是熱淚盈眶，遂又囈語般的唸了聲：「倩妹，明天中午還能見妳一面，妳是否能見到峯哥，那就要看天意了！」

唸至此處，已然語塞咽喉，難以成聲，遂卽咬牙忍痛，悄悄的出了房門，重又將房門關好，一出旅店，提出上乘輕功，電掣風馳般直朝「插雲峯」下，抬頭一望……

雖無月光，藉着閃爍的星亮，仍能看得十分清楚。

只見山勢嶙峋，峭壁陡立，層巒叠嶂，絕峯冲霄，形勢險峻異常！

看罷，秦嵐峯突地想起一事。

只見他，急忙取出一套黑緞勁衣，換下了原有的舊衫，又從懷中取出銀髮老人面具，朝頭上一套，提出上乘輕功，翻山越嶺，跨谷穿澗，直朝峯頂升去。

秦嵐峯正在「插雲峯」上，四處搜查之際……

驀地——

左側七八丈遠處，突有火光閃動。

秦嵐峯看清之後，一連幾縱，到了跟前！

原來火光是由一處山洞中透了出來，遂卽湊上前去，側耳一聽，裡面有人言道：「劉舵主，你說教主今夜可會回來？」

「咦！不是說過不來了嗎？」

「那這位姑娘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她不是已經吃了最後一粒解藥。」

「我是問她能支持到什麼時候？」

「明天中午，中午一過她就將要化作一灘濃血，多可惜，人又長得那麼俊！」

「教主手段倒是眞狠！」

「狠？哼！狠的還在後頭呢！」

「哦！還有什麼狠招？」

「明天中午以前，我們要將這位姑娘抬去決鬥場，讓所有關心她的人，眼睜睜的看她化爲濃血而亡。」

秦嵐峯聽到此處，猛吃一驚，曉得二人所說的定是師妹無疑，不由咬牙切齒，暗罵狠子野心的邱俊人狠毒不已！

驀地——

一個靈感掠過了他的腦海。

於是，他大步走進了山洞！

由於他突然現身，頓將兩位看守唐曉雯之人嚇得大

驚失色，「噗通！」跪在地上，顫巍巍的道：「弟子叩見教主！」

秦嵐峯冷笑聲中，連話也未答，雙手朝着兩人天靈穴上一按，兩個傢伙頓時了賬！

他忙又走至唐曉雯身前一看，見她昏睡穴被點，當下忖道：「適才聽二人之言，明日中午，師妹『子亥斷魂露』毒傷一發，她即將化成濃血而亡，這便如何是好？……」

忖至此間，猛地伸手向懷中一摸……

幸好兩錢「龍腦」帶在身邊！

但是配製解藥必須的「雪參」沒有着落，又當怎辦呢？

想了半天，他終於有了主意。

只見他虎目向洞中四周一掃，恰巧地上有隻破碗，他急忙伸手撿了過來，並用劍尖挑破左臂血筋，流了一酒盅鮮血用破碗盛好，紮好左臂，又將兩錢「龍腦」和在血液之中，攪拌了一陣，然後將唐曉雯嬌軀摟在懷內，撬開牙關，餵了下去。

他當時心想，雖然缺少「雪參」無法配成解藥，爲了救急起見，這樣也許暫時能夠不使師妹毒傷發作，總比明天中午即將眼看她化作濃血而亡好些，以後再想以後的辦法吧！

但他却未曾拍開唐曉雯的昏睡穴。

因爲不足一個時辰即將天明，他又何必將她拍醒之後，弄得兩情難捨呢！

如今玉人在懷，使他忘去了世上所有的煩惱，心中蕩起陣陣漣漪！

這其中只有純潔與眞誠的愛，絕無半絲褻瀆之念。

他就這樣一直的愛撫着，溫存着……

但是，時光的流轉，最是無情，這段甜蜜過程，似乎特別的短促，轉眼又到天明！

秦嵐峯心中已在泛起離別的惆悵，自言自語的唸道：「師妹，現在已經有人開始上峯，準備看我與邱俊人中午的決鬥，我必須暫且離開妳，中午決鬥倘如我能留得命在，我定會不辭萬艱的替妳覓藥療傷，否則，只好讓命運之神替妳安排……」

唸聲至此，情不自禁的一陣酸楚，熱淚盈眶！

就這樣，又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秦嵐峯認爲不能再留戀下去，伸手拍開了唐曉雯昏睡穴，又唸了聲：「師妹，再見了，望妳保重！」

唸罷，身形疾擰，轉眼消失在山洞轉角之處。

唐曉雯朦朧之中，彷彿聽到有人呼喚，悠悠醒轉之後，站起嬌軀，四下一看……

除了地上躺着兩具死屍而外，不見任何人跡，當下暗詫道：「咦！剛才好像聽得大師哥的聲音嘛？他人呢？……」

忖念及此，她又顯出追憶的神態。

她恍惚記得昨日中午服食解藥後，即被邱俊人點了昏穴，以後事情一概不知。

驀地——

她突然看到了地上的破碗，還有碗中的血漬，同時又感覺到自己口齒之間，留有藥香味道。

洞內的屍體？

破碗與血漬？

口中的滋味？

這三樣事情她連在一起一想，又加上適才朦朧中聽到大師哥的聲音，遂即斷定乃是被大師哥所救無疑，但不知他爲何要避開自己。

她思忖之間，不由對秦嵐峯用鮮血和藥給自己吞服的情意，感心萬分，遂即緩緩的走出了洞口。

突然——

她看到了不少人成群結隊的在向山頂一遍廣場上麕集，馬上想到了今天中午正是大師哥與邱俊人決鬥之期，心知瘋僧與黃衣少女等人，亦必定前來觀陣，遂即一擰身形，向着人群之中竄去。

此時突由山洞不遠之處，現出一位銀髮老人，望着唐曉雯遠去的纖影，遙遙輕唸了聲：「師妹，望妳多多保重！」

唸罷，又自輕嘆一聲，遂即隱匿了身影。

且說，黃衣少女在旅店中一覺醒來，不見了秦嵐峯的人影，等了半天又不見歸來，頓時芳心大急，早點也顧不及用，慌慌忙忙的朝着「插雲峯」奔去。

「插雲峯」頂群雄雲集，武林各名門大派，黑白兩道受邀前來觀戰之人，爲數已經不下五百，只因時光尚早，山腰山腹之間，仍是三三五五的陸續向山頂走來。

黃衣少女來至峯頂，四處走看一遭，並未發現瘋僧等人，遂又扭轉嬌軀，注意着陸續上峯的人群中，盼望他們早些到來。

同在此時，也有一位妙齡少女，滿懷希冀的神色，在到處張望着。

驀地——

她一眼看到了黃衣少女的背影，驚喜萬分，踱至身前出聲喚道：「彭妹妹！」

黃衣少女扭轉嬌軀，一見來人，也不由芳心狂喜，道：「哦！唐姊姊，妳怎麼能來的呢？」

唐曉雯遂將昨夜經過說了一遍，又道：「彭妹妹，妳怎麼也是一個人來的？」

「昨晚我還跟峯哥在一道，今早醒來他就不見啦！

」

「哦！」唐曉雯又道：「我想他可能另有原因。」

言至此處，突地一指山腰道：「彭妹妹，瘋伯伯他們來了！」

話聲剛歇，神州三絕等人，已然來在跟前。

唐曉雯見了與亡父有刎頸之交的瘋僧，頓時悲從中來，叫了聲：「瘋伯伯」，已經哽咽難聲！

瘋僧也是老淚縱橫的對她安慰一番。

正值此時，場中亂哄哄的嚷成一遍，衆人轉身看去……

原來「五陰教」徒衆，由幾名爲首之人率領，已在開始進入場中。

爲首之人除了紅袍老者、玉面哪吒，以及堂主級的數名黃袍老人而外，另有一位面生之人插在其中。

此人生的骨瘦如柴，一臉凶戾之氣，眉心之間有條甚爲清晰的長圓形疤痕，衆人一看之下，立即猜出他就是「五陰教」內三堂的首席堂主，名喚三眼毒梟于俊。

三眼毒梟以傲慢的神態，站立場中，三角眼掃視了環場一匝。

他看到唐曉雯混在人群中時，不由微微一楞，遂又面向群雄高聲道：「今天乃是本教教主，與武林敗類秦嵐峯……」

「住口！」

三眼毒梟話未說完，突被嬌叱之聲喝止！

他只覺眼簾黃影一閃，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秀眉泛怒，鳳目含威，氣呼呼的站在場中，向他怒視不已！

三眼毒梟冷冷的道：「女娃兒，妳因何喝斷老夫話頭？」

「因爲你不說人話！」

「胡說老夫怎的不說人話？」

黃衣少女嘴角一撇，又道：「我問你，你憑什麼說我峯哥是武林敗類？」

「殺師逆倫，殘害同門，大江南北一連做了幾十件採花命案……夠了罷！」

「胡說！這都是你們教主邱俊人嫁的禍。」

「妳怎麼知道？」

「我……我就是知道！」

黃衣少女情急之下，逼出了這句天眞的話，引得場中一陣大笑！

這一笑，將姑娘家笑得玉面通紅，楞立不語！

三眼毒梟陰笑了幾聲，道：「女娃兒，我們暫不談這些事情，正午時分一到，讓他們二人比武決定好了。」

言至此處，突又面朝群雄，大聲道：「現離午時三刻，尙有一段時光，趁此時間之內，在場人等，如有與本教過不去的地方，請當場提出，本席自會有圓滿的交待！」

群雄聽罷此言，立即起了一陣騷動！

「喂！姑娘我就有跟你們過不去的地方，現在要算賬啦！」

三眼毒梟用眼一瞟發話之人，見是眼前的黃衣少女，遂即陰森森的道：「女娃兒，妳與本教有何過節？說罷！」

黃衣少女玉面泛怒，言道：「我來問你，東海蓬萊島一夜之間化爲灰燼，是誰的傑作？」

「是本教教主傳的命令。」

「攻擊的那天，是何人帶的頭？」

「問的這樣詳細，妳與東海蓬萊島有何淵源？」

「東海蓬萊島乃是姑娘我根生土長之地，當然要問！」

「妳叫什麼名字？」

「彭小倩。」

「神龍王彭世旋是妳？……」

「先父！」

場中又自起了一陣騷動，俱在交頭接耳，紛紛談論此事。

三眼毒梟起先微微一楞，繼又因笑了笑，續道：「妳問領頭攻擊東海蓬萊島之人，其意何在？」

「血債血償，今天我要手刃親仇！」

「妳自問有此能力？」

「這你管不着，只要你將領頭之人說出……」

三眼毒梟略頓了頓，遂即點了點頭，答道：「好！告訴妳也好，免得妳死不瞑目！」

「快說！」

「就是本席！」

黃衣少女聽得此言，頓時激動的嬌軀連顫，喃喃唸了聲：「爹、娘，倩兒今天要替你們報仇了！」

唸聲至此，秀目之中射出兩道懾人的怒火，緊盯着三眼毒梟，反而沉着的道：「你可敢單打獨鬥，與姑娘我一拼生死？」

三眼毒梟冷笑連聲道：「姑娘既存此心，本席只好奉陪。」「你敢保證貴教門徒不胡亂插手？」

「當着天下群雄之面，妳想本席可願落個恃衆凌寡之名？」「那就好！」

黃衣少女遂即環場施禮，道：「適才于首席堂主之言，想必在場各武林先進已經聽清，就請主持正義，替我們做個見證，晚輩名感五內！」

僧道人嚷開破鑼似的嗓門，在場外高聲插言道：「

女娃兒，放心打，誰敢胡亂插手，道爺我將他頭打進肚子裡去！」

黃衣少女不待儇道人話聲落尾，身形飄前三尺，玉手連揚，閃電般的拍出六掌，直扣三眼毒梟胸前大穴。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黃衣少女這一出手，場中人頓時對她刮目相看，但是，仍有一班人替她暗捏一把冷汗，惟恐她不是三眼毒梟的對手。

三眼毒梟被她詭奇的掌法所逼，一連退了兩步，心中暗驚之下，立即收起輕敵之念，左手向她面門虛晃一招，橫起右掌，朝着黃衣少女纖腰就是一記橫掃。

黃衣少女不擋不架，叠腰錯步，游走七尺。

三眼毒梟如影隨形，跟着搶近身前，伸出烏黑的鳥爪，迅疾無匹，向着黃衣少女面門抓來。

黃衣少女粉頸一偏，讓過來勢，反手就扣三眼毒梟脈門！

三眼毒梟急撤右臂，故示大方的道了聲：「女娃兒，小心了！」

話聲一歇，舞動雙臂，揮出漫天掌影，勢如波濤洶湧，向着黃衣少女全身，沒頭沒腦的罩下來。

「來的好！」

黃衣少女一聲嬌叱，遂也將掌法一變，怪招迭出，以東海蓬萊島絕學，與三眼毒梟纏作一堆。

觀陣之人個個提心吊胆，認爲三眼毒梟，既有率衆能將東海蓬萊島，一夜之間踏爲平地的功力，島主神龍王彭世旋也因之殞命，則黃衣少女絕非三眼毒梟之敵，尤其是老化子等人，關心更甚，胸口「怦！怦！」直跳，眼睛也一瞬不瞬的注視場中變化。

其實大謬不然，轉眼工夫，二人拼鬥了三十餘招，黃衣少女猶是在場中如穿花蝴蝶似的，有攻有守，絲毫不雜，有時尚逼得三眼毒梟撤招讓勢，才能躲過她奇妙的攻擊，這種出乎意料的現象，衆人俱皆心中不解。

須知，黃衣少女功力本來就在神州三絕任何一位之上，前些時又經秦嵐峯貫注給她相等三十年的功力，而且還教了她一套「笑天錄」中的曠世絕學！！一〇八手「震天掌」，其武學進境一日千里，大非昔日可比，是以能獨對三眼毒梟，應付裕如，只是這段經過外人不知罷了！

二人一來一往，在場中縱躍如飛，七十招一過，三眼毒梟愈打愈心寒，愈來愈氣餒，自忖以其職掌「五陰教」內三堂首席堂主之位，功力僅次於教主一人而已，如今竟連個黃毛丫頭，都收拾不下當着天下群雄之面，怎不老臉無光！

三眼毒梟忖念及此，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接招之間，「嘿嘿嘿！」一連幾聲獰笑……

驀地——

他突然撤招暴退八尺，口中說道：「女娃兒，妳可敢硬接本席一掌試試？」

「難道姑娘還怕你不成？」

黃衣少女曉得他是想仗內力修爲勝過自己，欲將自己挫敗，不由心中暗自冷笑，心說：「峯哥給我助長了三十年功力，『震天掌』也已教給我，你這老兒豈不是自討苦吃？」

話聲一歇，忖念剛了，三眼毒梟面露獰笑，雙掌平胸，一步一步朝前逼來。

黃衣少女遂也不敢過份疏忽，忙將心神一斂，運氣一周，暗將眞力提聚雙臂，準備接他泰山壓頂的一掌。說時遲，那時快！

三眼毒梟額角青筋暴露，滿面殺機，迫近黃衣少女身前不及三尺，雙掌一翻，「呼」的一聲推了過來。

黃衣少女雙掌往外一抖，硬拼了上去！

「蓬！」的一聲大響！

兩股掌勁相撞，激氣成風，吹得場中砂飛石走，石破天驚！

黃衣少女被掌力所震，嬌軀一連幾晃，方才拿樁站穩。

三眼毒梟可沒有這麼輕鬆，只見他鬚髮散亂，臉上滿佈驚悸之色，「蹬蹬蹬蹬！」一連朝後退了四個大步，已是心血浮動，氣喘如牛！

黃衣少女心憤不共戴天之仇，怎肯容他喘息，嬌喝了聲：「惡賊還我爹娘命來！」

話聲未歇，人已欺至三眼毒梟面前，出手就是一招「震天掌」中的「大地雲湧」向他胸前推到。

掌勢之猛，出手之激，在場群雄個個震驚不已！

三眼毒梟更是亡魂皆冒，閃無可閃，避無可避，只好咬緊牙關，雙掌一翻，硬朝上擋！

又是一聲震天價暴響！

三眼毒梟抵不住這狂猛無儔的重擊，身子立被震跌丈餘開外，口中血絲掛落胸前，已然五腑受傷。

「對這種爲害人間的惡徒，還有什麼寬恕好講！」

黃衣少女思忖及此，復仇之火大熾，顧不得被人議論趕盡殺絕，走上前去，出手向他胸前一掃！

「咣咣咣！」一連數聲脆響，三眼毒梟胸前肋骨盡數折斷，痛得他一聲淒厲的慘嗥，口中血箭狂噴，頓時倒地了賬。

三眼毒梟一死，場中頓時議論紛紛，對黃衣少女出手之狠，證譽參半。

「五陰教」人認爲她趕盡殺絕，手段狠毒。

武林正道人物則本着放縱惡人就是貽害善良的說法

，認爲黃衣少女下此殺手乃理所應當之事，何況她又與三眼毒梟有血海深仇，更不能算爲過份。

黃衣少女揚起帶雨梨花的面龐，朝着天際喃喃祝道：「爹！娘！倩兒今已親手報了大仇，二位老人家含笑瞑目吧！」

唸聲至此，已經哽咽難聲！

驀地——

「呼啦！」一陣湧來數人，擋在黃衣少女身前。

來人均是「五陰教」的頂尖人物，共有玉面哪吒、紅袍老者，及四名黃袍老人。

黃衣少女剛想開口喝問之際，神州三絕及唐曉雯也同時閃身走出。

唐曉雯用手一指玉面哪吒等六人，斥道：「怎麼？你們又想以多爲勝？」

玉面哪吒冷冷的道：「夫人最好少管這些閒事！」

「什麼夫人不夫人，找死！」

唐曉雯嬌叱聲中，出手就向他胸前猛揮！

玉面哪吒側身一讓，剛想還擊之時……

「雙方住手！」

喝聲起自一座大岩石上，衆人循聲一看，原來是五陰教」總壇護法宇文豹。

宇文豹繼又朗聲言道：「現在午時三刻已到，雙方各請走回原地，天大的事情也要待至決鬥終了後，再行了斷，現在本教之人先行走回！」

玉面哪吒聞罷此言，怒瞥了黃衣少女等人一眼，遂與紅袍老者等返回原地。

唐曉雯遂也一扯黃衣少女衫袖，與神州三絕一齊退出場外。

正值此時——

場中一遍驚呼之聲，齊朝遠處的兩座山頭望去。

原來遠處兩座山頂之上，各自現出一條黑影，迅若殞星，直朝場中瀉來。

就在場中群雄一眨眼的工夫，兩條黑影已同時落在場內。

「哦！」

二人這一現身，場中立即起了一遍驚呼！

原來二人一式黑緞勁衣，各自銀髮披肩，面孔相同，身材也是高矮一致，簡直就是無法使人分辨！

最擔心的莫過於唐曉雯跟黃衣少女，她們窮盡目力，希望能發現誰是心上人，但是看來看去，還是不能斷定，只好懷着忐忑不安的心理，注意着場中變化！

二人之中的一位銀髮老人，略爲看了一下躺在地上的三眼毒梟屍首，鼻中一聲冷哼，抬腿一脚……

三眼毒梟屍身如同斷線風箏，被他一脚踢入半空，

直朝數十丈外的山澗下墜去。

此時，場中雖有上千人數，但却鴉雀無聲，一瞬不瞬的注視着兩位銀髮老人，靜待着變化！

兩位銀髮老人各都環場掃視一周，但却一無表情。

漸漸地，二人方向轉成了面對面，互相盯視了一眼，東首的一位用傳音入密之法，將輕如蚊哼的聲音，送入了西首的銀髮老人耳中，言道：「大師哥，你看見師妹就在那邊麼？」

「這還用你多說！」

「你最關心的是她，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午時一到，她將化爲膿血而亡！」

「哼！恐怕沒有你想的那樣如意！」

「你不相信？」

「現在午時已經過了一會，你看，她不是安然無恙麼！」

東首的銀髮老人聽了此言，瞬時楞了一楞，恍然悟道：「看情形，是你救了她了？」

「不錯，使你徒費一片心機，眞是抱歉！」

「嘿嘿！休要說風涼話，解決了你之後，諒她插翅難逃！」

「你自信有足以致勝的把握？」

「當然！」

「我也有同樣的信心，這只好用事實來證明。」

「對！我們現在就開始決鬥！」

「你的意思怎麼比法？」

「乾脆了當，我們比劍，不死不休！」

雙方雖然俱都互相狠毒，但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惟恐心浮氣躁，犯了武家大忌，容易爲對方所逞，是以言語之間，並不顯出火暴。

西首的銀髮老人雖用傳音入密之法答話，可是仍舊不自主的點了點頭，道：「好吧！那麼就請師弟先亮劍吧！」

「我們一同亮劍！」

「師弟請！」

「師哥請！」

二人聲言至此，倏地各退一丈，反手背後一探……

「噹啷啷！」兩聲寶劍出鞘暴響，觀戰群雄神情頓時趨於緊張！

唐曉雯及黃衣少女更是擔心得連大氣都不敢喘！

兩位銀髮老人拔劍在手，各擺一個「舉火燒天」的架式，東邊的一個出手迅疾無倫，劍化萬縷青芒，「噸噸噸噸……」一連向西邊的一個，劈出一十八劍。

巧得很，西首的銀髮老人所用之劍，也是呈冷青色光華！

只見他，掄動手中劍，舞起一層青光劍幕，擋過敵人一陣搶攻之後，立即還以顏色，也是還攻了一十八劍！

二人這一交上手，愈攻愈急，愈打愈快，舞出兩團青光，剛接又離，乍合倏分，五丈方圓之內，盡被劍氣籠罩，寒氣逼人！

西邊的一個出招光明正大，不偷機，不取巧，全仗眞功實學，威猛無儔的向敵人進攻。

東邊的一個則是出手陰狠險詐，連出詭奇的招式，一心一意的想誘人上當。

但是，他遇上了功力悉敵的對手，故而一直狡計難逞！

轉眼五十招一過，西邊的一個神威大震，愈戰愈勇，只見他拳出山搖動，劍到鬼神驚，手、眼、身、法、步，已至爐火純青之境，處處搶制先機，劍氣所至，砭骨刺肌，出手盡是贖古絕今的奇妙劍招，看得人眼花撩亂，五彩繽紛！

東邊的一個見對手出招如此凌厲，遂也一改劍法，將混身眞氣貫入劍身，隨手一舞，青芒暴長，晃動着奇妙的身法，閃、轉、騰、挪，遇攻則守，遇守則攻，又與對手打了個半斤八兩，軒輊不分！

百招之後，二人欺身近搏，混作一團，根本也分不出了誰是東邊的銀髮老人，誰是西邊的銀髮老人，二人身形被劍幕遮住，差點連人影也分不清楚。

武林群雄觀鬥至此，俱皆嘆爲觀止，咸認乃武林百餘年來，難得一見的高手相搏，驚讚之聲不絕於耳。

唐曉雯及黃衣少女看到此處，只覺芳心「怦怦！」直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害怕，一個勁的心中默佑她們峯哥，神威大發，立斬此獠！

驀地——

場中頓時起了一遍驚呼！

原來此時兩位銀髮老人，將兩根劍身絞作一堆，既不能抽回，又不能推出，逼得二人各提混身眞氣，貫注劍身，看誰能支持的時間久長，只要其中之一眞力不繼，必被對手趁虛踏隙，劍誅當場！

在這生死關頭，兩人漸將混身眞氣提至十成……十一成……十二成……

再提……

「噹啷啷！」一聲脆響！

兩支長劍硬被眞氣震斷，狂猛無匹的勁氣將半截劍身脫空飛出。

驀地傳來兩聲慘叫，淒厲無比！

原來飛出去的劍身，無巧不巧，剛好插進「五陰教」兩名黃衣少女的心窩，倒地身亡。

兩位銀髮老人那有工夫理睬這些閒賬，只見他二人抖手將掌中兩根半截破劍，擲向山澗之下，雙方齊將功力聚集手掌，緩緩的貼在一處。

這種比試內力的方法，乃是不見眞章不能算數，雙方看誰內力雄渾，能夠支持最後的片刻，那麼誰就是勝者，反之，他必被對手震碎五腑而亡。

「五陰教」人與神州三絕這邊都不敢從中插手，惟恐二人遭受干擾，有使雙雙走火入魔的危險，又因二人同樣裝扮，根本分不出是敵是我，是以只好將二人生命，交由上蒼決定！

二位銀髮老人就這樣僵持了半個時辰，觀陣之人業已看出二人身軀正在「索索！」直抖，雙足陷地兩寸有餘，拼鬥已至生死關頭！

驀然——

其中一個銀髮老人混身一陣痙攣，漸漸……漸漸的雙腿一曲，軟癱在地上。

另一銀髮老人却如泥塑木雕般的仍立原地，依舊是那個架式，一動不動！

至此，二人決鬥，勝負已分，只不知軟癱地上的那位究竟是何人？

神州三絕這邊與「五陰教」那邊所有人等，俱都憂急萬分，黃衣少女搶至場中，伸出顫巍巍的玉手，取下地上軟癱着銀髮老人面具一看……

頓使她驚喜欲狂，雀躍萬分！

原來取下面具之後，她看清了正是邱俊人的臉孔，已然口冒鮮血，氣絕當場！

她立即將這項喜訊，大聲的向全場報告了出去。

「五陰教」人見教主已死，惟恐留在此處難以討好，遂即各自偷偷是溜開了現場，鼠竄而逃！

神州三絕等人自是喜上眉梢，尤其是唐曉雯及黃衣少女，那份高興勁兒簡直形容不出！

不對！峯哥既然得勝，因何楞立一旁，一動不動！

黃衣少女心念至此，伸手揭去了站着的一位銀髮老人面具……

豈料一看之下，二位姑娘如遭五雷轟頂，魄散魂飛，「嚶嚀！」一聲，昏厥了過去。

原來秦嵐峯因耗費功力過鉅，心血已盡，也已魂返仙府。

武林群雄見到了這種景況，也都不勝唏噓的紛紛散去。

神州三絕等人個個面現淚容，輕輕的將秦嵐峯屍身放倒，遂又替二位姑娘一陣推宮活血，二人漸漸甦醒過來。

二位姑娘慟極無淚，唐曉雯秀目發直，跪在秦嵐峯

面前楞楞不語！

黃衣少女猛的扯下頭上一縷青絲，上面連皮帶血，編成了一個蝴蝶結，動作痴滯的放進秦嵐峯懷中，如痴如醉的唸了聲：「峯哥，你丟下我去了……請你稍等一等，我馬上就會來的！」

唸罷，急縱嬌軀一頭撲向一處斷崖，竟使在場恁多高手搶救不及，眼看她就要落崖身亡之際，突地一陣清風飄至，恍惚看到了一位百齡老尼，用手中拂塵一帶黃衣少女，二人瞬息無踪，只有遠遠送來傳音之聲，道：「小倩乃我佛門中人，貧尼帶她去了。」

神州三絕連聲長嘆，但都瞭解她的心境，對她今後歲月消磨在青罄木魚之前，俱都惋惜萬分！

老化子心念一動，伸手抹去兩行老淚，掏出秦嵐峯懷中的「太極派」掌門印符，遞給瘋僧道：「你將此物收起，將來交給黑旋風，峯兒屍身由我立即送往金陵城郊鍾山山麓埋葬，免得唐丫頭見景傷情，再生禍端。」

言罷，抱起秦嵐峯屍身，一連幾個縱身，瞬息消失不見！

唐曉雯仍舊痴跪場中，楞楞不語，瘋僧再三相勸，姑娘相應不理，無可奈何之下，瘋僧只好請隨來之人散去，單獨留下陪她，防她再生變端。

從黃昏到日落，以至深夜，唐曉雯一直連身軀都不曾扭動一下，瘋僧苦勸無益，遂即坐在近前調息一會，以解連日疲勞，不料醒來之後，立即發覺了唐曉雯不在場中，再一看，邱俊人的一顆頭顱也不翼而飛。

瘋僧略一沉思，馬上斷定了唐曉雯將要做何事情，急抖身形，朝正南飛縱而去。

□　□　□

清風送爽，丹桂飄香。

陰霾密佈的雲層，遮掩了一輪秋月，僅使其透入出微弱的光芒，無力的照着滾滾長江。

是時，金陵城挹江門外，遙見長江對岸，有一小舟，迎着滾滾江流，乘風破浪，迅急如飛，直向江南駛來。

也不知舟中人有何急事，離岸尚有四十丈左右，不待小舟靠攏，只見一條纖影由舟中竄出，猛展「燕子之抄水」輕功，捷如閃電，直向岸上縱去。

看光景這條纖影似乎一縱之力不能直達岸上，故在離舟二十尺處，伸手拋出一物，落於江面，纖影藉此浮物用足尖一點，又是二十丈，將要落地之際，忙打「千斤墜」緩住衝勢，纖腰一挺，俏立岸邊。

來人竟是位武林中的巾幗兒女，身穿玄色勁衣，足登麂皮小蠻靴，手提一個小西瓜大的黑包裹，背插長劍，杏黃色劍穗迎風飄揚，英姿勃勃，秀逸出塵，長得柳眉鳳眼，皓齒朱唇，眞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

玄衣少女來至岸上，舉目四縱，只見金陵城深溝高壘，刁斗森嚴，城廓高聳雲表，龍蟠虎踞，氣勢磅礴，與往日一樣，絲毫未改面目，不由緬懷往事，撩起滿腔愁情，想至傷心之處，頓時秀目緊蹙，含淚欲滴，喃喃自語道：「故鄉依舊，人事全非，唉！」

唸罷，似不願在使人傷感之地久留，纖足一跺地面，繞城而過，直奔鍾山。

玄衣少女至鍾山山麓一座廬墓前，蛾首微抬，舉目望去……

當她一眼看到墓碑上寫着：「醜俠秦嵐峯之墓」幾個大字時，頓時悲從中來，猛將黑包裹往地上一丟……豁然呈現眼前的竟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玄衣少女哽咽難聲的唸道：「大師哥，如今我將二師哥人頭携來典祭於你，望你在天之靈含笑瞑目吧！」

言罷，怒氣難消的一脚將人頭踢落溝渠之中。

玄衣少女繼又仆倒墳前，放聲大哭，哭了半晌，她突地站起嬌軀，抹去眼邊淚漬，喃喃吟道：「壺公不縮相思地，娲女難彌離恨天！」

唸罷，伸手在腰間掏出一柄匕首，猛插心口，連柄而沒，只見她雙腿一曲，栽倒地上，香消玉殞！

就在玄衣少女玉體倒地的剎那間，驀地縱來一位身穿百綴僧袍，頭勒束髮金箍的佛門弟子，正是瘋僧。

瘋僧來至墓前，見玄衣少女胸口汩汩冒血，呼吸停止，已然回生乏術，不由老淚縱橫，跌足嘆道：「瘋子晚來一步，想不到落個這樣的結局！」

言罷，就在秦嵐峯墳前，運掌如飛，霎時挖了個大坑，將唐曉雯嬌軀埋妥，抬頭看見老化子已代豎好的一座青石牌坊，上面尚未題字，當下心念一動，縱起身形，用佛門絕學「金剛指」，龍飛鳳舞的劃成一首對聯，上下聯寫着：

臉醜志誠掌中三尺劍誅盡江湖敗類！
顏玉意純胸凝半縷情洗清塵世煙雲！

橫披寫的是：

返本歸元。

瘋僧看了看，自覺尚無不妥之處，神情黯然的踽踽獨行而去。

夜色朦朧中隱約傳來他瘋瘋癲癲的歌聲：

難償塵世一段情，
往事如夢意消沉；
從此荒山埋艷骨，
伴君青塚向黃昏。

——全文完——

武林血劫奇案

劍傲霜寒

陳青雲·文
古月·圖

前文提要： 韋烈在不能殺花間狐下而中了骷髏頭倒地不起，全身經脈穴道全亂真元也散急得洪流、王道束手無策，正值此時王雨路過問明原因後急找鬼臉羅剎。另鬼算盤客棧坐等花間狐坦誠寶鏡已爲其所得目前藏在玲苓手上，花間狐疑信參半隨鬼算盤找上玲苓，豈知她早爲鬼算盤所控制人已變得痴呆連鬼臉羅剎也束手無策，祇好指示龍生去找神農夫人。又鬼臉羅剎聽王雨說韋烈中骷髏毒，急忙前去由其口述王雨動手替韋烈療治……

仁心賜藥

這時，一個青衣少女頭裹花巾，肩跨包袱，匆匆來到，停在韋烈和「花間狐」身後側方，看樣子她是從山

「你這人倒是滿和氣的。」

外來的，可能是出去採購應用雜物，人長得清麗絕俗。

韋烈偏頭望了這少女一眼，又轉對「神農夫人」。

少女皺緊了眉頭，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師父，他兩個是做什麼來的？」

原來這少女是「神農夫人」的弟子。

「強求靈藥！」老女人代答。

「強求？」少女舒眉、瞪眼，仔細打量二人。「師父，他兩個徒兒認識，他是『武林公子』韋烈，那個叫『花間狐』龍生，也就是您多年來一直在找的仇人之子。一正一邪，兩人本不是一路，還打過架，怎會攪在一起？」

「他……」手指「花間狐」：「是藍文瑛的兒子？」

「是的，藍文瑛現在叫『鬼臉羅剎』！」

「花間狐」轉頭望向少女，臉皮子在抽動。

「別看我，要不是你在垣曲調戲過我，我就無從知道你的底細，眞想不到你自己會上門投到，太巧了。」

韋烈登時透心冰涼，看來求藥是徹底無望了，說不定退身都難，因爲「神農夫人」是用藥聖手，當然也會用毒。心念之中，望向少女，少女也正轉過目光，四目交投，少女的眸子裏突現異色，這種目光韋烈絕不陌生，但他是正派人，一發覺對方眼神有異，立即收回了目光，這就是他與「花間狐」之類的不同之點。

「谷蘭，你沒認錯？」

谷蘭，很雅的名字，人也如其名，是一朵谷中之蘭。

「師父，錯不了，徒兒花了七天工夫才探查出來的。」

「夫人！」韋烈開了口。「芳駕既然跟龍朋友的令堂有過節，看來是不會賜藥的了？」炯炯目光如電炬。

「你認爲呢？」

「神農夫人」沒斷然拒絕，這倒大出韋烈意料之外。

「在下認爲是兩件事，不能混爲一談，龍朋友求藥是爲了救人，而解決宿怨又是另一回事。」

「天底下有援手仇人之子的事嗎？」

「有！」韋烈以斷然的口吻回答。

在場所有的目光都釘在韋烈身上。

「誰？說個事實老身聽聽看。」

「就是夫人，『神農夫人』濟世救人的聖手，開武林之先例，樹立杏林之榜樣，如神農氏名垂千古。」韋烈一向從不說阿諛奉承之詞，但他現在已無路可走，能抓住的機會絕不放過，一個是師母，待救的是師嫂，他能不盡心力嗎？

「你很會奉承。」

「不，這是就事論事。」韋烈的臉一陣熱。

「花間狐」眼裏充滿感激之色。

「如果老身說不呢？」

「那就不配稱『神農夫人』！」韋烈是豁出去了。

「哈哈哈哈……」神農夫人大笑起來，不知是怒極而發，抑是準備有所行動，總之這笑絕非尋常。

韋烈神色不變，靜立着。

「韋烈！」神農夫人斂了笑聲。「老身說過，藥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老身要你倒下只是舉手之勞，你不知天高地厚，在此囂張，還想活着出谷嗎？」

「在下並未考慮及此，身爲武士，有所爲亦有所不爲，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如果在下魂斷神農谷，夫人的令名也將一起埋葬，依價值而言，絕沒有遺憾！」這幾句話可是豪情萬丈，氣貫雲霄。

「神農夫人」的臉色爲之變了變。

「好，老身答應。」

這句話大大出乎韋烈和「花間狐」意料之外，她居然答應了，這就是女怪人之所以怪吧？連谷蘭和老女人也爲之動容，太不尋常了。

「夫人答應不是無條件的吧？」韋烈心細如髮。

「不錯，你很聰明。」

「請說出條件。」

「龍生留下，等他娘來。」

韋烈楞了一楞，隨即恢復正常。

「在下可以留下作質。」

「不！」花間狐大爲激動。「韋兄，這斷乎不可，小弟之事怎能連累韋兄，能如此，小弟已經感激不盡了。」他居然淚光浮動。「小弟功力已失，與死無異，能救玲苓，此生已了無所憾，夫人賜藥之後，就煩韋兄帶到垣曲城北的空宅汪翰林府，小弟會泰然留此。」他並沒說要他娘來踐約的話，母子天性，他寧願犧牲自己不顧他娘涉險。

「你回去，我出口的話從來不改。」

「不可以！」花間狐大叫。

「不可以也要可以，用不着爭辯了。」

「韋兄這是……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高興如此！」韋烈神情嚴肅。

「好！韋烈留下。」神農夫人作了決定。「等藍文瑛來到之時，你便可以自由，現在說，所求何藥治何症？」

「花間狐」由於太激動而抖個不停。

「有人……突然變爲痴呆。」

「突然變爲痴呆？」

「是的……被藥物所制！」

「哦，這……下藥的是什麼人？」

「大刀會總管『鬼算盤』冷無忌。」

「是他？」目光轉向身邊的老女人。「蓮姑！」

被稱作蓮姑的老女人「噗！」地跪下。

「蓮姑該死！」

「我沒怪妳，起來！」

蓮姑起身。

這情況使得韋烈和「花間狐」驚愕莫名，「鬼算盤」冷無忌下藥，怎會牽扯到神農谷裏的蓮姑？

「谷蘭，去拿解藥。」

「是！」谷蘭應了一聲，奔進小屋。

「花間狐」側身對着韋烈，此刻，他的臉上已找不到絲毫邪意，形爲心之表，以後不知道，至少目前他已經有頓悟前非的跡象。韋烈暗自高興，他是師父的遺孤，自己已經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改變一個人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如果付出誠心，人非木石，那一點靈性和良知是可以喚回來的。

「韋兄，小弟……不希望你如此！」

「事情已成定局，不必多說了。」

「那以後要小弟如何報……」

「龍兄，你這一說，豈非抹殺了我的用心？」

「花間狐」無言，言語在眼神中。

「冷無忌現在何處？」神農夫人寒聲問。

「在下正在找他，他是在王屋山失踪的！」韋烈回答。「正因爲搜尋他，才誤打誤撞闖到這裏來。」

「你因何不懼『散功草』的花香？」

「在下坦白說，來時沒穿過花叢，是沿峯脚來的。」

「哦，你很誠實。」她居然讚了一句。

谷蘭來到。

「神農夫人」略一抬手道：「給他！」

谷蘭把一個小小的瓷瓶遞到「花間狐」手上。

「神農夫人」冷冰冰地道：「你可以走了，記住，要你娘立刻趕來，她如果失信，留在這裏的會很悽慘，至於你的功力，一個時辰之後自會恢復。」

這倒是一個可喜的意外。

韋烈感到「神農夫人」人雖怪但心術很正。她跟師母之間結的是什麼怨？好在自己決定留此，到時也可以相機行事，能和平解決那是最好不過。

「韋兄，那……小弟就走了。」

「請便。」

「花間狐」深深望了韋烈一眼，所有心意盡在這一眼之中，然後，他又向「神農夫人」深深一揖道：「多

謝夫人不計上代嫌隙，仁心賜藥，感激不盡！」說完，又轉向谷蘭道：「谷姑娘，在下過去行徑荒唐，多有冒犯，就此告罪，請姑娘海涵！」說完，轉身，蹣跚行去。

「韋烈，你留下來不後悔？」神農夫人問，語音已不若先時之冷。

「何悔之有？」韋烈朗然回答。

「我們進屋去。」

× × ×

小屋，外表精緻，裏面也不俗，佈置得很雅致，一明兩暗，後面還有附建，正面看不出來。

韋烈沒被當人質看待，彷彿是座上之賓。

坐定之後，他不禁想到了駝峯石屋，兩處的情況大同而小異。想到石屋，連帶便想到蕙質蘭心，冰肌玉骨的冷玉霜，無心邂逅，一夜盤桓，印象却無比地深刻，她說過雙方會再見，可是這麼久了却魚沉雁杳。叫蓮姑的老女人進門之後便到後面去了。

谷蘭端上香茗之後也轉到後面。

廳裏只剩下韋烈與「神農夫人」相對。

「韋烈，你出身何人門下？」

「家師業已仙去，恕不便再提他老人家名諱。」這是對師父的尊敬，同時也防到「鬼臉羅刹」來時會有許多不便，說不定現在就會有情況發生，如果「神農夫人」知道師母與師父之間那一段往事的話。

所幸「神農夫人」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你今年幾歲？」

「二十四。」韋烈不得不回答。

「成過親沒有？」

「有！」韋烈覺得問的話很怪，但只有據實回答。

「神農夫人」面色一沉。

「不過……」韋烈接下去說。「很不幸，成親第一載，拙荆便已因難產而亡。」觸及心創，不禁黯然神傷。

「神農夫人」沉默了片刻。

「沒有續絃？」

「沒有！」說了便很後悔，偏偏他不慣於說謊。

「嗯，很好！」

什麼很好，韋烈聽不懂，但意識到必有文章，答不上腔，只好保持沉默，但心裏不免七上八下。

「谷蘭是老身唯一傳人，人你已見過，不必老身加以褒揚，老身的絕學都已傳給了她，因爲她是孤兒，所以老身唯一掛懷的便是她的終身大事。」

「唔！」韋烈頓時省悟，後面的話不說也知道了。

「你知道老身何以同意你留下？」

「這……」韋烈明知，但無法接口。

「老身見你人品心性都很不錯，所以留你下來，目的就是想了多年來的心願，她今年二十，對你很相當。」

這種直截了當而且又一廂情願的說話方式，韋烈還是頭一次領教，一時之間他愕住了，該如何應付？

「現在你應該明白了，不必馬上回答，你可以慢慢考慮，五天的時間該夠了，到時再回答老身。在五天之中，你可以跟谷蘭多多接近，互相了解。」怪人，可是却又表現得相當開明，而且是依情順理。

韋烈只好點頭，五天後如果予以拒絕，不知後果會是什麼？

谷蘭來請用餐。

這一餐當然是食不甘味。

× × ×

垣曲。

城北汪翰林府，是一棟廢宅，「鬼臉羅刹」暫時借住棲身，她怕住客店會有諸多不便，在此完全不受干擾。

「鬼臉羅刹」守護着狀類白痴的兒媳玲苓，她在等兒子龍生求藥回來，這本來是毫無把握的事，因爲「神農夫人」出現太行山只是一種傳言，就算傳言是實，偌大山區找一個隱遯潛居的人，也屬大海撈針，但總是一綫希望，她一向不信鬼神，但現在她不斷唸佛，希望菩薩保佑，但求得解藥使玲苓復原。

呆呆地望着玲苓，她似乎也成了白痴。

「娘！」一聲呼喚，兒子已出現眼前。

「你……回來了，怎麼樣？」

「皇天不負苦心人，藥求到了！」

「啊！」鬼臉羅刹喜極而雙眼潮紅。「謝天謝地謝菩薩，龍生，你辛苦了。」

「娘，孩兒一點也不累！」他上前撫了撫玲苓。「妳就要復原了，玲苓，妳就要好了，可憐的玲苓！」

玲苓對着他傻笑。

「龍生，你是怎麼找到『神農夫人』的？」

「說來話長，先看藥靈不靈！」說完，掏出小瓷瓶，倒出僅有的一粒珍貴藥丸，倒了杯溫開水，服侍玲苓吞下，然後把她放平睡倒。

靜候着等待變化。

這時刻，一分有一年長。

逐漸，玲苓木木然的眼珠有了光，轉動着，然後她坐了起來，驚愕地張望，一臉茫然。「我……我……」

「玲苓！」鬼臉羅刹一把將她摟住，淚水長淌而下

。

「娘，龍哥，我……好像在做夢……」

「妳是在做夢，一個很長的惡夢。」花間狐含淚帶笑。「玲苓，妳想想，在王屋客店冷無忌對妳做了什麼？」

「冷無忌……」玲苓苦苦思索了一陣，突地雙睛一亮。「我想起來了，我在客店房中等你，小二送來一壺熱茶，替我倒了一杯，我喝了，不久便感到一陣頭暈目眩，我上了床，接着冷無忌出現，我發覺情況不對，想掙扎起已經力不從心，冷無忌得意地大笑，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了，我記得的只這些。」

「跟我所料的一樣！」

「這到底……」

「冷無忌給你服下當初方一平對付司馬茜的迷藥。」

「啊！」玲苓目瞪口呆。

「玲苓，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求到了解藥。」

「怎麼求到的？」

「好，現在我說求藥的經過。」花間狐把到太行山找「神農夫人」求解藥的經過從頭一一敍述……說到緊張之處，玲苓緊抱「鬼臉羅刹」。

最後敍述到韋烈甘爲人質一節，「鬼臉羅刹」表現出無比地激動，而玲苓則是淚光晶瑩。「鬼臉羅刹」心裏明白韋烈爲什麼會這樣做，而玲苓更深受感動，因爲雙方原本是水火不容的對頭，感動之餘是極度地困惑。

「韋烈爲什麼要這樣做？」玲苓忍不住發問。

「我也不知道，當時又不便問他，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想……將來會明白的。」花間狐只好如此回答，然後話題一轉。「娘，您要去赴約？」

「鬼臉羅刹」沉默了許多。

「娘！」花間狐大爲發急。「您不去，那韋烈怎麼辦？他是自願做人質的，『神農夫人』的個性……」

「龍生，你去！」

「娘，您……這是什麼意思？我去……那不是等於多陪上一條命嗎？當然，我不在乎生死，可是韋烈何辜？這不是太不公平嗎？娘，我眞不明白您如此做是什麼原因，您不去……對方難道不會找上門？」

玲苓起身下床，不知說什麼好，只是發愣。

「她不會找上門，也不會殺韋烈。」鬼臉羅刹很平靜地說。

「怎麼會？」花間狐錯愕莫名。

「等你上路時我會告訴你。」

「花間狐」深深吐了口氣，臉上仍是茫然。

× × ×

第五天，「神農夫人」的最後期限，單獨在大廳裏約見韋烈。

「韋烈，今天是你該提出答覆的最後期限。」

「在下知道。」韋烈已經打好了主意。

「這幾天來，你跟谷蘭每日相處，對她應該多少有些了解，你對她的看法如何？」神農夫人溫和地說。

「很難得的女子，人品才藝都是第一流的。」

「你願意答應這門親事？」

「不能！」

「神農夫人」容色大變，這答覆大大出她意料之外。

「爲何不能答應？」聲調已變冷峻。

「夫人，在下喪偶才一年，一夜夫妻百世恩，夫妻有夫妻之義，心傷未癒，不適於談喜事，請夫人體諒。」

「盡夫妻之義，一年已經足夠，你這分明是遁辭。」

「夫人，這是不能勉強的。」韋烈保持冷靜。

「你的意思是不喜歡谷蘭？」神農夫人臉色很可怕。

「在下沒這麼說。」

「強辯，你忘了你在此地的身分？」

「在下不敢忘，是人質。」

「如果藍文瑛不履約，你知道是什麼後果？」

「在下既然自願留下，便不計較這些。」

就在此刻，谷蘭突然傳入聲音。

「師父，龍生到。」

「他娘藍文瑛呢？」

「沒來，只龍生一個人。」

「好哇！」神農夫人怒沖沖地站起身來。「人呢？」

「在外面。」

「神農夫人」大步而出。

韋烈也起身跟了出去，心裏在想：「師母爲何不來，是怕嗎？可是她叫師兄龍生來，難道不關心他的生死？莫非師母想到師兄弟聯手足可對付『神農夫人』，但這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而且師母也該想到對方是用藥聖手，武功並不足恃，她爲什麼要如此做？自己又該如何應付？」心念之中，已經到了屋外空地。

雙方已經面對面，谷蘭站在一側。

「花間狐」很鎭定的樣子，他何所恃令人猜不透。

韋烈停身在兩丈之外，他不能輕率地插手，因爲他的立場是第三者。

谷蘭望了韋烈一眼，臉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韋烈只作沒看到，兩眼注定前方。

「龍生，你一個人來？」神農夫人聲音森冷。

「是的。」花間狐意態從容。

「你娘竟然敢不來？」

「她不必來。」

「她準備犧牲兒子保自己的命？」

「沒這麼嚴重！」

「好，你就看看到底嚴不嚴重！」神農夫人前欺兩步，右手揚了起來。

「夫人！」韋烈飄身上前。「暫請息怒，讓這位朋友把話交代明白，他如此做必有他的理由，如果他娘有意規避，母子大可遠走高飛，何必要龍朋友自投羅網？」這幾句話情在理中，再不講理的人也非聽不可。

「神農夫人」手放了下來，轉回。

「韋烈，你逞能插手，這事你也有份？」

「當然，在下絕不逃避！」

「哼！」神農夫人重重地哼一聲，轉回面。「好，現在你說，你憑恃的是什麼？」

「沒什麼，只是一句話。」

「什麼一句話？」

「夫人無妨問一下韋烈的出身。」

韋烈心頭「咚」地一震，這是什麼意思，難道要藉師父的名頭壓對方嗎？不對，師母不會作這種事……

「神農夫人」倒是被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弄得一楞。

「韋烈的出身與此事有何關聯？」

「關聯大了，夫人一問就明白。」

韋烈眉頭皺緊，爲什麼要問自己的出身，難道雙方之間的過節與師門有關？自己說出了師承就能化解干戈嗎？五天前「神農夫人」曾問過自己的師承門戶，被自己婉拒了，現在該不該說呢？心念之中，他望了「花間狐」一眼，當然，什麼也望不出來，看「花間狐」的樣子似乎非常篤定，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谷蘭幽幽地道：「師父，您就問問嘛！」

「神農夫人」轉向韋烈。

「韋烈，你說？」

「這……」韋烈遲疑了一下，看樣子是非說不可，這是師母安排的，必有用意。「先師『枯木老人』！」

「神農夫人」臉色劇變。

「你……你是『木頭人』的傳人？」

「不錯。」

「你剛才說……先師？」

「是的，他老人家業已辭世。」

「神農夫人」面孔扭曲，扭成的怪形僵化在臉上，那樣子實在怕人，她爲什麼如此激動？在場的全愣住了。

空氣一下子沉寂下來。

許久，許久……

「他爲什麼會死？」神農夫人慄叫。

「我好恨！」神農夫人切齒。

人，壽數到了，總會走上這條路的，誰也沒接腔。

她恨什麼？這似乎牽扯到了兒女之情。

「韋烈，他怎麼死的？」

「坐化！」

「葬在什麼地方？」

韋烈這下可就不敢輕率出言了，如果仇怨是種因於師父，這女怪人要是去驚擾了遺蛻的話，自己可就百死莫贖了。

「爲什麼不說話？」

「夫人爲何要問先師安息之地？」他反問。

「老身……要知道。」

「死者爲大，不容驚擾。」

「你……在胡說什麼？」

「韋兄！」花間狐開口。「告訴他！」

韋烈又想了想。

「在王屋山一座峯頭的石窟之中，也是他老人家棲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石窟已經封閉，沒有任何記號。」韋烈只好實說了，但還是保留了部份，他沒說出確切地點。

「他……竟然藏在王屋山中，老身……」下面的話沒說出口。「韋烈，老身問你，爲何要詭言欺騙老身？」

「在下沒有。」

「那你說你跟他沒任何關係？」

「事實是如此，在這一刻之前，是無關係可言，夫人可以問龍生，他知道嗎？」韋烈振振有辭地說。

「你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一點，是不久前師母相告的。」

「花間狐」望了韋烈一眼，要不是發生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韋烈是他的師弟，也不知生父是誰。

「那你來不是巧合，是蓄意的？」神農夫人的確厲害，一點細情末節都不放過。

「是巧合，因爲在下此來是爲了搜找冷無忌，無意中發現了龍生，一念好奇跟了來，並不知道他來此的目的，他也不知道在下的身分。」

「神農夫人」舉首向天。

空氣又告沉寂。

韋烈心中不無忐忑，他不知道會起什麼變化。

谷蘭的眸光射向韋烈，但却是困惑的。

「你們滾！快滾！」神農夫人揮手厲叫。

這似乎就是結局，最好的收場。

韋烈與「花間狐」互望了一眼。

「告辭！」韋烈大禮不失地抱了抱拳。

「敬謝前輩寬宏大量，晚輩謝過！」花間狐也抱了抱拳。

兩人轉身奔向峯脚方向，爲的是避開「散功草」。

「韋烈，你回來！」神農夫人大叫一聲。

韋烈一震停身，莫非這女怪人又改變了主意？只好硬起頭皮回到原地。

「夫人還有什麼指教？」韋烈正視「神農夫人」。

「方才在裏邊跟你談的問題還沒結果。」

「夫人要什麼結果？」

「答應還是不答應，老身不喜歡模稜兩可。」因爲谷蘭在旁邊，所以「神農夫人」說話便十分含蓄。

「夫人，在下已經奉明目前不想談這問題。」韋烈感到萬分無奈，對方竟然不放過這問題。就事論事，谷蘭的確是個好女孩，而「神農夫人」也是一番美意，可是這種問題能輕率答應嗎？何況小青、小茜姐妹雙雙不幸，悲痛仍在心頭，這問題自己連想都不曾想。

「那以後呢？」神農夫人緊迫不放。

「以後是以後的事。」韋烈已不顧失禮。

「好，你聽着，老身一向言出不改，老身就等你的以後，如果你背信而另作別的打算，老身不會放過你。」

韋烈有些哭笑不得，沒有諾言，何來背信？

「夫人說『背信』二字不嫌太重了嗎？」

「別跟老身曉舌，你心裏明白。」

韋烈喘口氣，他不想作無謂的爭辯，故意轉面向谷蘭道：「谷姑娘，五天來蒙你殷切招待，在下十分感激，如果有機會再見，在下會酬這分人情。」

谷蘭含情默默地道：「韋公子，我想……我們會再見的，到時我一定會領你的情。」這是話中有話。

韋烈頓時失悔自己這步棋下錯了，本意是想藉此打斷「神農夫人」的話，不料弄巧成拙，谷蘭把「人情」二字當情了男女之間的「情」，看來以後的麻煩大了。

小茜之死，使他心裏的影子幻滅，但却爲另一個影子取代，那便是駝峯石屋的冷玉霜，雖然這影子很模糊，他沒認眞捕捉過，但終究竟一個影子。

「神農夫人」擺手道：「你可以走了！」

韋烈抱了抱拳，先朝「神農夫人」，然後轉向谷蘭，什麼也沒有說，轉身起步，奔向尚在峯脚邊等候的「花間狐」龍生，兩人雙雙向外奔去。

出了谷，兩人奔勢緩了下來。

「我該……怎麼稱呼你？」龍生問。

「師母已經把一切告訴了你？」

「是的。」

「那我該稱你師兄，你叫我師弟，名正言順。」

「太好了！」龍生的喜悅發自內心，他怎麼也佔不到會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現成師弟，這實在是異數。

「師兄，關於師父他老人家的來路……」

「娘就是沒告訴我這一點，說是還不到公開的時候，我正想問你，難道說你跟了先父這麼多年竟不知他老人家的來路？」

「他老人家絕口沒提。」韋烈苦笑。

「這倒是怪，不過……反正遲早會知道的。師弟，我們這就出山回垣曲嗎？」

「不，我要留下繼續搜尋『鬼算盤』！」

「那……我也留下。」

「師兄，你最好先回去，以免師母懸念，她老人家一定在急着知道你此行的結果。」韋烈很認眞地說。

「花間狐」深深想了想，點頭。

「好，我先回去。」

「對了，師兄，師母這着棋是根據什麼下的？」

「娘沒說，只叮囑我照她的話說十有八九會改變情

」話鋒一頓又道：「如果她親自來，很可能問題不能解決，反而演變成不可收拾之局。當然，我此來多少有些冒險的成分，因爲『神農夫人』生性古怪，心意難測，現在總算是風停雨住了。」

「很好的收場！」韋烈感慨地說。

「師弟，冷無忌眞的騙走了你的『寶鏡』？」

「是眞的，不然他當場就反駁了。他以司馬茜的生命和毀你弟妹小青的墓爲要脅，人沒出面，也沒拉明他是誰，只留字勒索，我不得已，只好照他的話做，是事後才從各種跡象判斷出是他所爲。」

「好，我先走一步趕回去，說不定這老邪又潛回垣曲一帶，那邊由我負責查探。」偏頭想想又道：「我有個建議，我們之間的關係暫時保密，不公之江湖，仍各自維持以前的身分，辦起事來會方便很多。」

「很好，我也正有此意。」

「那我們兄弟就後會有期了！」

「師兄請便。」

「花間狐」展開身法，快速奔去。

韋烈搖頭笑笑，天下的事可眞難說，他最不齒的武林敗類竟然是自己的師弟，如果當初一怒而殺了他，這筆賬該怎麼算？其結果又是什麼？

突地，他想到了「多事書生」王雨，王雨具有神通，自己又何必在太行山中苦苦搜查「鬼算盤」的踪跡，請王雨施展神通，找起人來不就方便多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對，王雨既然具備神通，爲什麼不施展神通豈不手到擒來，而現在連他本人在內，都在盲目搜尋，看來此中必有文章，他是負責山外地區的，何不找到他把這問題弄明白？

心念之中，也朝山外奔去。

× × ×

官道，由於位近山區，所以顯得十分荒涼。

「多事書生」王雨和兩名書僮正行走在這一段荒涼的官道上，一邊是崇山峻嶺，一邊是半開發的村野。由於主僕三人的裝扮太高貴，又沒騎沒乘，走在這種地段自然會引起過路者的注意與驚怪。

走着走着，王雨突然停了下來。

「公子，怎麼啦？」立仁問。

「你看這裏的景色多幽美！」王雨手指山邊。

山邊，林木蒼翠，山泉倒掛，淙淙之聲不絕於耳，一條羊腸小道順澗而上，蜿蜒在林木中，極目上望，白雲悠悠出沒在山岫之間，還加上蟲鳴鳥叫的樂章。

「的確是一幅天然的圖畫！」立義附和着說。

「我們上去看看！」王雨興致勃勃。

「公子，我們是在找人？」立仁說。

「人在那裏？反正我們是瞎撞，碰上算數。」

「上去吧！」立義又附和。

於是，三人順小道向上升登。

約莫兩刻光景，到了峯頭，只見山外有山，谷裏套谷，一片渾然雄倖，這座峯頭只是最外緣的一個起點而已。環峯白雲仍在頭頂，看似很近，其實尚遠，這小峯頭和主峯被一條深澗隔斷，茂密的林木掩蓋，不知有多深。

三人站在澗邊。

突地，一陣悠揚的琴聲隔澗傳來，音韻之美簡直難以形容，如白雲無心出岫，飄逸捲舒，又如春風拂柳，令人心怡神曠。不久，琴聲一折，纏綿得像春蠶吐絲，柔婉無盡，又若夜半私語，引人遐思。琴聲再折，變爲清泉過石，群鳥迎春，輕快中充滿了愉悅。

王雨聽得痴了。

「怪事，這種地方居然有人彈琴！」立仁幽幽地說。

「撫琴的必是高人雅士。」立義晃着頭。

「是女人！」王雨接上口。

「公子怎知是女人？」立義問。

「你聽不出這是鳳求凰之曲？」

「哦！難怪這麼感人！」

「公子，對面……林子裏似有人家？」

「是一棟竹樓，樓裏住的必是一位美女！」

「如果是無鹽嫫母呢？」立仁比較不那麼溫馴。

「光憑這高超的琴藝，縱是無鹽我也要會她一會，簫來！」隨說，隨在澗邊坐了下去。

立義從背囊裏取出一支玉簫，雙手遞過。

王雨接過湊在嘴邊試了試音，然後吹奏起來，吹的同一曲調，嫻嫻簫聲配合着琤琮琴聲，簡直就是仙音。

立仁和立義也聽得痴迷了。

琴聲一斷，簫聲隨止。

「我要去會會她！」王雨站起身來。「你倆在這邊候着！」說完，一鶴沖天而起，然後如飛燕掠進綠波，踏着覆澗的樹帽，輕盈地飄飛過去，投入了蒼松翠竹之中。

濃綠裏，果然是一座竹木搭建的樓房，迴欄曲檻，精雕細築，配上碧綠的窗紗，人已和大自然已融爲一體。

「勝地幽居，仙境奇葩！」王雨讚嘆了一聲。

「什麼人？」一個青衣少女出現樓欄。

「在下王雨，是被琴聲召來的！」

「召來？誰召你了？你就是剛才吹簫之人？」

「不錯，獻醜了！」

「你來做什麼？」

「想見見你家小姐。」

「咕！」少女掩了下口。「這裏沒有小姐。」

「那就見主人吧！」

「你好大膽，竟然敢闖了來。」

「琴音太美，情不自禁！」

青衣少女轉身入內，不久又重現，向王雨招招手道：「我家主人破格見你，你上來。」

王雨步上扶梯，來到樓欄，青衣少女打起湘簾。

竹樓小廳，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壁上掛了數幅名家字畫，桌椅全都是木面竹脚，別有一番雅致。

「多事書生王雨蒙主人破格延見，榮幸之至。」說完，步入廳中，這時才看到側方有張涼榻，榻上有几，几上有琴，一個女人背影在几後，是背對門而坐，如雲秀髮直垂到腰際，穿的是宮裝，榻側高脚几上還燃着爐香。

「看座！」聲音很脆，聽不出多大年齡。

「請坐！」青衣少女扶了扶旁邊座位。

「謝坐！」王雨坐了下去。

滿室氤氳，那爐香是極品沉香，沁鼻清神。

「你剛才自報多事書生？」

「是的。」

「來此多事，還是多事來此？」這話問得很妙。

「小號原多事，非爲多事來！」回答得更妙。

「王公子簫藝不俗！」

「芳駕琴藝更佳。」

女的坐姿不改，緩緩磨轉身來。

王雨差點驚叫出聲，但他還是憋住了。對方竟然是個麻面女，一臉坑坑洞洞還加上雀斑，沒眉毛，只兩個眉骨突起，不是醜，簡直是怪了。一個人如果沒有眉毛，那臉相根本就不必形容了，何況還是個麻子。

王雨力持鎮定，定睛望着對方，忽然莞爾一笑。

「王公子很失望？」

「在下乃是聞琴聲而來，並非因人而至，有什麼失望可言。」王雨的聲音神色完全自然，一副泰然之色。

「剛才一笑爲何？」

「芳駕自知，又何必故問。」

「哈哈哈……」笑聲脆得如乳鶯出谷，悅耳極了，如果她願意一直笑下去，聽的人絕對不會厭煩，等於是一種享受，可惜她很快就斂住了。「王公子，你是個妙人，巴巴地到山中來，這是緣份嗎？」

「如果芳駕相信『緣』之一字，這便是緣份。」

「我相信，而且非常相信，既是緣來，豈可不誌慶一番，姍姍，備酒！」

「是！」叫姍姍的青衣少女笑應一聲，退了下去。

現在，四目相對，這女的一個怪臉，但一雙眼睛却相當美，一種冶媚的美，足以令人心生悸動，如果配上兩道柳葉黛眉，再加上平整的面龐，定然是個尤物，但但在王雨的觀念裏，她已經是尤物了。

「王公子怎會到這荒僻的山區來？」

「尋幽覓勝，增長見聞。」

「尋到了嗎？」

「所幸並未落空。」

「說得好！」眸光閃了閃，像清風拂過湖面，令人心裏自生漣漪。「聽公子的口音似乎來南方？」

「小地方，西蜀！」

「啊！天府之國，難怪如此個儻！」

一陣響動，夾着輕笑之聲，四五名少女各捧食具酒菜，魚貫而出，每一個的體態容貌都是一流的。很快就擺整好，少女們退了下去，只留下姍姍一人，笑向王雨道：「公子請入座！」拉了拉客位的椅子。

女的起身下榻，這時才看出她那豐而不腴的身材，玲瓏但稍許誇大的體態，不看臉，簡直可以迷死人。

雙方入座，姍姍斟上酒。

玉杯牙箸，金盤銀匙，再配以精緻的菜肴，清醇的酒香，使人幾疑是瓊宴御席。

「還沒請教芳駕的稱呼？」

「翠姬！」

「翠姬」兩字入耳，王雨心頭「怦！」然劇震。

「神女翠姬？」他脫口而出。

「咦！你居然也知道？」翠姬顯然很意外。

「是……無意間聽說的！」王雨勉强笑笑。

「神女翠姬」可以稱爲一代女妖，沒人知道她確實的年紀，有人在四十年前見過她，隔了二十年再見時，她的丰采絲毫未變，行踪詭異，聲名狼藉。她所找的對象都是當代頂尖的年輕貌美好手，緣盡即散，絕不留戀。

「你既然聽過我的名號，那我不必再做戲了。」說完，背過臉一陣撕抓，再轉過來，已經變成一個美艷絕倫的尤物，冶媚之氣逼人，看上去年紀絕不超過三十。

王雨目瞪口呆。

「你早已看出我是戴了面具的？」她媚笑着問。

「是的。」

「你是易容行家？」

「談不上，略通門道而已。」

「來，我們開始慶祝萬金難買的緣份！」

王雨在一陣激動之後又泰然下來。

美酒，不但香醇無比，而且入口生津，眞的就像傳

說中的玉液瓊漿。此物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嘗！

現在是醇酒、美人、佳肴、奇境一應俱全了。

王雨放量而飲，不知不覺進入了飄飄然之境。

姍姍又添了三次酒。

翠姬已經玉靨泛紅，媚眼飛霞，散發出無比的誘惑。

「姍姍，要她們一舞助興！」翠姬抬了抬手。

「是。」姍姍退到後面。

不久，後面響起了琵箏之聲，和着雲板節奏。緊接着，四隻粉蝶翩舞而出，應着樂聲，在座前旋飛起來。

彈的是霓裳羽衣之曲。

四隻粉蝶既不着霓裳，也不穿羽衣，只披着一襲輕紗，實際上與裸裎無異，諸般妙相畢陳。尤其四少女體態豐盈，臀波乳浪鼓蕩在輕紗之間，不是蝶也不是人，是四團烈火在燃燒，可以燒熔鐵鑄的人，可以使冷血爲之沸騰。

王雨先是驚愕，既而平靜下來，他只是欣賞舞，並無一絲綺念，臉上的神奇靜如止水，這是罕見的定力。

「王公子，如何？」翠姬漫聲問。

「很好，旋律美，尤其接近自然。」

「你似乎毫不動心？」

「人體之美是大自然之一種，動心豈不殺了風景？」

「佩服，我頭一次見到你這種年輕人。」

舞更急，如群鶯亂飛，如百花搖顫，輕紗委地，變成了四個毫無掩飾的光潔胴體，霜肌雪膚，旋動之間令人目眩，說得難聽些，是四個妖精在嬉舞。

王雨微笑着，臉色泰然。

「王公子，喝酒？」

「請！」

雙方乾了照杯，翠姬親自爲王雨斟上。

「王公子是海量！」

「不敢，略能耐酒力而已！」

「可是……我……已經不勝酒力了！」翠姬醉眼乜斜。「啊！好熱！」她開始解衣，一件件褪落，最後只剩下一件褻衣，顫巍巍的雙峯，挺立在冰肌玉膚裏，幽幽體香比酒更能醉人，風情已赤裸裸呈現。

春色滿竹樓。

樂聲止，四少女撩起薄紗躬身退下。

王雨正視着眼前的火山。

「芳駕不輸一朵盛放的牡丹！」

「你不熱嗎，何不也寬衣？」磁性的聲音有極強的吸力、眸子、櫻唇、粉頸、酥胸全在冒火，火焰在翻騰。

在這種情況之下而能不動心，白痴也辦不到。

但王雨辦到了，他連臉色都沒變過。

「在下一向畏寒，不怕熱！」

「你到底是什麼人？」

「人，男人！」

「你不是！」

「那芳駕認爲在下是什麼？」

「沒有血氣的木頭人！」

「哈哈哈哈，很妙！」王雨乾了一杯。

翠姬呆了，呆呆地望着王雨，一條玉臂斜擱桌面，便軀體變成了半傾，一邊的玉峯正好擱在桌沿。她爲什麼忽然發呆？呆是呆，但這姿勢却更加地撩人，許久……

「你是有爲而來？」

「什麼意思？」

「你的反應超乎情理。」翠姬仍保持柔媚。

「芳駕的表現又在情理之中嗎？」王雨冷靜如恒。

姍姍轉了出來。

「姍姍，拿那瓶牡丹露來，我跟王公子不醉無休！」

「是！」姍姍以一種古怪的目光望了王雨一眼，到旁邊竹櫃之中取出了一隻玉瓶，小心翼翼地打開，然後在各人杯裏斟酒。頓時酒香四溢，沁入鼻孔，教人立感全身舒暢。

「王公子，這酒……全是蒐集牡丹花上的露水釀成，前後花了十年工夫，沒有任何客人值得我開這瓶酒！」

「在下榮幸之至！」

「來，不乾杯，慢慢品嘗！」

「好，芳駕也正如這牡丹露，是要慢慢品！」

「這話……說得好極了！」翠姬笑了，彷彿春花怒放，駘蕩的春風喚起了無邊的春意，令人沉醉、沉醉。牡丹露，香醇馥郁，酒中之酒，但又不像酒。

一杯已盡，又斟上了第二杯。

第二杯喝了一半……

王雨突然感覺翠姬的胴體在擴大，不斷地放大，而自己却在縮小，最後，翠姬變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巨型玉雕，把他包住，完全地包住，他意識到自己醉了，一個聲音在心裏大叫：「你不能醉！」然而，他還是醉了，腦海已經失去了清明，他開始着急，這一醉後果不堪想像，但醉了就是醉了，事實是改變不了的。

「在下……告辭！」他站起身，但只一半又坐了回去。

「王公子，你……還能飛渡澗谷嗎？」

「這……」王雨啞口無言。

「既來之，則安之！」翠姬離座。「姍姍，你扶王公子到我房裏休息！」

「不……這斷乎不……」王雨連開口都乏力了。

姍姍上前扶起王雨，不，不是扶，是架，王雨身材瘦小，跟姍姍差不了多少，手臂跨肩一架，很輕鬆地便架進了房中。

翠姬也跟了進房。

姍姍退出，關上了房門。

× × ×

房間裏傳出吃吃地竊笑之聲，由於這裏的家具都是竹製的，所以也有竹床的「格吱！」之聲。

「啊！」翠姬突然驚叫了一聲，然後又「哈！」地笑了一聲，自語道：「怪不得我還以爲他的定力超凡，原來是這樣……太有意思了，哈哈哈……」最後是大笑，笑得站在外面廳裏的姍姍一楞一楞。

到底是怎樣？沒人知道。

可是，緊接着竹床又發出壓擠晃動的聲音。

× × ×

姍姍望着房門皺眉，粉腮一片潮紅，這種陣仗對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而言，衝擊力是相當大的。

「有人嗎？」聲音自樓下傳來。

「什麼人？」姍姍急步衝到樓欄，只見一個英姿煥發的劍士正仰頭上望。王雨是美書生，而來者却是俊武士，俊但不失英挺，是武林少女心目中最理想的對象。她呆了一呆，這是她所見江湖武士中最最令人傾心的人物。當然，她明白自己的身分，不敢作非分之想，只是心理上必然會產生的正常反應而已。

「武林公子韋烈！」

來的是韋烈，憑王道的本領，途了蓄意逃避的人，要探查一個人的行踪並不難。他是出口之後會合了王道和洪流，然後再查出王雨的行踪，上了小峯頭，正碰上急如熱鍋螞蟻的立仁、立義兩名書僮，不過，對這邊的狀況並不了解。

「武林公子韋烈？」姍姍重複了一遍。

「不錯。」

「何故擅闖私人禁地？」

「找人！」

「哦！找誰？」

「多事書生王雨！」

姍姍望了一望，不知該如何答覆。

韋烈可不那麼斯文，飛身掠上了樓欄。姍姍沒有思考的餘地，人家已經硬闖上來，纖掌一揚，拂向韋烈，用的竟然是武林中不多見的「蘭花拂穴手」……（未完）

※請將此單填妥連同書款到附近郵局劃撥※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柒元（三十六期）
號帳款收	第0015257-1號
名戶款收	大觀出版社（武俠春秋）
戳郵局辦經	
次	元
手續費	

局號：　經辦員：　主管員：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柒元（三十六期）
號帳款收	第0015257-1號
名戶款收	大觀出版社（武俠春秋）
戳郵局心中	
戳郵局辦經	
次	元
手續費	

局號：　經辦員：　主管員：

親愛的台灣讀者！你希望安坐家中，而武俠春秋按期送到府上嗎？請即到郵局劃撥訂閱吧！

·總代理·

鶴鳴書報發行公司
CRANE CULTURE COMPANY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36號榮業大廈11樓C座
電話：3-622219, 3-622210
香港九龍尖沙咀　郵政信箱96557號
P.O.BOX NO. 96557.
TSIM SHA TSUI POST OFFICE,
BLOCK C, 11/FLOOR,
WINNER BUILDING,
36, MAN YUE ST.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各地區發行·

星　馬：鶴鳴書業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紅山一巷127座224號第0315郵區 電話：2782022 2782023
台　灣：雨辰書報社
台北市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印　尼：集源公司總代理
椰城棋杆街87號A
泰　國：曼谷青年文化服務社
澳　門：文新商店
紐　約：友聯圖書公司 友誠公司
中僑圖書文具公司
友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方書店　香港書店
三藩市：亞洲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可大圖書公司
羅　省：文華書店　民智書局
波士頓：華美書局
加拿大：明星書店（蒙特里爾）
(ALBERTA)華廈貿易有限公司
興華公司
多倫多：新華書店
渥太華：中文雜誌社
倫　敦：東寶有限公司
巴　黎：華明公司
澳　洲：新時代書報文具行
(雪梨)　藝風公司

武俠春秋

小說雜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1969）十二月創刊
僑委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証台教新字465號
新聞局內銷登記証局版僑台誌字第0012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第一類新聞紙台字4022號

·編輯部·廣告部·
香港九龍官塘道414號中南工商中心五樓
☎3-897376

CHIVALRY MAGAZINE
4/F, CHUNG NAM CENTRE,
414 KWUN TO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3-897376

督印：張勛賢
主編：武俠春秋編輯委員會

承　印：天時印刷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11號六樓
電話：3-7566525-6

·長期定閱辦法·

台灣長期定閱辦法：
全年（36期）連郵新台幣1173元
大觀出版社：台北市松江路69巷8之1號2樓
電話：5363871
郵政劃撥帳戶0015257—1號

港澳及海外地區：
全年（36期）香港連郵HK$ 158.00
澳門連郵HK$ 223.00
外埠連郵HK$ 306.00

註：1. 可用現金、支票或滙票訂閱
2. 訂費請用掛號信寄：
香港九龍官塘道414號中南工商中心
4字樓訂閱部
支票抬頭：姊妹出版有限公司
(SISTER'S PRESS LTD)

◀來函訂閱·請付掛郵·可免失誤▶

定價：新台幣四十元
星幣一元八角

經已出版!!

一九八六年汽車總結
一九八七年汽車前瞻

一本內容翔實的綜合性參考書，
汽車與機踏車兼收並蓄，
汽車人士必備。